2014.6.16
2014年第24期
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周刊



足球 里约 亚马孙

野性巴西

790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2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城市别墅』

朝阳区，机场高速旁，纯独栋墅区，非量产，仅八十一栋原创作品。

『独门独院』

创造现代居所的极盛之境，独门独院，隔绝尘嚣，自成一方天地。

『非凡工法』

传统中国符号，精选现代良材，东方建筑文化正以精湛的工艺优雅流传。

『4.8米层高』

打破传统格局，设置双首层震撼空间，四点八米层高，成就无尽恢宏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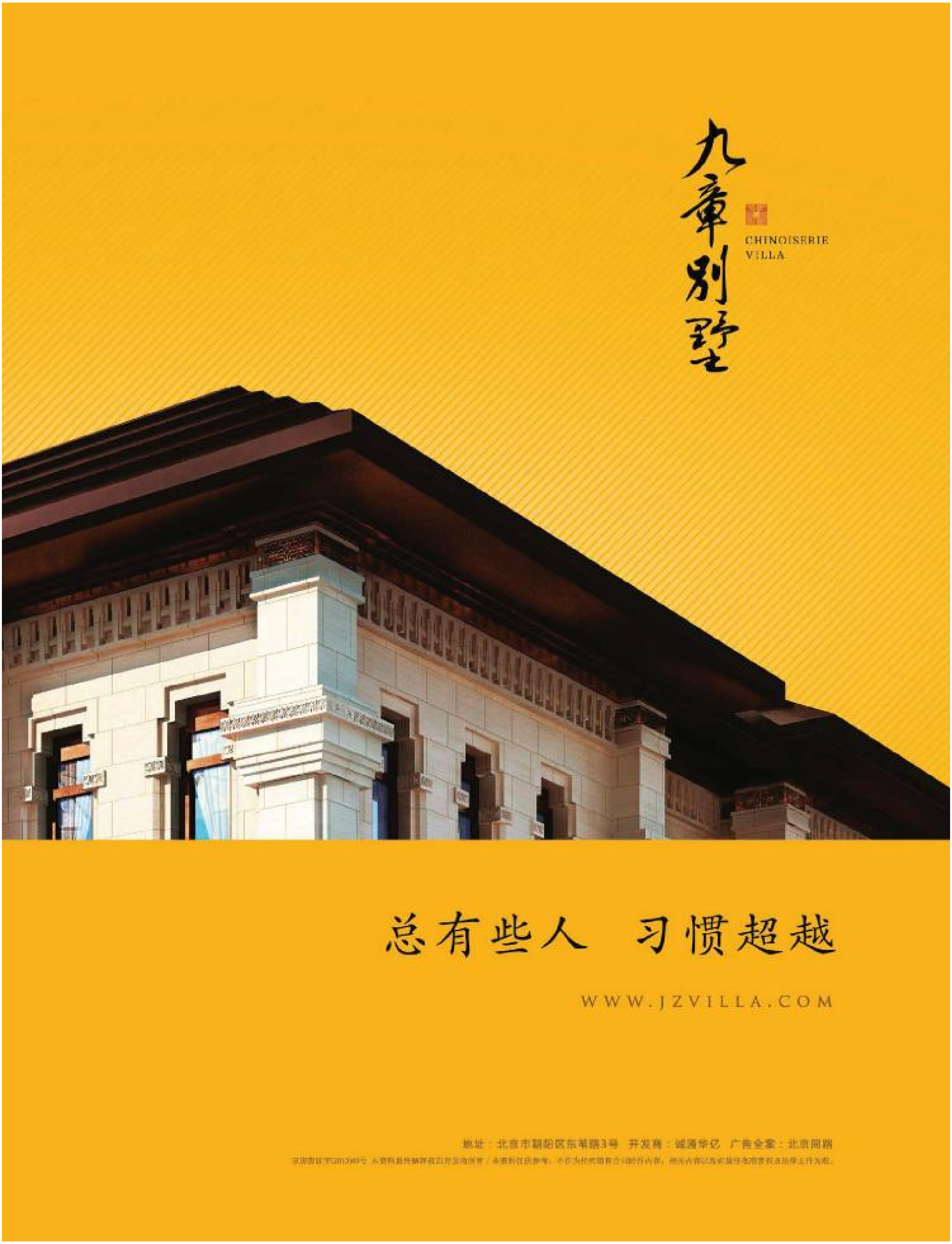
『超大院落』

千余平庭园尺度，营造当代「私家园林」之生活体验，非传统别墅所能企及。



五千万级独栋，过亿的身心享受

8433 9999


九章别墅
CHINOISERIE
VILLA
总有些人 习惯超越
WWW.JZVILL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3号 开发商：诚通华亿



CHINA IN THE COURTYARDS

成龙代言泰禾院落别墅

结盟泰禾集团助中国院落文化复兴



泰禾 中国院子
CATHAY COURTYARD

亚洲十大超级豪宅
一至六亩纯独栋 国宅院落

[北京副中心 运河岸上0.33容积率现房别墅]

贵宾专线 6959 8866

地址：北京通燕高速东宋庄出口（丁各庄收费站）南行800米京杭大运河畔

泰禾 北京院子
CATHAY COURTYARD

北京别墅销售冠军
朝阳·500m²院落别墅

[650万起 墅境精装平墅加推在即]

贵宾专线 8417 6688

地址：朝阳区京密路与望京路交叉口西

本广告图文仅供参考，不做为合同要约，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京房售证字（2008）297


BOEING
波音


飞越时代的伙伴
787
从机械加工零件，到全面参与制造波音所有民用飞机机型的重要零部件、组件以及复合材料部件，中国的合作伙伴与波音共同谱写着一曲精诚合作的篇章。今天，全球超过7000架翱翔中的波音飞机有着中国生产的部件和组件。未来，波音将与中国航空业继续携手共进，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民用航空系统。愿这飞越时代的伙伴关系，带着不变的承诺，飞向未来。

SIMPLY CLEVER
专于智 慧于行




●新一代MQB平台


●独特三厢五门掀背


●1.4TSI 涡轮增压发动机

从A到A+,用信念实现远见！斯柯达汽
拥有广博天空,独特三厢五门掀背设
让您从容越享前路！Octavia全新明

斯柯达 —— 真实感悟 真爱生活

ŠKODA
斯柯达

ŠKODA



车Octavia全新明锐搭载先进MQB平台，成就A+巅峰之作！一体式琉黑全景天窗
计海纳无限想象，更有百公里综合5.9升超低油耗激发点滴潜能(1.4T发动机)，
锐，现已震撼登场，诚邀阁下莅临展厅品鉴！

扫一扫，
获更多巅峰资讯

Octavia明锐

☎400 820 1111　www.skoda.com.cn

上海大众汽车
SHANGHAI VOLKSWAGEN

30 Anniversary 1984-2014
与卓越同行
PROGRESS WITH EXCELLENCE



《明镜》2014.6.9

那儿有人吗?

传统的基督教世界正迎来衰落。德国新教教会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积极从事宗教活动”者从10年前的36%减少到目前的25%。“完全不信教”的人数从26%增加到32%。即使是在经常去教堂的那些人心中,上帝也只如同童话形象一般。教会似乎也不愿在证明上帝存在这一点上再花什么工夫,他们默认了这个现实,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未来,似乎教会不得不接受来教堂的人都是无神论者的现实。



《时代》2014.6.16

一个士兵也不能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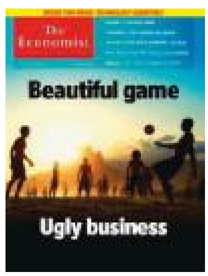
以释放5名塔利班头目为代价,在阿富汗战争中被俘的逃兵鲍·伯格达尔将被换回。白宫想借机彰显奥巴马总统对美国军人的承诺之坚定。但对于愤怒的人们而言,连累战友为搜寻他而丧生的伯格达尔绝非英雄,而且换俘交易无疑带有美国对阿富汗及其邻国撒手不管的意味。这个故事其实说明了为什么战争在正式宣布结束很久后还无法收场的原因。



《新闻周刊》2014.6.13

寻找下一个Face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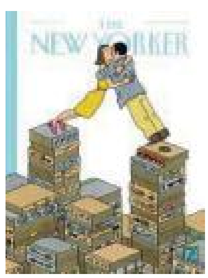
Greylock Partners是硅谷最顶尖的风投之一,每年有上千份商业计划书送到Greylock,只有10个左右能拿到投资。Greylock投资后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获得其的肯定“如同受到教皇的保佑”,其他风投也会对你青睐有加。Greylock不仅善于选择公司,也善于建设公司。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Pandora和Tumblr这些明星公司,都曾被认为是疯狂的想法。但Greylock却从中看到机会,把它们变成了收益最大的投资。



《经济学人》2014.6.7

好看的比赛,肮脏的买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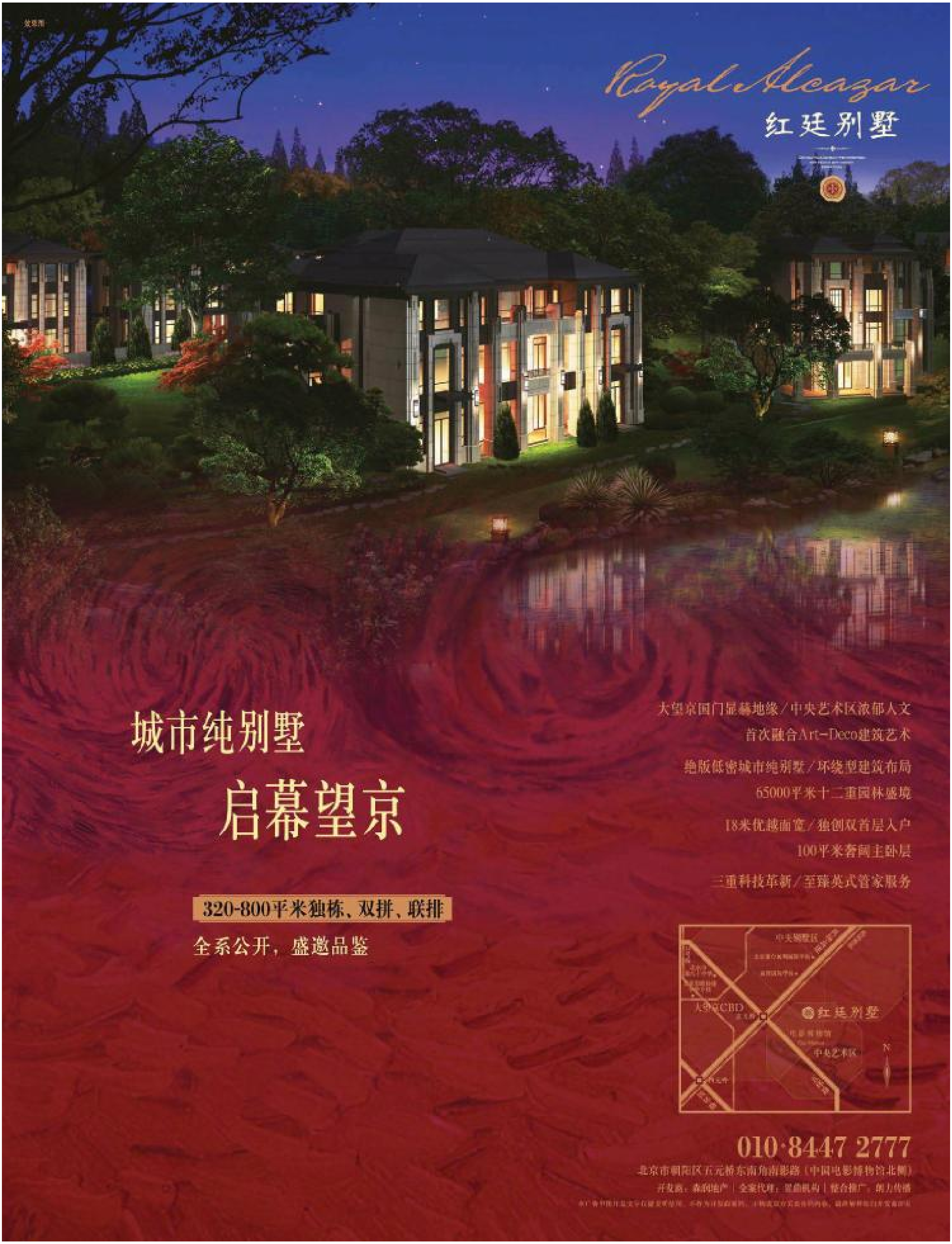
全球将有一半的人观看巴西世界杯。但丑闻给比赛笼上了阴影。《太阳报》称卡塔尔通过行贿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国际足联的报告说,2010年世界杯前的几场表演赛都是被操纵的。但和以往一样,没人会因此受到惩罚。人们不应该姑息不合理的赛事体制和国际足联的无所作为:世界杯每场比赛的赌球金额将达到11亿;足球的腐败必然牵扯到国家官员的腐败;足球的全球化并没有达到应当的高度。



《纽约客》2014.6.9

间谍之战

美国世界工业的领袖地位是通过非法窃取欧洲商业和科学创新来获得的。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间谍不但在英国刺探新机器,还同时挖走有技术实力的工人。政府支持这种行为并对走私机械提供经济支持。如今,美国成了世界支持产权保护的代言人。事实上,完全保护商业秘密并不有利于创新。在硅谷,工程师的工作流动必然会涉及带走前公司的知识产权,这恰好是硅谷创造力的来源之一。


Royal Alcazar
红廷别墅
城市纯别墅
启幕望京
大望京国门显赫地缘/中央艺术区浓郁人文
首次融合Art-Deco建筑艺术
绝版低密城市纯别墅/环绕型建筑布局
65000平米十二重园林盛境
18米优越面宽/独创双首层入户
100平米奢阔主卧层
三重科技革新/至臻英式管家服务
320-800平米独栋、双拼、联排
全系公开，盛邀品鉴
中央别墅区
大望京CBD
红廷别墅
电影博物馆
中央艺术区
N
010·8447 2777
北京市朝阳区五元桥东南角南影路（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侧）
开发商：森和地产｜全案代理：昱鼎机构｜整合推广：朗力传播

封面故事

P42

足球 里约 亚马孙
野性巴西





46 足球：一个国家的符号与传奇

68 巴西偶像：足球如何改变人生

83 巴西足球地理

86 桑巴！桑巴！

98 雨林里的里约大冒险

104 海滩上的里约人

114 圣保罗，另种巴西

120 我的亚马孙之旅，一次轻轻的触碰

142 印第安文明，仍待求索

154 密林中的玛瑙斯

更多高清杂志下载http://www.qikzj.com







文化

160 文化：客从何处来：非虚构的张力

170 体育：红魔复苏

专栏

28 邢海洋：被招安的“宝宝”们

172 张斌：谁都想要神一样的队友

174 宋晓军：中俄海军：“1＋1＞2”？

8 环球要刊速览

18 读者来信

20 观察

22 天下

30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3 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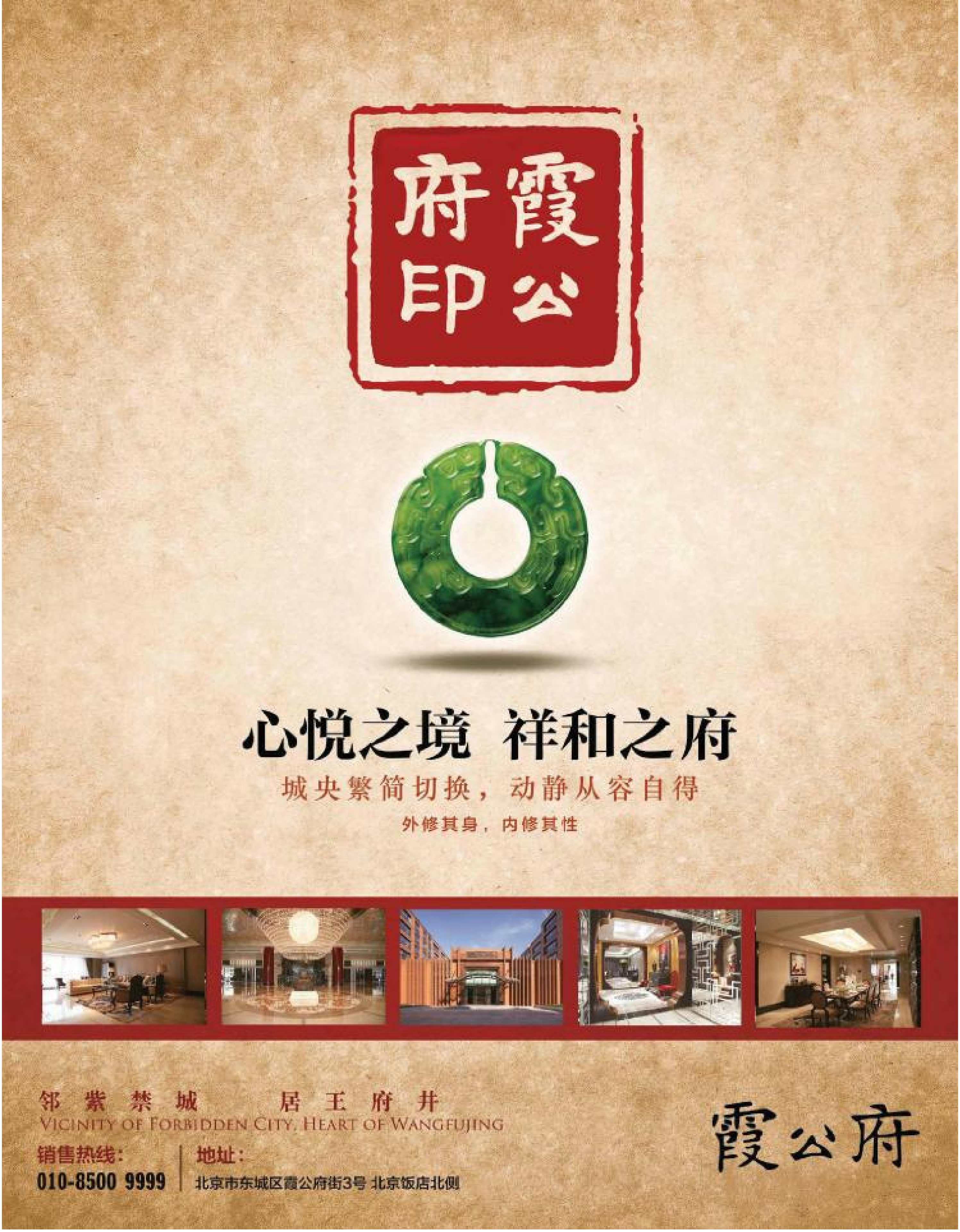
34 生活圆桌

38 好东西

176 个人问题

2014年第24期　总第790期　2014年6月1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更多高清杂志下载http://www.qikzj.com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樊希安 Fan Xi'an
副总编辑 Associate Publisher
潘振平 Pan Zhenpi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李伟 Li We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吴琪 Wu Qi　袁越 Yuan Yue

主笔 Editor
尚进 Shang Jin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星 Wang Xi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蒲实 Pu Shi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庄山 Zhuang Sh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王珑锟 Wang Longku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聃 Yang Dan
朱鱼 Zhu Yu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实习记者 Inter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雷雯 Lei Wen　黄罡 Huang G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霁滃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渠道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ationwide Marketing Channel
林琳 Lin Lin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大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罗洪旗 Luo Hongqi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统筹 Circulation Coordinator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孙铭楷 Sun Mingkai
薛芃 Xue Peng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更多高清杂志下载http://www.qikzj.com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 6-8 号银珠商务中心 405 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347099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	：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82708592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	：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017749
安　徽	：合肥皖新书店（0551）4252409
新　疆	：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sina 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九章别墅
2~3 · 泰禾院子
4~5 · 波音
6~7 · 斯柯达明锐
9 · 红廷别墅
11 · 红牛
13 · 霞公府
15 · 中国移动集团
17 · 爱康国宾
29 · 周刊征订
65 · MINI
67 · 上海大众公关
75 · 北京大学乾元国学
97 · 三联新媒体
109 · 泰禾院子
111 · 泰禾院子
113 · 泰禾院子
173 · 斯柯达明锐软文
175 · 科勒软文
封三 · 贡润茶业
封底 · 欧米茄

唯思堂传媒 WISDOM MEDIA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010）65280118
传真：（010）65272098
上海电话：（021）32013813
传真：（021）32013813
广州电话：（020）38768563
传真：（020）38769520-604
深圳电话：（0755）86129132
传真：（0755）26478827
杭州电话：（0571）86070421
传真：（0571）86070479
成都电话：（028）85056991
传真：（028）85054991
南京电话：（025）84705110
传真：（025）84715010
烟台电话：（0535）2602308
传真：（0535）2602308
西安电话：（029）85232132
传真：（029）85232123

更多高清杂志下载http://www.qikzj.com

爱康国宾 健康体检

IKANG INTERNATIONAL EVERGREEN MEDICAL 爱康君安健疗国际

爱康齿科 iKang dental

爱康健维 iHealthway



健康体检领导者

爱康国宾集团

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2004，张黎刚先生在北京酒仙桥的一间小办公室创立爱康网



2007，爱康网和上海国宾健检合并成立爱康国宾集团



2013，高盛集团、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联合战略投资近一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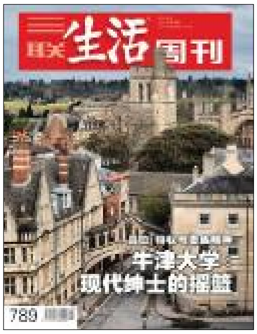
2014，中投战略投资、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十年一剑 志在巅峰

www.iKanggroup.com www.iKang.com

4008-100-120

香港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重庆 | 天津 | 南京 | 苏州 | 杭州 | 成都 | 福州 | 长春 |江阴 |常州 | 更多...



No.789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很向往牛津的用人理念。我们的学术研究体制和晋升制度，更多地学了美国模式，所谓不出成果就走人，正在毁掉中国的学术研究。我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全世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为它培养人才和做基础性研究，通过走捷径成就一个高速创新和发明成果累累的形象。我们则不同，只有自己从基础研究做起。也许我们应当更加放宽视野，寻找到一条适合大学和学术体制的发展与晋升之道。

北京 叶子

卖不出去的秸秆

吾友老刘，供职于乡政府，所在的乡镇属于小麦主产区。前来视察工作的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夏粮安全，再加上小麦成熟在即，近日某领导也提出要到麦田里看一看。看到麦浪滚滚，领导心情十分舒畅，转了一圈，临走时说：麦子虽长势不错，但麦田里零零星星长有一些大麦、燕麦，势必会和小麦争夺养分。为了夏粮安全，乡里应该组织群众及时拔除。老刘和乡干部们听到领导的指示后，虽暗自佩服领导职高权重还能认得大麦、燕麦，但也没有太把领导的话当回事。老刘觉得小麦地里零星有一些大麦、燕麦也是正常，毕竟它们都属于近亲，农民在给小麦除草时往往就会顺便把这些大麦、燕麦拔除，哪里还用得着乡政府去组织呢？

但老刘没想到，领导刚走，县里就召集全县乡干部开会，要求认真贯彻领导的指示，组织村民拔除小麦田里的大麦、燕麦。会上，有头脑活络的县领导提出来，拔除大麦、燕麦正是一次在全县乡干部中开展群众教育活动的绝佳机会，为了把活动推向高潮，各个乡镇应该拿出专项资金，专门收购群众拔除下来的大麦、燕麦。这样一来，既贯彻了领导的指示要求，又提高了村民拔除大麦、燕麦的积极性，而且还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岂不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吗？老刘坐在下面，听着领导的慷慨发言，觉得领导还真是为群众着想，可又隐隐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乡政府的钱也属于公共资金，用来收购秸秆是否合适？而收购上来的这些秸秆，又该怎么处置呢？

当然，上级的指示是由不得老刘来质疑的。很快，收购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不到一周，老刘所在的乡政府就收购了好几吨大麦、燕麦秸秆。秸秆收购上来后，怎么处置便成了新问题。县里有一家养殖场，乡里去做工作，人家勉强买了一些做饲料，但因养殖场规模小，购买数量十分有限。看着收来的秸秆越堆越高，乡政府还想让人家多买些做贮备，养殖场叫苦不迭：上次购买的量已经足够用上半年了。一方面秸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收购工作又不能停，这让老刘等一些乡干部十分为难：乡政府院子小，收购来的秸秆无处堆放，只好就势堆放在了田间地头。可偏偏又赶上了下雨，堆放的一些秸秆，被雨水一淋，便开始腐烂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这又让周围的群众十分有意见，纷纷找上门来，责怪老刘他们就会糊弄领导，欺瞒群众，让老刘他们赶快把秸秆拉走。这让老刘急得见人便问：要不要秸秆？便宜处理！

郑州 关晓海

地铁站的安全隐忧

北京地铁高峰时段的拥挤程度曾在网上和电视报道中被广泛传播，当地铁工作人员每每把最后一位乘客推进车门的画面出现时，让人觉得夸张得甚至有点娱乐化。但是当你真正置身于北京地铁高峰时段的人流中时，那种个体的渺小、无力而被裹挟着随波逐流的感觉让人觉得是那么不安，甚至充满恐惧。

每天我都要在下班高峰时段刚开始时走出2号线东直门站，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站之一，很多人要在这里换乘13号线，去上地、回龙观，还有人换乘机场快轨。所以主体建于80年代的2号线东直门站面对如此大的人流量，总是显得不堪重负。每到周五的高峰时段，地铁的营运人员总是进行单方向的限流，使得人流的总体移动方向在站台上是单向的，以控制地铁站内混乱的情况。每天我走的地铁站东北出口，狭小的空间内承载着进入的人流。进站人携带的物品还要过安检机，出站的人流和进站人流被铁栅栏隔开，通行宽度各3米左右，出站人流在顺向的外侧，顺向靠墙是自动售票机。在铁栅栏和售票机之间的通行宽度大概3米多，可以同时容纳4个不带任何行李的人并排通过。但近几年来，各种摊贩，卖熟玉米、手机贴膜、办理信用卡、卖玩具、卖小商品的各种地摊开始进驻这个空间，将出站通行宽度占去一半。一到上下班高峰出站人流只能在仅可容两人通行宽度的空间里腾挪。我曾连续两年锲而不舍地给北京“市长热线”12345打去电话，反映摊贩违法占用空间，堵塞疏散通道的安全隐患问题。电话打了六七次，几乎每次都有回复，但是反映的问题却越来越让人习惯，城管过来查处，摊贩撒泼耍赖，呼天抢地，甚至以武力威胁，城管执法越来越无奈。渐渐地，摊贩也感觉到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地铁营运方也听之任之，一切的执法

更多高清杂志下载http://www.qikzj.com

行为已呈无能为力之势。

今年初夏北京天气酷热，人也心浮气躁。赶上各种意外事件层出不穷，我准备再当“好事者”，致电12345，再论此事。致电后，城管执法即刻回复，但也坦陈各种无奈和执法的弱势。我虽能理解，但是这种公共空间的巨大安全隐患天天就这么存在着，公安说不是他们的职责；城管接着，但是执法手段有限而无效；虽在地铁公司的管理区域，但他们置若罔闻好似与他们绝缘。任由这种不安全隐患像一个顽疾永久地存在，难道真等那个“万一”出现才会有解？

北京 高晓峰

李乡长去哪儿了?

去年7月，姐夫贷款5万元在乡上开了一家门脸不大的小饭馆，和姐姐两人辛勤地操持着。饭店开业那天，姐夫满是憧憬地对我说，等赚钱后，先还银行贷款，还完后，一部分钱存起来，供外甥上大学用，另一部分则将家里有些破陋的房子拆了，改建成两层小楼房。我了解姐夫的性格，他打算做的事，一定会想方设法办成。有一阵子，他们两口子忙得神龙不见首尾。有时我打电话过去，姐夫都顾不上多说，只是欢快地在电话那头喊上一句：生意还不错！我想，如果按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用不了两年时间，姐夫他们全家就能住上新房。

眼瞅着生意蒸蒸日上，谁想得到，从去年9月开始，姐夫的生意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此添了一肚子窝心事。事情从乡上的李乡长带着3个下属来用餐开始。姐夫精湛的厨艺博得李乡长他们的一致好评，结账时，李乡长显得高端大气，总计300多元的饭钱，扔给了姐夫500元，坚持不用找钱。姐夫赶紧嘱咐姐姐，如果李乡长还来吃饭，一定将多余的钱抵饭钱。半个月后，李乡长果然再次光临。这次，李乡长一桌饭钱花去2000多元，结账时，李乡长带着醉意地摸遍口袋，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姐夫说：“兄弟，来时走得急，忘记拿钱包了。这样，等下次来时，我一并给你补上好不好？”说完，还让手下的人当场给姐夫打了欠条。然而，几天后，当李乡长再次来饭店吃饭时，又“忘记”带钱包了，这次饭钱连同上次加起来也快4000元了。可是人家不给，也不好意思开口要。

这样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好几次，到年底时，共计欠了1.5万多元。姐夫无计可施，让我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我听后也吃了一惊，一边安慰姐夫，一连给他保证，这钱我一定帮他要回来。然而，我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都没有见到李乡长的面，却意外地在乡政府门口遇到了同样几位手拿欠条找李乡长要钱的村民，其中有一个开小商店的，竟然被欠了3万多元。他们都希望能将钱要回来，过一个踏实的新年。

然而，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等我再次去找李乡长时，一位值班人员竟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李乡长上星期就调走了！”我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忙问：“乡长调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对方回答得很干脆。我一个人气结地站在乡政府的大院里，无处发泄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问候了一下李乡长的家人。有谁能告诉我，那个曾在我老家杜士乡当过“父母官”的李文轩到底去哪儿了？

西安 姚秦川

缺水的家乡

在城市里待久了，对水的概念退化得只停留在自来水管上。每天打开水龙头只要有“哗哗”的水流出，生活好像一切都稳妥了，至于缺水、干旱、庄稼绝收都是电视里的事情，一切似乎都离自己很遥远。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才发现平时听到的“环境变化”、“缺水”等问题都不是骇人听闻，而是活生生就出现在我的家乡。

我的老家在豫西南。家乡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是从来都不缺水的。春天，淅淅沥沥的小雨隔三差五地下着，把满山的绿色滋润得青翠欲滴。桃花、梨花、杏花、杜鹃花含露争先怒放着。夏天十天半月大雨就要倾盆地下，常常下得肆无忌惮，山上的巨石伴着泥沙翻滚着从我家门口那条小河汹涌而过。记得有一次河水漫到我家的院子里，把十几只刚生下来的小猪活活地冲走了。每次暴雨过后河水干净极了，我们在上游洗菜洗衣，下游洗澡摸鱼捉虾。秋天，雨水更是多得让人烦恼。秋雨滴答滴答地下着，一个月也难得见一两次太阳，收回家的粮食常因无法晾晒而发芽。母亲总担心“日头会不会沤烂在天上”，有时夜深人静时她会把棒槌挂在门后面，一边敲一边祷告：“棒槌棒槌打滴溜儿，明天出个好日头。”充沛的雨水使山涧地头到处涌动汩汩的泉水。

如今，当年最旺的泉眼也干涸了。门前的小河也早已被落叶、尘土和垃圾填平。前几年，村里人为了省力气买来管子从村上方的山脚下利用地势把泉水引进了各家各户，最初的水用不完，慢慢的不够用，去年到现在几乎断流了。无奈，村民们把村里废弃了多年不用的那口唯一水井淘洗了一遍又启用。现在全村十几户人连同牲口的生活用水都靠这口井。母亲告诉我，早上起来去挑水还算清澈，到了晚上水近井底时就浑浊得无法饮用。母亲担忧地说：“再有半个月不下雨，庄稼就旱死了。井里再没水，人也就待不下去了。”

没了水，才深切地体会到“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的分量；没了水，我们才懂得了保护环境节约用水有多重要。

郑州 琴溪

更正：本刊第20期《听詹勋华说茶》一文，谈及的“夕兰”茶应为“奇兰”，涉及人物“阿萍”应为“阿屏”，67页的三张图片并非詹勋华先生所用茶具。第22期《亢龙有悔 台湾探茶》一文，“干”卦系“乾”卦之误；《S小姐的周末清晨》一文，作者应为“王小骊”而非“小王爱唱歌”。特此更正并致歉。

本期截稿时间：6月9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埃及大选：铁腕强人上台

记者 ✎ 邹珊



6月8日，埃及新任总统塞西在政权交接仪式上检阅仪仗队

6月3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前军方领导人塞西以96.91%的得票率战胜左翼政治家萨巴希，赢得总统选举。本次选举的参投选民共2556万名，投票率仅为47.45%。

塞西的胜选虽是众望所归，但投票率却远低于预期值。这说明了什么？“埃及军方近来对异己意见的镇压十分严酷，不仅针对穆兄会，对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有人将低投票率解读为民众对此的控诉。但也有人将这一信号视作民众对塞西维稳政绩的肯定。从行为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当人们感到未来充满威胁时，投票率通常较高。但若他们信心十足，就懒得投票了。”美国森林湖学院荣誉中东政治学教授塔哈米（Ghada Talhami）告诉本刊。

的确，面对外界对于选举合法性的质疑，许多埃及民众表示并不在乎。因为在经历了3年的动乱和经济衰退后，他们“只要安全”。他们希望塞西能以其“铁腕统治”结束社会动荡，同时也接受了他的不容异见。

塞西上台之后，他首先需要应对的是社会中不断发酵的愤恨情绪，尤其是决心对新政府合法性予以打击的穆兄会。同时，埃及的经济前景也令人堪忧。塞西面前的民生挑战，如节约用电、燃料补贴改革、增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外援依靠等，很多都是去年穆尔西遭罢黜的原因。国家急需经济改革，但最近的改革却并不成功。“近日，通过资本收益税改革来增加国家收入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措施导致股市大跌。”美国马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奈洛尔（Phillip C.Naylor）告诉本刊，“旅游业收入也达不到预期额度，而官方又刚刚宣布将实施新的游客机场建设费政策来增收，这将进一步挫伤游客的积极性。”并且，未来的结构性改革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撑。而塞西曾宣布，埃及的政治前景中将没有穆兄会的位置。这种打压政策早已造成社会分裂，将伊斯兰势力逼到了新政府的对立方。正如穆尔西的反对者在2012至2013年对其持续发难一样，这条裂痕也将使塞西的新政策实施举步维艰。

另外，塞西的“维稳诺言”也并非面面俱到。比如西奈半岛叛乱分子的平复、与利比亚交界地区的非法武器交易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塞西均未说明。“塞西没能使民众明白，埃及对外政策领域的险情，比内政窘境更能拖累民主进程。”塔哈米说。并且，“新政府将是整个国家仅剩的一个尚在运作的机构。这几十年来，由于穆兄会成功吸引了社会贫苦大众，而穆巴拉克则塑造出了‘民族民主党’这样一个压倒政坛群芳的‘霸权党’，埃及其他党派都已被‘掏空’了。2011年的权力更迭向社会活动家、工人联盟、女性群体以及其他人群敞开了政治大门，但并未使他们转型成为政治党派”。而塞西若果真施行“铁腕统治”，继续使用武力和高压手段来加强政治管控，那么一旦失败，社会动荡将进一步加剧；但若奏效，埃及就等于走上了明确的独裁之路，两者皆与“民主过渡”背道而驰。

“现在，塞西与军方虽然看似已控制了埃及，但其政府仍然不堪一击。”奈洛尔说，“不过，由于这3年的动乱已使民众疲惫不堪，一段暂时平静期的到来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在电视讲话中，所有塞西避而不谈的问题其实都在民众心里划下了问号。从现在开始，为了内外维稳，埃及的民主过渡将进入缓慢阶段。”塔哈米说。

巴沙尔第三次当选叙利亚总统

记者 邹珊

6月4日，叙利亚总统选举落幕。一如选前预料，已经执政14年的巴沙尔以88.7%的高得票率获得连任。另两名候选人，议员哈贾尔和前政府部长诺里的得票率分别仅为3.2%和4.3%。

本次选举是叙近几十年来的首次正规总统大选，也是该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从这一角度看，选举意义重大。但该国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政府军与反对派各自割据一方，僵持不下。对于化解危机而言，这场选举暂无实质性影响。“目前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场内战的快速解决方案，要彻底打垮任何一方都很难。”英国华威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哈桑（Oz Hassan）向本刊评价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叙利亚仍将呈四方分裂状态：从大马士革到霍姆斯以及沿海一带的政权核心区，主要反对派占领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幼发拉底河沿岸直至伊拉克边境的圣战主义者主控地带，以及沿着土耳其边界零散分布的库尔德人地带。”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中东政治学教授哈里斯（William Harris）这样告诉本刊。

与埃及大选相似，许多民众认为叙利亚需要巴沙尔这样的强势人物领导国家渡过困难时期。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和叙国内的反对派却齐声对选举表示谴责。美国国务院认为这次选举是“耻辱的”，英国外交部则认为叙在“伪造民主”。在西方学者眼中，这场大选背后隐藏着巴沙尔的计谋。哈桑说：“叙利亚内战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已损害到了美国、欧盟以及其地区盟友的利益。在这种语境下，这次选举对于巴沙尔而言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为其政权争取合法性，二是将内战的性质转化为一场‘反恐战役’。他希望其政府能同埃及一样，以维稳为由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许。而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得逞。因为对于由阿拉维派（巴沙尔所在派系）维持后阿萨德时代秩序的提议，美国已能接受了。”

“这次大选并不会使西方世界和其他国际力量改变对巴沙尔政权的态度。”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所副研究员王建告诉本刊，“就战争本身而言，现在唯一的潜在变数是美国。奥巴马此前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提到，要对反对派各个派系予以甄别，然后加大对温和反对派的支持力度。现在看来，温和派的实力较弱，战场上的主要作战力量是极端派和恐怖分支机构。所以，温和派的武器、战斗力能否增强，将对战场形势的变化起关键性影响。但美国是否真会这样做，又能做到哪一步，现在还不好说。更何况叙利亚的背后还有俄罗斯的支持。”

“而从中东目前的局势来看，出现了些许微妙变化的是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这两大阵营。”王建进而说，“这两个阵营向来斗争激烈，但最近伊朗几次发出声音，要与沙特改善关系，促进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伊朗一方面在跟美国缓和关系，另一方面想把政策重点放在发展自身经济上。这种情况下，它是愿意在外交政策上有所改变的。如果这两个国家确实都有和解的意思，那么叙利亚走向政治解决之路还是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双方将把共同目标对准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而温和的反对派与巴沙尔政权也就有可能坐到谈判桌上，继续协商。不过，现在两个阵营的关系是否真能解冻，还下不了定论。但除此出路之外，叙利亚局势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积极信号，只能继续僵持下去。”

叙利亚



6月3日，巴沙尔（右二）和夫人阿斯玛（右一）来到首都大马士革的一处投票站投票





法国 | **诺曼底登陆70周年**

在法国朗维尔，88岁的英国老兵格洛弗参加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1944年6月6日，主要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士兵组成的盟军以2万多空降伞兵为先导，从英国起航，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役由此打响。到7月24日战役结束时，盟军共投入288万人，消灭德军11万多人，盟军方面则有12万多名将士牺牲。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盟军开辟了欧洲西线战场，使纳粹德国腹背受敌，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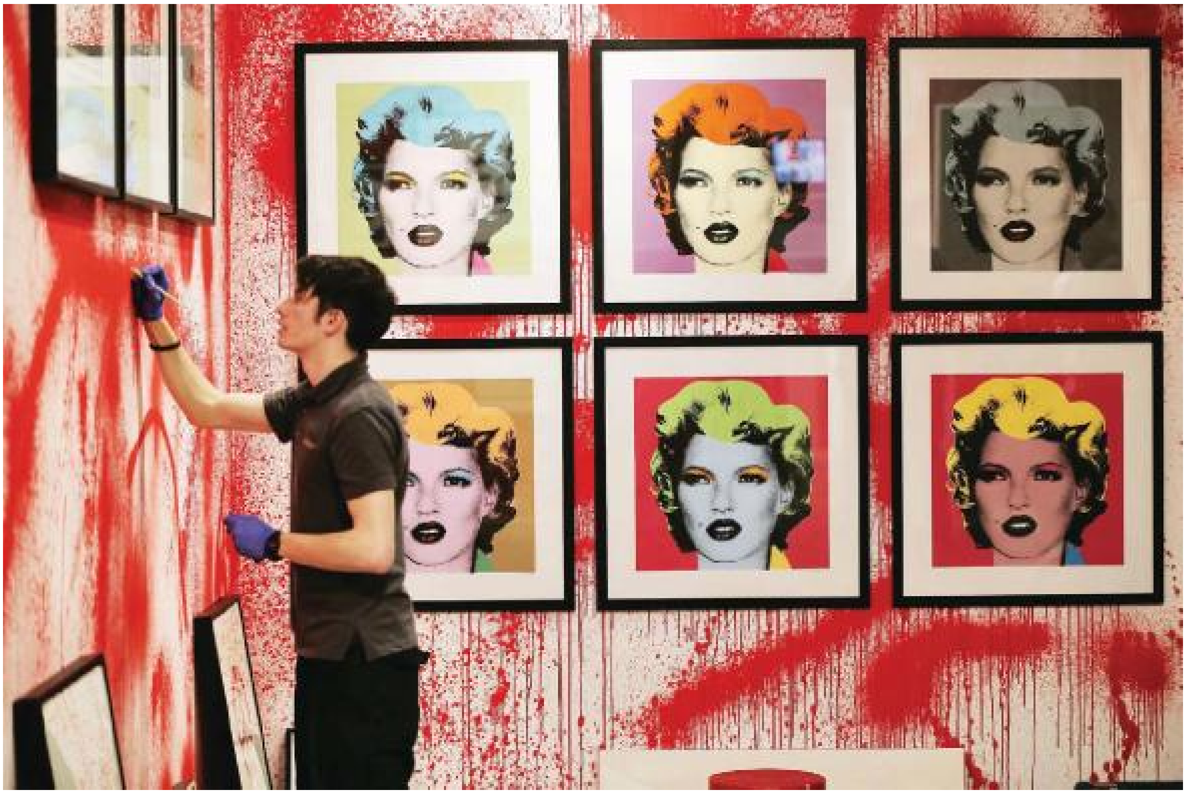
法国 | **万像人间**

艺术家、摄影师 JR 受邀为先贤祠的修复工程增添艺术魅力。他选取了许多富有表现力的普通人的肖像，铺在了先贤祠内的走道上。他说：“安息在这里的人都曾冒着生命危险。这些肖像中也许就有明日的伟人。”



土耳其 | **洪水**

6 月 2 日，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迎来降雨天气，码头遭水淹，人们涉水而行。







德国 | **凡·高的耳朵**

6月4日，德国卡尔斯鲁厄文化和媒介博物馆，一位荷兰女艺术家跟科学家一起，使用凡·高的弟弟提奥的重孙提供的DNA样本，加上3D打印机，复制了凡·高那只被割伤的耳朵。参观者可以对着它说话，声音会被电脑软件转换成神经刺激。



英国 | **国会开幕大典**

6月4日，英国伦敦议会大厦举行英国国会开幕大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携王室成员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演讲。这是女王在位期间第63次参加国会开幕大典。

英国 | **班克斯回顾展**

（左页上图）6月6日，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在布置非官方班克斯作品回顾展。这次展览将展出涂鸦大师班克斯的70多件作品。

捷克 | **木乃伊**

（左页下图）6月5日，嘉布遣会修道院地下墓穴，一位雇员在整理木乃伊之间的泥土。地下墓穴以其特殊的地下位置和独有的通风系统，使得葬于这里的尸体慢慢变成了木乃伊。

被招安的“宝宝”们

文 邢海洋

6月13日，余额宝上线一周年。从收益逆袭强势冲击银行储蓄业务，到收益收窄与银行“和平共处”，中国式的利率市场化首次交锋告一段落。如今，互联网“宝宝”们偃旗息鼓，甚至主动向传统银行业务“潜规则”回归，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暴露出来了：高收益、高流动性只是噱头，其最终追求的目标是流量，用户利益反在其次。

T+0赎回取现便捷是互联网基金最受欢迎的一大卖点，有了随时取用的方便，互联网基金才有了挑战银行活期存款的基础，才能把躺在银行的近20万亿的活期存款争取到互联网上。可运行不到一年，互联网基金便体力不支了。3月28日微信理财通上的华夏财富宝曾暂停T+0赎回业务，赎回到账时间调整为T+1，也就是第二个工作日到账。很快，迫于用户压力，微信又提供了两种选择：快速赎回和普通赎回。快速赎回不享受当天收益，且有额度限制，普通赎回仍保持T+1模式。4月24日，余额宝的随时取款也告终结，余额宝用户转出资金每天累计超过5万元的，将默认为普通转出，不再享受T+0，而变成T+1甚至是T+2。至此，互联网两大代表性基金的流动性都受到限制，互联网基金彻底回归传统的货币基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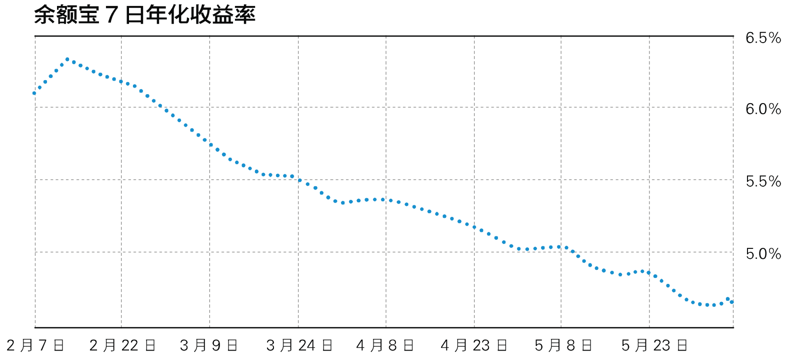
传统货币基金的运营，每天9点至15点是交易时段，15点后基金公司核算出每天的结算价格，15点前发出的申请即以此计算份额，15点后发出的申请只能以第二个交易日的结算价计算。T+1是基金运作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若按T+0给予客户快速支付，意味着基金公司必须垫付这笔资金。对此，互联网基金依靠T+0攻城略地之时，就有多家基金宣布上调垫付额度。基金内一个公认的看法，垫付额需为基金规模的5%，一只百亿基金，垫付额即可能达到5亿元。可以大数据管理和预测的阿里当然不愿承认自己的“传统”属性，支付宝和天弘基金都表示，余额宝实现T+0的方式与传统货币基金的T+0方式截然不同，类似于场内货币基金实现T+0的方式，是天弘基金通过和支付宝之间的资金结算流程优化来实现T+0，并不需要垫资。既如此，余额宝为什么改变了赎回规则，自贬其流动性吸引力，令人匪夷所思。

余额宝上线一周年，当初的高调门挑战姿态已淡出，甚至在信息披露上也不似风头正健时爽快，今年2月底天弘基金曾披露用户突破8100万户，如今只露出破亿的口风。或许庞大的规模，再加上收益率连续下降招致的赎回潮，迫使天弘基金扎紧退出的篱笆。比如，6月6日余额宝7天年化收益率为4.6640%，较年初最高的6.7970%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互联网理财的“宝宝”军团，收益率鲜有高过5%，低者却逼近了4%。而同时期银行理财品收益却保持稳定甚至上升。据普益财富的数据，6月第一周59家银行共发行的722款理财产品中，1个月以下期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1个月至3个月期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达到5.17%；1年以上期理财产品则达到6.59%。

互联网货币基金的主要收益来自银行的协议存款，今年“钱荒”不再，银行不必给出高额利息。被互联网“宝宝”们打昏后的银行也缓过了神，以默契的配合回击挑战，实施了理财品收益对货币基金的集体性压制。如果说最初银行还打算借助行政力量遏制互联网基金，如今他们则在这场攻防中应对自如，业绩增速虽有所下降，大多仍保持住双位数的增长。对互联网公司，其账户上积淀的资金并非重点，利用各种噱头吸引到用户基数才是关键。如今，上亿客户到手，意味着上亿潜在的消费者，单户5万元、6万元以下的资金已足覆盖个人支出，超出部分，则被拱手送还银行。

一年内，互联网“宝宝”们与银行找到了利益上的平衡点，利率市场化因此告一段落，储户利益则“轮空”了。

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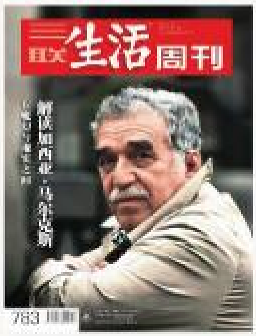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2014 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2014 订阅全年净省208元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 ……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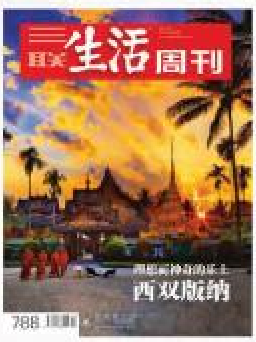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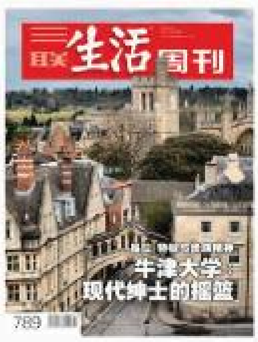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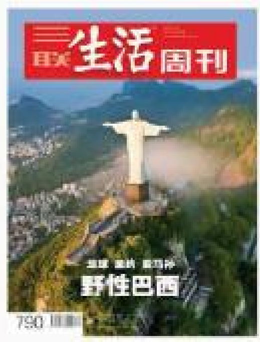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 82-20 / 拨打 11185 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 dzfw@lifeweek.com.cn



卖沙子最赚钱

去年来，IPO后股价表现最火爆的美国公司不是电动车新贵特斯拉，也不是Facebook，而是卖沙子的Emerge Energy。截至5月30日，去年5月8日上市的Emerge Energy涨幅高达462%。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压裂砂原砂生产商之一，沙子主要用于页岩油气开采过程中的水力压裂，利用化学品、沙子和水的混合物击碎岩石层。Emerge Energy的公司结构是业主有限合伙制，每个季度都向投资者支付大量现金红利，随后就不必再为盈利缴纳公司税。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性、毒品与GDP

5月22日，意大利统计局宣布把毒品、卖淫、走私记入GDP。随后，英国也宣布效仿意大利，将百亿英镑毒品与性交易纳入统计。而在荷兰，大麻销售被视为和咖啡店的收入一样。欧洲国家改变统计规则是为了增加各自在欧盟GDP中的相对份额，欧元区基金的分配正基于此。根据欧盟的ESA（欧洲会计系统）规则，地下经济也应该纳入GDP统计。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规范，很少有国家遵从。ESA将于今年秋季更新指导规则，对经济灰色地带的计算方法会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电子元器件

LED照明长期趋势确定，苹果新品明确备货，而从智能手机延展而来的可穿戴、汽车电子、智能家居为代表的创新硬件浪潮正在席卷而来。种种因素的作用，电子元器件厂商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据预测，2014/2015年LED芯片行业供需比例仅为1.03，接近行业历史最高水平，而1.1为安全水位。电子元器件上市公司中，创新组件的龙头企业欧菲光，创新减反射镀膜的胜利精密，生产LCD玻璃基板的东旭光电，LED应用龙头阳光照明等都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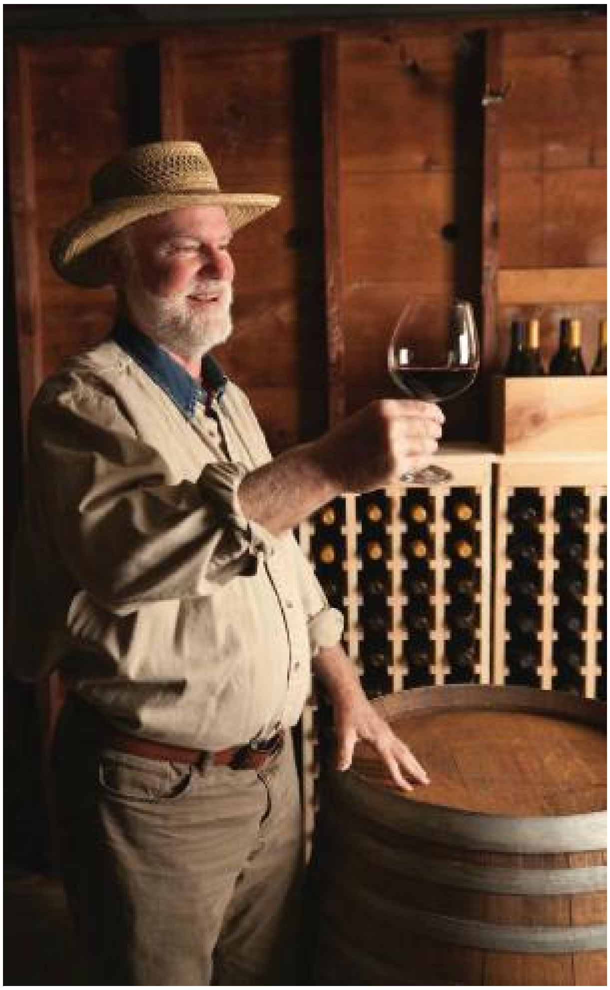
万亿资金

英国的富时指数（FTSE）及美国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正研究把中国内地A股纳入其旗舰指数，以抢沪港通先机。如果成功纳入，A股将真正踏进国际基金配置舞台，初期将有约90亿美元资金配置A股，长远资金可望逾万亿元。FTSE曾发布一份白皮书，其中假设QFII配额增至500亿美元，就会有1425只A股可被纳入富时环球指数，令中资股占该指数比例由2.02%增至2.17%。以该指数约3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计算，涉资就约350亿元。若A股QFII配额增至5000亿美元，A股可占9.55%份额。



债市的非常规繁荣

美联储收缩QE，但基准美债收益率不升反降低，创下近20年最大跌幅。今年来全球债券市场平均回报率为3.89%，创下自2003年以来同期最高。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近0.5个百分点至2.48%，跌幅创1995年以来同期最大，过去传统的债券估值模型变得毫无用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发达经济体人口走向老龄化，作为推动市场主力的家庭负债不会一直增长，以历史预期来判断合理的利率水平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必须接受低利率环境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美酒无添加

为防止变质，大多数葡萄酒中都添加了二氧化硫。然而，溶解于酒浆中的亚硫酸盐却可能导致过敏。一个欧盟研究小组日前找出了一种通过改变压力来为液态食物防腐保鲜的方法。研究者向葡萄酒中打入惰性气体氮或氩，同时加压至500巴。在这一情况下，气体的溶解度增加并渗入到微生物细胞内，而当随后压力骤然减少时，那些可能导致葡萄酒腐败的微生物便会因细胞破裂而死亡。与借助高温的巴氏消毒法相比，新方法可以更好地保留葡萄酒的色泽和风味。

好消息



以蛛救蜂

“此之砒霜，彼之蜜糖”的老话绝非虚言。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者日前发现，将澳大利亚漏斗网蜘蛛的毒液和雪花莲凝集素混合起来，可以制成一种选择性的生物杀虫剂。它可以有效杀死农田里的害虫，但却对帮助传花授粉的蜜蜂无害。



电动车的新希望

电动车长距离驾驶要求配备更大的电池，但电池自重又会增加车的能耗。不过，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向轻而坚固、传导性好的碳纤维中植入锂，用来制作电动车车身，便可以实现“车身·电池合一”的目的。这种新型材料的力学性能极佳，同时又能储存能量。

坏消息



昙花一现的改变

手机上的跑步健身和减压节食类应用一度被视为智能时代的终极健康解决方案之一，然而，芬兰技术研究中心对近20万该类软件用户进行调查后发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坚持使用并自此改变生活方式，而绝大部分人在短暂的心血来潮后很快便故态复萌。



农夫市场的利与弊

随着低碳健康理念的风行，农夫市场在全球呈现复苏趋势。但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小组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虽然用购物券在农夫市场买菜的女性摄入蔬菜水果的品种和总量都显著增加，但与当地超市相比，农夫市场中各类农产品的价格都要高得多。如果没有相应政府补助措施，许多家庭事实上无法长期负担。



（插图 山羊胡）



全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了。不要担心我的汽车烧了多少油，还是担心这事儿吧：这么会儿的工夫，世界上又有10个孩子出生了。这才是问题关键，但没人处理。

——英国摄影师大卫·贝利说

网络暴露了时尚评论的丑陋面。如果要在140字符的推文里说点恶毒话，总有人时刻准备着攻击不合身的高定礼服和颤颤巍巍的高跟鞋。对明星着装的赞美之词简直比大克拉的钻石还难寻。

——《Vogue》国际编辑苏茜·门克斯（Suzy Menkes）说她的信条是不毒舌

我们都这样做过：不小心踢伤了脚趾头，锤子砸到手上，我们深吸一口气开始大声咒骂。骂脏话能改变我们对疼痛的感觉吗？新的研究证实，脏话的确能提高我们对疼痛的忍受力，能帮助我们对抗疼痛。

——科学博客网报道英国基尔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

播放《迷魂记》，或播放《视与听》批评家投票榜上列出的任一评分最高的电影——《公民凯恩》、《东京物语》、《游戏规则》、《日出》、《2001太空漫游》、《搜索者》、《持摄影机的人》——随意快进，然后观看5分钟。这5分钟不会向你展现了解这些影片所需的所有东西，但是应该足够完成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激发出崇拜、震惊与爱，激发出把整部电影看完的欲望，让你迫切渴望看到希区柯克、威尔斯、雷诺阿、德莱叶和他们的同仁还有些什么要交予观影者。这些电影里的任何5分钟，都将展现出关于电影本身、关于艺术本质的根本要素。

——影评作者布洛迪（Richard Brody）在《纽约客》上的文章说，5分钟就能判断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是否值得看下去

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去鄙视这个世界，因为这是我们将孩子放入其中的世界。孩子让我们关心世界，关心它的将来，并希望融入它的喧闹和混乱中去，这使我们严重地沾染上它那种不可救药的愚蠢。

——米兰·昆德拉《身份》

数字

3.86 亿港元

香港警方透露，非法赌球活动每逢世界杯举行的年份特别活跃，警方于2010年世界杯期间进行110次行动，拘捕151人，涉及投注额价值3.86亿港元。2006年世界杯曾进行189次行动，拘捕342人，涉及投注额1.58亿港元。2014年1～4月，警方成功进行1次打击非法赌球行动，拘捕2人，涉及投注额5420万港元。

217 万美元

一年一度的股神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近日落槌，最终，今年这顿饭拍出近217万美元的高价，大大超过了去年的成交价。从2000年开始，受沃伦·巴菲特邀请在纽约知名的牛排馆共享午餐的拍卖活动每年都举办一次。从2001年最低的1.8万美元，到前年最高价拍出350万美元，巴菲特午餐拍卖已经累计筹集善款1600万美元。

500 架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伊斯坦布尔第三座机场近日动土，建成后将是全球最繁忙航空枢纽之一。机场在2018年全面启用后，每年接待的乘客量可高达1.5亿人次。新机场位于伊斯坦布尔以北50公里外，占地面积7700公顷，拥有6条起降跑道，建成后可停放500架飞机。

伪文艺女青年的美妙生活

文✎李秋水
图✎谢驭飞



但凡读过几本书的女青年，不自觉地会把自己的生活看成香槟杯里养着的一朵栀子花或春日花园一朵花骨朵很小的黄玫瑰（因为知道自己明艳不够，便取其清幽），也许是一个不新不旧的登山包，想着看遍这个世界的奇迹，更有甚者是一个老旧的收音机，渴望收到唯有她能识别的频率，可其实听到点人声也往往是燕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确实，她也像个玻璃杯，好心情有时咔嚓一下就没了，一条回复“呵呵”，就会让你那晶莹剔透却脆性很大的心碎了满地，而一般女青年是不至于的，所以女文青的心脏绝对要有超强的再生黏合力，尽管心碎了无数次，看到无名的暗夜中，高大挺拔的身影走来，还是能敏锐地察觉到是不是那个同频道的他。

其实女文青挺可爱的，她一边痛苦地在抽水马桶上皱着眉头，一边双手配合眼睛，在自己身上打得啪啪作响，蚊子！同时，她还注意到窗外的栀子花开得洁白又馨香，想起那首毕业季唱的歌：栀子花开呀开……正回味着，门外头老妈的声音：在里头绣花呢，面要糊了！来吃！

她走到花园里的餐桌旁，桌子是她花了700块在网上买的杉木条桌，她妈说像杀猪的条案，可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在这张久经日晒雨淋而最近雨水不歇导致长出木耳状菌类的陈旧条案上吃她的马兰头香肠面。她很真诚、凝重、屏住呼吸在纸上写下一句话：文字、旅行、爱，是我的信仰。

她在新西兰地卡波湖旁，听波涛呼啸，看满天密密匝匝的星星，难以置信真有旅游杂志上那样的星空，那星星，像妈妈烧的蚕豆饭里的蚕豆，地球只是其中一颗不起眼的，而我们是蚕豆上的什么呢？估计一株细菌也算不上，好吧，确实不起眼，可为什么一株细菌难过起来会在灿烂的阳光下，仍然觉得是在无边的黑洞里？造物主何必赋予一株细菌这样的情感层次？

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

在澳大利亚海边，租的别墅在一片礁石的边上，旁边却是一处密林，那天天气不好，远处海港的灯光照耀下，天上乌云层层叠叠地在翻滚，似乎下一秒就要下起雨，可过了好一会儿了，雨却并没有下下来，这时，栅栏旁的树林里有悉悉索索的声音，难道是有贼？夜色中似乎是一个高大壮硕的身影在栅栏边，屋子里的朋友也听见声音，打开阳台上和花园里的灯，那是什么？一只袋鼠！它的爪子轻轻地搭在栅栏上，歪着头，看着我们，昏暗的灯光下，显出一种异样温柔的神情。

好吧，没到那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迎接你的会是什么，这也是生活最美妙之处，10秒钟前，她绝想不到，来看望她的，会是一只站着的袋鼠！

找个好地方学习

文 嘉禾
图 谢驭飞



扒在厨房的操作台上翻阅《时代》周刊。我得坦白，这是第一次细读最有影响力人物专辑——每年最厚的一期。而阅读的原因是搬了新居，终于拥有了一个舒服地阅读此类杂志的位置：开放式的厨房平台。厨房平台对着客厅，穿过阳台有一棵郁郁的大树作风景；面前摊开书本杂志，手肘支着读，高度正合适。身后炉火煨汤，偶尔照顾一下，是安稳的阅读背景——物理环境合适，化学气场也合适。

记得20年前大学英语精读课本第一册第一篇的主题是怎样学好英语，介绍了一些学习小贴士，其中有一条是，“找个好地方学习，或许是家里或图书馆的一桌一椅，但应该是舒适的，不让你分神”。我们小时候的读书空间，哪由得你挑三拣四。在几代同堂共处斗室的时代，我和外婆合住一间4平方米的卧室，爸妈的卧室又兼全家的起居室和餐厅，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课本、作业和学习材料，就全堆在写字台上和地上。这是我的全部学习空间。“高三”时，为了给我留一个安静的读书空间，每每吃好晚饭，爸爸妈妈就出门“散步”，晚上9点多才回来，不论寒暑，几乎风雨无阻。等到后来，在大学国际贸易课本里读到出口国在进口国的压力之下无奈实施“自愿性出口限制措施”时，我想起，爸爸妈妈当年的饭后散步，也可冠以“自愿性饭后散步”。

再后来，渐渐体会到伍尔夫所说的，“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她一定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奋斗了两年，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容我以任何舒适的姿势读书。可是读着读着，突然对这个城市有点厌倦。于是漂去东南亚，指望海阔天空，可以以更舒服的姿态读书。哪料到，在四季酷热的国度里，我吹着冷气，窝在沙发里，却怎么都读不进。气场完全不对，空调开得再冷，脑子却僵在那里。我想，该再度迁徙了。这次是纽约。搬去了中城东河边的高层公寓。照道理，临水而居，高层美景，天宽地阔，夫复何求。可不知怎的，读书的气场仿佛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全都散到了河里。多少次想在家里翻开书本读书、打开电脑写中文，可是手上仿佛灌了铅，又似拳头打在棉花上，使不出劲，竟然就是没法翻书，没法开机。

不行，再搬！终于，寻觅大半年之后，找到了新的寓所，在超市、熟食店、图书馆、面包房、地铁站的包围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终于接上地气，安下身来，安下心来，可以重新摊开书本读书。扒在厨房的平台上，突然想起当年大学英语精读课本里那句曾让我不屑的话：“找个好地方学习。”谁曾想，从离家读大学算起，我这20多年的飘荡，竟然就是在为这句话写一个注脚。

体育老师

文 闫晗
图 谢驭飞



所在的杂志社要去河南的中学给青少年做讲座，第一站是在郑州郊区的一个县城。已经知道是县城了，但学校的位置之偏僻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七拐八拐，然经过一个晒着大蒜的场地，然后停在了一个围墙很高的学校门口。讲台的场地是露天的，一个土地被踩实磨亮的篮球场，台上是几张简陋的课桌和凳子，桌子上蒙着一块旧的红丝绒桌布。

校长是个中年妇女，微胖界人士，黄底红花的长衫配着打底七分裤，穿着和长相都很随意，没有架子，说话软软的，走在街上我不太可能分辨出她是一位中学校长。校长是教语文的，对我们的活动还算支持，陆续搬着凳子前来的学生们手里都拿着笔和本子就是明证。

讲座即将开始，校长便消失在视野之中，和我们一起站到那个讲台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黝黑的皮肤，身材是笔直的，穿着地方乡镇男人常见的条纹T恤。他操着一口河南话指挥现场：同学们都立正……把凳子放下……好，坐下！接下来，他即兴发挥了一段开场白，讲述了我们杂志的悠久历史，以及他有多热爱这本杂志，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看一看，然后寻找到前进的力量。这抒情的表达，结合着抑扬顿挫的方言，还有他严肃认真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很奇异的效果。台下的学生也捕捉到了某种违和感，开始哄堂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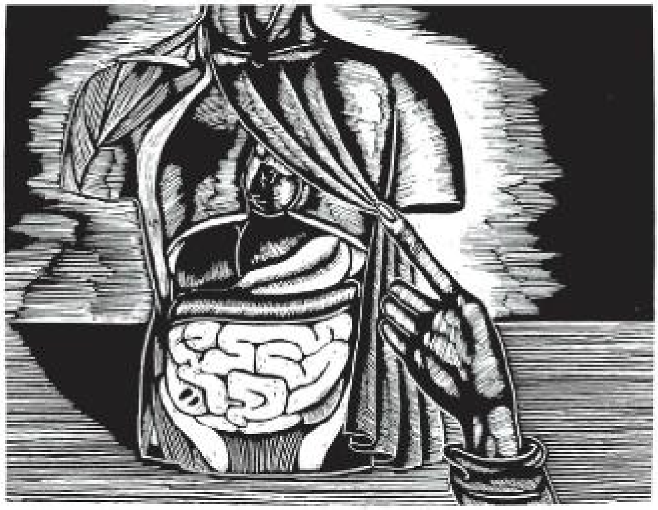
我们的讲座就在这样欢快的氛围中开始了，现场互动得很好，讲完还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要签名。教导主任一直等在旁边，等学生们散去后，要送我们出校门。他紧挨着我走在旁边，让我觉得有义务说些什么，来缓解一下无言的尴尬。对话是这样开始的：“您是教什么的？”“你猜呢？”“您是教数学的？”“不是。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您是教体育的吗？”“嗯，对。”

我笑了一下，其实我早该猜到他是体育老师，通常不都是体育老师在集合时管纪律吗？只不过，我觉得猜数学老师是一种恭维。也许这只是我狭隘的偏见，他并不觉得数学有什么高大上的。但他就此打开了话语的闸门，说：“我很崇拜你们这样的人，我也喜欢文学，可惜被专业限制了，只能教体育……”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有些意外，只好由衷地敷衍：“其实，作为业余爱好也不错啊。”他叹了口气说：“其实我特别喜欢考古，老想着，要是自己学考古专业就好了。若不是你们着急走，我很想个人请你们吃个饭的。”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又去过几个学校，见过很多领导，有一口方言讲话都要照着稿子念的，有普通话很标准即兴演说的，有大腹便便像商人的，我却总觉得这个教体育的教导主任，要更立体一些。

解剖课上的那些事儿

文 Fantasy
图 谢驭飞



医学生也是人，不是天生就有面对尸体的勇敢。我们第一个学期是《系统解剖学》课程。第一次课程的前一个晚上，很多同学都有点惶恐得睡不着。第二天结伴走进解剖课，台上站着的两位老师首先吸引了我们：一位是一具完整的骷髅，我们真正的老师站在和骷髅对等的位置上，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偶尔长长的教鞭碰到了我们的骷髅老师，它也随之摇摆起舞。

头几节课学的内容是骨骼，第一次伸手去拿放在标本箱里支离破碎的骨头块还真需要点勇气。狠下心，一闭眼抓住了才发现，其实并没有异常冰冷或者异常光滑的感觉，灰色的表面泛着淡淡的光泽，骨头不散发任何气味，只有心在怦怦地跳。第二次，第三次就马上习惯了。好学生照着板砖一样厚重的教科书，仔细查看每一个隆起和凹陷，眼睛凑得贼近，恨不得在平坦的部位也看出波澜；我们这样的“非”好学生们，则在惊异于生物界的造化，蝶骨（头骨中的一块）被我们一致评为最漂亮的骨头，它使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品黯然失色；而脊柱骨作为戒指戴在手上，比藏饰更加神秘，比牛仔更加凶悍，怪不得老师有言在先：“偷窃骨头，严惩不贷。”然后是关节和肌肉，再是内脏和脑。感谢伟大的教科书撰写者，给了我们如此平稳的过渡。期末的时候，我们已经能面对铁灰或暗红的人脑，偷偷地吃携带的早点了。

第二个学期就是《局部解剖学》，整个学期的安排就是五六个人面对一整具尸体，将它的每个局部解剖出来，看个究竟。尸体在地下室的大池子里，要自己去搬。我们乘一架“嘎吱嘎吱”响的古老的电梯到了灯光暗黄的地下室，面对着比盛夏的海滨浴场还要拥挤的福尔马林池子，以“麻木”著称的我们还是发出了惊叹。老师给了我们几个耙子，让我们看中了哪个就将其耙拢过来，只是别光耙男的或光耙女的。

回到教室，给尸体们剪头发，擦澡。头发凌乱而枯燥，尸体僵硬僵硬的，我们感觉自己比桑拿浴池里的搓背小姐还要辛苦。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尸体贵呀！尸体难买到呀！”我们《局部解剖学》用过的尸体，会被老师仔细地骨肉分离，干燥防腐处理，妥善保存，用于下一届《系统解剖学》的教学。最后一节解剖课上，老师用了半个课时的时间动员我们捐献自己（当然是死后的遗体）给解剖教研室，还带来了一叠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有一个女生当场签了，老师兴奋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了一句颇为流行的话：“记得介绍你的家人和朋友来！”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2015 款道奇 Challenger SRT

坚定不移地使用6.4升V8大排量引擎，361千瓦最大功率和643牛·米峰值扭矩，2015款道奇Challenger SRT试图重塑美式肌肉跑车的粗线条。380毫米直径的刹车盘，打破了道奇以往车型前刹车的尺寸极限，内置的8.4英寸多媒体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变速箱挡位齿比和G力设置等运动信息。

4K 游戏笔记本电脑

在15.6英寸屏幕面积内实现3840×2160的分辨率，像素密度达到了280ppi，华硕在Computex上推出的GX500笔记本电脑，率先开启了PC的4K化浪潮。GTX 860m显卡搭配英特尔酷睿i7的配置组合，让GX500足以胜任各类3D游戏，机身厚度只有19毫米，便携重量2.2公斤。



轻度混合动力版 Vezel

四驱车型最小离地间隙170毫米，基于飞度平台的本田Vezel，可以充分发挥2.55米短轴距的潜在越野优势。110马力的1.5升阿特金森循环引擎搭配30马力电动机，通过七速DCT双离合变速器实现四轮驱动的轻度混合动力，峰值扭矩170牛·米，百公里最高能效可以达到3.8升。



福特 Troller T4

作为 Jeep 牧马人的竞争车型，福特开发了新一代 Troller，依旧是硬派越野的非承载车身结构，诸多细节采用福特全新的 SkyRoof 设计理念。3.2 升自然吸气引擎，搭配六速手动变速箱，最大功率 197 马力，调教设定更倾向于充分释放 470 牛·米的最大扭矩。





miCoach 智能足球

球速、球体飞行轨迹和踢中球的位置，阿迪达斯开发的 miCoach 智能足球，充分利用球体内的多种运动传感器，时刻捕捉球体的运动数据，以蓝牙 4.0 连接方式将数据上传到应用软件中，辅助球员不断调整踢球技巧。一次充电可以连续记录 2000 次触球。

去掉光场的 HTC One

取消了光场后对焦需要的测距摄像头，HTC One 衍生出了简化版的 E8，主摄像头改为 1300 万像素背照式。塑料和金属组合的 E8 外壳，比 M8 的全铝外壳减轻了 15 克重量。依旧是 5 英寸的全高清 Super LCD3 屏幕，双卡双待的双模通讯模块，最高支持 128GB 的外置 MicroSD 卡。





6.3 毫米的 iPad Mini 键盘

针对 iPad Mini 的超紧凑键盘需求，Zagg Folio 设计了 ZaggKeys Cover，多角度的转轴结构，可实现类似笔记本电脑的人体工程学键盘输入体验。内置可持续使用 3 个月的超薄锂电池，整体厚度只有 6.3 毫米。



热带风情

出自夏洛特·奥林匹亚的“竹”(Bamboo)手袋，外壳采用透明有机玻璃，上面点缀一颗天然竹制锁扣。缎纹内袋上印制富有热带风情的图案，总共有三个不同图案的内袋可以互换。

星座宝石

Vertu 新款星座系列宝石限量版手机，机身采用高强度的五级钛金属，包裹半光泽小牛皮。80 颗重达 0.5 克拉的黑色蓝宝石或玫瑰红宝石，以三爪镶嵌的方式被固定在手机上。





糖果台灯

Baccarat 的“糖果”(Candy)台灯具有丰富的材料和质感，光泽陶瓷底座搭配明亮切割的水晶灯罩，红色巴卡拉水晶吊坠开关嵌入底座。灯罩与底座交接处的线条尤其优美，并且留下微妙的压花图案。

波普艺术

宇舶表 Big Bang 波普艺术女表延续 41 毫米的直径设计，表圈镶嵌 48 颗方形蓝色托帕石。表盘 4 点钟位置设日历窗格，多彩的计时小表盘象征着画家的调色板。





碧玺手镯

“奥德赛”系列珠宝强调卡地亚崇尚的原始灵性，用金红发晶、黑曜石、金色黄玉等温暖色调的宝石再现非洲神韵。其中白 K 金碧玺手镯以一颗 88.73 克拉凸圆形切割褐色碧玺立于层层穹形托片上方，托片两侧铺镶明亮式切割钻石，边缘嵌入深色的黑曜石。

悬臂矮桌

作为一张多功能的实用桌，B&B Italia 的 Tobi Ishi 由两个单片桌腿和一个悬臂桌面构成。它用圆润的形状代替通常的尖角，突出了手工制作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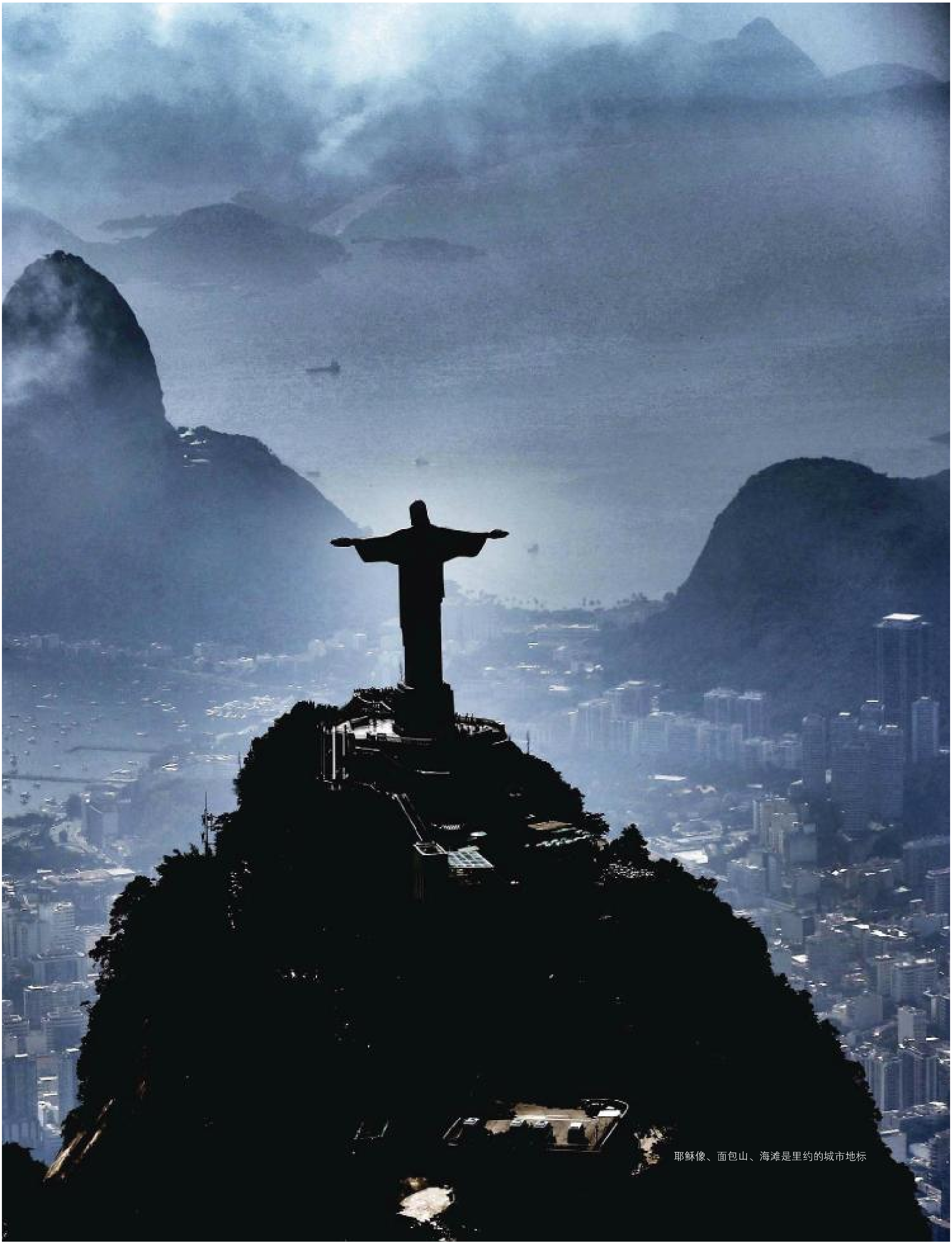
禁忌椅子

加泰罗尼亚设计师欧金尼・奎特莱特（Eugeni Quitllet）设计的“禁忌”（Tabu）椅系列，总共五个不同版本，其中一款采用了有机玻璃靠背。椅子是对传统工艺的重新诠释，每个构成部分由电脑数控技术完成，很好地表现出实木的天然特征。

足球 里约 亚马孙

野性巴西





耶稣像、面包山、海滩是里约的城市地标


在巴西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球场和踢足球的人们

主笔 ✎ 李伟

在巴西采访期间，我利用半天空闲去了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黑金市。黑金市原名叫“富镇”，隐藏在大山之中。这里曾经因为发现了黄金，淘金者蜂拥而至，迅速在群山中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城镇。整个18世纪，黑金市开采了1200吨黄金，占世界总产量的80%。如今黄金早已采完，但殖民时代的建筑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城镇的制高点是一座教堂，俗称黑人教堂，原先由黑人奴隶修建。我站在教堂的阶梯上四处眺望，小城美景尽收眼底。这时我发现石梯的一侧，是一块小坡地，三个孩子在这里踢球。他们都光着脚，用拖鞋摆了个球门。一人守门，一人进攻，一人防守，玩得不亦乐乎。夕阳染红了天空，教堂钟声响起，孩子们的嬉笑让人忘了身处何方。巴西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享受足球：贫民窟的街道、美女如云的海滩、尘土飞扬的社区球场、石油钻井平台，以及教堂边的坡地。我以为这便是巴西足球的本质：草根、随性而快乐。

2014年是巴西第二次举办世界杯赛，开幕式在圣保罗，而决赛仍旧放在了里约马拉卡纳体育场。这座传奇体育场几乎见证了巴西足球的所有关键时刻：1950年的失败、贝利的第1000个进球、济科的弗拉门戈传奇……60多年后，重回马拉卡纳，巴西能否再度获得大力神杯？与其他足球强国相比，她还缺一个本土冠军。人们期望巴西在这里重新改写她的命运。

足球在1884年抵达巴西，这项“野蛮的英式运动”在巴西意想不到地风靡起来。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足球早已成为巴西的符号与象征。巴西国家队是赢得世界杯最多的球队，同时

也诞生了贝利、加林查、济科、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等一系列伟大的球星。巴西赋予了足球新的灵魂，他们以一种更优雅、更充满激情的方式演绎足球。

更重要的是，足球渗透到了巴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简陋的球场；举行葬礼时，灵柩上会附有死者生前钟爱球队的队徽；足球是每一个穷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个成功的俱乐部老板可以进入国家议会。

足球之于巴西，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通过足球可以更好地认识、理解巴西和巴西人。为此，我们走进了马拉卡纳，走进了那些百年俱乐部，走进贫困的社区，采访众多足球的参与者，寻找这枚打开巴西的钥匙。

12 个城市、64 场比赛，世界杯将全球的目光带入了巴西广大的腹地。行走在巴西赤红的土地上，便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无法抗拒的魅力。巴西是个大国，面积仅比中国小一点；广袤的国土，孕育了雄浑壮丽的风光和多姿多彩的地方风情。在不同地域，巴西有着不同的面孔。借助世界杯的足迹，我们能看到里约的巴西、圣保罗的巴西、亚马孙的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巴西、作为金砖五国的巴西以及贫民窟里的巴西。

最吸引人的，还是里约热内卢。就像巴西的发现者多梅·德·索萨在 500 多年前所说的：“在这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泽。”上帝爱里约，给了里约蜿蜒曲折的海岸线，细软绵长的沙滩以及峰峦迭起的群山。大西洋从三面围绕着里约，使她既温柔秀美又气势磅礴。

海滩是里约的名片。南大西洋的海浪波涛汹涌，冲浪者矫健的身躯时隐时现，沙滩就像一条丝带闪着金色的光芒，人们在沙滩上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在伊帕内玛海滩和科帕卡巴纳海滩交界的阿博阿多角，赭色的礁石、碧绿的青苔和湛蓝的海水形成了一块调色板。游客们不易察觉的是，海滩还是里约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里约人来说，要了解一个陌生人，与其问他的工作，不如问他常去哪片海滩。

里约的狂欢节在 2 月中下旬举行。高潮是顶级桑巴学校在街道上的角逐。桑巴大道长 700 米，两旁是延绵的露天水泥看台，尽头是可以容纳 2 万人的广场，是建筑大师尼迈耶在 1983 年时的作品。那时正是巴西从军事独裁转向民主的时刻。桑巴大道连接着历史和未来。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而是狂欢节在塑造巴西。

巴西北部的亚马孙雨林，仍旧是人类的未知之地。感受亚马孙的方式，有丛林徒步和水上旅行两种。从亚马孙州的玛瑙斯进入，快艇和巴士交替把我们带入玛瑙斯往南 100 多公里的密林里。5 月底的亚马孙仍是雨季，水中潜伏着凯门鳄、电鳗，丛林中独特的植物，与巨蟒、吼猴、犰狳、树懒、美洲豹共生。每走一步暗藏凶险，但也带来不可预期的惊喜。正是因为凶险，亚马孙雨林成为开启许多人童年想象的指引。它是神秘、危险、原始的多味果，又是承载人类野心和自由精神的载体。

葡萄牙航海家在 1500 年时发现了巴西这片新大陆，并以一种树木的名字将其命名。有趣的是，马克思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1500 年是全球化的起始。从这一时刻起，巴西不再孤立于世界历史，她参与了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早期塑造。在接下来的 500 多年中，巴西敞开了她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成为全球种族融合的大熔炉。现在巴西有近 2 亿人口，是除非洲以外黑人最多的国家，也是除日本本土以外日本人最多的国家，同时拥有超过 35 万土著印第安人，甚至还有数个原始部落未曾与现代社会接触。不同的种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今天巴西独具魅力的文化风情。

毫无疑问，巴西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她和中国一样，都是国土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还是全球橙汁、咖啡的第一大出口国，是世界铁矿石的重要开采基地。在工业方面，巴西的飞机制造技术亦处于世界前列。巴西还为世界贡献了美妙的足球与众多伟大球星。在忧郁的南美大地上，巴西是最明媚的亮色。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二战”时期离开满目疮痍的欧洲，来到了巴西。他为巴西写了一本书——《巴西：未来之国》。就像书名所表现的，茨威格毫不吝惜赞美的笔墨，将巴西描绘成人类社会的理想国，代表了战乱世界中的希望。事实上，巴西并不是世外桃源，她既有历史遗留的种种困惑，也面临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障碍，但我们也无需鄙夷茨威格的轻率，因为巴西确实是一个容易让人乐观起来的地方。

在世界杯前夕，我们来到了巴西，探访并试图呈现这个“未来之国”。巴西进入现代历史已经超过了 500 年，于我们而言，这个国家依旧神秘而陌生。她对中国实在太遥远了，无论怎样转机都无法在 24 小时内到达。还好有世界杯，足球是共同的语言。

桑巴大道连接着历史和未来。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而是狂欢节在塑造巴西。



足球：一个国家的符号与传奇



5月4日，在巴西里约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弗拉门戈队主场战胜来自圣保罗的帕梅拉斯队。图为一名弗拉门戈队球迷高举双臂感谢圣主保佑

因为拥有庞大的足球基础，巴西人多年以来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负与骄傲。他们认为，足球技能就是一项巴西人的种族特长，是遗传在血脉中的传统。

主笔 李伟

骚乱

公共汽车在夜色中飞驰，而车顶上的震动越来越剧烈。三四个年轻人打开后排天窗，爬上了车顶。他们不断跳起来，狠狠地用双脚向下踩踏，发出“咚、咚”的剧烈响声。顶棚仿佛随时都能被踩塌。我们就站在车厢的中间，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

大概在15分钟前，我们登上了这辆开往城里的公交车。比赛已经散场，主队克鲁塞罗没有取胜，因而失去了晋级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的机会。街头涌上了4万多名球迷，根本不可能拦到出租车。在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赶上了这辆公交车。

起初，我还担心那些在车顶上搞恶作剧的孩子。他们大概十四五岁，穿着主队克鲁塞罗的蓝色球衫，脚下踩着拖鞋，不断从天窗钻进钻出。我想，如果汽车刹车或者急转，他们恐怕要摔出去了。然而，“恶作剧”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些孩子们开始打砸车厢，他们把身体吊在扶手杆上，摇动起来，把车窗踢碎。还有人从车顶扯下铁链子，像扔链球一样把车窗打破。车厢里立刻响起了玻璃碎裂的声音。车厢两侧的后视镜也被拆了下来，作为砸车的工具。

为了躲避四散的碎玻璃，我们从车厢中部慢慢向前门挪动。这时我们开始感到恐惧，不知道这些暴徒是否会将愤怒发泄到我们身上。毕竟，这辆公交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亚洲面孔。巴西公交车在车的前门处都安装了一个控制人流通行的闸机。刷卡或买票后，才能通过一个人。此时，售票员已躲到了闸机的后面，我们也迅速跟



马拉卡纳体育场是巴西足球的圣殿



2013年11月，克鲁塞罗队获得巴甲联赛冠军



着他跳过了闸机。后面的暴徒开始冲向前车厢，前面的玻璃也随即都打碎。公交司机发现事态无法控制后，把车猛然拐进了一条小巷后打开了车门。车还没有停稳，我和摄影记者跳了下来，一路狂奔，希望迅速逃离这个危险之地。

午夜的城市街头没有一个行人，只有两名衣着暴露的站街女郎在拐角处向我们挥手。在跑过了两个街区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吃夜宵的出租车司机。回到宾馆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

这个略感不安的夜晚，是我们巴西足球之旅的一个插曲。它让我意识到，在巴西，足球拥有更多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足球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样也是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导火索，甚至蕴含了危险。它能够给人们带来超越阶层的单纯的快乐，但也承载了各种社会矛盾。足球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巴西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场南美解放者杯的比赛，由上届巴西甲级联赛冠军克鲁塞罗队对阵阿根廷豪门圣洛伦索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克鲁塞罗客场0：1输掉了比赛，重回主场，至少2：0取胜才能晋级四强。比赛受到了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四强争夺的生死战，也由于



（于楚众 摄）

5 月 14 日，圣洛伦索队在南美解放者杯半决赛中，战胜巴西克鲁塞罗队。图为一名记者身穿圣洛伦索队球衣以示支持

巴西与阿根廷的足球恩怨——无论国家队层面还是俱乐部，双方都视彼此为死敌。况且在本届解放者杯八强中，巴西军团只剩下克鲁塞罗一支球队。人们普遍认为，凭借主场优势，克鲁塞罗一定会反败为胜。

比赛开球时间非常晚，被安排在 5 月 14 日周三晚上 22 点。19 点我前往球场时，出城的大道已经堵得水泄不通，超市里挤满了购买啤酒的球迷。在靠近球场两公里的地方，我们就必须弃车徒步了。球迷们占据了道路两侧的绿化带，他们架起了烧烤炉，烤肉嗞嗞作响，散发着香气。冰块堆成了锥子状的小山，里面埋进了啤酒。

有趣的是，克鲁塞罗的球迷组织叫“蓝色中国”(China Azul)。实际上，这支球队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问一名球迷这个名字的来源。他告诉我，球迷组织原先叫“蓝色海盗”，后来他们认为中国人最多，所以改为“蓝色中国”，取人多势众之意。

我所在的媒体席左侧是客队圣洛伦索队的球迷。他们有两三百人的规模，将队旗覆盖住了下层看台，训练有素，口号统一。球场的其他地方则是克鲁塞罗球迷所营造出的蓝色海洋，声势浩大，气场逼人。

然而比赛并没有像主队球迷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反倒是做客而来的



（于楚众 摄）

5 月 8 日，米内罗竞技队守门员维克多被召进国家队，入围巴西国家队 23 人参赛名单

圣洛伦索队，在开场后不久利用一次快速反击率先破门，将总比分扩大为 2 ∶ 0，取得了客场进球优势。这意味着，主队克鲁塞罗必须至少进 3 个球，才能最终赢得比赛。运气也没有站在主队这一边，在半场结束前，克鲁塞罗的射门击中了两次门柱都没进。我旁边看台的阿根廷人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的歌声甚至压倒了主队球迷的口号。

下半场，火药味更浓。克鲁塞罗依靠定位球打入一球，此后两队发生了冲突，一名圣洛伦索队的球员被罚下。场面再度紧张起来，主队球迷的歌声主导了球场。但圣洛伦索队的顽强坚守，没有再让主队扩大战果。比分定格在了 1 ∶ 1，两场总比分 2 ∶ 1，克鲁塞罗队被淘汰。当比赛结束时，已经临近午夜零点。最终，我们也没有看到主队球迷的胜利狂欢，却在返程时经历了一次小型的骚乱。

第二天中午，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当地同行提亚戈普拉塔（Thiago Prata）。他是《米纳斯日报》负责足球版的记者。我们并肩坐在米内罗竞技队训练基地的球场边，旋转的喷水龙头正浇灌着翠绿的草坪，发出“咻咻”的声音，晴空万里，微风袭人。对面的山头则被贫民窟占据，破旧的房子犬牙交错，凌乱不堪。

普拉塔说告诉我，在巴西类似的球迷骚乱时常发生，“或者源于热情，或者由于悲情”。就在此前一周，巴西还发生了严重的球迷斗殴的事件。在一场比赛结束后，一些极端球迷拆下了球场卫生间的马桶，将对方一名球迷当场砸死。

普拉塔说：“砸毁公交车，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现在一些球迷组织会通过社交网络组织起来，在约定的地方进行械斗，这才是最暴力也最可怕的事情。”他继续解释说，在巴西一些球迷认为足球俱乐部的重要性高于他的自身生活，也高于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他所支持的俱乐部受到“攻击”时，他同样会认为自身受到了侮辱，“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捍卫自己的选择”。

“巴西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最富有的 20% 的人过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生活；而最贫困的 20% 的人则过着和非洲人一样的生活。”普拉塔说，“人们认为穿上球衣就成了足球乌托邦的一分子，但实际上这个乌托邦并不存在。恰恰相反，足球往往成为宣泄不满的渠道。”

底蕴

克鲁塞罗队所在的米纳斯吉拉斯

州（Minas Gerais，简称米纳斯），位于巴西的东南部，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Belo Horizonte，意为美丽的地平线）。

米纳斯州是殖民时代著名的金矿区，米纳斯的原意即为“矿区”（mining）。全境矿产丰富，有黄金、钻石、铁以及各种矿物。直到今天，州内许多古老市镇的街道仍被矿石末染成粉红色，河流中也掺杂着红色的矿石末。米纳斯州在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圣保罗州及里约州，是第三大经济体。米纳斯人（mineiros，亦有矿工之意）性格与众不同，是巴西最独特的族群。他们与懒散浪漫的里约人和勤俭的圣保罗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甚至有些顽固，但极富责任感，谨慎、多疑、坚韧而吃苦耐劳。克鲁塞罗的主场——米内罗体育场，也是世界杯的主要球场，将举办包括半决赛在内的6场比赛。它的外形就像一枚巨大的齿轮，呼应了这座城市的工业特征。在本届世界杯全部12座球场中，它是最先完成改造的。

米纳斯有两只巴西传统豪门——米内罗竞技队与克鲁塞罗队，他们的主场都位于贝洛奥里藏特。在2013年，这两只球队成为巴西足球最大的赢家。米内罗竞技拿下了南美解放者杯冠军，而克鲁塞罗则成为巴西甲级联赛的冠军。巴西足球的重心转移到了这座以黄金而闻名的城市。

时隔一年，埃莫森·毛瑞里奥（Emmerson Maurilio）似乎还沉浸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半场到了第47分钟，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我们被判罚了一个点球，全场都鸦雀无声。然后，维克多神奇地把它扑了出来。我们进入了加时赛，最后通过点球取胜。”埃莫森站在俱乐部走廊里，指着背后的巨幅照片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维克多扑出点球的一瞬间。”

埃莫森是巴西豪门米内罗竞技队的新闻官与发言人。他所说的比赛，是去年南美解放者杯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轮，米内罗竞技在主场对阵墨西哥的蒂华纳队。门将维克多(Victor)拯救了比赛，使米内罗竞技进入了半决赛。维克多的神奇表现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中，米内罗都被拖入了最后残酷的点球大战。维克多不可思议地扑出了一系列点球，成为左右比赛的人物，力保球队最后获得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

南美解放者杯是中南美洲俱乐部的最高荣誉。凭借这项冠军，米内罗的国际排名也迅速提升。在国际足联历史统计联合会（IFFHS）公布的最新排名中，米内罗竞技位列第六，她的前面是传统欧洲豪门：拜仁慕尼黑、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切尔西以及马德里竞技。夺冠不仅为球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还带了滚滚财富。最后决赛有6万名球迷到场，在米内罗竞技的队史上排名第二，决赛门票销售高达1400万雷亚尔（相当于636万美元），创造了俱乐部单场最高的纪录。

埃莫森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了球迷对维克多的追捧。他扑出点球的画面被一些球迷做成了文身，镌刻在脖颈的后面。球队夺冠的当晚，5万多球迷涌向了市中心的独立日广场彻夜庆祝。第二天，有5000多名球迷在俱乐部门口排队，等候进场“跪拜”奖杯。

巴西从来不缺乏善扑点球的好门将，比如1994年世界杯的塔法雷尔。维克多延续了这个传统。因为出色的表现，他也被主教练斯科拉里招入国家队准备参加今年世界杯。几天后，我在训练基地见到了维克多。“对巴西球员来说，进入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是终极目标。目前我已经实现了，职业生涯不会再有遗憾了。”维克多对我说。一同入选的还有前锋若昂（Jo），他在解放者杯中打入7球，成为最佳射手。在巴西主帅斯科拉里的名单中，巴西本土联赛球员只有4名，米内罗竞技就占据了两席。

米内罗竞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22名热爱足球的学生在城市公园聚会，决定成立自己的俱乐部，他们宣称是米纳斯人民的俱乐部。1914年，4支最早成立的球队决定创建州联赛，在翌年的第一届比赛中，米内罗竞技夺得了冠军。现在市内的农产品市场，就是当年的比赛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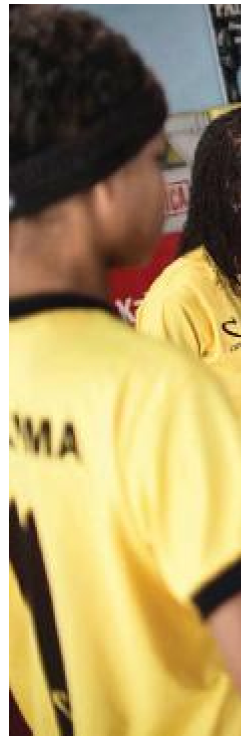
上世纪30年代，在贝洛奥里藏特的城市斗鸡赛中，有一只黑白色的公鸡战无不胜。当地的报刊的插图师费尔南多·比尔鲁瑟其以这只好斗的



（于楚众 摄）

80岁的约塞·弗朗西斯科是克鲁塞罗俱乐部的副主席





作为巴西国旗用色的黄绿两色在巴西街头随处可见

公鸡为原型，创作了一副漫画。于是米内罗竞技便以这只公鸡为自己的吉祥物和形象代言人。所以，球队也被球迷称作“嘎鲁”（Galo，葡语公鸡的意思）。其训练基地被称为“公鸡之城”。球队的球衣也从此确定为黑白色。目前米内罗阵中最著名的球星当属前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迪尼奥。不过在埃莫森看来，球队最神奇的球员是马里奥·德·卡斯特罗（Mario de Castro），他曾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创造了100场比赛进195球的纪录。米内罗竞技与中国也颇有渊源，率领球队夺得解放者杯冠军的教练库卡，今年被国内的山东鲁能挖走。广州恒大的高效前锋穆里奇也来自这支球队。在去年的世俱杯中，米内罗击败了广州恒大。

同城另一支球队克鲁塞罗的吉祥物是一只狐狸，它同样出于比尔鲁瑟其之手。我们在克鲁塞罗俱乐部采访了副主席约塞·弗朗西斯科（Jose Francisco），他今年80岁了，还没有想过退休。“我家就住在原来体育场边上。”约塞指着窗外不远处一栋白色公寓说，“7岁的时候，我翻墙去看克鲁塞罗的比赛，然后就成为球迷。”15岁的时候，约塞曾经在球队的青年队训练。1954年，当球队陷入危机时他开始担任俱乐部主席，从此进入了管理层。约塞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力工程师，90年代退休后才专职在俱乐部上班。“我一直在为俱乐部工作，但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约塞说。

克鲁塞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0年，创始人为当地的意大利移民。这些移民们最初组建了耶鲁体育会（Yale Atlético Clube），后来仿效他们在圣保罗的同乡，在耶鲁体育会下组建了足球俱乐部——帕莱斯特拉（Palestra）。球衣的颜色是红、白、绿，与意大利国旗相同。俱乐部成立初期只接收意大利族裔，到1925年才容许其他族裔参加。1942年1月，巴西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颁令禁止国内使用敌国的标示和名称。所以，俱乐部的意大利人都被迫离开，俱乐部也更名为“克鲁塞罗”，球衣换为蓝白色。克鲁塞罗是“南十字星”的意思，是南半球航海的导航星。

去年克鲁塞罗夺得巴甲联赛冠军，但球队最辉煌的时刻还是在2003年。这一年，球队所向披靡，获得了巴甲联赛、州联赛和巴西杯三冠王。俱乐部入口处的墙上有一巨幅漫画，反映的就是当年夺冠的场景。上面有很多当年的巨星：索萨、麦孔、费利佩·梅洛、门将戈麦斯、老将济尼奥……球队的主教练是大名鼎鼎的卢森伯格。11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右后卫麦孔还被斯科拉里招进这一届的国家队。当然，球队最著名的“过客”当属“外星人”——罗纳尔多。他在克鲁塞罗效力一年后，就被荷兰埃因霍温队收购。

巴西有众多大大小小的足球俱乐


巴西人发明了很多足球游戏，桌上足球就是其中之一

部，她们的历史都有百年以上。随便推开一家俱乐部的荣誉室，都能看到金光闪闪的上百座奖杯。足球王国的底蕴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形成的。

如果以球星的足迹寻访巴西，则是一次漫长的朝圣之旅。

位于圣保罗的桑托斯俱乐部是球王贝利与当红之星内马尔效力的母队；圣保罗俱乐部走出了拉伊、穆勒和卡卡；帕尔梅拉斯是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的起步之处；苏格拉底曾在科林蒂安推行他的足球民主运动；济科永远属于里约的弗拉门戈俱乐部；与贝利齐名的小鸟加林查在里约的博塔弗戈扬名；还是里约，罗马里奥以39岁之身，在达伽玛俱乐部成为最高龄的射手王；现任主帅斯科拉里来自于巴西南大河州，那里是德国与意大利族裔的聚集区，是巴西足球的“异类”……在巴西，几乎每座城市、每个俱乐部都拥有几尊熠熠生辉的“大神”。即使不是球迷，未必如数家珍，但也对他们耳熟能详。

从无到有

作为南美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市中心有一座查尔斯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巴西足球的创始人——查尔斯·米勒。

1894年，年仅20岁的苏格兰后裔在巴西的桑托斯港下船，他的两手各拿着一只足球。无论在此之前，巴西是否有足球运动，查尔斯·米勒都是被官方所承认的足球创始人。年轻的米勒可能不会想到，他不仅改变了全世界足球甚至体育的发展格局，更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乃至巴西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命运。

查尔斯·米勒就出生在巴西。他的父亲老米勒，曾经是苏格兰著名的铁路工程师。19世纪后期，就像许多欧洲移民一样，老米勒也来到新大陆淘金，举家定居巴西圣保罗。故土难离，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到英国的一家寄宿中学读书。没想到的是，查尔斯成了圣玛丽足球队的左边锋。圣玛丽队就是现在英超老牌强队——南安普顿的前身。查尔斯开启了巴西的足球时代，现在巴西足球术语中有一个词叫“查雷拉”，意思是把球拉到脚后面，这也是和查尔斯这个名字有关的。

足球来到了巴西，却没有马上风行。主要原因在于，由欧洲后裔带回的足球还停留在上流社会中，没有扩散到底层群体中。

当时恰逢板球联赛，旅居巴西的英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项古老的撒克逊人的运动上。查尔斯和他的伙伴们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的双方是来自铁道部门和煤气公司的员工。这场对抗赛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足球的注意。

从桑托斯港沿海岸线北上300多公里，是巴西的另一个中心——里约热内卢。如同圣保罗一样，足球也是在无意中闯入了里约人的生活。另一位英国人的后代——奥斯卡·科克斯在瑞士洛桑完成学业后，也带着足球回到了巴西。1901年，奥斯卡安排了一场足球比赛，参加者分别来自里约的板球队、竞技协会，以及当地好奇的年轻人。这是里约历史上第一场足球比赛。但比赛现场观众寥寥，只有几名球员的亲戚、朋友，以及11名无意中路过的网球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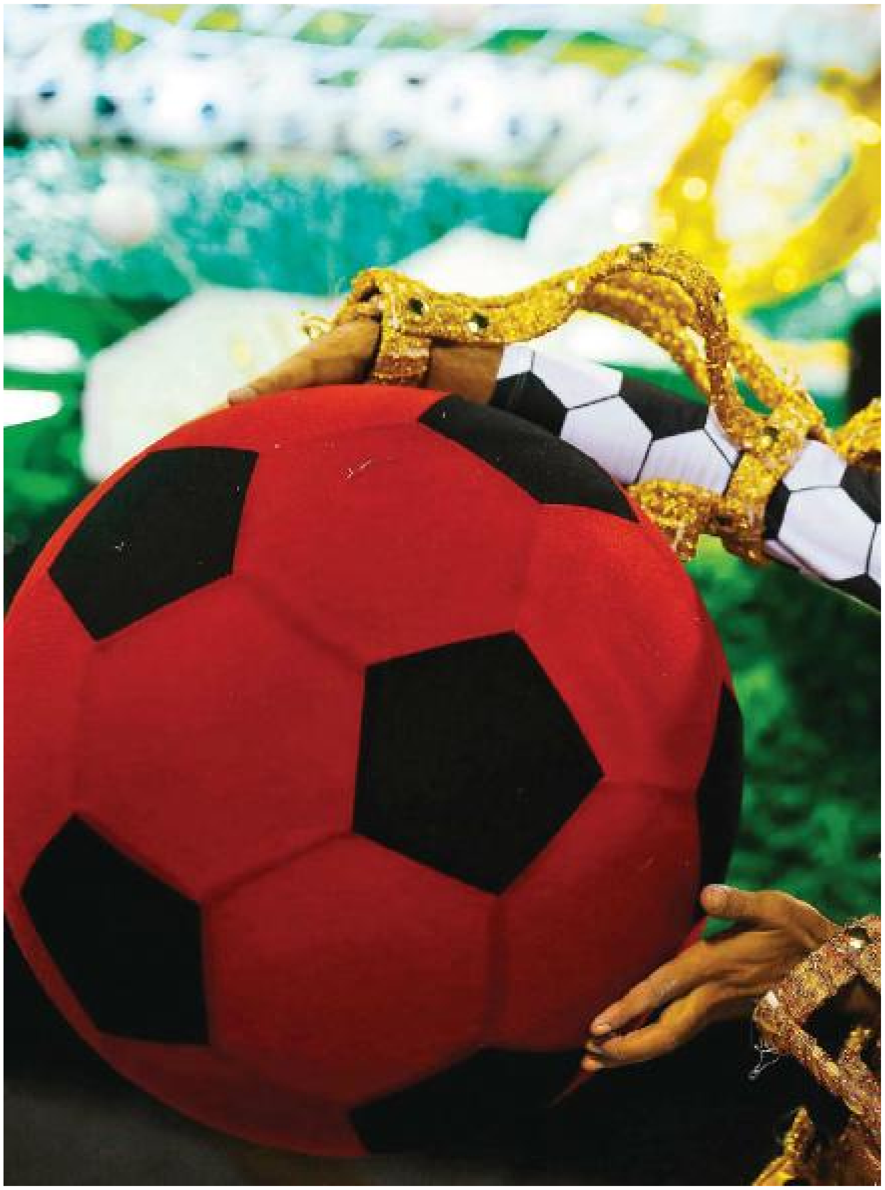
但足球依靠其固有的魅力很快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1900年，巴西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在里奥格兰德州成立，它靠近乌拉圭，是一个德裔聚居的地方。1902年，圣保罗州联赛开始，足球逐渐成为巴西白人的主流运动。两年后，查尔斯·米勒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前，一群年轻人邀请我给他们做裁判。他们告诉我比赛中一边20人，这可不行，但他们却坚持这样。我想这无非是好玩儿而已，结果等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就

是这样的一场足球比赛，也有1500人观看。一年中这里卖出了不少于2000个足球，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俱乐部。”

奥斯卡和他的19名朋友成立了里约的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弗卢米嫩塞。在里约，足球成为一项时尚而有魅力的运动。队员由来自里约富人家庭的年轻人组成，弗卢米嫩塞队就是一个展示绅士优雅和都市风情的舞台。每当有比赛时，女士们身着最时髦的服装，男士则西装革履，就像去参加晚宴和酒会。

世纪之交的巴西正经历着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1888年，巴西废除了奴隶制，是美洲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巴西当时有大约350万黑人奴隶，比其他国家都多，是美国的6倍多。无数刚获得自由的黑人涌入了城市，一个庞大而贫穷的新阶级出现了。他们改变了足球的发展方向，而足球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只有当黑人与底层民众参与的时候，足球才真正的“巴西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理解今天巴西足球的起点。

最初黑人是被足球拒之门外的，但这并不能减小他们的好奇心。不能从前门去看比赛，他们就爬上隔壁的房顶来观看。很快，他们发现这项运动比板球有趣得多，而且还容易模仿：只需要一个球就够了。更重要的是，足球不像同样来自英国的网球和板球那样依赖于器材，根本不需要球拍、面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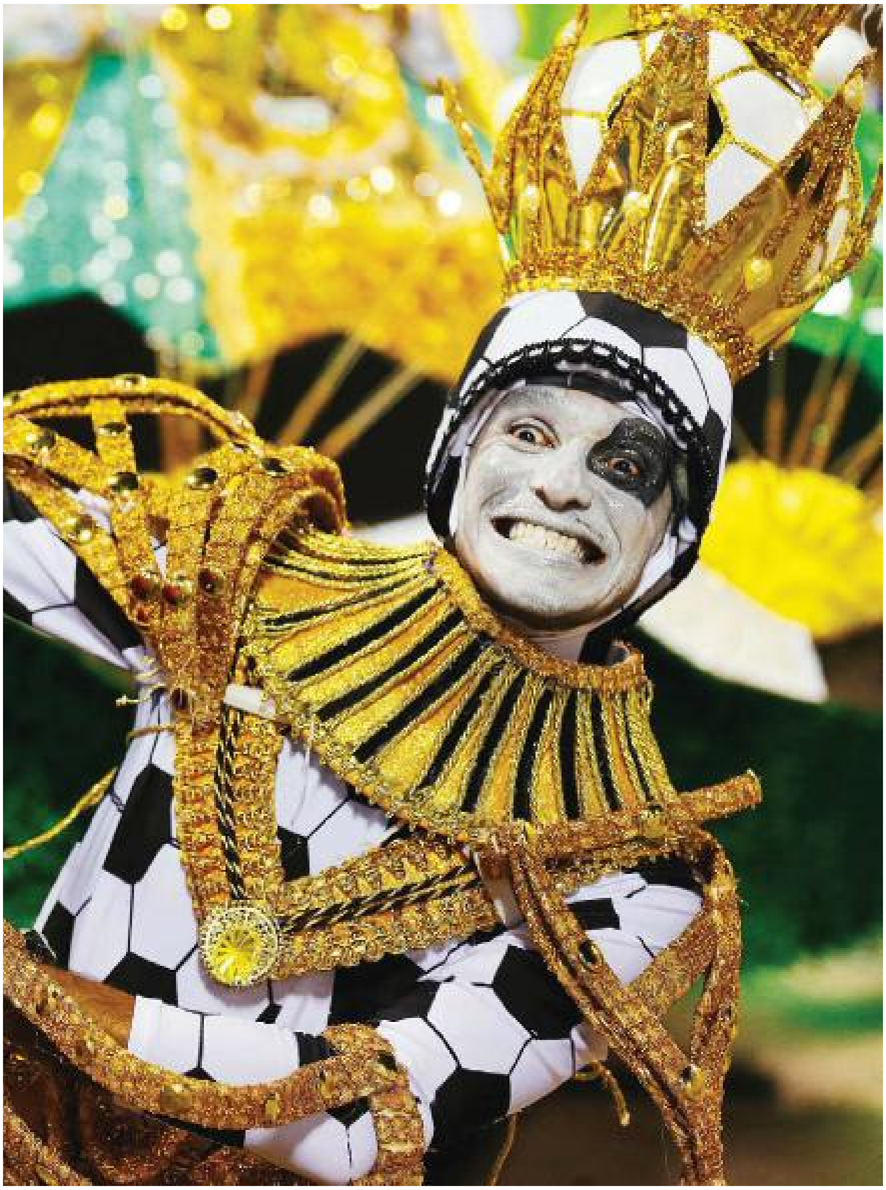


3月4日，盛装的表演者在巴西里约参加狂欢节游行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巴西采访时，一直想要搞清楚为什么巴西人那么热爱足球。无论在细软的沙滩、尘土飞扬的贫民窟、崎岖不平的街道、不规则的社区球场，都有人在踢球。答案很简单——在巴西，足球是一项真正成本为零的运动。巴西人踢球不需要穿鞋，光脚就可以。甚至也不需要足球，他们把袜子塞在一起然后扎起来就可以当球，或者一个大一点的橙子，或者用布绑成球形，里面填上纸。亚马孙地区的穷人，自己割橡胶用烟熏就可以制作出一个简易的足球。

于是，这项没有任何限制的运动，迅速在穷人中传播，成为巴西最流行的体育项目。足球对于富人是一种个人爱好，而对穷人则是消磨时间的好方式。里约也很快成为美洲国家中拥有足球场最多的城市。

但大球会之间也坚守着自己的规则，让足球成为白人和上流社会的运动，以此来证明白人的种族优越性。随着奴隶制的废除，黑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原来只有白人才能进入的领域，所以足球成为白人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当时球会要求球员必须是业余的，他们要有另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而这也成为黑人踢球的最大障碍。



慢慢地，黑白混血球员逐渐进入了大俱乐部。但他们却还是为自己的肤色感到自卑。一名叫亚瑟·弗里德里希的球员是德国移民与巴西黑人的孩子，他看起来和白人没什么区别，就是头发像黑人一样卷曲。在每次比赛前，他都会把自己的头发拉直，然后像穆斯林一样戴上头巾来掩饰，并最后一个走进球场。

里约州第一家招收黑人的球队是邦古竞技俱乐部，它创立于1904年，由一家郊区纺织厂的英国经理们建立。工人绝大部分是黑人，他们允许参加邦古队。但当时，里约所有的球队仍然保持着“贵族化”，拒绝黑人的加入。邦古是一支弱队，他们无法改变整个足球秩序。

这时候，巴西足球又表现出来它的另一项特征——要改变命运，必须靠实力说话。葡萄牙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瓦斯科·达伽玛的俱乐部，从各个阶层招收优秀的球员，也包括黑人球员。为了符合业余球员的要求，达伽玛队安排他们在葡萄牙人开的商店工作。1923年，达伽玛队在升入甲级联赛的第一年，就夺得了联赛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11名球员中，有3名黑人，1名混血儿和7名白人。

达伽玛的胜利，令其他大俱乐部恼羞成怒。他们排除了达伽玛另组了一个新的联赛。但达伽玛有广大的球迷支持，新的联赛反倒观众寥寥。不得已，达伽玛被重新请回，并对联赛规则进行了修改。黑人和底层白人不会再被拒之门外，但却要求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俱乐部把队员送去上学，如果有人的名字太复杂，就干脆换个简单的，比如席尔瓦。

达伽玛同时也为职业足球的发展铺平了道路。20世纪30年代，欧洲俱乐部开始购买拉美球员。为了留住他们，职业化成为必然。1933年，里约和圣保罗州分别成立了职业联赛。从此，肤色和阶级差别的障碍被打破。足球也从贵族运动成为了平民运动。

足球传入巴西的时候，这个国家刚刚在1889年建立共和国。巴西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之国，迫切的需要一个凝聚国人的精神支柱。而足球的迅速传播，令其很快就成为巴西的国家标志。

1914年，英国球队埃克塞特城队在巴西与里约圣保罗明星队进行了一场比赛，被视为是巴西国家队的处子秀。大约有1万名观众现场观战，巴西队2∶0获胜。1919年，里约举办了南美洲冠军杯赛，巴西最终夺冠，混血儿弗里德里希打进了决赛唯一的进球。在此之前，巴西从未获得任何大型赛事的冠军。这次夺冠极大地刺激了巴西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弗里德里希的球鞋也获得了至高的礼遇——放在市中心的珠宝店里供人们参观。



安保人员在巴西里约最大的贫民窟 Rocinha 执守（摄于 2014 年）

人们对足球的狂热也引起了政治家的关注。1930 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统热图利奥·瓦尔加斯，开始将足球作为激发民族主义和巩固政权的工具。他设立了专门委员会管理足球，建立各地区的联赛体系。他还为巴西国家队参加 1938 年法国世界杯拨付了经费，并委派其女儿随队前往。

在法国世界杯上，外号“橡皮人”的黑人球员——利奥尼达斯成为巴西第一个足球英雄。他在 4 场比赛中踢进了 7 个球，成为最佳射手，其中有一个球还是赤脚踢进的。巴西队夺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法国球迷给他起了一个绰号“Le Diamant Noir”即黑钻石。巴西队回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一家糖果公司开始生产名为“黑钻石”的巧克力。至今这种巧克力仍在巴西有很大的销量。利奥尼达斯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商业上，他成为巴西形象的代言人。巴西人仍坚信利奥尼达斯是“倒钩”踢法的创始者。实际上，智利人拉蒙·温扎加·阿斯拉在 1914 年最先尝试了“倒钩”。因此在西班牙语系国家里，就把倒钩球叫“chilena”，来源于智利（Chile）这个词。



巴西人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这项运动命名，而不是用英语“football”。但诸如“pébol”和“bolpé”（葡萄牙语中pé是脚的意思，bola就是球）都没有采用。最后足球记者开始用“futbol”这个名称，实际上是用葡语字母来拼写的英文。这时，“futbol”已经不再是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带回来的那项运动了，它开始成为巴西国家认同的基础，甚至是民族精神与自豪感的象征。巴西著名女诗人吉尔卡·马查多在一首诗中如此赞美1938年世界杯的球员：“巴西之魂啊／谨以我诚挚的一吻／供奉于你们英勇的足尖！”

骄傲与自负

搞清楚巴西到底有多少支球队、多少球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些球队不断地出现又不断地消失，每年参加职业联赛的球队数量也不固定。但毫无疑问的是，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球队、最庞大的球员群体，以及最复杂的联赛体制。正是如此庞大的足球体系，支撑了巴西足球的繁荣昌盛。

在一个阳光热辣的午后，米纳斯州足协官员马瑞阿（Mara Rubia Pereira）女士帮我试图理清这个问题。她打开电脑，先向我解释巴西全国联赛体系。巴西的全国联赛由巴西足协组织，一共分为四级，A、B、C级联赛各有20支球队，D级比赛有40支球队。参加全国比赛的球队就有100支。

除去全国联赛外，各州还有自己的职业联赛体系。米纳斯州联赛分为三个级别A1、A2和B级。A1、A2各有12支球队，B级联赛的球队不固定，报名就可以参加，每年约20支左右。也就是说，参加米纳斯州联赛的职业球队大约有40多支，其中有5支参加全国联赛。每年州A1级联赛的前两名，可以晋升到全国D级联赛（如果前面的球队已参加全国联赛则向下顺延）。每年1～4月进行州联赛，5～11月进行全国联赛。一支豪门球队既要参加全国联赛也要参加州联赛，球员休息期只有1个月。为了应付繁忙的比赛，一线队球员一般多达40名左右。

此外，各州足协每年还会组织大量的业余足球联赛和三个年龄级别的青年联赛（U13、U15和U20）。去年夏天，米纳斯州组织了一次全国青年足球的邀请赛，一共36支球队参加，比赛踢了一个月。

我问马瑞阿，米纳斯州到底有多少注册的球员？她在打了几个核实电话后报出来一个数字——5.55万人。假如其中10%为职业球员，那么这个州也有5000多名。事实上，在巴西足球版图中，米纳斯还并不是球队最密集的地区。其球队与球员的数量，只能代表巴西足球的普通水平。

巴西全国共分26个州和1个联邦区。而从足球地理上看，巴西足协将之划分为六大赛区：北部、中西部、东北部、东南部、圣保罗／内陆、南部。这其中，真正代表巴西足球水平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两州所在的巴西东部沿海区域，是南美最富裕的黄金海岸，而且两州都拥有世界知名的大城市，都有闻名于世的两大球场：圣保罗的莫伦比大球场和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

以圣保罗州的联赛为例，其规模已经超过了中国超级联赛，单是A1级联赛就有20支球队。A2、A3级联赛也各有20队，第四级别联赛有44支队伍参赛，圣保罗杯20岁以下青年比赛队伍达到了88支。虽说乙级以下赛事只是半职业性质，但球员的水准也令人称道，不少球星也是从这里起步。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99年世界足球先生里瓦尔多，他出道时就先后在圣保罗联赛的莫吉米林队和保利斯塔队效力。

巴西的很多俱乐部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巴西全国足球联赛，一般认为是在1971年才开始，远远滞后于俱乐部的发展。在漫长的时期内，巴西国内的主流比赛是各州自己的联赛，而不是全国联赛。

约塞老先生是巴西足球联赛发展的见证人，我问他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那是因为巴西太大了，在飞机没有成为主流交通工具的时候，球队不可能四处打比赛。”约塞回答说。巴西



在伊帕内玛海滩上享受阳光的富人们（摄于1940年）

的国土面积略比中国小一些，从东南部大城市里约到北部亚马孙丛林中的玛瑙斯，距离比北京到广州还要远，现在坐飞机也要4个小时。

1971年，巴西体育协会将大罗伯特杯改组，并更名为巴西足球锦标赛，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巴甲联赛”。有趣的是，从一开始，巴甲联赛的规则就在不停的变化中。每一年都不一样，世界通行的主客场双循环积分制直到2003年才固定下来。这一方面原因在于，巴西军政府独裁时期，政治对于足球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则在于巴西足协的种种不靠谱——或为了维护大球会的利益，或完全出于自己的随意性与傲慢。很长时期内，巴甲联赛的规则复杂而离奇，外人不细研究根本搞不明白。

比如以1978年的顶级联赛为例，当年共有74支球队参加，分成6个组（A到F）。其中4个组是每组12支，还有两个组每组13支。每组进行单循环赛。谁能晋级下一轮呢？全部晋级。每个组的前6名再组成4个组（G到J）。在这4个组中，每组前6名进入第三轮。前6组剩下的球队再组成6个组（K到

P)，每个组第一名进入第三轮。这样G到J有24支球队;K到P有6支球队。还在跟着我转吗？这30支球队再加上剩下的G到J和K到P里表现最好的两支球队，组成4个新的组（Q到T）。每组前两名进入下一轮，这8支球队再进行四分之一、半决赛和决赛。好了，巴西足协最后已经放弃用字母标注了，因为字母表已经快用完了。

1979年的顶级联赛的参赛队伍达到了94支，2000年参赛球队破天荒的达到了116支。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混乱的足球联赛。为了摆平上一年的球队纠纷，原来所有的甲乙丙级联赛的球队，竟然都被糅合在一个联赛中。

有些年份的联赛的规则只能用古怪来形容。1974年，分组标准要参照门票价格而定。1975年，球队净胜两球以上可以加分。1980年，巴西足协推出了一个独创的“赛季中升级制”。乙级联赛的第一阶段比赛的前四名，可以“晋升到甲级联赛中”，而且是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

1988年，巴西足协推出了一项新的规则：足球比赛要像篮球赛一样必须分出胜负。如果90分钟比赛打平双方立刻进行点球决战。当巴西足协宣布这条规则时，揭幕战维托里亚队和美洲队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巴西足协的一名官员跑到最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巴伊亚州足协主席马尔克斯·迪亚斯。迪亚斯赶紧跑到球场告诉主裁判这一新的规定。巧合的是，那场比赛也恰好在90分钟内打成0 ：0。主裁判随即叫来已经准备返回更衣室的双方队员，好多已经走出球场的观众又被叫回接着看比赛。结果维托里亚队点球5 ：3获胜。第二场平局出现在弗鲁米嫩塞对博塔弗戈的同城大战，双方1 ：1打平，但都拒绝点球决胜，离开了球场。但巴西足协坚持要求一定要点球决战。于是一个月后，两队又回到球场但只踢点球，弗卢米嫩塞5 ：4获胜。

庞大的球员群体、实力接近的俱乐部以及古怪而又多变的规则，使巴西联赛成为世界上最艰难、偶然性最大的联赛。当年夺冠的球队往往在第二年陷入保级区。你能想象巴塞罗那或者拜仁慕尼黑像坐电梯一样，忽而夺冠忽而降级吗？这种状况在巴西则屡见不鲜。

但巴西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足球环境。因为拥有庞大的足球基础，巴西人多年来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负与骄傲。他们认为，足球技能就是一项巴西人的种族特长，是遗传在血脉中的传统。我问约塞先生，为什么巴西会不断涌现超级巨星？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巴西人生下来就会踢球。”

足球与海滩

里约热内卢是一个颠倒的城市。富人住在海边，而穷人住的贫民窟则像马蜂窝一样聚集在山头。很多陡峭的地方都盖满了房子。事实上。这种景况并非里约独有，在巴西众多城市和社区都是如此。穷人与富人都是分开居住的。在葡萄牙语里，“faveala”（法维拉）就是马蜂窝的意思，所以贫民窟也叫法维拉。法维拉没有经过任何规划，乱糟糟的，像野草一样疯长，蔓延在整座山上。

拉斐尔的家就在里约的一处贫民窟，从他的家走到度假胜地科帕卡巴纳海滩最多10分钟。我和他约在海滩边的LEME酒店见面。此前一天，我和拉斐尔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他个子高大而健壮，为人很热情，和每个人都做了贴面礼。拉斐尔告诉我，他业余时间在沙滩上玩“足排球”，上个星期他刚刚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了亚军。

“足排球”是一种足球、排球与沙滩结合的衍生品，是目前里约海滩上最时髦的运动。场地和规则都类似于沙滩排球，参赛人数也是每方两人。参赛者主要用脚、头、胸和肩触球，像排球一样打过去，球落地则算输。

从LEME酒店，沿着斜坡向上就是拉斐尔的家。他在路上向我讲述着他的童年时光，那时候房屋更加破败，整个社区都没有自来水，人们从山上引泉水下来，或者在山坡上挖一口井。“我以前就在那个地方洗澡。”拉斐尔指着山坡上的一根水管说。中学毕业后，拉斐尔做服务员、清洁工，基本上都是临时性的。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爷爷带他长大。后来他开始参加足排球的活动，依靠比赛奖金买了一部本田摩托车。于是，他就成了里约


（于楚众 摄）

足排球爱好者拉斐尔（中）经常和伙伴一起到里约科帕卡巴纳海滩玩球



科帕卡巴纳海滩和伊帕内玛海滩是里约著名的度假胜地，足球和比基尼则是沙滩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的一名“Motoboy”，相当于摩托车的士，同时也兼任快递员。每天早上6点他就起床了，6点半骑着摩托车带妻子下山，直到晚上21点才结束工作。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

像很多孩子一样，拉斐尔的童年是在街上踢球度过的。贫民窟有一块自己的球场，他们在陡峭的山腰出整理出一块平地，景色绝佳，可以望到蔚蓝色的南大西洋。但是如果脚力太大的话，就要跑到科帕卡巴纳海滩上去捡球了。拉斐尔开始足排球的游戏很偶然，有一天他走在海边，看到巴西球星儒尼尼奥在玩足排球。“他当时缺一个搭档，就叫我过去，于是我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拉斐尔说。

在拉斐尔家，他打开电脑展示他上周比赛的图片。他抱怨说，搭档是临时安排的，所以才在决赛中失利，只拿到了亚军。拉斐尔有着很好的身体基础，他的弹跳力量都很好，天生就是一个运动员。“足排球对技术要求很高，要合理使用身体任何一部分，对球进行合理的控制。”拉斐尔说。我们后来在沙滩上看拉斐尔比赛，发现这项运动更像杂耍，人们用尽一切办法，使用除手之外的各种部位来控制球。巴西人在足球中更看重天生的技巧而不是球队战术，这种技巧最纯粹的形式就包含在足球杂耍中。

因此，巴西人不仅适应在任何地方踢球，而且还创造出足球的新玩儿法。在巴西，对足球的狂热态度，注定要使这项运动超越了其本身的规则限制，从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运动形式。最著名的足排球狂热爱好者是球星罗马里奥。当他从巴塞罗那转会到弗拉门戈时，要求俱乐部为他准备两个沙滩足球场：一个在俱乐部，另一个在训练场地。他甚至出现在一部肥皂剧中，表演足排球。

没有足球的里约海滩是不可想象的。海滩是城市文化的实验室，它塑造出城市的时尚。沙滩足球的兴起时间比足排球还要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已经是沙滩上的主流运动了。现在流行的沙滩足球比赛，是90年代为适应电视产业而发明的一种规范运动。5名球员为一方，比赛



2014年巴西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萨尔瓦多街道上的小商贩

分为3节，每节12分钟，加上广告时间、前瞻和精彩片段正好构成一个小时的节目。由于场地小，比赛进行得十分激烈。一个小时的比赛平均要进超过14个球，而世界杯平均场进球也只有2个左右。巴西人希望这项运动能像沙滩排球一样进入奥运会。

要踢沙滩足球不一定非要在海边。在巴西内陆的亚马孙州、南马托格罗索州和戈亚斯州，人们在河边沙地上踢球。相比普通足球，沙滩足球被认为对穷人的孩子来说更公平，因为它不需要穿鞋。

讲完他与足排球的故事，拉斐尔带我爬到贫民窟的山顶。小时候他每天都要爬山，为了捕到那些彩色的小鸟。一只名贵的鸟的价格堪比一辆汽车。盘旋在贫民窟山顶的是黑色的秃鹫，它们是弗拉门戈队的标志。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眺望里约最著名两个海滩：科帕卡巴纳和伊帕内玛，再远处是甜面包山。虽然现在抓不到什么鸟了，但拉斐尔会经常带一些游客来贫民窟爬山。这样他可以拿到一些导游费。

民族性

无论足排球还是沙滩足球，更能体现了巴西人对足球的游戏心态。本质上，对巴西人而言，足球是最廉价的游戏和娱乐项目。在球场上，他们的玩世不恭、散漫不羁、标新立异、崇尚自由的天性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巴西社会学者吉尔伯托·弗雷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主人与奴隶》的书，谈到了足球与巴西的民族性问题。他认为，巴西的混血人种形成了新的种族特征，完美融合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精华。其中既包括日神式的理性，也有酒神式的癫狂。这种“混血”的民族性特征也被弗雷引申到了巴西足球风格上：“我们踢球的风格和欧洲人有很多的区别。因为我们性格中包括了惊诧、恶毒、狡猾、灵敏，同时还有荣耀和独创性。我们的传球……我们的假动作，我们进球的庆祝方式和舞蹈般的动作都构成了巴西足球的特点。”

在弗雷之前，巴西人的种族性一直是个被人回避但却难以绕开的话题。由于葡萄牙在开辟殖民地期间，欧洲妇女在当地数量不足，导致葡萄牙男人和黑人妇女结合生下大量混血儿。直到今天，混血是巴西最明显种族特征。此外，巴西还是除非洲以外黑人最多的国家，也是除日本本土之外日本人最多的国家。同样的还有土著印第安人和相当部分的北欧人、南欧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在另一本书名为《赤道新世界》的书中，弗雷写道：“巴西人踢球就好像在跳舞。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体内流淌的来自非洲的血统，也或许是被巴西文化中的非洲传统所影响，他们试图把任何一件事都当作舞蹈来对待，踢球也是如此。”

种族与文化不同，导致足球风格也不尽相同。以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移民为主的南大河地区，就踢着一种更接近欧洲的足球，强调纪律性与严谨的战术体系。巴西主帅斯科拉里就来自南大河，他脾气火爆，纪律严明，对于个性化太强而不守纪律的球员一律踢出球队。

另一方面，足球也深刻地影响了巴西的社会生活。语言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和直接。

在巴西的葡萄牙语中，大量的成语、谚语和足球有关。巴西人说“不要给他球”，意思是“不要理他”。巴西人喜欢说“击中了门框”，意思是“太悬了”、“很危险”。当巴西人表达“一帆风顺”的意思时会说“右脚进场”；因为所有巴西球员在进入球场时，都会尽量调整自己的步伐，让右脚先踏上草坪。巴西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守门员是一个可怜虫，就连场上的草都不愿在他们站的地方生长。”

巴西人对“球”的叙述更让外人如坠云中，不知所以然。他们习惯把球看作女性，在葡萄牙语里，“球”是阴性单词（不像西班牙语和法语，“球”是阳性单词）。因为葡萄牙语中没有“它”这个词，所以球总是被称为“她”。在巴西的口语文化中，“球”被拟人化，有了各种各样的称谓。如果球员害怕触球，比赛解说员就会说他“称球为‘阁下’”。如果球员的球感很好，他“称球为‘我亲爱的’”。就像爱斯基摩人对雪有众多称呼一样，巴西人对足球也有许多叫法。巴西人阿罗尔多·马兰奥在他的《足球字典》里，列出了37个足球的同义词，如：“小孩儿”、“美女”、“胖子”、“小丸子”、“追踪者”、“小姐”……还有若干女性的名字也可以指代足球：“玛利亚”、“玛格丽特”、“莱昂诺尔”等等。

“在巴西你可以叫球为任何东西。”巴西广播评论员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开玩笑说，“就是别叫‘球’。”巴西丰富的足球语言和“广播”的作用分不开。广播极大丰富了足球的谈资，比其他任何媒体对足球的影响都大。它使足球变成大众运动的载体，让全国的每个角落都能跟上比赛。广播也比报纸更适合巴西人，因为这个国家很大，并且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

早期体育广播员的目标就是尽量制造各种激动人心的语言，而不是平铺直叙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1942年，雷贝洛·儒尼奥尔，他的解说生涯从赛马开始，创造了体育史上最长的元因字母。一个球员射门进球了，他喊道“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尔”（goal，进球）。他因此也获得了一个绰号——“最佳进球人”。他所开创的“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尔”的叫声，在历史中回响，开创了拉美足球解说员的独特风格，成为他们独特的标志。

他的同事发现了这样喊叫的好处，播音员劳尔·隆加斯，绰号“电子球人”，像警笛一样的尖叫比其他人都要长。这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近视，看不清谁进的球。拖延的时间让他的同伴可以在纸上写下进球人的名字。

马拉卡纳

今年4月18日对里约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弗拉门戈将对阵同城球队弗卢米嫩塞。“弗拉—弗卢”的对抗，是每年里约州最火爆的一场球赛。球票为两个队球迷分开售卖，所以当我们去看球时，就必须确定和谁坐在一起。最后我们决定做一次弗拉门戈的球迷。我问一位巴西朋友，如果弗拉门戈进球了，该怎么庆祝？于是，他有节奏的挥起右臂，发出南美洲人特有的长音：“门——戈……门——戈……”

里约有4支豪门球队：弗拉门戈、弗卢米嫩塞、博塔弗戈和达伽玛。弗拉门戈在巴西拥有最多的支持者，人数超过了3000万，相当于巴西15%的人口，比秘鲁的国民还要多。在巴西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偏远之地，都能看到穿着红黑球衫的弗拉门戈球迷。事实上，我认为这件球衣更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巴西，而不是国家队的黄绿球衫。一直以来，弗拉门戈被谁认为是属于大众与贫民的球队。在很多情况下，称呼某人是“弗拉门戈人”，近似于他来自贫民窟，如果弗拉门戈输球了，它的反对者就会喊：“嘿、嘿、嘿，法维拉安静了。”

与弗拉门戈不同，弗卢米嫩塞被认为是贵族球队，最初由上层白人创立。弗卢米嫩塞曾有一名黑白混血的球员，为了掩盖自己的肤色，在上场前把面粉擦在脸上。比赛中，当他的“化妆品”掉下来，对方的球迷就开始大喊“大米粉”。从此，“大米粉”就成了弗卢米嫩塞的绰号。直到现在，每逢比赛，弗卢米嫩塞的球迷就往球场大把抛洒滑石粉。

比赛的地点就在马拉卡纳体育场，那是弗拉门戈的主场。马拉卡纳是属于巴西足球和巴西球迷的，甚至堪称世界足球的圣殿。我们的位置在球门的后方，周围是弗拉门戈最忠诚的球迷。弗卢米嫩塞球迷则被安排在另一侧的球门后，他们穿着带有红绿白色的间条衫，也被称作“三色军团”。当球员们进场时，所有的球迷都欢呼跳跃起来，高唱支持球队的歌曲，呐喊声、鼓声如响雷般震耳欲聋。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已是夕阳西下，火红的晚霞漂浮在球场上空的穹顶中，让我有一种梦幻的感觉。遗憾的是弗拉门戈以0∶2输掉了比赛，我们也没有机会喊出“门——戈……门——戈……”的口号。

马拉卡纳体育场是里约的地标。



1950 年，在里约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杯总决赛上，英格兰队队长比利·怀特带领他的球员们上场

站在里约耶稣山顶，眺望城市与大海，最显眼的建筑就是马拉卡纳体育场。它就像一个硕大的圆盘，正好降落在城市南北区的中间，这也象征了足球在巴西人心目中的地位。与耶稣山、面包山、科帕卡巴纳海滩一样，在任何一本旅游指南上，马拉卡纳都被注明为一个必去的地方。

巴西人似乎在刻意维护一项传统，2014 年世界杯的决赛仍旧被安排在了马拉卡纳。正是在这块球场，1950 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中，巴西输给了乌拉圭。

马拉卡纳体育场修建于 1948 年。此前两年，巴西刚刚颁布了新宪法，结束了十几年的独裁统治。早在 1938 年，巴西就曾表达想要主办世界杯的愿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杯中断了 12 年。战后，由于欧洲已经满目疮痍，所以巴西是唯一的竞标国。而当时的巴西也希望通过一次“大事件”，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前途。就像茨威格在他的书中所宣告的——巴西是“未来之国”。“二战”结束后，巴西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于是，巴西政府决定建造一座大球场，迎接 1950 年世界杯。

马拉卡纳就是这样一个象征，不仅反映了巴西人在体育上的雄心壮志，也表达了他们所渴望的国际地位，凝聚了巴西的民族精神。巴西人很喜欢



新一代MINI。始于原创，忠于原创。
WWW.MINICHINA.COM.CN　400-800-6699
MINI

用一些大的东西表现他们国家的幅员辽阔和资源丰富。建造之初，马拉卡纳可以容纳18.3万名观众。这比当时最大的球场——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球场还要多出4.3万个座位。与此同时，人们满心期望巴西队在本土夺得冠军，尽管他们此前最好的名次是第三名。

当年的世界杯有16个国家报名参赛，但最终只有13支球队来到巴西。1950年世界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赛制，之后再也没有用过。那就是取消了淘汰赛，将参赛队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进行单循环，4个小组头名进入复赛，再进行单循环比赛。第一名就是冠军。马拉卡纳既是开幕战之地，也是决赛之地。

巴西队最初并没有让国民失望，一路势如破竹。进入复赛后，更是以7∶1、6∶1狂胜了西班牙和瑞典。但他们最后的对手乌拉圭却磕磕绊绊。最后一场比赛，只要巴西不输给乌拉圭，就能赢得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为了见证这个荣耀时刻，有17.385万名球迷买票进场，这已经创下了世界运动史的一个奇迹。包括记者、官员和嘉宾，现场观众高达20万人。

然而巴西队却输掉了比赛，1∶2被乌拉圭逆转。乌拉圭球员吉贾打进了反超的一个球，整个球场陷入了坟场般的寂静。很多年后，吉贾自豪地说：“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让马拉卡纳球场寂静无声。弗兰克·西纳特拉（20世纪最受欢迎的爵士歌王），教皇保罗二世，另外一个就是我。”

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比赛，经过不断地复盘、演绎，变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神话故事。巴西队为什么会输，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有趣的是这几十年来，巴西人对这场失利的反应。一场体育比赛的失利，被认为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失败。

当时还不到20岁的约塞在收音机前收听了转播：“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接下来很多人开始哭了。我们当时很强大，所有人都在准备庆祝胜利，但最后却输了。”巴西作家若昂·马克西姆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吉贾的进球让整个马拉卡纳一下子沉默起来。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进球，但却有难以估量的历史分量。这个球一下子将巴西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进球前和进球后。”

巴西的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无论是从殖民地独立，还是摆脱独裁，巴西都走了一条和平的道路。自1889年成立共和国以来，这个国家也没有因为疆界问题而和邻国兵戎相见。就像巴西当时的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巴西人心理上根本没有做好接受失败的准备，因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历史上还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在整个巴西的历史中既缺乏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也缺乏悲剧性的事件。

所以1950年巴西足球在马拉卡纳的失败，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国家的失败，甚至是一次国耻。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希望通过一项运动来宣示实力、提升凝聚力的时候，这次失败就更具悲剧意味。巴西人把1950年世界杯作为划分20世纪的大事件，似乎只有在世界杯的时候，巴西才更像一个国家。作为唯一参加每届世界杯的国家，巴西的历史似乎可以以每4年为一个阶段来分开看待。

1950年之后，足球在巴西成为国家运动。足球与民族精神、国家实力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项运动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这从巴西体育场的规模也彰显一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巴西共有27座容量在4.5万人以上的体育场，有5座甚至超过了10万人——这些都超过了其他足球盛行的国家。这些巨大的球场，如同一座座“足球地标”，对于庇护一座城市的自尊来说越来越重要。

2014年，是巴西第二次举办世界杯。尽管作为夺取桂冠最多的国家，巴西却从未在本土夺冠。这也让本届世界杯增加了更多的看点：五星巴西是否能在本土再增加一星？临近开幕，巴西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挂起了国旗，售卖巴西球衫和各种纪念品。电视台不间断地回顾，巴西队在历届世界杯上的精彩入球。但与1950年相比，巴西人对冠军的渴望已经不再那么强烈。他们不再认为巴西是理所当然的冠军，甚至西班牙、德国、阿根廷都比巴西更有机会。

更激进的是，一些巴西人对在本土举办世界杯的抗议和抵制，这其中还包括1994年冠军队功勋罗马里奥。我们在巴西的旅程始终与各种抗议、游行相伴，这其中包括巴士司机、警察、公务员与学生。他们认为巴西政府花了太多的钱在举办世界杯上，但在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民生领域投入太少。当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希望巴西为足球而团结起来”时，还是引来了一片嘘声。他们高唱抵制世界杯的歌曲《对不起了，内马尔！》：“对不起了，内马尔。这次我无法为你喝彩。”

研究机构认为，世界杯将给巴西带来800多万游客，以及至少3000亿美元的消费收入。但这都不足以让巴西人高兴起来。显然把巴西的困境归咎于世界杯的举办有失公允。巴西的足球危机，只是日益膨胀的社会压力的反映之一。但是巴西人对足球的态度，却已发生了转变。这也是布拉特遭到嘘声的原因。无论巴西队最终能否夺冠，巴西足球都在摆脱过度政治化的影响，变得更加纯粹。带给巴西人骄傲的足球，作为国家运动的足球，提升民族信心的足球，开始回归它本来的位置——一项能带来快乐、带来机会的运动。

（本文关于巴西联赛部分内容参考了赵顶词先生的《桑巴无影脚：巴西足球简史》一书。本文写作得到了赵顶词先生、王宇先生及北京国安球员陈志钊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www.csvw.com



上海大众汽车与你携手净享未来

上海大众汽车在向社会提供一流产品的同时，更将绿色环保理念贯彻至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乃至整个产业链。
我们尊重自然，坚持可持续发展之道；我们随自然跃动，净享愉悦的绿色未来。
我们不仅制造汽车，更创造与自然共舞的美好生活。

致净未来　与卓越同行

上海大众汽车
SHANGHAI VOLKSWAGEN

30 Anniversary 1984-2014
与卓越同行
PROGRESS WITH EXCELLENCE

上海大众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20-1111



巴西偶像：足球如何改变人生



在首都巴西利亚马内加林沙体育场参加足球赛的孩子们（摄于 2014 年）

在巴西，足球是改变穷人命运的捷径。每个球员的成长都是一部励志故事，是无数孩子的偶像。但“巴西偶像”永远不会成为贝克汉姆那样的时尚明星，他们都是光着脚长大的。他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不断进球。

主笔 李伟

“好希望”的机会

在踢球的孩子中，弗林很显眼。原因很简单，她是场上的唯一的女孩儿。像许多巴西的女孩儿一样，弗林有着黑红色的皮肤，双腿修长，身材健美。她的全名是埃斯埃弗林，朋友们都喊她弗林。弗林今年 20 岁了，踢球是她最喜欢的事情，但女子球队却很少，所以她只能在社区球场和男孩子们一起玩儿。从小就是这样，在球场上也没有人把她当女孩儿。

那是一块巴西最常见的社区球场，尘土飞扬，杂草丛生。每个傍晚周围的孩子们都会聚集在这里。球场边有一个小酒吧，柜台上方摆满了社区球队获得的奖杯，投币点唱机摆在门口，音乐放得震天响。

贝洛奥里藏特是巴西第三大城市。桑塔露西亚是贝洛奥里藏特市附近的一座卫星城，从市中心出发，大概要乘一个小时的汽车。富人区靠近公路的两侧，每户都有一两亩大的院子，高高的围墙拉起铁丝网，透过大门的孔隙可以看到院内的草坪、吊床和烧烤台。我们走过门口的时候，都会惊起一阵狗叫。穷人区与富人区只有一街之隔，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贫民区房屋低矮杂乱，路面高低不平，石块遍地。这些地方没有下水管道，人们只好利用天然地势把废水排走。弗林的家就在桑塔露西亚一个名为“好希望”（Esperansa）的贫民社区。她家门前就有一条臭水沟，孩子们在路边玩儿时，常常会把球踢到沟里去。这里大部分家庭月收入不到 500 美元。

6 岁的时候，弗林就喜欢在街上和男孩子们一起踢球。8 岁生日那天，小姨送给了她一个足球，那是她人生的第一件礼物。弗林家里穷买不起球鞋，她就和其他男孩一样光着脚在场上跑。事实上，她几乎一直在光脚踢球。她第二个脚趾很长，比大脚



热爱足球的弗林（右）和小伙伴一起踢球

趾还要长出 1 厘米多，经常把鞋和袜子穿坏。这样的脚也给她带来自信。“可能是我的脚与众不同，所以我在这一带踢球最好，甚至比那些同龄的男孩都好。”弗林说。她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成为玛塔那样的巴西女球员。

弗林父母的关系不好，经常吵架。14 岁时，她决定离家出走，去了圣保罗州的一座海边小城。“弗林是那种不一样的孩子，从小胆子就很大，经常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她的小姨对我说。在圣保罗，弗林一边工作——做小时工、服务员、清洁工——一边利用闲暇去踢球。在一次室内足球的比赛中，弗林被一名教练看中，加入了当地一家业余女足俱乐部。这一年她 16 岁了，俱乐部给了她一双足球鞋。那时她才第一次穿上鞋去踢球。

俱乐部每周有 3 次训练，周末还会安排比赛。在一次比赛上，弗林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玛塔。玛塔曾带领巴西女足获得奥运会的银牌，曾连续 5 届获得“世界足球小姐”称号。弗林和玛塔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从小



（于楚众 摄）

都和男孩子一起踢球，但她却没有玛塔那样的机会——被球探看中进入大球会。巴西女子足球联赛还属于业余性质，球员大都是业余级别的，比赛也不销售门票。弗林所在的球队只能踢踢社区的业余比赛，她们根本没有钱也没有获得赞助去踢全国的联赛。

在圣保罗的6年时间，弗林没有回过一次家。直到今年父母离婚后，她才回到桑塔露西亚，陪伴母亲。但弗林却失去了自己的球队，家乡根本就没有女子足球运动。她只能在球场上继续踢野球。直到有一天，弗林遇到了吉玛。当时吉玛正在球场上寻找球员组建自己的球队。

吉玛今年23岁，也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年轻人。我第一次见吉玛就是在球场边的小酒吧。当时，酒吧里一个喝醉了的女人正冲着我们狂吼。他的个子很高，穿着干净的蓝色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谈吐温文尔雅，和这个破败的社区格格不入。他正在本地的一所大学读书，念的是体育专业。吉玛告诉我，他组建了一支社区少年球队，由他充当教练，从中选出技术好的孩子，推荐给职业俱乐部。这其中也包括弗林，他已经为弗林联系了玛塔曾经效力的母队——里约达伽玛俱乐部的女足。但问题是，去里约试训需要路费，他们还拿不出这笔钱。

吉玛小时候也在这块球场上光脚踢球，有一天一个路过的球探发现了他。10岁的时候，他被这名球探送到了一家足球学校接受训练，4年后他进入巴甲豪门米内罗竞技队的青训营，后来又转会到了巴甲劲旅巴伊亚队，17岁那年进入一线队踢上了巴甲联赛和州联赛。当他已经在球队站稳脚跟后，吉玛却决定终止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我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足球教练。我也许不能成为一个球星，但是能成为一个好教练，帮助更多的孩子走上足球之路。”吉玛说。他看着球场上那些光脚奔跑的孩子们，转过头对我说：“他们中可能有未来的球星，但缺少向上发展的机会。”

2012年，吉玛退出了巴伊亚队回家乡参加大学考试，目前已经念到三年级。今年他在“好希望”社区组建了一支球队，共有30多名孩子。7～10岁为一组，10～14岁为另一组，一周训练两三次。他还自费买了训练背心和足球，为一些特别贫困的孩子准备了球鞋。足球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吗？吉玛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成为职业球员，或者能出国踢球都会有不错的收入。而不会像他们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成为服务生、送货员或给人擦皮鞋，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至少不必每天游荡在街头，陷入毒品与犯罪的威胁。”如果这些队员能进入大俱乐部，吉玛还可以获得一些经纪人的收入。

吉玛邀请我们周日早上来看他们的训练。那天7点半，孩子们就集中在了球场上，他们按年龄分为两组，各自占据一个半场。吉玛站在中圈，指挥他们进行基本动作、传球与对抗的演练。正式的训练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比赛。他们把球鞋脱下来放在场边，换了一个已经磨掉了外皮的足球。我和吉玛坐在场边，看着孩子们奔跑追逐。“有两个孩子很有前途，一个踢边后卫，另一个踢中场。”在飞腾的尘土中，吉玛努力指给我看。他打算最近就带这两个孩子去本地的俱乐部试训：“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偶像之路

去里约的中央车站，居然花了一个多小时。正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要求增加40%的薪水。他们把大巴停到路边，使本来就繁忙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不堪。不管怎么说，世界杯都是一个各阶层提出诉求，平衡利益的好时机。中央车站在里约的市中心，是几条铁路的交汇点。巴西没有长途客运铁路系统，人们出远门还是要靠飞机和长途汽车。这里的火车，更接近于国内的城市轻轨，通往周边的卫星城或小镇。

其中一条线到达一个叫本图里贝鲁（Bento Ribeiro）的小镇，那里是

罗纳尔多的故乡。年幼的罗纳尔多经常偷偷扒上这趟列车前往里约，在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去踢沙滩足球，他还会坐缆车登上面包山俯瞰南大西洋。而现在，生活在本图里贝鲁的穷孩子们，已不可能像罗纳尔多那样自由自在了。因为开往里约的火车已经换成中国制造的全封闭车厢，车厢外根本无处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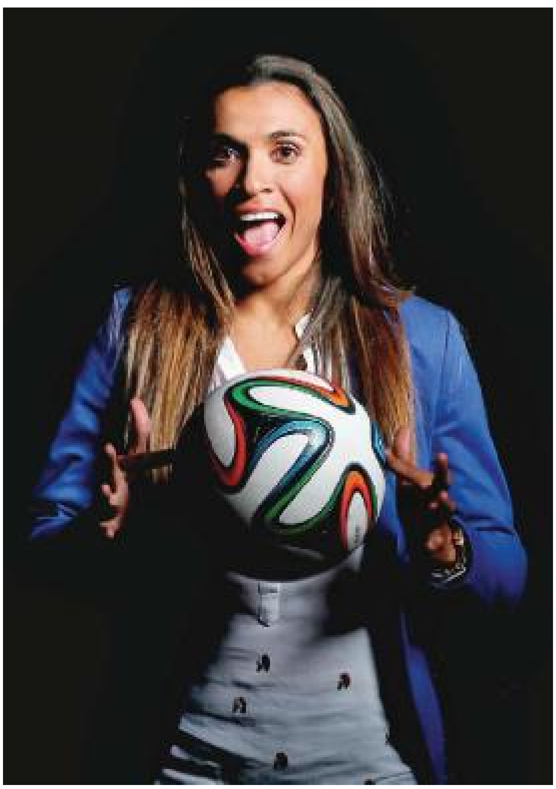
巴西的贫民窟都差不多，崎岖而逼仄，路边的电线杆歪歪斜斜，盘着凌乱的电线，破旧的汽车停在路边，有的已经被烧毁了，有的被拆掉了轮子，像是悬浮在空中。鲁阿就是这样一条小街，街上有一间酒吧、一所小学和一座教堂。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下班的人要先在小酒吧喝一瓶冰啤酒，酒瓶放在塑料套里，防止温度上升过快。行走在狭长的坡路上，我们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艾伦赤着上身和他的堂兄弟们在街上踢球，四五个人围成一圈，用脚和头把球互相传递。他指给我们罗纳尔多原来的家，街上一座普通的小院子，大门紧闭，外墙刚刚粉刷过。罗纳尔多的家人早就不住这里了，现在房主也已经换过几茬。“以前有很多人来这里看罗纳尔多的老房子，他们走的时候就在墙上写字。后来两侧墙上都涂满了字。于是新的房主就把墙重新刷过了。”艾伦说。

我告诉艾伦，我们想看看罗纳尔多的成长环境。他指着街对面一个向这里张望的小女孩儿说：“跟她聊聊，她曾是罗纳尔多的女朋友。”周围的孩子们一片哄笑。我知道这是个恶作剧。因为，那个女孩儿不过十几岁，罗纳尔多离开鲁阿的时候，她恐怕还没有出生。

这里的孩子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踢球，除此以外他们没钱找别的娱乐。罗纳尔多的偶像，巨星济科解释了这种现象：“大多数孩子家里买不起游戏机或者电脑让他们玩，所以他们只有踢足球，梦想有一天他们能摆脱贫困，成为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对许多巴西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踢的球也很软，用袜子或者卷起来的破布也可以对付。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打碎路边房屋的玻璃。艾伦今年17岁，中学毕业，还没有工作。他向我们展示他的技术，用脚、头、肩和胸颠球，就像杂耍一样不使球落地。当他觉得所有的花样都玩过了，就把球挑给另一个同伴，让他继续。



世界足球小姐玛塔是巴西很多女孩的偶像

艾伦也曾去一些俱乐部的青年队进行试训，但并没有被选中。当足球运动员是他的梦想，只有当这个梦想被彻底否定后，他才会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作为贫民窟的孩子，他们时常忍受巨大的羞辱。本图里贝鲁附近有一家麦当劳，有钱人家的孩子经常让车子在停车场里慢慢开，他们则把薯条扔到窗外，看着穷孩子们为争着吃一两根薯条打作一团。幸好还有足球，不仅能带来性价比最高的快乐，还能帮助他们改变命运。

大部分巴西球星都是这样踢街头足球起步的，所以他们踢球的方式很少受到约束，而是更多地注重即兴发挥。同时由于很多人是踢袜子扎起来的球，所以他们的技术更好，也更有想象力。提亚戈是我后来采访的一名教练，他和我谈起街头足球的好处：“街上总是高低不平的。因此在街上踢球更能磨炼技术。如果在街上踢得很好，在球场上就能踢得更好。”另一方面的益处则来自精神上的激励，提亚戈说：“当我在集上踢球的时候，我总是鼓励自己，只有我踢的更好时，才有机会去舒服的草坪上踢球。”

在巴西看球，很容易就能发现巴西足球的特点——球员们更善于使用身体。他们会用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去控制足球，更灵活，也更随心所欲。这恐怕都与街头足球的熏陶密不可分。几乎所有巴西球星的起步都是在街上，没有教练，没有规定动作。他们为世界贡献了各种花哨的踢法：“海豚顶球”、“踩单车”、“摆牛尾”等。

与艾伦不同，同在这条街上玩耍的罗纳尔多很快崭露头角。他进入了一家名叫Valqueire Tennis Club的社区俱乐部。这家俱乐部距离罗纳尔多家有20多分钟的路程，靠近小镇的中心。俱乐部很小，有些破败，外面是一个健身房，里面有一个室内足球场。罗纳尔多最初就是在这块场地上



被寄予厚望的内马尔需要在世界杯上证明自己

接受室内足球训练的。萨迪·马克斯韦尔（Sadi Maxwell）现在是这块场地的教练，他和这届国家队后卫有着相同的姓氏。“室内足球更讲究控制，强调个人能力的培养，对小孩提高技术很有帮助。”萨迪说。他的班上有十几个孩子，每个月的学费是 70 雷亚尔（接近 200 元），每周上两次课。

罗纳尔多的在室内足球赛上大放异彩，成为该地区少年联赛的首席射手。他很快被球探看中，进入了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又过了 3 年，他加盟了巴甲豪门克鲁塞罗俱乐部。那年他 16 岁，转会费 3 万美元。

罗纳尔多终于离开了贫民窟。当时一些和他同样年纪的朋友已经开始使用毒品，可卡因最为常见。在足球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之前，它还是拒绝犯罪的手段。诸多巴西贫民窟的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去踢球，但绝不能去干坏事。”因为罗纳尔多的出现，更多巴西的贫民窟少年开始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足球的意义也从单纯的快乐变得更功利化。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条正道。

在克鲁塞罗的办公室，我问俱乐部副主席约塞：如何评价罗纳尔多的天赋？“他真是一个天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球员，是‘最好’，不是‘之一’。他只在青年队度过了很短的时间就进入了一线队。”约塞说，“第一个赛季 60 场比赛中进了 58 个球。”“内马尔会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吗？”我问道。“不可能，他还没有证明自己。”约塞说。我让约塞列出他心中巴西的三大巨星。“贝利、加林查和罗纳尔多。有了贝利和加林查，他们俩人在一起就可以搞定一切。”约塞说。

仅仅一年之后，1994 年罗纳尔多就以当时的天价——600 万美元的身价转会到了荷兰埃因霍温队。这笔交易震惊了巴西，人们难以置信地发现：一个 17 岁的少年只用了一年时间，身价就暴增了 200 倍。“这笔转会费的 15% 归属罗纳尔多本人，他从一个连试训路费都出不起的穷小子，瞬间成为百万富翁。”约塞说。

早在 1960 年，意大利人曾经开出令人咋舌的 100 万美元，邀请贝利到欧洲踢球。为此巴西议会特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以立法的方式宣布他是巴西“禁止出口的国宝”。但是到了 90 年代，再没有人跳出来阻止球员出口赚钱了，即使那人是国家队主教练扎加洛口中的“小贝利”。大家都明白，巴西联赛的天地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球星。



（于楚众 摄）

入围巴西国家队的若昂。他的成长也是一部励志故事

罗纳尔多成为巴西社会分水岭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巴西足球明星的黄金时期都留给了国内，即使转会欧洲也都是在成名之后被挖走。但罗纳尔多改变了这个模式，他离开巴西的时候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他之后，欧洲豪门开始在巴西重金寻找希望之星。球员转会的年龄越来越小，那些还是半成品的"秧苗"被插到了英、西、意、葡、荷等各种不同土壤的田地里。

罗纳尔多迅速成为巴西青年人的偶像。一方面，他的成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少年成名的希望，在国外踢球能赚到数倍于国内的工资。另一方面，罗纳尔多延续了巴西足球偶像的核心特质——球技是核心因素——只需要把球踢好，而不需要过多考虑外形、修养、出身等其他的光环。尽管经纪人很早就要求他戴上牙套矫正牙齿，但大家都知道，罗纳尔多根本不会成为贝克汉姆那样的时尚明星。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巴西偶像。

事实上，这种"偶像的传统"从贝利时期就开始了。贝利能成为球王是因为他能不断地进球，而不是靠"符号"与"光环"。虽然他是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子，通过努力成了世界最佳球员。但在巴西，他从来不是一个黑人英雄。因为在贝利的时代种族问题已经解决，巴西没有所谓的黑人运动，况且他的两任妻子都是白人。贝利不是靠讲故事，而是靠实力成为偶像的。

罗纳尔多也是一样，他只需要把精力放在球场上，不断进球。约塞说起罗纳尔多在克鲁塞罗最不堪的一件事：开球前竟然在中圈撒尿，通过电视转播，这个行为展现到了全巴西人面前。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罗纳尔多的形象，他依旧是众多穷孩子的偶像。

幸运儿

27岁的若昂也将罗纳尔多视为偶像。他会反复观看罗纳尔多的每一个进球视频，研究最细微的动作。去年夏天，若昂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联合会杯。在全部5场比赛中，主教练斯科拉里只给了他27分钟时间，他完成了3脚射门，进了2个球。今年，斯科拉里再度把他招入国家队。这是他的第一届世界杯。

在完成上午的训练后，我在米内罗竞技训练基地采访了若昂。他1.90米的身材显得很高，身体有些瘦弱，这也是他作为中锋的弱点。当他在欧

洲踢球的时候，对抗总是显得有些不足。“上个星期，我爸爸来基地看我，当时国家队名单刚刚公布。他站在球场边对我说：‘儿子，你实现了我的梦想。’”若昂说。

若昂出生在圣保罗一个叫Sapopemba的地方。他的父亲也是一名球员，曾经效力于圣保罗的科林蒂安队。但他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退役后他成了出租车司机，靠这些收入抚养自己的4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和巴西很多少年一样，若昂和兄弟们每天都在街上踢球。但是若昂已经崭露头角的弟弟在一起车祸中死亡。而他自己也在一次踢球中重伤，眼睛几乎失明。直到现在，他的左眼附近还有一道4厘米长的伤痕。

8岁那年，若昂幸运地被选入了科林蒂安少年队。科林蒂安在巴西是仅次于弗拉门戈的第二大俱乐部，全国有超过3000万的球迷。现在北京国安的陈志钊曾在这里效力一年，他是唯一参加过巴甲比赛的中国球员。

而自从那时开始，若昂的天赋慢慢被人发现了。在刚进入青训队的时候，他的名字还是Joao。但一名赏识他的教练告诉他，如果他的名字改成Jo，也许更像一个真正的中锋。巴西的穷人普遍相信巫术，认为一些神秘力量会影响自己的命运。改名后的Jo，真的一帆风顺了。

2003年6月，若昂迎来了第一次代表科林蒂安成年队出场的机会。年仅16岁的他，成为这家圣保罗州的传统强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两个月后，他又取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进球，并由此成为球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分球员。就在那一年，他跟随科林蒂安捧起了圣保罗州联赛冠军，延续了从1995年开始每逢奇数年必夺州冠军的科林蒂安定律。两年后，科林蒂安再夺巴西全国冠军，而此时，若昂已经是球队不可动摇的主力。

2006年，他以5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莫斯科中央陆军俱乐部，登陆欧洲。在俄罗斯，若昂用连续进球证明自己并不仅仅是个“希望之星”。在欧冠赛与国际米兰的比赛中，他先后打爆科尔多巴和萨穆埃尔，用两个进球向欧洲足坛宣告：又一个巴西天才来了。3年之后，他以3350万美元的价格转会英超曼城队，身价暴涨了6倍多。

登陆英伦的若昂，看起来似乎是罗纳尔多的翻版：巴西青训—欧洲二流球队—欧洲顶级豪门。然而在英国，他却没有打出好的成绩，经过平淡的6个赛季后，他决定返回故乡。“英超的对抗性太强，更强调身体能力，我很难适应那里的比赛。”若昂向我解释说。重返巴西的若昂重新恢复了活力。在2012赛季，他为米内罗竞技队打入了22个进球。在去年的南美解放者杯中打入7个进球，成为最佳射手。

不管他是否在国外获得了成功，若昂都算得上巴西苦孩子中的幸运儿。17岁时他就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全家人拿到钥匙时想起了若昂去世的弟弟，不禁失声痛哭。正是弟弟的去世激励他杀出重围，不断奋斗。足球不仅可以改变命运，还是一条最佳的捷径。天才总是少数，大部分球员的成长依靠的是热爱与勤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励志故事。

米内罗竞技队的训练基地位于贝洛奥里藏特市的郊区，依山而建，风景宜人。四块天然草坪球场高低错落，酒店、健身房、理疗室、游泳池、游戏室为球员提供全面服务。更衣室安装了热水浴缸，方便训练后的身体放松，医疗部还设有牙医诊所。每天上午是一线队的训练时间，下午则安排青年队训练。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选择这里作为集训地

中午刚过，哈法约就拖着一网袋的足球来到了球场，距离正式训练还有一个小时。他今年12岁，在同龄人中显得很高大。去年10月，他通过选

北京大学
人文培训精品课程
高层管理者必修
乾元国学教室
读三玄四书五经 习经世致用之学 饮圣贤智慧甘泉 求安身立命之道
【课程】国学概说，经典精读：《周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坛经》等，专题讲座：中国哲学史、经学、佛学、史学典籍、文学赏析。
【师资】北大哲学系教授
【学员】企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后EMBA。
【学制】一年级14个月，每月一个周末上课两天。
【开课】2014年06月28日
【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
【证书】颁发北京大学结业证书
电 话：010—58876284 62751932
网 址：www.qianyuangx.com/pku
官方微信
北大哲學系
全国首创成人国学培训
始于2005年

拔进入了米内罗竞技的U13青年队，担任后卫。他的家庭也不富裕，爸爸是商店的售货员，妈妈是清洁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哈法约很珍惜在这里训练的机会，每次都会提前一小时来到球场，结束后还会单独加练。

哈法约是家里的希望。8岁时，父母便节衣缩食送他进入足球学校学习。但如果要进入一线队，他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上面还有U14、U15、U17和U20等四个级别的青年队，如果能进入U20，那么留下来的概率就会很高。梯队竞争非常激烈，每周都会有人离开，也会有新的面孔进来。哈法约告诉我，他最期待的是自己13岁的生日。因为过了13岁，他就能和俱乐部签合同，每月领取150雷亚尔（约400元人民币）的工资。这笔钱对他很重要。而如果进入一线队，他将成为巴西的有钱人，每个月的工资最低也会达到1万美元，而最高月薪则有50万美元。

我问哈法约，如果被俱乐部淘汰了怎么办？“我妈妈会把我送到另一家俱乐部去试训，他们相信我有足球天赋，我会成功的。”哈法约坚定地说。

决定哈法约命运的人是安德雷·菲格雷多（Andre Figveiredo），他是俱乐部的青训主管。“目前5支青训队，一共有160～170人。最后能进入一线队的只有四五个人。能留下的都是幸运儿。这很残酷吧？”坐在新闻中心，安德雷对我说。他也是米内罗青训出身的球员，后来效力了多个俱乐部，32岁的时候退役。实际上，更残酷的是选拔过程。他全年要挑选、考查超过2500个孩子，只有60人能进入米内罗的青训体系，“超过17岁能留下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了”。

我向安德雷请教，他选材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技术，其次是身体。”安德雷回答，“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技术指标。比如前锋，我们要考查他控球、过人、射门以及头球的能力。”队员招进来后，再进行严格的身体考查。每名教练都会有一个表格，上面列出了每名球员在每个时期要达到的身体指标。如果某项指标未能如期达标，球员就会被淘汰。

在我们的印象中，巴西足球更注重个人技术更甚于球队战术。在比赛中，他们更多的是盘带和过人，而不是身体对抗和长传。也许是太喜欢盘带，巴西人踢球时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大，看起来很像跳舞，也就是常说的桑巴足球。

安德雷告诉我，他鼓励球员们在场上的发挥自由主义。他们会将训练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规定动作，另一部分是自由发挥。“英国人训练足球的方式是把球往对方球门里踢，并尽可能在最近的射门距离打门。但巴西人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鼓励球员在任何地方射门，只要有好的机会可以不必传球。”安德雷说。在他看来，“巴西足球的自由主义，本身就和巴西人的性格有关，我们崇拜的就是自由和创新”。

近几年，米内罗竞技所出品的最佳青训球员是伯纳德（Bernard），两年前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转会到了欧洲豪门顿涅茨克矿工队。“伯纳德14岁时就在我们这里接受训练。他的个子不高，但很灵活，技术弥补了身材的不足。他的过人能力超一流，在转会欧洲之前，已经在一线队踢了两年

英国人尽可能在最近的射门距离打门。我们鼓励球员在任何地方射门，只要有好的机会可以不必传球。





（于楚众 摄）

米内罗竞技青训队的小球员们

了。”安德雷自豪地说。

好时代

“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加莱卡一边帮队员扶稳杠铃一边对我说，“只要有潜力，年轻球员都可以去国外踢球，挣更多的钱。”

加莱卡是克鲁塞罗俱乐部U17青年队的主教练，正在带领队员们在健身房做力量训练。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球队成名球星的海报，从罗纳尔多到卢卡斯·席尔瓦。他们都是从这个青训营走出去的成名球星。

加莱卡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谈这个问题。“1990年，我22岁，从克鲁塞罗转会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竞技队，转会费是100万美元。放到现在，相当于1500万美元。”加莱卡说，“当时巴西政府立法限制球员的转会，根本不愿意把球员卖到欧洲去。只有很好的球员才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我对于20多年前的巴西球员并不了解，又马上补充说：“在巴西，你只要提‘光头加莱卡’大家都知道我。我在俱乐部一直穿10号球衣，是主力核心。”

克鲁塞罗的有两个训练基地，分别服务于一线队和青训队。青训队的训练基地在贝洛奥里藏特郊外Pamplha湖边，周边是漂亮的富人区，最著名的建筑是阿西斯－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由巴西20世纪国宝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所设计。训练基地带有巴西特有的幽默感，其名字叫做“TOCA”，在葡语中是“洞穴”的意思。因为克鲁塞罗的吉祥物是一只狐狸，所以这里被叫做“狐狸洞”。“狐狸洞”有两个门：侧门和正门。一般情况下，年轻学员都只能走侧门，只有当他们进入一线队后，才能从正门出去。世界杯期间，“TOCA”被智利队租用作为备战基地。

巴西球员大规模流向海外，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们是全球足球产业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从北极圈附近的法罗群岛，到炎热的赤道小国，他们不仅跻身欧洲五大联赛，也出现在亚美尼亚、塞内加尔、牙买加、哈萨克斯坦等小国的赛场上。在中国职业联赛的历史上，前前后后也有400多名巴西外援进入。2000年时，巴西足协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当年约有5000名巴西球员在国外效力，足迹遍布全球66个国家，这个数字是巴西驻世界各国外交官的4倍。毫不夸张地说，巴西球员就是巴西文化大使和经济移民。除了甘蔗、咖啡、铁矿石外，足球运动员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

推动巴西球员出国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家队主教练。他们更愿意从欧洲高水平联赛中选拔队员。1970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所有22名球员都参加了当年的巴甲联赛。然而1994年世界杯冠军队中，只有8名球员还留在巴西本土参加这一年的巴甲联赛。今年世界杯，只有4名队员来自本土联赛。

2008年，巴西更是大幅度延长了转会窗口时间，从当年的1月1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俱乐部都可以在巴西挑选和购买自己需要的球员。这一年共有57位巴甲联赛球员转会离开。巴西足球已经彻底成为欧洲联赛和亚洲联赛的人才供应中心。巴西年轻人踢足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出去赚大钱。

巴西有一本周五出版的足球杂志《记分牌》，其中有个栏目叫“世界尽头”，里面专门讲述在国外踢球的巴西球员的故事，记录了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有成功的喜悦。所有漂泊在外的球员，他们一面领着高出巴西国内很高的工资，一面也格外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想念着巴西烤肉。很多球员会篡改自己的出生证明，为的是吸引国外俱乐部的关注。

能进入欧洲五大联赛，意味巴西球员能进入世界顶级球员行列，他们的收入绝不逊于那些欧洲同行。但更多球员还是进入了低级别联赛，那里是最大的球员劳务市场。博塔弗戈的青训教练提亚戈就是其中之一，他会用流利的英语和我交流。在巴西，能否讲英语是判断一名球员是否有海外经历的重要特征。

提亚戈曾经在卡塔尔、黎巴嫩和叙利亚三个中东国家的俱乐部淘金，后来还在哈萨克斯坦执教过一家俱乐部。“当我刚到卡塔尔的时候，我的教练是德国人，队里有一名翻译能把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所以我必须去学英语。”提亚戈说。英语很重要，决定了海外球员的发展机会，“如果有两名水平差不多的球员去试训，最后一定是会讲英语的人留下来。”提亚戈不愿说他在国外时的收入状况，但他承认，与国内相比非常有诱惑力。

我问提亚戈：“巴西球员的优势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中国最好的球员是谁？”我说是亚洲足球先生郑智。“中国只有一个郑智。”他卖了一个关子后继续说，“现在巴西队内最好的球员是内马尔。但是，巴西国内至少有50个像内马尔这样的球员。他们没有机会上场，只能看着内马尔在上面踢球。”他认为，即使像他这样的国内二流球员，在其他国家都会是球队的核心。

那么多的巴西球员去国外淘金，是否会影响巴西国内的足球水平？加莱卡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恰恰相反，他认为众多的巴西天才走出去，能促进国内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巴西会踢球的人太多了，有人走出去，才能腾出新的空间来。”加莱卡说。作为青训队教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到那些天才，把他们培养出来，然后卖个好价钱。

“球队里有没有非卖品？”“没有，只要价钱合适。”加莱卡说。对于这个问题，俱乐部的新闻主任瑞塔回答得更加彻底：“除了俱乐部主席，谁都可以



（于楚众 摄）

里贝朗博塔弗戈俱乐部足球教练提亚戈（中）与助理教练们

卖掉。”瑞塔告诉我，俱乐部每年的收入约1亿美元，其中40%来自转播。对于欧洲豪门，这笔钱还不够给球员发工资的。瑞塔最后问我：“拉蒙在中国发展得怎么样？”安塞尔·拉蒙是克鲁塞罗的一名替补前锋，今年2月以25万美元的费用租借给了杭州绿城队。

全球化

提亚戈站在场边有点焦虑。场上的比分是0∶1，他的球队落后。他大声喊叫着，挥着手，让队员压上去，下脚再狠一点，不时还爆出几句粗口。午后的阳光热辣，让人无处躲藏，在场边站会儿也会大汗淋漓。球场外是大片的甘蔗田，巴西的农场主们正在日夜抢收甘蔗，隆隆作响的收割机翻开了泥土。提亚戈身后飘起了红色的烟尘。

中场休息的时候，提亚戈重新制定了战术，并陆续换上了几名刚刚伤愈复出的主力。下半场的局势被迅速扭转，开场不久他的球队就扳平了比分，随后反超，终场前比分锁定在3∶1。我向提亚戈表示祝贺。赢球后他很开心：“中国孩子踢得不错吧，揍得对手满地找牙。”

提亚戈带的是一支中国球队。他们来自河北精英足球俱乐部，平均年龄不到17岁，在巴西训练已经快两年了。由于中国的守门员受伤，这场比赛向另一支哈萨克集训队借了两名守门员帮忙。

足球已经成为一项全球化产业。如果说此前巴西更多的是以劳动输出的方式，参与这场全球化进程，那么现在全球化进入了2.0阶段——为大量国际客户提供青训服务。在巴西，青训已经成为一项产业，球员则是这条产业流水线上的产品。

提亚戈所在的博塔弗戈俱乐部位于圣保罗州的小城——里贝朗·普雷图。到圣保罗需要坐4个小时的大巴车，这里有一座小机场，无需廊桥和摆渡车，人们要直接走到停机坪上搭乘螺旋桨支线飞机。巴西有两家博塔弗戈俱乐部，一家是在里约的巴甲豪


（于楚众 摄）

陈小东是河北省精英足球俱乐部的领队，他率队在巴西受训

门，那是加林查、扎加洛的母队；另一家就在里贝朗，是一家小球会，最好的成绩是获得圣保罗州的联赛冠军。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弟拉易最初在这家俱乐部效力，后来他们都转会到了科林蒂安。苏格拉底退役后，回到了故乡里贝朗，在这里做了一名医生。巴西人喜欢起同样的名字向自己喜欢的俱乐部致敬，所以全国有6个弗拉门戈、4个科林蒂安、3个达伽玛、3个弗卢米嫩塞和两个博塔弗戈。

虽然一线队成绩并不突出，但是这家博塔弗戈的国际青训业务却风生水起。同一时期，除了一支中国队，还有一支哈萨克俱乐部青年队以及贝宁国少队在基地受训。最热闹的时候，同时有7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队伍云集于此。从2010年开始，河北省的精英俱乐部向巴西派出了第一支青训队，现在已经来了三批孩子了。每一批队员的训练周期都是3年。除了训练水平，选择博塔弗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安全。与嘈杂里约和圣保罗相比，小城里贝朗更加安逸、清净，没有干扰。

17岁的白宇辰刚刚从一次伤病中恢复过来。一个半月前，他比赛中摔倒，导致一只手骨裂，打上了厚厚的石膏。虽是上肢受伤，但教练提亚戈不让他参加训练和比赛，以防伤处错位。队友训练时，他只能坐在场边干着急。队友踢不好，他在场边使劲地踹球网，喊叫嗓门比提亚戈还大。但着急也没用，隐忍与镇定是年轻人必须要经历的修炼。“通过看比赛，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我的位置是后腰，我以前总是觉得拿球的时候被紧逼，心里会紧张。但通过观察，我发现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球，没必要紧张。”白宇辰说。

他的故乡是河南洛阳，这座680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足球队。几年前，为了筹备省运动会，洛阳将有潜力的孩子们安排到了同一所中学。但后来由于1997年龄段踢球的孩子实在太少，省运会参赛队就把年龄划到了1999年龄组。于是，白宇辰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像很多中国踢球的孩子一样必须自寻出路。在辗转了几家俱乐部和足球学校后，白宇辰在2012年底来到了巴西。“我妈妈最初反对我继续踢球，我需要证明给她看。当我通过河南建业俱乐部的选拔后，她也承认了

（于楚众 摄）



在巴西受训的中国足球少年白宇辰（右）和马晟

我的能力。最后我选择来巴西。”白宇辰说。

马晟是白宇辰的同屋，踢后卫。他已经入选了博塔弗戈自己的U17青年队。他身材高大健壮，在一群巴西孩子中也很突出。马晟被领队陈小东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来有实力留在巴西踢职业联赛。与白宇辰相比，马晟踢球的过程更加动荡。他是安徽人，从小就喜欢足球。为了培养儿子，他的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带他四处求学，寻找足球特长学校。小学一年级进入重庆大田湾小学，几年后又举家迁徙到北京，加入越野足球俱乐部。来到巴西后，他终于不用为了踢球而搬家了。

巴西的训练生活规律而单调。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依训练而定，如果8点训练，6点半就要起床。每周有两个下午要安排训练，晚上是学习时间。俱乐部有专职的老师，与巴西中学课程同步，中国队员的重点是葡语学习。早餐是黄油面包，中午和晚餐有烧牛肉、生蔬菜，芝士焗的肉丁，以及水果。晚上21点有一顿夜宵：牛奶、面包和饼干。周末能休息一天，主要活动是去逛超市。

在巴西训练最大的好处是众多的比赛机会。巴西球队多如牛毛，小球员每年都能参加40～50场高质量的比赛。博塔弗戈为每支外国球队都配备一名主教练、一名体能教练、一名守门员教练和一名队医。训练基地有4块球场，还有力量房、理疗室、游泳池、心里诊室，专门的教室以及烧烤台。清晨我在基地草坪上散步，遇到了从树上下来觅食的小猴子。法国队已经预订了这里，过几天他们就来了。

我问提亚戈：“巴西教练究竟能给外国队员们带来什么？是技术还是理念？抑或巴西的足球环境熏陶？”

提亚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谈起来去年在巴西举行的小世界杯——联合会杯。“为什么在决赛中我们战胜了西班牙？”提亚戈自问自答，“无论技术、战术还是个人能力，西班牙都很强大。但是我们的队员有强大的取胜信心和欲望。尤其在一对一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把他过掉。球员在场上全部的想法就是取胜。中国的队员输掉一场比赛，也许很快就忘记了，但我们会因为输掉这场球而痛哭。巴西足球的精神核心，是对胜利的强烈渴望。足球就是生命，足球高于生命。这是我希望灌输给外国球员最有价值

的理念。”

很多队员认为提亚戈是一个严厉的教练，他自己也并不否认。“中国队员做错了一个动作，可以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练好。但是巴西球员没有这么宽松的环境，他做错了一两次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后面还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提亚戈说，“巴西是个贫富分化很大的国家，足球是那些穷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便捷的出路。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佩德罗·莫雷拉是克鲁塞罗国际青训部的主任，他带我参观克鲁塞罗的青训中心。目前有三四支外国少年队在这里训练。“过去6年的时间里，这里一共来了2000多名外国球员，有埃及、安哥拉、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还有足球强国意大利和瑞士。”佩雷罗说。这些外籍球员被安排在一座专门的宿舍楼中，每2名球员一间宿舍，4个人有一个卫生间。克鲁塞罗提供3人教练组和后勤服务。每支队伍可以有3名球员进入克鲁塞罗自己的青训队进行轮训，以便更深入吸收巴西足球经验。

对克鲁塞罗俱乐部来说，国际青训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一名外国球员每天的费用是130美元，如果有100名球员（约4支球队）训练，每年就可以带来500万美元的收入。佩德罗告诉我，青训基地每年的成本是1000万美元。依靠国际青训服务，就可以担负50%的成本，这使球队自己的青训成本大为降低。

“佩拉达”

图皮（Tupi）原来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现在是贝洛奥里藏特最大的一个居住区。不过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印第安人了。到图皮的公路修得很敷衍，经常有30度左右大陡坡，在中国至少要修成几个折返的盘山公路。但在这里则是直上直下。汽车下坡时，我基本看不到车轮下的路，就像小时候玩过山车，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每个周日的清早7点半，威尔提尼奥都会赶到社区球场边，腋下夹着一个小账本。他今年54岁，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做售货员。8点左右，人们陆续到齐，到他那里交上5元钱。威尔提尼奥统计人数，把人群分成几个组，每组七八个人。然后一场周末的“佩拉达”足球赛就开始了。

“佩拉达”（pelada）是一个葡语单词，意思是“裸体”、“裸露”。巴西人常说去踢“佩莱塔”，直译是“裸体足球”，意思是随便踢上几脚，指非正规的比赛。这是一种随意的形式，巴西人在任意地方都可以随意踢上几脚——沙滩上、街角或是开阔地。“佩拉达”可以使用任意东西制作的球，可以穿鞋也可以不穿鞋，而球场也不固定。巴西人有一种化简陋为浪漫的能力，“佩拉达”便是体现。

这里的球场比“好希望”社区的还要差，形状竟然是个梯形。我和威尔提尼奥就站在场边的树下聊天，但谈话总被中断。因为每隔15分钟他就要跑到场下去协调和仲裁，失败的一方退出，换下一个队上来。威尔提尼奥显然很享受自己的责任：“我踢球技术很好的，可是为了组织大家的比赛，我根本无法上场。”

威尔提尼奥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居民主要是建筑工人，经常聚在一起踢球的有三四十人，每人交5元钱用来买水和足球。比赛在周日上午举行，踢完了球时常搞一次烧烤聚会。下午大家可以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在家看球赛的转播。在这个社区，足球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纽带。

就在我和威尔提尼奥聊天的时候，一名球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可乐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液体。他仰起头喝了一大口，告诉我说，这是他自己酿的甘蔗酒。我也喝了一口，度数不低，一股辛辣的味道呛到嗓子眼。然后他又调皮地把酒瓶子藏在杂物堆里，生怕被别人发现。

除了成年人的比赛外，社区还有一个少年足球队。威廉松·奥古斯都是球队的召集者，他也是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球员有四五十人，最小的7岁，最大的18岁。他给球队起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伊里提”（Ehite）。这是巴西军方特种部队的名字。球队没有经费去参加官方组织的比赛，威廉松就组织了附近的社区联赛，每年打两轮，决出两次冠军。球场边的小酒吧里摆满了球队获得的奖杯，看起来很气派。我请威廉松拿几个奖杯下来，才发现这些金光闪闪的奖杯原来都是塑料做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酒吧老板丹尼尔是威廉松的弟弟。每次比赛完他都会招待队员们喝啤酒和饮料。

成年人的“佩拉达”足球结束后，球场再次还给了孩子们。男孩女孩儿们在这里嬉戏。风筝飞翔在天空，图案是克鲁塞罗队的队徽——南十字星；女孩追着自己的小狗奔跑；一名男孩练习罚点球，而守门的孩子则在球门线上玩起了倒立。这里的童年没有iPad和电脑游戏。生活也许很艰苦，即使一无所有，但至少还有足球。

“巴西是个贫富分化很大的国家，足球是那些穷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便捷的出路。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1968 年，贝利在美国华盛顿 RFK 体育场和球迷打招呼。贝利的母队是桑托斯俱乐部

巴西足球地理

桑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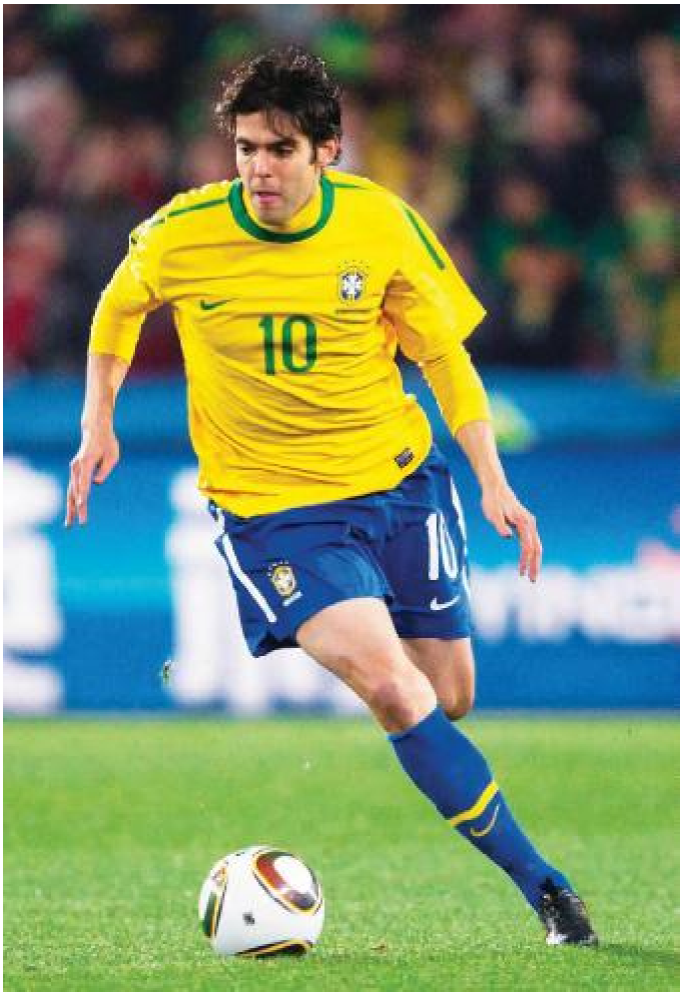
作为海港城市的桑托斯，是巴西足球的起点。1894 年，年轻的查尔斯・米勒带了两只足球正是从这里上岸。海风习习，赤脚的孩童嬉闹的声响不绝于耳，浓郁的咖啡香味流连于鼻尖，港口的商船时不时鸣起汽笛，游客们躺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光浴。这里便是巴西桑托斯市，孕育了一代代明星球星，其中贝利和内马尔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都曾出道于桑托斯俱乐部。

贝利，本是艾迪孙•阿兰蒂斯•德•纳西曼托的雅号，一球成名后，变成为众人心中一代球王之称。1958 年，贝利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年仅 17 岁。他一球惊人，带领巴西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并让全世界记住“贝利”这个名字。之后，在 1962 和 1966 年，贝利又带领巴西成功卫冕，并永久保存雷米特杯。

巴西足球一直不缺乏天才，但在当地人心里，只有从桑托斯出来的球星才能被称为“贝利接班人”。当所有人都认为桑托斯将会继续等待一个天才球员的时候，一个巨星已经在卡尔黛拉球场冉冉升起。

1992 年 2 月 5 日，内马尔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出生在贫民窟的内马尔和贝利一样，是赤脚踢球长大的，甚至有时候连球都没有，只能以易拉罐代替，这也锻炼了他良好的脚下技术和华丽的过人动作。2003 年，年仅 11 岁的内马尔进入桑托斯青年队。但他并没有像 15 岁的贝利那样一球成名，在青年队 6 年的成长和成年队一年的替补时光中，内马尔逐渐成熟，他也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天赋。2010 年，已经进入桑托斯成年队一年的内马尔开始成为主力，他在巴西全国联赛、圣保罗州联赛和巴西杯的比赛中打入 42 球，一下成为炙手可热的球员。

今年夏天，在罗纳尔迪尼奥已经年迈、卡卡状态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内马尔将作为巴西的希望参加世界杯。56 年前，年轻的贝利为巴西足球开启了一个王朝，现在，内马尔将顶着“贝利接班人”的光环迎接挑战。他将在故乡证明自己。当 74 岁的贝利在卡尔黛拉球场的看台上为内马尔喝彩时，也许看到了自己 22 岁时的影子。



巴西球员卡卡

圣保罗

32岁的卡卡还是没能搭上巴西军团最后一班车。如果依阶层划分，巴西球员中95%来自底层，出身于贫民窟，只有5%是例外。而卡卡就是这5%中的佼佼者，他证明了，中产阶级也能踢好球，而且还不会惹事。

圣保罗市，巴西最大的城市，也是国际著名城市。圣保罗市交通、经济、工业、旅游业发达，是一座典型的现代化大都市。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宗教历史，从它的名字由来中便可看出，1554年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在此地做弥撒，与教会通信中将这个地方称作"圣保罗"，因此圣保罗由此得名。圣保罗另一著名之处还和宗教相关，建有南美洲最大的天主教大教堂——圣保罗主教堂，教堂玻璃上绘有《圣经》不同的宗教主题。此外圣保罗市也是座文化城市，有圣保罗大学、天主教大学等各类高等学府，以及藏书逾百万册的圣保罗图书馆。

圣保罗是卡卡的起飞之地。"优雅"是卡卡对足球品质的美好诠释，也是圣保罗给予的独特礼物。

1982年4月，卡卡出生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是一名基督教徒。7岁后他来到了圣保罗市，8岁时候就加入了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吉祥物是圣徒保罗。15岁时，他帮助圣保罗俱乐部赢得圣保罗州的青年杯赛冠军。2001年1月，卡卡在成年队里登台亮相，接下来的赛季里，卡卡表现优异，引起了欧洲俱乐部的注意。在2003年，卡卡转会至AC米兰。在米兰，卡卡走向了世界的巅峰，也成为米兰球迷心中永远的"王子"。

卡卡庆祝进球的标志性动作是双手指向天空。当赢得比赛后，卡卡跪在地上，展现他的庆祝短衫，上面写着："我属于耶稣。"他这是在感谢上帝。在球场上他不同于一般巴西球员，较为内敛，也极少看到他暴躁怒吼。球场外，他不爱去酒吧夜店，赛后和妻子散步，聊聊《圣经》。

阿雷格里港

南大河州，也就是南里奥格兰德州，是巴西最南部的一个州，东临大西洋，西接阿根廷。平原和丘陵为主的地形和靠近大洋、河流汇集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该州独特的农牧条件，使得南大河州成为巴西首要的农牧产区。首府城市阿雷格里港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之一，位于五条河流域的交叉处，气候温暖多雨，风景宜人。19世纪以来，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移民大量迁入，这里被开发成为巴西发达的农牧区之一。

阿雷格里港是一个欧洲移民居多的城市，城市建筑也洋溢着一股浓厚的欧洲味道。市中心的教堂、广场、公共市场等建筑都是殖民时期的风格。在政治上拥有悠久的左翼传统，也是目前执政的巴西工人党的重要基地。

南大河州有两家著名的俱乐部分别是巴西国际和格雷米奥。

巴西国际体育俱乐部是巴西南大河州阿雷格里市的一支足球队和复合体育俱乐部，成立于1909年4月4日。他们比赛身着红色球衣，白色球裤球袜，这样送给球队外号叫"红色"。他们的传统对头是城市另一个大俱乐部：格雷



巴西球员罗纳尔迪尼奥



巴西球员济科

米奥。球队主体育场是贝拉里奥球场，人称“河岸巨人”，在瓜伊巴河的岸边，容量5.6万人。在世界杯赛程中，贝拉里奥球场承担4场小组赛和一场1/16决赛。

出生在阿雷格里港的罗纳尔迪尼奥，一家人都对足球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父亲曾是足球运动员，母亲是个球迷，哥哥也是个足球运动员。而小罗8岁时，父亲的早逝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变故。与很多巴西国脚的成长历程一样，罗纳尔迪尼奥每天最开心的生活就是去足球场踢球，而从贫民区的陋屋到球场则是罗纳尔迪尼奥最向往的路线。1997年在埃及举行的世少赛，小罗代表巴西国少队登上球场、大放异彩，决赛中他们以2比1击败了加纳队。这次杯赛中共打进7个球的小罗被评为最佳球员，成为冠军队的最佳射手，这是他足球生涯中的第一个最佳，一时间他的名字为世人熟知，这次成功拉开了罗纳尔迪尼奥职业生涯的新篇章。1998年，罗纳尔迪尼奥与格雷米奥俱乐部签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同，迈出了通往成功的第一步，这也让他很快赢得了在国家队中的位置。他此后的辉煌我们已无需赘述。

罗纳尔迪尼奥的盘带最具观赏性，就像一个跳桑巴舞的精灵。他的脚下技术非常灵活、细腻，无论是长途奔袭还是小范围快速变向晃开对手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完美地将花哨与实用结合了起来。

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圣保罗，东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636公里。它是巴西经济、文化中心。里约热内卢市内设有60多家各种类型的博物馆，70多家图书馆，85座大小剧场，还有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

当然，里约也是一座足球之城。

2014年巴西世界杯，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球场是巴西著名的马拉卡纳球场。这座为1950年世界杯修建起来的足球场，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曾经有超过20万人涌入该球场观看一场比赛，那是足球运动史上单场最多观战人数纪录。为了承办2014年巴西世界杯，马拉卡纳体育场将规模缩减至7.6万人，不过即便如此，它依旧是巴西最大的球场。

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中，这座球场将承办7场比赛，其中包括4场小组赛、1/8决赛、1/4决赛和备受世人瞩目的冠亚军决赛。

里约有四大足球俱乐部：弗拉门戈、瓦斯卡达伽马、弗鲁米嫩塞和博塔弗戈。每个俱乐部都有一段辉煌历史，涌现出众多巨星。

其中最能代表里约的，当属弗拉门戈。

号称“人民的球队”的弗拉门戈，是全巴西最受欢迎的俱乐部。弗拉门戈的代表人物是济科。在弗拉门戈队效力的16年当中，济科共出场650次，打入630球，是弗拉门戈队当之无愧的灵魂。

1953年3月3日，济科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一个葡萄牙移民的足球世家，父亲曾是守门员，他的两个哥哥也都是职业球员。济科原名亚瑟·安图内斯·科英布拉，18岁成为职业球员。成名之后，他绕嘴的长名字被人改成“济科”，这个名字含有敢斗常胜的“小公鸡”的意思。巴西人对球星的热爱往往是从名字开始的，而后他们频繁谈论他出色的脚法、完美的动作、浅浅的笑容和高尚的球风。被称为“白贝利”的济科，1966年进入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学校，接受正规训练。14岁时进入弗拉门戈少年队，17岁时进入弗拉门戈青年队，并同时入选巴西国家青年队。

1981年，弗拉门戈代表巴西参加南美锦标赛，夺得冠军，也因此获得了代表南美参加第二届“丰田杯”洲际足球俱乐部赛的资格。在1982年12月13日举行的丰田杯赛上，济科面对英格兰老牌劲旅利物浦队，勇往直前，如入无人之境，一人独进3球，赢得了这场比赛，谱写了南美足球的辉煌。但济科的世界杯生涯却充满着伤感，1982年桑巴之舞败给浪漫的意大利；1986年33岁的济科再次征战世界杯，却在半决赛止步于法国队。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济科转会到意大利和日本的俱乐部。但很多弗拉门戈球迷始终认为：济科只属于弗拉门戈。（黄思莹、任少博）



2014 年 3 月 2 日，参加里约狂欢节桑巴游行的舞者



桑巴！桑巴！

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巴西等同于里约，里约等同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等同于桑巴。

记者 徐菁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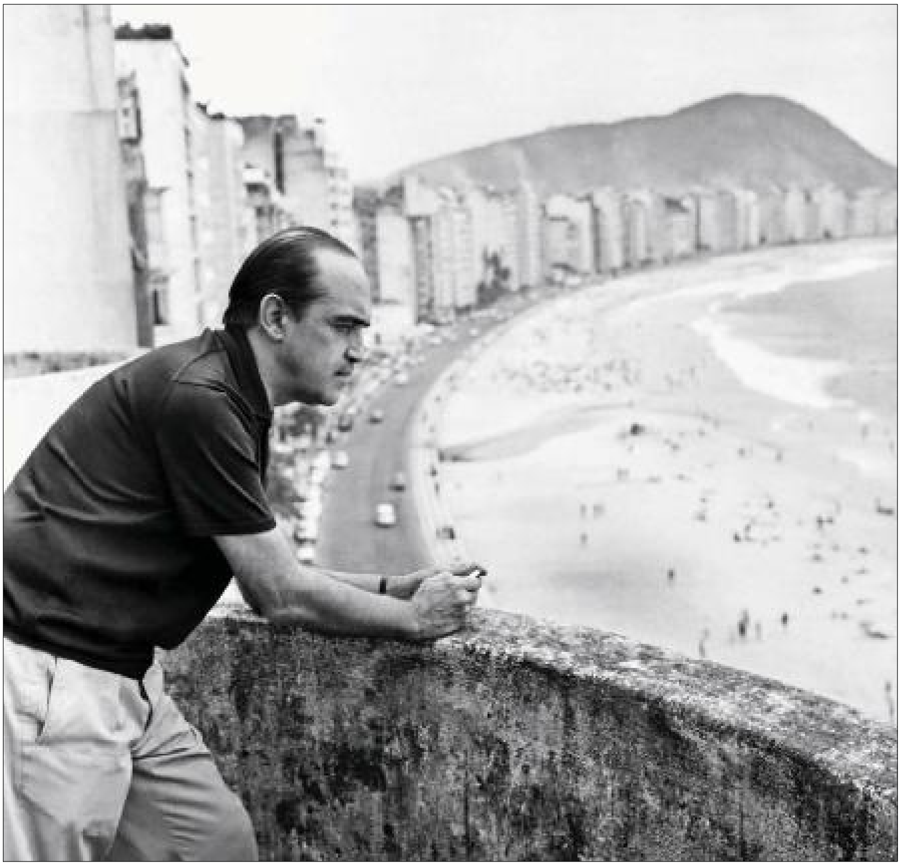
里约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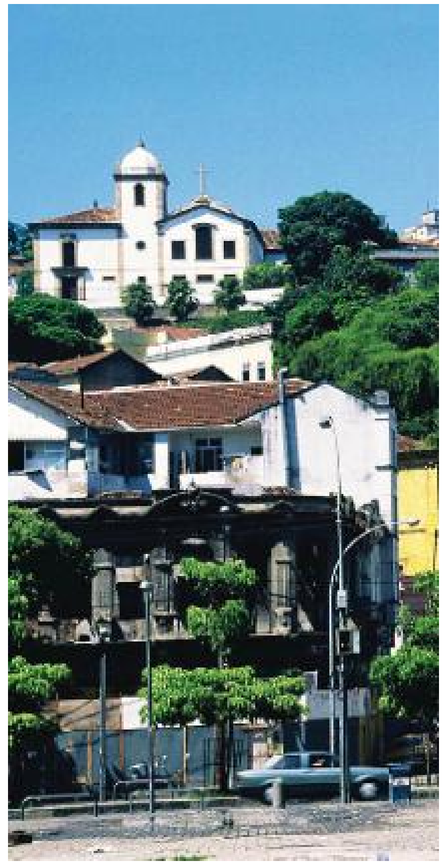
在里约的第五天，我从科帕卡巴纳海滩附近的公寓搬到圣特雷莎（Santa Teresa）区，住在一户里约人家里。刚到主人家，我留意到门外地上放着件五颜六色形似花环的物品。“那是狂欢节桑巴游行的时候用的。”男主人见我好奇，解释道，“我们有一个自发组织的街头狂欢团体，这是我们的行头之一。但现在不是狂欢节时间，要体验桑巴，你可以周末晚上去拉帕看看。”

拉帕紧挨着圣特雷莎，两个地区都处在里约传统市中心的西沿。从科帕卡巴纳到这里，开车不过20分钟，我仿佛穿越100年，回到另一个里约。科帕卡巴纳平直的街道、时髦的餐厅店铺、24小时安保的现代公寓和豪华酒店的茶色玻璃幕墙统统消失。人们盘踞在小山上和山谷的空地里，被蜿蜒的小路、长长的台阶和纠缠的电线连接在一起。到处是旧时欧洲风格的小楼，缤纷地漆成粉色、鹅黄、浅青或者淡蓝。绝大多数房子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门洞敞着，黑漆漆的让人看不出名堂。好些小楼兀自立着，已经彻底没了屋顶，空留下巴洛克风格的廊柱和布满浮雕的墙面，像流浪街头的落魄贵妇。

19世纪初，随着葡萄牙王室的到来，里约开始扩建城区。从那时开始，大量达官巨贾选择在圣特雷莎和拉帕一带居住。这里就处在帝国核心的外围，小山上郁郁葱葱，能够眺望极美的瓜纳巴拉湾景色。里约市政府人类遗产保护机构主席华盛顿·费加尔多告诉我，在殖民时代，圣特雷莎处于半城半郊的位置，而挨着它的拉帕变成了城市休闲和娱乐的中心，有大量酒吧、餐厅和居民区。

20世纪后，里约对城市进行现代化扩建。圣特雷莎和拉帕的古典美落伍了。它消受不起汽车


巴西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里约桑巴大道的设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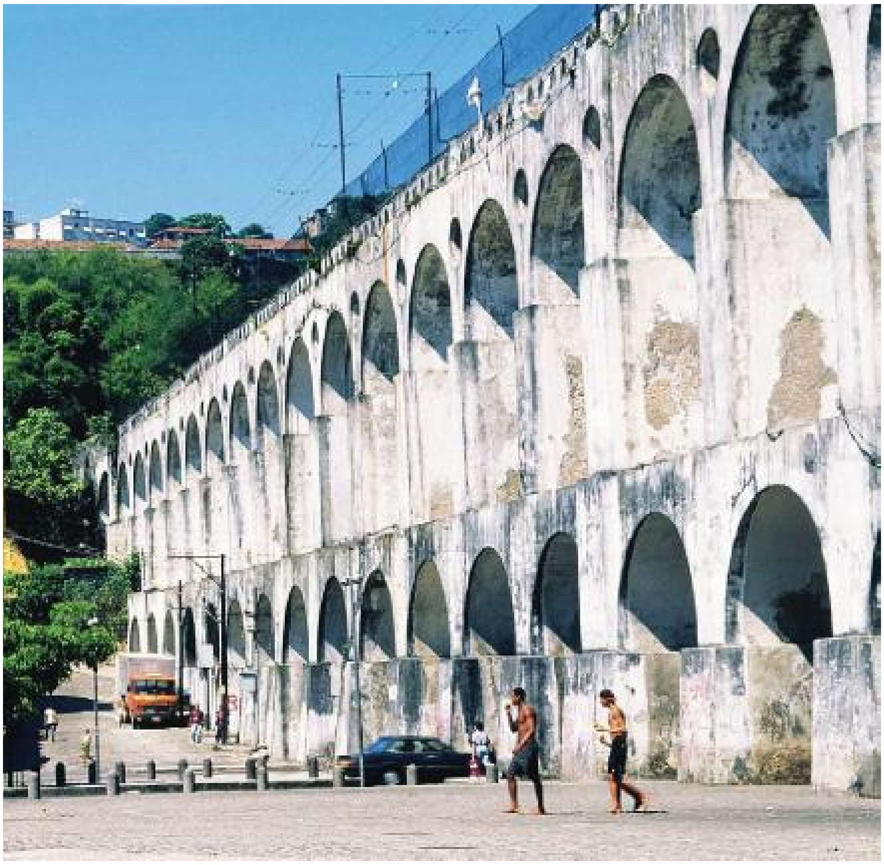
的车水马龙，离代表健康生活的时髦海滩又太过遥远。富人们向南区迁移，他们的旧宅邸成了穷人们的庇护所。

在20世纪早期，滑向失序的拉帕保持着另一种欣欣向荣。街道上到处是艳舞场所、妓院和赌场。狂欢气质让它成为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灵感之地。那时，一切向巴黎靠拢的里约将拉帕视作自己的蒙马特高地。但从40年代开始，执政者清肃拉帕的“腐败”生活，城市的重心进一步南移，拉帕彻底没落了。

5月，里约的太阳落得很早。下午17点半，天色已经昏暗起来，我从住处出发去拉帕。沿途流浪汉的小窝棚里还空着，街边支着简陋架子的烤肉摊飘着阵阵烟味。10分钟后，白色的“拉帕拱桥”就出现在眼前。“拉帕拱桥”横亘在拉帕大街上，是里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1723年，奴隶们用巴西花岗石、石灰、沙和鱼油建成了这座高约18米，长270米，上下两层共42个拱的拱桥。桥最初为水道，用于将Carioca河的淡水引向市中心。19世纪末，里约的水源供给发生变化，拉帕拱桥被改造成为有轨电车桥，供人们来往于市中心和圣特雷莎。

拉帕的夜生活从晚上20点开始渐入高潮。黑夜吞噬了所有破败和萧条，灯光将整个拱桥照得通明。拥挤的人群让我确信，此刻、这里就是里约的中心。拱桥前的广场上，街头音乐家怀抱七弦吉他，架起库巴鼓。鼓点一响，期待已久的狂欢者就开始舞动起来。穿短裙的女孩灵活地抖动着上身，激情似火地扭动臀部。小伙子们的功夫则在脚上，双脚飞快地移动或旋转。桑巴音乐的节奏每分钟快达50拍，在里约的狂欢节上，曾有舞团以每分钟140拍的极限速度狂舞。跳累了的人们从露天的饮料摊上买来啤酒和凯匹林纳鸡尾酒，蜷在路边椅子上或是台阶上消磨一番时光，便又能投入下一轮狂欢。

整个拉帕广场及其周围的街道，有无数个这样的露天小型音乐舞会。在这里，我很快体会到桑巴作为一种集会音乐的妙处所在：它的节奏明快和活泼，具有极强的动感和感染力，能迅速将气氛推至高潮；而鼓是桑巴音乐的核心，决定了整个音乐的节奏和气质。鼓点的穿透力非一般乐器所能比肩。即使是在摩肩接踵的拉帕，各个音乐小组都不会被鼎沸的人声所淹没，也不会彼此干扰得无法进行。



里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拉帕拱桥”

广场上的小型音乐舞会是草根的，用于释放年轻人的无限精力。而在拉帕，人们有更多的选择。80年代，里约市政府重新考虑复兴包括拉帕在内的老城区，希望吸引中产阶级们回到这里居住。拉帕狼藉的治安名声成了绊脚石。幸运的是，一些人从拉帕的艺术传统里找到灵感，利用破败的老房子开设音乐酒吧。音乐驱散了岁月留下的霉味，以怀旧情调取而代之，成为今天拉帕复兴的最主要推动力。“拉帕就像是桑巴的核反应堆，它推动桑巴、传播桑巴，并永远在改造桑巴。”费加尔多说，“就像是传统，随时光而变，但依然保持本真。”

Rio Scenarium是拉帕最热门，也是最早开设的酒吧之一。它改自一家三层的古董店。绛红、宝蓝、豆绿色的墙漆和舞台上大红的帏布充满了拉丁趣味。家居保留了复古风，整个店里装饰满了从挂钟到收音机的各种旧物。这里的音乐不像广场上那样激烈，人们可以在舞池里轻轻摇摆，或者找张桌子从容享受一顿晚餐。我站在二层的围栏边俯视舞池，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说里约的灵魂在拉帕：各种肤色和年龄的人们，舞技熟练的里约人和身体僵硬的游客，音乐将他们糅合在一起。音乐也是多元的，充满爵士味道的巴萨诺瓦，电子风格的热带主义，但多元的背后是统一的巴西基因：桑巴，那才是里约的灵魂。

“桑巴秘密”

提到桑巴，不能不想到狂欢节。虽然5月并非狂欢季，但我仍不甘心，想去探探狂欢节的究竟。

里约狂欢节在2月中下旬举行，持续四天四夜。狂欢节的顶峰是规模盛大的桑巴游行。那是通过电视机，向全球10亿观众传播的巴西的门面。桑巴游行实际上是桑巴学校之间的顶级对决。巴西的桑巴文化与足球类似，全国有大量的桑巴学校，根据历史上的表现被分为几个级别。顶级的桑巴学校一共有12所，桑巴大道就是它们的决赛场。

桑巴大道在拉帕以西3公里。周围的城市景观已经大不相同，到处是空旷的马路和朴素的房屋。桑巴大道是一条长700米的水泥路面，两旁是延绵的露天水泥看台，路的尽头则是一个可容纳两万人的巨大广场。露天看台被分成了好几个区域。如果你肯为狂欢节花费2200美元，就能进入被称作“卡巴莱”的豪华包厢，跻身于名流、足球明星和政客之间。还有一些包括6个座位和一张咖啡桌的小包厢，每个座位价格为400～1900美元不等。

每年狂欢节第三天晚上21点，第一个出场的桑巴学校从瓦加斯总统大道出发，进入桑巴大道。它庞大的参赛队伍由3800人到4000人，以及最多8辆彩车组成。它有85分钟的时间来通过整个桑巴大道，在9万名观众的山呼海啸中，接受遍布整个看台的10组共40名评审的严格考察。表演的主题、对主题故事的表达、服装、舞者的热情和他们对观众情绪的调动都是评分项目。这场马拉松式的竞赛要持续两个通宵。

我到达桑巴大道时恰值晌午，烈日炙烤着这个庞大的空荡荡的建筑群，颇显乏味。在一侧看台一层中央，有个小房间开着，液晶电视不断循环播放着桑巴游行时这里流光溢彩的胜景，墙上挂满了狂欢节夸张的服装道具，零星的几个游客正考虑要不要租一套拍个照。

尽管对于游客来说，非狂欢节时期的桑巴大道是个鸡肋式的景观，但它的建立对里约有特别的意义。1983年，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行将就木。在里约州，左派政治家布里佐拉成为州长，他考虑要为桑巴游行建立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当时恰逢巴西军政府对流亡人士进行大赦，巴西蜚声世界的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得以从海外回到故乡里约。

里约人对这段故事津津乐道：尼迈耶7月得到这个设计任务，8月就拿出了图纸。此后，6万名工人仅用了110天时间完成了整个工程。原本打算在马拉卡纳足球场举行的1984年狂欢节桑巴游行，奇迹般地得以在新落成的桑巴大道举行。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智慧和力量代表了那个时代巴西人对国家未来的全部期望。

布里佐拉当初选择这样一项工程开启自己的州长任期，恐怕也是考虑到它的象征意义：在过去50年里，桑巴已经成为巴西的国家象征。在这个种族成分复杂，阶层分化严重的年轻国家里，桑巴所发挥的黏合剂作用以及它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被学者们称作“桑巴秘密”。用巴西权威人类学家罗贝托·达马塔的话说：“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相反，狂欢节创造了巴西。”

巴西的第一次狂欢节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那是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文化象征之一。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教授玛莎·阿布雷乌告诉我，狂欢节在巴西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即使是当时的奴隶，也可以利用狂欢节用音乐表达自己的诉求。在19世纪晚期，政府禁止黑人奴隶击鼓或者集会庆祝节日，只有狂欢节是个例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里约一直存在着两个狂欢节。正统的狂欢节在今天的里约布兰科大道上举行。白人中上层阶级在这里享受波尔卡舞、华尔兹舞、马祖卡舞和苏格兰音乐。另一个狂欢节则是属于桑巴的，它的发源地就是今天桑巴大道附近的Praça Onze。

从今天的Praça Onze地铁站出来，是一个朴素的城中小广场，老人闲坐在长椅上，年轻人行色匆匆。广场周围已经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居民区，安静闲适。我很难想象它100年前的模样。19世纪末，Praça Onze临近上层社会居住的市中心和港口，有轨道交通与之连接，成为大量黑人和混血劳工的居住地，是“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的安全阀。”

黑人劳工带来了由非洲音乐演变而来的桑巴。享有威望的黑人女祭司们则成为音乐活动的主要组织者。狂欢节时，人们利用当年的Praça Onze小广场举行了最早的桑巴比赛。当时桑巴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1928年，巴西第一所桑巴学校在这里建立，取名为“让他们去说闲话”，嘲讽上流社会的傲慢。

今天，里约的主干道瓦加斯总统大道就在Praça Onze边上穿过。上世纪30年代，执政者瓦加斯敏锐地发现了桑巴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号召力和宣传力：在狂欢节中，桑巴的主题会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现出来；而且为了筹备竞赛，为之谱写的歌曲会在社区中被整年传唱。瓦加斯决定向桑巴团体的狂欢节游行提供补贴，条件是他们必须表现官方推崇的爱国主义题材。其中一个不断被展现的主题是：巴西是一个种族民主的社会，一个非洲遗产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这是当时巴西政府竭力塑造的国家形象。有趣的是，30年代，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访问巴西，这也恰好是巴西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

但实际上，桑巴被巴西全民、特别是中上层阶级所接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外至内的力量。1920年，一支桑巴乐队被邀请到巴黎演出。他们还未出发，里约的报纸就炸开了锅，深为这群“傲慢而愚蠢的黑人”将要代表巴西而感到愤怒。而这支乐队在巴黎征服了所有听众和评论家。

今天的里约到处可见名人的纪念像，我数次问身边的里约人这都是谁，每次得到的答案不是“不认识”，就是“根本没留意过”。但有两次，我路过街边的涂鸦，被里约人一把抓住。他们兴奋地指着画里一位顶着夸张水果帽的女士问我：“你知道她吗？卡门·米兰达！”

里约西海岸的弗拉门戈公园里有一个圆形的纪念馆，收藏了卡门·米兰达生前使用过的3500多件服装和物品。米兰达生于葡萄牙，童年随父母移居里约，1939年在百老汇登台，不久与福克斯公司签约。40年代，她在好莱坞演出十几部歌舞片，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歌舞明星。在现存的米兰达的照片中，她永远戴着极夸张的帽子，穿着浮夸的戏服，摆出奔放的舞姿，让人一眼就联想到狂欢节桑巴游行中的舞者。在我看来，那些存放在纪念馆里的服装完全可以直接拿去桑巴大道。在当时的美国，米兰达就是巴西异域情调的符号性偶像，被称为“巴西炸弹”。4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针对拉美睦邻政策，米兰达还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米兰达在世时曾被批评“太过美国化”，不能代表真实的巴西文化。但1955年，她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后，巴西将她的遗体运回国，为她举行了国葬。今天，里约人口吻里充满赞许：“是她把桑巴介绍给了世界！”

Praça Onze和它周围的旧社区已经在30年代的城市大改造中消失了，让位于壮观的瓦加斯总统大道。桑巴游行不停地改变路线和场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中产阶级和好奇的旁观者。1953年，巴西一位记者第一次提出，或许桑巴——而不是主流表演——才是里约狂欢节的主要看点。50年代末，桑巴学校首次被邀请参与



巴西歌舞明星卡门·米兰达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当晚在里约》剧照



2013 年 2 月 12 日，里约狂欢节桑巴学校花车巡游大赛在桑巴大道举行

狂欢节的视觉设计。同时，他们终于被允许进入里约的“门面”布兰科大道表演，并最终成为狂欢节的主体。

种族和阶级在桑巴学校里彼此熟悉和适应着对方的规则。为了让学校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波塔尔桑巴学校的主席曾不得不强迫舞者穿着得体的套装，规定出门时不能携带弹簧刀。70 年代中期，桑巴学校开始雇用白人、中产阶级专家来帮助他们筹备表演，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狂欢节竞争。大量白人也开始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加入桑巴学校，向黑人老师学习舞步和音乐。1988 年狂欢节的桑巴游行，首次出现了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方队。

桑巴之根

狂欢节已经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人人都希望从桑巴上分一杯羹。非法博彩业的老板们曾是桑巴学校的主要资助者，后来大毒枭们也来投钱。顶级的桑巴学校还吸引着跨国公司、联邦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2007 年，委内瑞拉政府向维拉·伊莎贝拉桑巴学校捐赠 100 万美元。该学校当年狂欢节的主题是“美洲，我为你疯狂：拉丁风格颂”，并意外险胜夺冠。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这场胜利是“拉丁美洲一体化的胜利”，并资助该团体进行了一次国际旅行。我这次在里约了解到，现在好几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接洽里约的桑巴学校，希望他们将桑巴游行弄成国家形象的广告大片。

“每个里约人都有自己支持的桑巴学校。我们全情投入，就像我们支持那些足球俱乐部一样，讲究忠诚。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却在支持哪个桑巴学校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就会遭人耻笑。”里约市政府的国际新闻官伊莎朵拉·马里诺告诉我。我不禁好奇，狂欢节已经变得如此商业化，如果里约人日常能够在拉帕那样的地方享受桑巴音乐，桑巴学校持久魅力究竟在哪里？

新西兰摄影师罗威纳·巴内斯是个桑巴爱好者，她喜欢听桑巴爵士乐，跳混合了波尔卡和阿根廷探戈的舞厅森巴，狂欢节桑巴并不合她的口味。但几次去里约后，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坎塔加洛（Cantagalo）贫民区拍摄了纪录片《贫民区的鼓点》（*Favela Beat*），主角就是那些参加狂欢节桑巴游行的人们。“之所以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因为桑巴已经远远超越了舞蹈，它关乎自尊和文化认同。”巴内斯告诉我，“巴西人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

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多次来到巴西，每次都深深为此感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改造，原来相对集中的中下层劳工聚集区被打散，加上大量移民迁入里约，贫民区在里约的各个山头蓬勃地发展起来。今天里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Favela（巴西人对贫民区的称呼）。每个贫民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桑巴学校，那才是桑巴的根基。要理解今天的桑巴学校，我必须去贫民区看看。

在坎塔加洛，我见到老住户玛西娅•苏扎。刚见面，玛西娅就纠正我：“我们现在不再用‘favela’这个词，而是用‘社区’。人们对favela存在偏见，我的一个亲戚当上了警察，可人家一听说他来自favela，就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不是个好人。一般人都认为，favela里住的都是穷人，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社区里住的有大学的学者，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最近几年，里约政府对贫民区加强了整顿。绝大多数贫民区都入驻了警察，有了规范的电力、自来水供应和排污工程。

坎塔加洛就在伊帕内玛海滩后面的山上，与繁华的伊帕内玛社区完全是无缝衔接。由于能俯瞰美丽的海滩景色，它近年来大有成为热门旅游景点的势头。从远处看，里约所有的贫民区都长得一样。空心砖搭成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层层叠叠地铺满整个山头。走进去，坎塔加洛和我想象得大为不同：这里充满了伊帕内玛和科帕卡巴纳所没有的生活气息。人们倚在家门口聊天。哭泣的女学生正在被邻居们安慰。曲折街道和逼仄的台阶上回荡着摇滚乐。沿途墙壁上有好些色彩艳丽、充满童趣的绘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环境保护主题，那是坎塔加洛的孩子们上绘画班的结果。

玛西娅•苏扎今年36岁，她的家庭上溯三代都住在坎塔加洛。现在大家族16口人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苏扎看来，“社区”和其他地方的最大不同在于人们在这里紧密地形成一个团体。家里人之间彼此照顾，邻居会在她不在家时主动帮她照顾孩子。人们互相都认识。“当你站在你家门口时，能够听到有人在山的另一边老远和你打招呼。”“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曾经搬到其他地方去住，那种感觉太糟了，你不认识人，没有朋友，大家都很冷漠，那里连桑巴学校都没有！”

这样紧密的社区关系的形成并不奇怪，在政府整顿前，里约的贫民区没有基本的市政设施和管理机构，一切完全依靠社区的自治。坎塔加洛的居民自治协会一共有8个工作人员，所有办公资金靠1万名居民自愿支付。主席由居民们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现任主席70多岁了，已经在自治协会里志愿工作了40年。

了解坎塔加洛的基本情况后，我开始理解桑巴学校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社区里扎根。学校是社区发展出的另一种自治结构。里约所有桑巴学校的主席都是由会员投票选出的。玛西娅告诉我，在桑巴学校里最有威望和权力的是两个部门：老年人组成的老年部和由社区妈妈们组成的炊事部——这与里约贫民区的传统家庭结构恰好相同。“在我家里，我和我丈夫之间是我说了算。可如果我爸爸在家，那就是他说了算。直到现在，他还要指点我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玛西娅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业余桑巴作曲家，她的两个兄弟是职业桑巴舞者和桑巴老师。玛西娅有6个孩子，所有人都参加桑巴学校的活动。女儿朱莉亚今年15岁，已经是桑巴学校的职业舞者。“在我们家，桑巴就是传统，代表我们的文化和身份。每年2月到6月，我每周参加狂欢节训练，3次，每次4个小时，我从不觉得这是件辛苦的事情。”玛西娅说，“我的孩子们可以去桑巴学校参加每周两次的免费课程，每周日还会去伊帕内玛的小广场表演。这实际上还减轻了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家务负担。我为什么送孩子们去桑巴学校？这个社区里有很多人去犯罪了。但我的祖母早就告诫过我：‘空空的头脑是魔鬼的居住地。’跳桑巴的时候你必须全身心的投入，至少我的孩子们能够在那里学些东西。”

桑巴学校还提供了另一种未来的可能。在坎塔加洛，绝大多数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玛西娅做美发师，给人涂趾甲，还盖过房子。她在生活中的最大忧虑是“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玛西娅期望女儿朱莉亚能够成为一名桑巴老师。“桑巴老师的收入并不高，但至少稳定。而且如果你足够优秀，能够去国外，那就是另一种局面了。”玛西娅的弟弟路易斯就是非常出色的桑巴舞者。我没能见到他，因为“他在一艘豪华游轮上工作，现在瑞典”。

探访桑巴学校

坎塔加洛桑巴学校的天花板上挂满了万国旗，很快人们将装上一部大屏幕电视，那是为社区居民享受世界杯准备的。在这儿，我无法体会桑巴学校的日常生活。其实，在全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桑巴学校都会开放自己的狂欢节排练。里约市内有许多旅行公司组织观摩。这是游客们窥探桑巴学校的主要方式。但在5月，学校都还处于狂欢节后的休整期。不过我的运气不错。我在萨尔盖鲁（Salgueiro）桑巴学校的葡萄牙语网页上发现一条通知：5月11日周日下午有一场名叫“Feijoada”的活动。“今天是母亲节，本次活动由学校妇女部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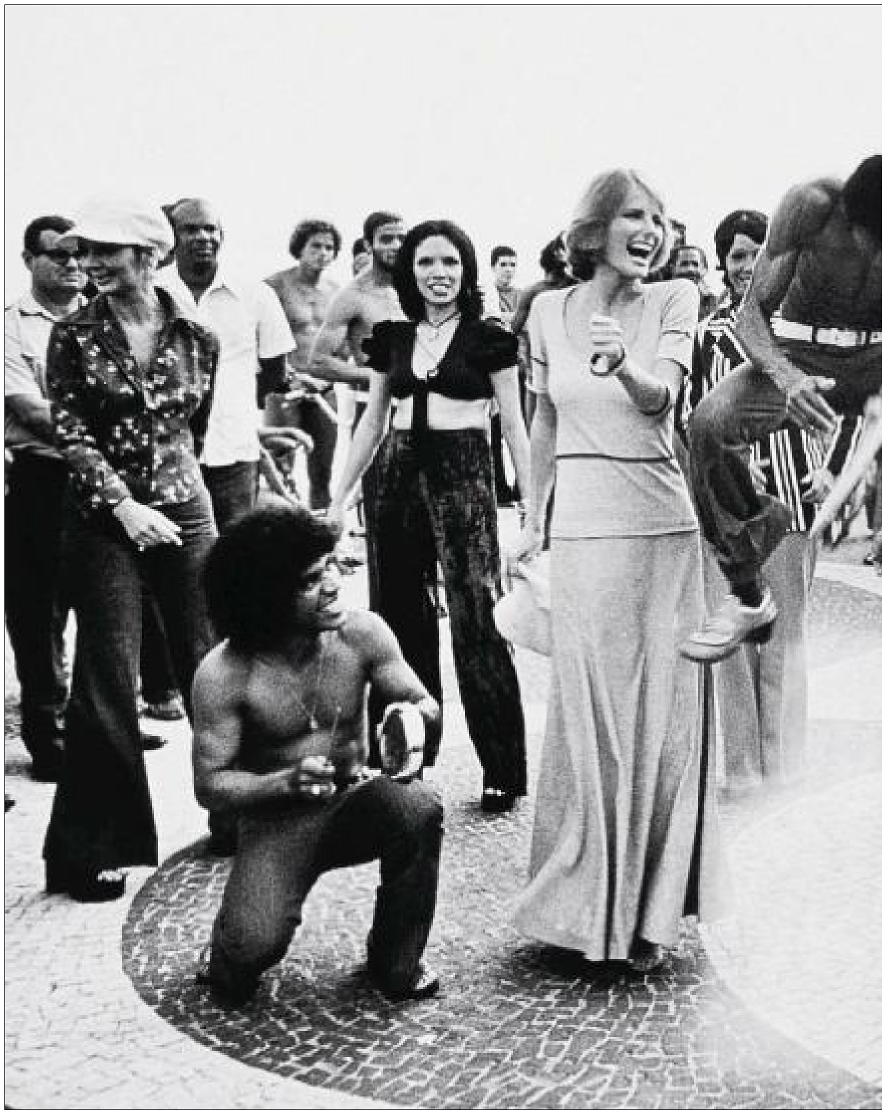
萨尔盖鲁位于里约北区。1960年的狂欢节中，它成为历史上首个将奴隶历史和自由诉求作为主题的桑巴学校。这为他们赢得了首个冠军。萨尔盖鲁在六七十年代共夺得了5次冠军。凭借这样骄人的成绩，学校吸引了大量中产阶级拥趸。里约的桑巴学校都

在“山上”，萨尔盖鲁却在70年代中期特立独行地将学校场地搬到山下。新选址距离萨尔盖鲁贫民区不远，又在相对安全的居民区，对于不同阶层的成员来说都是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听说我要去萨尔盖鲁，在里约生活了5年的意大利里人保罗自告奋勇地做我的向导。他曾经从事巴西音乐研究，是桑巴学校的常客。学校的活动场位于一条幽静体面的街上，外墙高调地涂满代表萨尔盖鲁的大红色。这场“Feijoada”门票售价30雷亚尔。

“Feijoada”，巴西特色菜肴黑豆饭的名字。黑豆饭的原本是“奴隶饭”，但经改良后味道不错，且营养丰富，成了巴西人日常最钟爱的食品。人们将黑豆与各式各样的咸猪肉小火炖煮，配上米饭、切得细碎的甘蓝、奶油树薯粉和切片的柳橙享用。保罗告诉我，“Feijoada”是桑巴学校常见的活动形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因为学校里的妈妈们会准备黑豆饭自助餐。

一进入学校，我的耳朵就在高分贝的桑巴音乐中沦陷了。保罗扯着嗓子在我耳边吼道：“这是预热，是这儿分贝最低的时候，现在是享用Feijoada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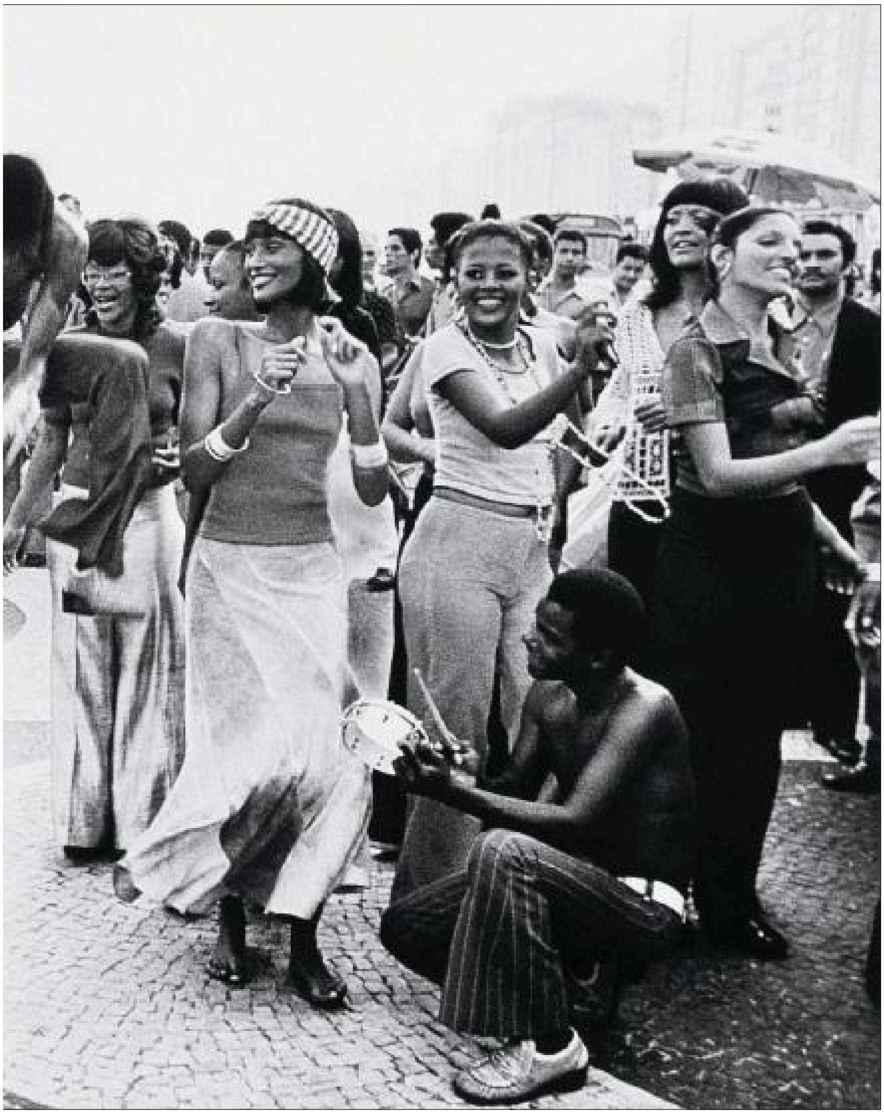
名模谢丽尔·提格丝（前左二）在里约街头与桑巴学校的学员一起跳桑巴（摄于1973年）

整个学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简易的体育馆，中间是一整片空地，四周没有看台，但分成上下两层。据说这是里约条件最好的桑巴学校，有空调，能够容纳8000人。在这个下午，场地右侧中央搭起了一个的舞台，歌手正在纵情歌唱。除了舞台前方的一块空地，其他地方摆满了红色的塑料桌椅，人们正大快朵颐。在场地最深处，妈妈们穿着统一的白底红纹长袍给每个人盛上黑豆饭。场地四周有几十个格子间，有些是学校各个部门的办公室，现在都改成了饮料售卖点。

我坐下来吃我的黑豆饭，四处张望一番，立刻感到，这场活动恰好说明，狂欢节决不是桑巴学校的全部。和拉帕的花天酒地活色生香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考究的舞台。学校的一切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家常”——妈妈们做的黑豆饭从材料到装盘都是十足的家常版。放眼望去，我显得极其另类——场地里的所有人都是拖家带口而来。全家老小六七口人围在一起，他们的穿着和状态恐怕和他们在家吃饭时并无二致。甚至，这个舞台的存在也并不是为了以表演娱乐大众，它不过是这个家常大派对的工具罢了。

到了15点多钟，大多数家庭已经结束了用餐。台上的主持人开始组织大家互动，随机将四位不同年龄、身形各异的女士请到台上。桑巴真是存在巴西人血液里的东西，音乐一响，她们就开始即兴舞蹈，一招一式里的纯熟和洋溢的热情真让人着迷。然后全场观众用欢呼和掌声为每个人投票，获胜者的奖励是在社区美容院里享受两次免费美容。

在这轮热场过后，所有的空地都演变成舞台。爸爸拉着六七岁的儿子，



女儿牵着上了年纪的母亲，父母抱着襁褓里还在熟睡的婴儿，大家都跳起桑巴来。

我知道他们都在跳桑巴，可桑巴是什么，我却很难说出来。没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跳得相同。英国人在国际标准舞中对桑巴舞进行了规范。但这种做法在巴西根本不受待见。在这里，桑巴就是开放的。里约人常说一个词“阿里西亚”，意思是生活愉悦而富有感染力。我想这大约才是桑巴的真谛。

罗莎吉拉·席尔瓦刚刚在舞台上为自己赢得了两次免费美容。她身材娇小，留着一头爆炸细卷发。我找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非常兴奋，以至于我觉得她的整张脸都在发光。“我今年55岁了。我和家里人一起来的，这是我的母亲，今年78岁！”这让我大吃一惊，罗莎吉拉在台上跳舞的时候，我认为她只有30多岁。

罗莎吉拉从6年前开始参加萨尔盖鲁的狂欢节桑巴表演。她每周都要来学校，同时参加大量的狂欢节筹备活动。“学校对我意味着什么？”她耸起肩膀舒了口气，指着我的采访本笑了，“如果我真要说清楚我的全部感受，你得再去找个本子！我爱它，越来越爱。桑巴就是巴西，巴西就是桑巴。我跳桑巴的时候，能够忘记一切烦恼。我们来这里，无论贫富地位，无论身材胖瘦，也无关年龄。在跳桑巴的时，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只有在那一刻，我感到我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我毫不怀疑她所说的一切。在舞台上的那一刻，罗莎吉拉就是让人着迷的女王，而走出桑巴学校，她只是一个在街头贩卖饮料的流动商贩，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里约人。

桑巴馆最里面有三间最大的办公室，那是属于学校打击乐团（bateria）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奖杯。打击乐在桑巴游行的音乐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灵魂地位。今年狂欢节，萨尔盖鲁的团队共有4000人组成，其中打击乐团有350人。学校在狂欢节上以0.5分之差丢了冠军，但打击乐团在单项评选里是第一名。乐团指挥梅斯特·马卡奥是桑巴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梅斯特·马卡奥姗姗来迟。他身材十分高瘦，穿着一整套学校的T恤。耳朵上戴着指甲盖大小的钻石耳钉，脖子上挂着手指粗的金色项链。他去盛来剩下的一点黑豆饭，坐在我对面吃了起来。“要做好一个指挥，你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对工作无比投入。你还得有一双好耳朵。我能在400个人的队伍里听出谁的鼓出了问题。”马卡奥今年48岁，15岁那年加入萨尔盖鲁的打击乐团，从初级鼓手做起，25年后成了这支队伍的领袖。这听上去是个励志故事，但对马卡奥来说也许更多是宿命。“我的父亲就是这支打击乐团的指挥。我的兄弟、亲戚也都在这里任职。”说话间，马卡奥5岁的小儿子推开办公室门探出了脑袋。“我从不教我儿子打鼓，带他们来这里就足



2006年1月14日，在里约拉帕区的一家桑巴音乐酒吧里，名为“Roda”的桑巴乐队正在表演

够了。我女儿2岁，已经可以跳舞了。”

5月是桑巴学校重新开始忙碌的日子。在这几天，萨尔盖鲁的领导团队将最后确定2014年狂欢节表演的主题。创作部门根据主题进行为期5个月的音乐创作。到了10月，学校将从8～10部音乐创意中做出最后的选择。在这整个过程中，打击乐团都在进行训练。

马卡奥是我在欢乐得冒泡的萨尔盖鲁遇到的最严肃的人。学校的管理层并不能像罗莎吉拉那样单纯享受桑巴的快乐。桑巴学校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2014年1月，萨尔盖鲁登上了报纸头条。学校副主席马赛罗·费雷尔被车蓄意撞死。里约本地媒体在2012年报道说，由于黑社会帮派之间的斗争，萨尔盖鲁的主席瑞吉纳·塞莉开始收到死亡威胁。就在今年早些时候，瑞吉纳·塞莉在萨尔盖鲁校内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带着三名贴身保镖，并且拒绝拍摄任何照片。

马卡奥不愿谈这些事情，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里，桑巴学校发生了太多改变，但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校，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并没有淡化。“我是萨尔盖鲁贫民区里出生的，就在自己家里，我就是这个社区的儿子。我们不只是一个学校，我们建设的是一个家，我们希望大家到这里来觉得自己是在受到母亲的照顾。”“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大多是穷人。有时候训练结束后已经是深夜。他们没有钱坐出租车回家，就在学校里一直待到早上5点有公交车了再走。他们不是为了钱，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学校里会想办法提供一点帮助：我们资助一些会员的交通费用；如果你的儿子想办生日派对，学校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人们有时候没钱看病，我们会通过人际关系找认识的医生帮他们看看。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每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筹备狂欢节。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细节上花尽心思。这就是为什么在狂欢节上获胜是那么重要的原因，这关系整个社区的自豪感。”

在离开萨尔盖鲁之前，我经历了这场Feijoada的高潮。歌手演唱了1960年学校第一次夺冠时创作的歌曲，社区的荣耀历史激起人们的阵阵欢呼。随后，马卡奥带着打击乐团的30多名成员进行了表演。他们就在场地中央，在人们中间。鼓的旋律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完成了烹饪工作的妈妈们像是在参加庆功宴。她们排着队，跳着舞，在人群里一遍又一遍地转着圈。所有人跳着不同的舞，唱着一样的歌。

三联生活周刊 新媒体

www.lifeweek.com.cn



平板客户端

数字精选版：

在App Store、各大安卓市场中

搜索“三联生活周刊HD”即可免费下载

（支持NewiPad Retina高清屏幕）

iPad原貌版：

内容完整，年订阅价低至3元/期，

在App Store搜索“三联生活周刊iPad版”

手机客户端

3.0版全新上线，完美支持iPhone5，微博、微信一键分享

在App Store里搜索“三联生活周刊for iPhone”免费下载

在各大安卓市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免费下载安卓手机版





三联生活节气

本刊在“三联生活节气”版书架中上线，请在苹果商店（AppStore）搜索“三联生活节气”即可免费下载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微博

@三联生活周刊

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

搜索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三联生活网 www.lifeweek.com.cn

生活者社区 www.lifeweeker.com

手机客户端在App Store、各大安卓市场中搜索“三联生活者”即可免费下载

• 彩信手机报

每周六期，当周杂志核心内容。8元包月（需开通彩信服务，价格不含通信费，前72小时免费试读）

移动：发送SLZK到10658000订阅　　联通：发送SL到10655111订阅　　电信：发送SLZK到10659000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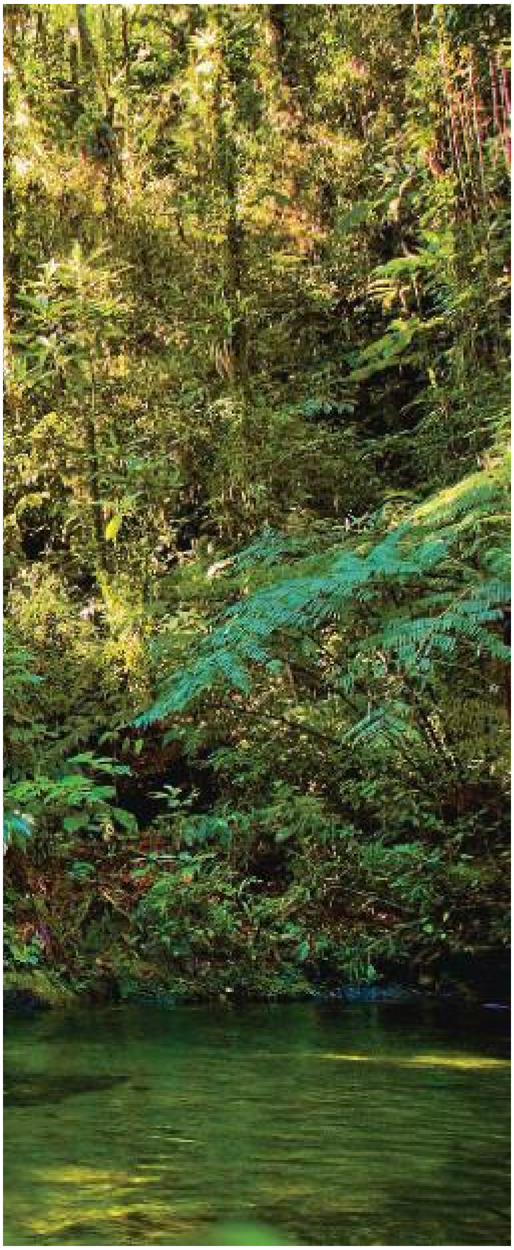


巴西大西洋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十大原始森林之一

雨林里的里约大冒险

巴西人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记者 ✎ **徐菁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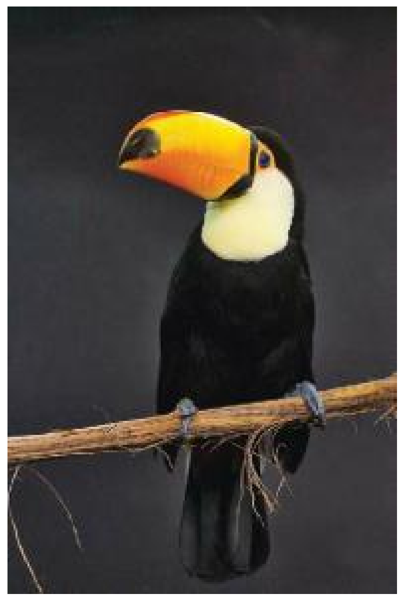




蓝喉蜂鸟



金头狮狨



鞭笞巨嘴鸟

基督脚下

海滩是里约的名片，而救世基督像是巴西的名片，甚至，和秘鲁的马丘比丘一道，也堪称南美洲的名片。刚来里约的头两天，空气能见度不高，朦胧中远眺基督像，只觉得并不如想象中壮观。两天的闷热之后，几场雨下来，一时间碧空如洗，白云朵朵。我正在里约植物园，一抬头，天幕下，基督像恍若神迹。基督脚下是710米高的科科瓦多山，葱翠的植被下露出大片的岩面，这是巴西第二高的花岗岩绝壁，几乎完全垂直。世界新七大奇迹并非浪得虚名。

在科科瓦多山上建造一座雕像的想法始于18世纪中叶。1921年，里约热内卢大主教明确提出了“在山上建立一个地标”想法，并在巴西的天主教徒中进行募捐。当时共和国政府正致力于将首都里约打造成国际大都市。基督像的建造被视为展示巴西工程实力的标杆式项目。

去科科瓦多山顶去看救世基督

像，最传统的方法是在维罗区（Cosme Velho）乘上山小火车。火车是帝国时代的遗产。1910年，电气取代了蒸汽。这还是全巴西第一条电气火车线路。12年后，山顶工程开工，基督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由这条线路运上山的。

红色的小火车有两节车厢，铁轨沿着逼仄的山体上行，左侧蹭着密林，右侧紧邻峭壁。倾斜的车体越开越高，旁边山坡上，贫民区五颜六色、层层叠叠的房子仿佛都向后倒去，远处蓝得发出荧光的海水好像要被倾倒出来。20分钟后，火车到站，再爬222级台阶，我就在基督脚下了。

近距离看基督，只觉得简朴大气。雕塑是由法国人保罗·兰多斯基牵头设计的，基督的十字形基本造型来源于教会要求，而头部则由罗马尼亚雕刻家格奥尔基·迪尼克完成。整尊塑像加上底座高达38米，仅头部尺寸就接近4米，两臂张开距离28米，总重量1145吨。土生土长的里约工程师海托·达·席尔瓦·科斯卡在巴黎花了4年监督设计，发现钢筋混凝土结构比钢材更适合十字造型，而以滑石作为雕像的外层材料，既持久耐用又便于施工。

基督像混合了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膜拜。巴西选择在1931年10月12日，国家保护神圣阿帕雷西达圣母的纪念日举办落成典礼。典礼的重头戏是由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从他远在那不勒斯的游船上，通过他发明的无线电启动开关，开启雕塑的照明系统。但这一象征意义的设计却因为当天天气原因未能实现。

今天，基督像已经被列为朝圣圣地，塑像基座里有个小礼拜堂，可供教徒使用。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登上科科瓦多山，并非为了朝圣，而是为了看看基督脚下的里约城。

虽然我已经在城里待了数日，但在基督脚下时才真正理解里约人自豪的资本。顺着基督的目光向东，大西洋上的小岛上层峦叠嶂，将瓜纳巴拉一湾白帆点点的碧水拢入怀中。里约男孩艾德告诉我，他常和朋友在湾内租一艘船，绕出湾去直奔南面海岸线上的小岛。“沿途有成群的海豚相伴而行，而小岛周围的海面下，到处是珊瑚礁，是潜水的好去处。”向南，城市最繁华的部分沿着黄金海岸铺开一条细线，和我脚下的山地环绕出偌大一个水平如镜的罗德里戈潟湖。这是由山上流下的淡水和涨潮时倒灌的海水共同形成的。平日里，里约人成群结队地在湖边慢跑、遛狗、野餐。偶见湖面划过一艘快艇，是有人在玩滑水。向西，延绵不断的山丘铺遍密林。登山、丛林探险、在瀑布中戏水，这是每个里约人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生活方式。

公路和房屋在海洋、山峦、丛林和潟湖的间隙里蔓延。我突然明白，里约首先是自然的，然后才是城市的。2012年，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将里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上首个入选自然景观类别的城市。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陈述评选的理由：里约“山海交融的优美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巧妙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些景观对于当地户外生活文化厥功甚伟，并成为音乐家、园林学家以及城市规划专家艺术灵感的来源”。


鬃毛三趾树懒


当地人称作 Embauba 的一种伞树科植物

里约的财富

从卫星图上看，里约市的地理中心是一大片绿色。基督像就处在这片绿野的最东角上。科科瓦多山其实是蒂如卡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个重峦叠嶂的国家公园占地接近40平方公里，占里约市整体面积的3.5%。里约人一直标榜蒂如卡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近年来这一说法受到了挑战，但这并不重要。一天早晨，我在繁华的科帕卡巴纳街头等车，眼见着一只黑色的小猴子，灵巧地顺着电线在公寓楼间穿行。这提醒我：一座热带雨林坐落在这城市里，这恐怕是里约才拥有的珍宝。

2011年，动画影片《里约大冒险》红遍全球。影片的主角是一只小蓝金刚鹦鹉。它被从巴西贩卖到美国，得知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另一只小蓝金刚鹦鹉生活在里约，决定回到故乡寻找伴侣。故事被安排在里约自有说头。里约州埃斯塔西奥德萨大学的生态学家里卡多·菲诺蒂告诉我，包括蒂如卡在内的里约雨林被称作大西洋雨林，是异于亚马孙雨林的另一种生态系统。在里约州的大西洋雨林中，仅鸟类就超过500种。在全球111种濒危鸟类中，有98种生活在巴西的大西洋雨林里。

英国生态学家诺曼·麦尔在1988年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概念。他发现，一些生态系统能在很小的地域面积内，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物种。根据诺曼·麦尔和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保护国际”的评估，目前全球有34个这样的地区。它们的总面积仅占到地球的2.3%，却栖息着75%以上濒危的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新的研究显示，约有50%的高等植物和42%的陆地脊椎动物是这些热点地区所独有的。

在巴西，名声显赫的亚马孙并不是榜单上的成员，而大西洋雨林则是最早进入名录的地区之一。一个数据是：今天大西洋雨林的面积仅仅是亚马孙零头，但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有269种，是亚马孙的60%以上。根据里约市政府1997年的调查，在里约市范围内，仅极危、濒危及易危植物就有247种，相应动物种类也多达147种。

在南美大陆的东部，来自大西洋南部海洋上的反气旋带来温暖湿润的信风，在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东部沿海形成一片雨林。里卡多·菲诺蒂告诉我，我在基督像脚下俯视里约所看到一切，恰好是大西洋雨林生物多样性的秘密：里约的地貌呈现出一高一低的鲜明反差。海边陆地的海拔极低，先是在岸边形成浅滩；进而向内陆形成大量像罗德里戈湖那样的潟湖；再往里，山丘突然拔地而起。里约市最高的几座山峰大概在海拔1050米左右，而扩至里约州范围，一些山峰高达2500米。海拔、湿度、温度和太阳辐射在复杂的地貌下极为多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我决定跟着森林徒步向导艾德·斯特拉达去蒂如卡的密林深处一探究竟。我们开车走了一段盘山路，然后进入小径，向蒂如卡1021米的最高峰进发。

进入密林，路上不再有第三个人，热烈的城市烟消云散，空气中散发着苔藓和泥土的湿润气息，四周是鸟虫的鸣叫，树叶的婆娑和林间动物们隐秘的窸窸窣窣声。

二三十米高的常绿阔叶树木几乎遮天蔽日。巴西卡林玉蕊木是最常见的树种之一。它树干笔直，快到顶端才开始开枝散叶，可长至30米高，是大西洋雨林最高大的树种。据说，在圣保罗州，一棵巴西卡林玉蕊木已经有3000年的树龄。随处可见的藤蔓植物是标志性景观。一些藤蔓先自己将两股拧成绳，再四处攀附；另一些如碗口般粗大的，直来直去，将一整棵参天大树完全覆盖，令人根本分辨不出哪里是藤哪里是树。还有一些循规蹈矩地绕树而上，却已将直径15厘米以上的树干勒成了藕节状。

艾德·斯特拉达指给我看树上生长的一种植物：水碗大小的一只，叶片像芦荟，排列的形状和菠萝顶端的叶片类似。这是附生凤梨属的一种。附生凤梨属包括140多种植物，除一种外，都产自南美，这也是大西洋雨林的常见景观。“这些植物的根系都很小，仅仅是用来附着在树木上而已。它们并不从周围的环境里获得养料。生长在树上是为了在高处更好地获得阳光。它的秘密在这里——”艾德让我看“水碗”的中心杯状的叶槽，“降雨时，这里能够贮藏水分，同时接纳树叶和昆虫，产生有机物，提供营养。”我们一路看到的附生凤梨属种类繁多，小的如同杯盏，大的直径超过50厘米。

一路走过来，艾德提醒我：“雨林中的植物很多都有攻击性，但有些并不易察觉。”他扯过一种草本藤蔓的细茎，让我抚摸它的表皮：从上往下抚摸的时候顺滑无比，但如果反向，手指就如拂过锯刃。另一些植物则鲜明地表达了不容侵犯的特性。蒂如卡的棕榈树种类繁多，其中一种刺棕榈是大西洋雨林特有的植物。整个树干浑身上下都是长度5厘米左右的尖锐黑刺，看上去仿佛爬满了海胆。

从山上俯视蒂如卡的山谷，可以看到一丛丛亮银色的树叶。这种树木被当地人称作Embauba，是一种伞树科植物。它长着直径30厘米左右的银白色的掌状复叶，在树顶如华盖般散开。艾德在路边找了棵小树苗，让我摩挲树叶的背面，摸起来感觉如同砂纸。“从前人们就拿这种树叶来打磨物品。”艾德说。实际上，在商用领域，它就被称作掌状砂纸桑木。Embauba光滑的树杆里另有乾坤。艾德轻轻敲了敲树干，它是中空的。很快，大量的蚂蚁就从树干上不易觉察的细孔中爬了出来。Embauba是蚁栖树的一种。“一旦有猴子等动物想到树上来吃叶子，树干发生了晃动，蚂蚁就会发起攻击。别看这种蚂蚁个头很小，咬人相当的疼。”

但是，丛林中有一种动物依然爱吃 Embauba 的叶子，那就是抬一抬腿就需要 30 多秒钟的树懒。鬃毛三趾树懒只生活在巴西的大西洋雨林中。它可以一动不动地挂在树上几小时，饿了摘些树叶吃。食物不足时，它能忍饥挨饿地等待树叶重新长回来。一些绿色的藻类滋生在它的长毛上，使它呈现出绿色，得以在林中伪装。900 多种以藻类为食物的生物也在三趾树懒的毛发里共同生活。只可惜，这种大西洋雨林最出名的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再加上它的伪装出神入化，艾德也从未见过它。

在里约，另一种代表性的稀有动物是金头狮狨。金头狮狨的大小如同松鼠，一身柔软的长毛金光闪闪。20 世纪 70 年代初，野生金头狮狨的数量就已经降到 200 只以下。在林间，我听到远处传来犀利的鸣哨声，那是绢毛猴在警告。它也是大西洋雨林六种原生灵长类动物之一。里约最常见的灵长类是普通狨。它们的体形与松鼠类似，头部两侧各有一撮白毛，额头和两颊也有少量白色，仿佛涂了油彩。普通狨并不十分怕人。在面包山上，有十几只普通狨成群结队地从我身边走过，其中有只母狨还背着一只个头才十来厘米的小狨。在《里约大冒险》里，普通绒充当了鸟贩子的帮手，这并不算太冤枉。艾德告诉我，普通绒原来生活在巴西东北部，在里约算外来物种。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已经威胁到了原生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金狮面狨的生存。

我们爬山过半，林间传来“涂肯，涂肯……”的粗厉叫声。我突然明白，里约人将鞭笞巨嘴鸟起名为“Tucano”，原来是在模仿它的叫声。黑色的鞭笞巨嘴鸟体长 60 厘米，鲜艳的明黄色的喙却能长达 17 ～ 24 厘米，宽 5 厘米。实际上这张大嘴的重量只有 30 克，可以被轻松地用于啄食昆虫和水果。鞭笞巨嘴鸟出现在各种纪念品里，几乎成了里约雨林的代言人。只可惜待我举目四望，叫声已经戛然而止了。

此行的最大惊喜发生在半山一个满是垂花悬铃花的小山谷。两米高的树上开遍了筒状的红色花朵。在树林里静静地等上几分钟，我就听到许多声响，像是有人在飞速拨拉一本厚书。那是蓝喉蜂鸟扇动翅膀的声音。蓝喉蜂鸟在巴西很受欢迎，人们称它为“吻花之鸟”，把它印在了 1994 版 1 雷亚尔面值的纸币上。在里约，最著名的一所桑巴学校也以它来命名。

蜂鸟用极高的频率以 8 字形轨迹扇动翅膀，使它成为地球上唯一能够在飞行中悬停和倒退的鸟类。为能够做到这一点，蓝喉蜂鸟的心跳每分钟可多达 1260 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蜂鸟。它们的身影在枝杈间应接不暇地闪烁，我的目光根本就无法追上它们。只有那么一次，一只蜂鸟在离我不远的一朵花前悬停住了，我亲眼见它将细长的喙插到花心里，飞速振动的翅膀变幻成一片虚影。它细巧精致身体是黑色的，夹杂着绿色、蓝色和紫色的细羽，在昏暗的叶片间闪耀着宝石般的光泽，像极了迪士尼动画中长翅膀的小仙女。事实上，它只停留了两三秒钟，已经令我欣喜不已。

蒂如卡公园 1021 米的最高峰顶上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1921 年，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到访。为了方便他登顶，人们特意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了 117 级台阶。谁知国王是个户外运动发烧友，看到台阶感到颇为无聊，硬是从岩壁上爬了上去。我顺着台阶登顶。炽烈的阳光取代了雨林的荫庇，照耀着整个里约壮观的海天山色。脚下，一只小蜥蜴仓皇逃过，一只沙地蜘蛛正在装死。头顶上，里约弗拉门戈足球队的吉祥物、十几只黑色秃鹫展着 1.5 米宽的翅展盘旋翱翔。我离它们那么近，能清楚地看到羽毛的纹理和羽尖的白色。“有一次，它们就在我头顶上擦过，气流发出呜呜的巨大响声。”艾德说，“这就是自然的奇妙之处，它永远会变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遇到什么。我每个礼拜会来蒂如卡三四次，可我从不会感到厌倦。”

雨林与城市

蒂如卡国家公园的群山和里约的城市生活几乎无缝衔接。很多里约人早晨花 20 分钟开车去这座《孤独星球》记载中最美的城市公园，沿着里面公路晨跑，然后直接到林子里的瀑布下冲个澡，换身衣服就去上班。国家公园园长埃内斯特·卡斯特罗告诉我，每年有 300 万人次访问蒂如卡，其中一半是里约本地人。蒂如卡代表了今天里约人对自然的态度。“亚马孙雨林正在受到毁林、人口激增和大工程的影响，至少在里约，我们在重建森林。”里约州埃斯塔西奥德萨大学的生态学家里卡多·菲诺蒂说。

16 世纪以前，大西洋森林从南美洲的东北角突出部分开始，沿着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巴西南部。1500 年，葡萄牙探险家来到巴西。海员们到达这块土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倒一棵树，将它做成了十字架，宣布土地和森林属于葡萄牙王室和上帝。500 年后，南美大西洋雨林的面积只是当年的 7%。巴西的两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都是在雨林上建立的，如今 70% 的巴西人就居住在曾经大西洋雨林的区域内。

今天的原始气息浓厚的蒂如卡公园里仍然有一间 19 世纪中叶建立的小教堂，几间朴素的乡村别墅，和数个已经停用的古朴的小喷泉。1567 年，葡萄牙人建立里约后，将大量土地分给传教士。18 世纪中叶，教会力量被驱逐，他们的土地被转卖或者出租，很快被开辟为家庭农场和牧场。

1760 年，咖啡种植被引入里约，迅速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巴西广泛种植的阿拉比卡咖啡原生于埃塞俄

比亚西部，多生长在海拔 900 ～ 2000 米处，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15 ～ 24℃，且需较大的湿度，年降雨量不少于 1500 毫升。大西洋雨林恰好贴近这些条件。咖啡树需要 4 年的生长时间，之后能够生产 30 年。1830 年，咖啡种植已经主导了整个蒂如卡地区。森林的面积已经不到 30%。

1807 年，法国入侵葡萄牙，摄政王若昂六世（1767 ～ 1826）率皇室全体成员和一些大贵族流亡到里约。随着城市的急速扩张，破坏雨林的恶果一发不可收拾地爆发了。在整个帝国时代，水供给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1824、1829、1843 年，里约发生了三次严重大旱，其间还有数次一般旱情。1843 年，咖啡园受到瘟疫的冲击，产量大减。此后，山上大量田地被遗弃，空留下贫瘠的土壤。在夏季，雨水携大量泥土冲刷下来，城市低地的洪水已经是家常便饭。

倚靠着蒂如卡的植物园是里约热门景点，最具噱头的是园内通向主喷泉的一条道路。道路两边各有一排齐刷刷的菜王棕，笔直的树干高达三四十米，是 200 年前种下的。1808 年，葡萄牙王室在里约设植物园，最初不过是为了研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各种香料。后来它逐渐成为颇具实力的植物学研究中心。据说，1825 年继位的佩德罗二世对植物学颇有研究。也就是在他任上，皇室终于意识到了各种生态灾难的根源。

1861 年，佩德罗二世正式提出要对蒂如卡地区进行生态保护。国家向咖啡园主强制收购土地，决意再造雨林。向导艾德•斯特拉达带我去徒步前，把车停在蒂如卡公园中的一块空地上。空地的一面是一排黄色的小平房，另一面是 3 米多高的土基。土基面前，4 株大约 30 米高的菜王棕笔直地站成一排。艾德告诉我，最初实施蒂如卡造林计划的是 2 名军队军官、11 名奴隶和 22 位工人。“他们就是从这儿开始工作的。小平房当初是奴隶们的住处，他们也在这里培植树苗。这面土基并不是山体的一部分，而是人工堆起来，是军官住所的地基，只是房子已经不存在了。这 4 株菜王棕是他们种下的第一批树，标志着整个造林工程的开端。”在此后的 13 年里，他们一共种下了 8 万余棵树。在林间徒步时，艾德指给我看野生的烟草。用手摩擦它大叶片就能闻到强烈的气味。这种植物之所以存在于今天的蒂如卡，是因为当时植树的人们需要它来调剂工作繁重的生活。

从那时开始，森林在蒂如卡不断地收复失地。在开启造林 100 年后，1961 年，蒂如卡被正式辟为国家公园。

蒂如卡国家公园的管理处设在园内不起眼的一个小院内。穿过屋内狭窄的走廊，园长埃内斯特•卡斯特罗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小小的办公室只放得下一张大办公桌和一个文件柜。这间屋子也是当年咖啡种植园的遗迹。

除了有基督像的科科瓦多山，蒂如卡是免费开放的。埃内斯特告诉我，基督像每年有 1000 万美元的门票收入。这笔钱由里约州的几个国家公园共同使用。蒂如卡每年能分到 300 万美元。公园管理处总有 120 个工作人员。无论是钱还是人力，都令埃内斯特感到捉襟见肘。“我认为公园的预算应当是 600 万美元。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公园的范围巨大，光是公路和徒步小径的长度就达到 200 公里。这些都需要维护。我们只能组织志愿者来帮忙，每年大概有 4000 名志愿者会加入我们。由于缺乏资金，有许多工作都只能暂时搁置，或者进展缓慢。这已经对雨林产生了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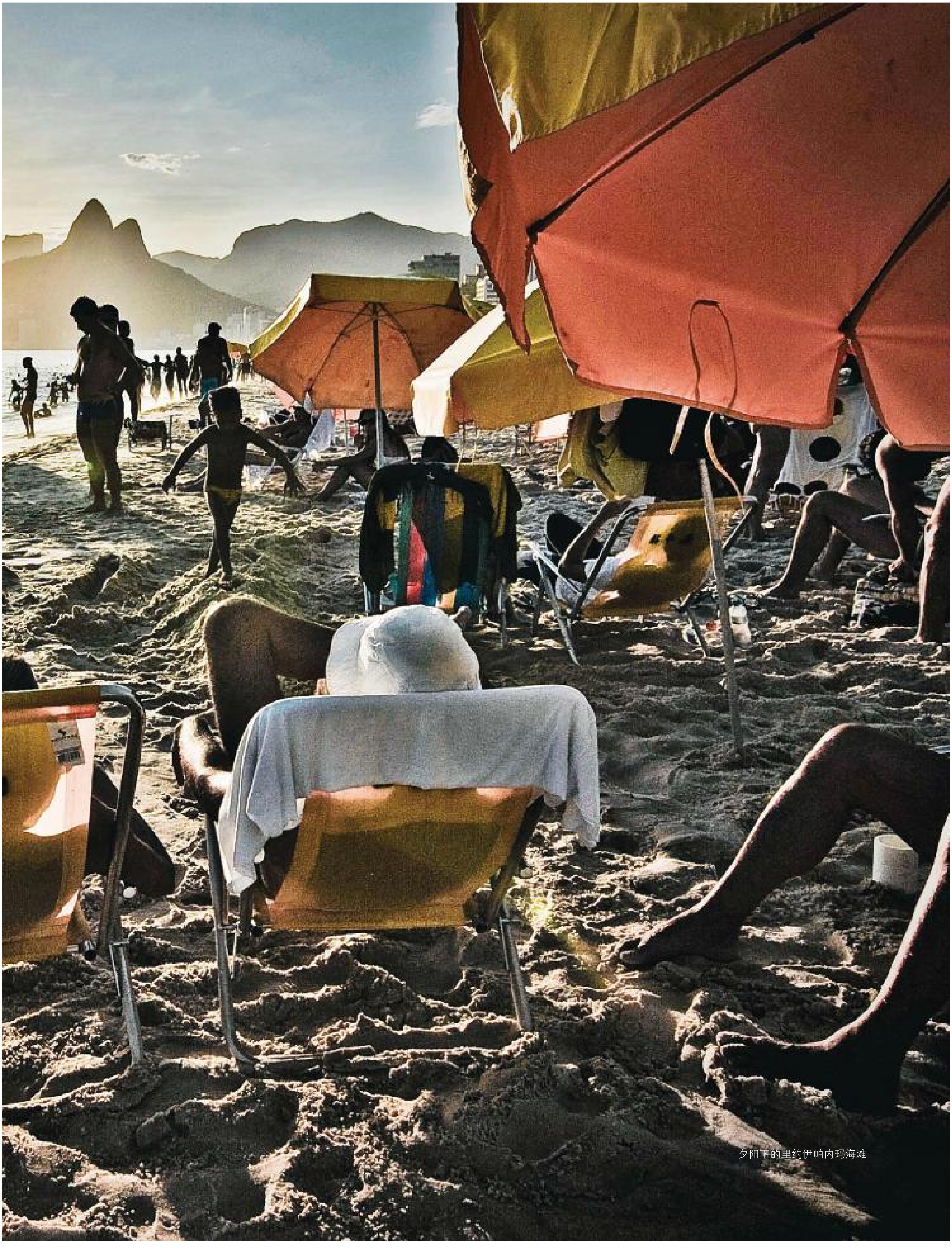
埃内斯特向办公桌摊摊手，上面铺满了文件，这是他眼下最头疼的事情。蒂如卡作为再生雨林最先鲜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园内有许多原产于东南亚地区的菠萝蜜。当初造林时，里约引入了 4 种外来树种。菠萝蜜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生长得格外迅速。由于它的果实味美，十分吸引林中的各种动物。种子很快就大规模扩散开来。如今菠萝蜜的数量过于庞大，大有占领山林之势。“控制菠萝蜜的繁殖是个庞大的工程。由于缺乏人手和资金，我们现在只能采取一些中庸之道。”埃内斯特说。我在徒步的路上看到许多极为高大的菠萝蜜树，树干上挂满了硕大的果实。距离树根部较近的地方被切掉了一圈树皮。人们期望这种经济的办法一方面能让菠萝蜜因缺乏养分而慢慢死去，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但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在这些树死去之前，大量的种子仍将被传播出去。

更多的问题是蒂如卡无法依靠自己解决的。里约天主教大学城市副教授赛西莉亚•赫尔佐格告诉我，包括她在内的生态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推动政府建立生态走廊，将现存的雨林连接起来。现在，大西洋雨林的 80% 被分裂成了一块块面积小于 0.5 平方公里的小块，而每小部分之间的距离平均有 1.4 公里，这就使得动物们很难从其中一处迁移到另一处。而这种迁徙的意义是重大的。一个例子是，小块的森林不适合大型鸟类生存。这将导致大型鸟类种群数量的减少。由于大型鸟类有较大的喙，可以吃下并传播较大的植物种子。它们的数量进而会影响雨林中的植物种类的繁衍和进化。

今天，城市依然还在与自然角力。“长得和迈阿密一模一样”的巴拉达蒂如卡是 60 年代后城市新一轮扩张的成果，代表里约最现代化的一面。高档住宅和海滨间隔着宽阔的潟湖。小区设置了渡轮，专门送住户们到海边去。赛西莉亚•赫尔佐格忧心忡忡：“在里约市，从 1984 到 2001 年，大西洋雨林持续缩小了 28%。原本，里约有面积达 257 平方公里的原生红树林、潟湖，现在只剩下 80 平方公里。城市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生态灾难随时可能重演。”

海滩上的里约人





夕阳下的里约伊帕内玛海滩



2013年3月6日，在里约伊帕内玛海滩玩“足排球”的年轻人

对里约人来说，了解一个陌生人，不必问他的工作，而是要知道他去哪个海滩。

记者 徐菁菁

海滩运动场

没有来巴西前，光是嘴里说出里约热内卢这个充满风情的名字，浑身上下都能感到炽白骄阳下咸湿海风吹过汗津津身体的黏腻。这是所有旅行书籍和纪录片展示给外人的里约：里约就是海滩，海滩就是里约。“如果科帕卡巴纳海滩不是里约的中心，那么它便是里约的肺叶。”1941年9月，里约南部海滩刚进入开发，流亡到巴西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今天的里约有70余处不同的海滩，沿着约100公里长的海滨绵



延开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帕内玛(Ipanema)海滩及其向西延伸段莱布隆(leblon),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及其向东延伸段莱米(Leme)。伊帕内玛和科帕卡巴纳由一片伸入海中的巨大礁石隔断，形成一个犄角——阿博阿多角。海滩在城市南沿顺次排开，像两节弯弯的月牙，被一条沿海公路将它们串联起来。海滩的热力跨过公路向北辐射。路北，里约最豪华的酒店和高档公寓比肩而林，近乎形成一面不透风的墙。“墙”后是以海滩命名的社区。科帕卡巴纳区一套普通的30平方米的公寓可以轻而易举地卖到130万元人民币以上。

很少有里约人会常去基督山上俯看全城，或者花62雷亚尔坐缆车上面包山览胜。那是里约的地标，但属于游客。而海滩，则是里约人主宰的世界。

5月已是里约的深秋，白天阳光依然灼热，但气温一般不会超过28摄氏度。刚下过雨的时候，早晚甚至微凉，需要加件外套。路易斯·达林听说我要去海滩体会里约生活，有点担忧：“现在并不是时候，这样的天气对于里约人来说太凉了。11月到次年2月的夏天，里约的气温高达42摄氏度，那时候，伊帕内玛和科帕卡巴纳能挤上200万人！但是现在，你必须祈祷阳光明媚，不会起大风，不然你可能什么也看不到。”路易斯今年50岁，在距离伊帕内玛海滩两个街区的地方出生，现在是里约私人导游协会的主席。

我的第一次海滩之旅是从早晨7点半的莱布隆开始的。一目了然，这里与我期待中的都市浴场般的悠闲大相径庭：早晨的海滩热火朝天，是个巨大的露天健身房。跑步的人群包下了整个海滩的外围。他们在紧靠公路的步行道上跑，或下到沙滩边缘，在海浪拍实的沙地上逐浪而行。有人穿鞋，有人干脆将鞋套在两只手上。沙滩的中间部分是各种健身班的领地。健身教练罗德里格斯在莱布隆的最西端搭起了一个橙色的帐篷。他告诉我，他每年交给市政府300美元，有权在这里划出一片运动场地教人健身。他每天从早晨6点工作到中午12点，连续4周每周一次的健身课程收费50美元。无论季节，学员人数都能保持在30～40人的水平。在沙滩上开个小小的健身房并不需要复杂的行头。里约人深谙因地制宜之道：深蹲、平板支撑、循环训练，这些在欧美十分流行的锻炼方法对场地和器材没有任何要求。海滩上像罗德里格斯这样的健身教练数不胜数。除了这些收费教练，里约市政府在海滩边安排了三个咨询点，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并定点开免费的健身课。

没有什么地方比海滩更能展示里约人浑身充溢的运动细胞了。伊帕内玛和科帕卡巴纳在早晨和傍晚拉起数不清的球网。人们拉上三五好友，随时能摆开阵势打一场沙滩排球。年轻人的矫健自不必说。我曾旁观一场对阵，场上半数都是古稀老人。中年男子腆着硕大的啤酒肚，鱼跃救球竟也不在话下。

海滩上流行一种叫frescobol的运动。人们手持酷似加大号乒乓球拍的木拍子击打一只网球大小的橡胶球，对阵中球不能落地。1945年，科帕卡巴纳的一位居民发明了这项运动：所有器材都廉价且不易被海水腐蚀，对场地大小没有要求，甚至不需要球网，上手简单，老少咸宜。上世纪80年代，frescobol开始风靡巴西，并出现全国性比赛。现在，里约已经把它设为文化遗产，7月2日是该运动的纪念日。

如果算起海滩上最有观赏性的对阵，“足排球”当仁不让。矫健的青年男子两人一队，各守半个排球场，用全身除手以外的任何部位完成进攻防守。“足排球”也是里约海滩的发明。据说，在巴西球星里，罗马里奥、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都是它的拥趸。几次在科帕卡巴纳围观对阵，我都忍不住感叹“高手在民间”：里约人总能用足尖将几乎就要直击场地死角的球准确地垫回场地中央，再用一个高高跃起的甩头完成一计漂亮的头球绝杀。26岁的马库斯是里约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他告诉我：“我7年前开始接触‘足排球’，我们七八个人常常一块儿来玩。我每周至少要来4次，早上或者晚上。这项运动对身体要求很高，你要有出色的灵活性，身体要极为协调灵敏，又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每个



里约科帕卡巴纳海滩的一家餐馆内享用"凯匹琳纳"鸡尾酒的人们

动作都充满挑战，但在整个过程中你都会觉得自己帅呆了！"

伊帕内玛和科帕卡巴纳的海水清澈，海风也丝毫没有黏腻的腥气。但是这里海浪一般较大，并不适合游泳。里约人聚集在阿博阿多角西边浪最大的小海湾玩冲浪。这里立着十几米高的粗大灯柱，夜晚灯光直射海面，亮如白昼。而阿博阿多角的东侧，巴西海军博物馆的前面，则是站立式单桨冲浪爱好者的训练营。年轻人还爱一种更刺激的玩法。路易斯·达林带我走到阿博阿多角的最南端。赭色的礁石，碧绿的青苔和湛蓝的海水在这里形成一块调色板。五六米高的岩壁下方，礁石围出了一个小水池。"我15岁的时候常常在这里玩。最流行的是从这里跳水。可你看得到，池子太浅。你必须看准时机，在海浪拍过来，海水都涌进来的时候跳下去！"马库斯说。

里约人的地道做派

早上10点，海滩上的健身班和各种球友陆续收班。55岁的马萨罗和儿子在伊帕内玛支起了蓝色的帐篷。帐篷下是冰柜、堆得高高的躺椅和太阳伞。他们从骑着三轮摩托、沿着海滩公路贩卖冰块的小伙子那里备好冰块；用水泵从沙滩深处抽上水来，在帐篷与海滨步道之间淋出一条湿润的小道——这样一来，在阳光最灼热的正午，烫脚的沙子就不会成为人们到帐篷来购买东西的障碍了。

马萨罗一家住在里约北区，来到伊帕内玛开车要花费一个小时。他的帐篷出租躺椅、太阳伞，出售新鲜椰子和冰啤酒，所有商品一律收费5雷亚尔。马萨罗的这份生意是全家五口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前，他在莱布隆海滩当了20年卖椰子的流动小贩。3年前，这个固定摊点的原摊主退出生意。通过熟人关系，马萨罗得以接手。"你也可以在黑市上购买摊点的经营资格，那要花费4万～6万雷亚尔。价格确实非常昂贵，但好歹是一份生意。而且你还可以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

沙滩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这样的帐篷。摊贩的数量是一定的，有自己的联合组织协调关系。他们需要向政府缴纳少量的费用，同时承诺每周至少在沙滩上工作6天，以满足里约人沙滩生活的需要。秋冬季节，马萨罗会在沙滩上待到下午16点，而在夏天，他晚上22点才收工，在最繁忙

的新年和狂欢节时期，他甚至一个星期都住在沙滩上。

帐篷的出现，是沙滩的转场，意味着里约人的海滩生活从开篇进入正文。“里约人把大量时间花在沙滩上。我们不像圣保罗人那么沉湎于工作和赚钱，我们喜欢享受生活。”32 岁的中学地理老师法伯·帕格诺托对我说，“你可能注意到了，即使是在堵车的时候，里约司机也很少会按喇叭。我们总是不急不缓。是的，生活中总是有烦恼，但那有什么要紧，至少，我们有那么美的城市。夏天的时候，里约人 17 点下班，晚上 21 点太阳才完全落下，我们就到海滩上消磨时间。至于周末，我们可以一整天待在沙滩上。”

“待在沙滩上时做些什么呢？”我这个外乡人的提问每次都招来里约人两三秒尴尬的沉默。他们面露难色地回答：“什么也不干啊！”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愚蠢的问题”源于我对里约人的沙滩法则一无所知。

标准的里约做派是，除了泳衣和钱，什么都不要从家里带来。在马萨罗们的帐篷里租上一把躺椅、一顶海滩太阳伞。千万不要妄想掏出一本书来看，你要做的就是晒太阳或是和朋友们聊天。你可以聊严肃的话题，哲学或者政治。更多的时候，你要“Bate-papo”：交换八卦、插科打诨。

海滩生活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享用小吃。位于伊帕内玛九号救生站边上的“乌拉圭”是海滩上最早设立的小吃摊之一，以“凯匹琳纳”（caipirinhas）鸡尾酒和里约版“肉夹馍”闻名。凯匹琳纳算得上是巴西的国酒，混合着巴西朗姆酒、甘蔗酒，新鲜青柠汁、糖和大量冰块。冰块的清凉和酒精的灼烧感交织在一起，入口绵软甜蜜，但酒劲很足。“肉夹馍”则是在热狗面包里夹上各种肉类，淋上大蒜、牛至、欧芹橄榄油和醋调成的汁。

路易斯·达林告诉我，凯匹琳纳并不是海滩的最常见饮料，因为蹭上青柠汁的皮肤容易在强紫外线下形成晒斑。里约人更喜欢待在自己的躺椅上，等待流动小贩把小吃送到嘴边来。

穿着橘红白色相间衣服的小贩们背上背着烤肉架。烤肉架的下方是保温箱，藏着海虾，随时可以用带着大蒜味儿的橄榄油烹调。一些小贩穿着阿拉伯长袍，披着头巾，这是在兜售“esfihas”，一种以牛肉、鸡肉或奶酪为馅的三角形肉饼。这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移民给里约带来的食物。我从带着陶罐形小火炉的小贩那里买到深受里约人喜爱的烤奶酪。韧劲十足的奶酪被切成长方块，像雪糕一样串在竹签上。奶酪浸好橄榄油，撒上盐和干罗勒碎，伸进火炉里烘烤一两分钟即可。奶味很香，只可惜太咸。此外，还有木薯粉做成的馅饼，里面裹着香蕉或者奶酪。如果不饿，人们会买上一包叫作“Globos”（意为“球”）的圆圆的膨化零食，吃上去有带着奶酪的咸香。

沙滩上最传统的饮料是南美常见的马黛茶。卖马黛茶的小贩左右各背着一个金属桶，已经被里约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年轻人喜欢冰啤酒。很多人会选择在饱餐之后来杯阿萨伊（Acai）。阿萨伊是被称作巴西莓的浆果，颜色绛紫如蓝莓，个头类似玫瑰香葡萄，生长在一种棕榈树上，在巴西原产于亚马孙河流域。里约人的吃法是将其和冰块混合打碎，制成冰沙，吃上去甘甜清凉，略带点打碎果核的微涩。巴西莓的抗氧化物含量极高，超过蓝莓等其他浆果。里约人坚信，这种食物不但能防止衰老，还能帮助降低体重。

晒太阳、侃大山、吃小吃，这是融入里约海滩的基本动作，但绝对不足够。“如何分辨沙滩上的游客和本地人？最准确无误的方法就是看他们泳衣的大小。”路易斯·达林说。美国女大学生凯伊·罗德里格斯在海滩上试


亚洲十大超级豪宅
CATHAY COURTYARD
一至六亩纯独栋 国宅院落
[北京副中心 运河岸上0.33容积率现房别墅]
中国院子
CATHAY COURTYARD
6959 8866

图扮演里约人，但每次，路过的小贩都能准确选择用英文向她发起吆喝。“我的美国比基尼出卖了我。世界上有三种比基尼：普通比基尼，三角形比基尼，巴西比基尼。”海滩上到处都是兜售比基尼的小贩。他们是海滩上唯一打伞的人。伞沿上挂了一圈又一圈比基尼，像是五颜六色的华盖。凯伊接受了小贩的殷勤——她精挑细选了其中最保守的款式，布料也只有美国比基尼的一半。

海滩集中体现了里约人的审美。夏天，里约的报纸会评选“夏季缪斯”，讨论海滩新时尚。“女孩的比基尼每年都有不同的流行款式，比如肩带的设计应该是垂直的还是斜交叉的，今年的流行色是什么。男式的泳裤也在变化。以前，我们都穿比较大的游泳裤，可现在那已经过时了，男式泳裤也变得又短又窄。”法伯·帕格诺托说。

所有人都说，里约人酷爱户外运动，是为了能在海滩展现健美的体形和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但我很快发现，里约气质的要点并不在于时髦和身材，而在于态度。绝大多数里约海滩客的身材远称不上完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开放的姿态享受海滩。在伊帕内玛的街区，我好几次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穿着细巧的巴西比基尼走在回家或是去海滩的路上。她们不急不缓地迈着步子，坦然展示着浑身的皱纹和已经松弛的皮肤。这才是里约永存的风格。



2013 年 5 月 11 日，一支街头乐队在里约伊帕内玛海滩表演

“我甘受贫穷，只要能不离开科帕卡巴纳”

里约人为何如此着迷于海滩？巴西有 5000 英里长的海岸线，在这个国家的 2 亿人口中，有超过 3/4 的人住在距离海岸线不足 100 英里的地方。1988 年颁布的巴西《宪法》有明确条款，所有海滩均属公地，国家受全体巴西人之托代为控制。但没有哪里像里约这样深受海滩的影响。海滩文化渗透了里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着装法则到口头用语。只有里约人在觉得某样事物不合自己的口味时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不是我的海滩。”

里约市政府人类遗产保护机构主席华盛顿·费加尔多是一名城市规划专家。他告诉我，事实上，海滩对于里约这座城市来说算得上是新鲜事物。从 16 世纪建立开始，里约城市的核心一直是面包山以北一小块地区。进入 20 世纪后，里约进入城市扩张的快车道，当时有两个选择：发展市中心西北面的广阔土地，或是南下拓展群山与海岸间的湿地。费加尔多认为，海滩的开发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当时城市规划已经具备了开发南部湿地的能力；二是当时在欧美普遍掀起了日光浴热潮，人们都认为生活在海边有益于身体健康；三是当时的军事观念发生了变化：历史上里约城选址的主要考虑是瓜纳巴拉湾内易守难攻，而南部海滩没有任何天然屏障。但这种军事担忧在 20 世纪初已经消失了。

1889 年，巴西废除帝制，建立第一共和国。当时的共和国政府希望以巴黎为蓝本，将首都里约打造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城市规划设计师皮雷拉·帕索斯被委任为市长。拿破仑三世对巴黎进行改造时，帕索斯曾在城市设计团队里工作。共和国政府给了帕索斯完全的自主权和无限制的预算。他重新改造了城市中心，并于 1905 年在里约南部的海岸线设计了一条 5 公里长的大西洋大道，将里约的传统中心和科帕卡巴纳的小渔村连接



起来。这条大道奠定了未来里约的发展方向。从此南部海岸线走上了超过传统中心，成为里约“现代化象征”的道路。

1900年，科帕卡巴纳只有少量的农田、渔村、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教堂和大量湿地。1923年的人口只有1.7万人。里约房地产大亨在这里模仿法国尼斯的格雷斯科酒店和戛纳的卡尔顿酒店建立了第一家奢侈酒店“科帕卡巴纳宫”。此后，富人们源源不断地向海岸边迁徙。平坦的湿地被现代风格的公寓楼和酒店所覆盖。中上层阶级的各种需求随之带来了大量平民劳工。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些雇工必须在离雇主最近的地方安置自己的家，那便是里约群山南面的山坡上。50年代，科帕卡巴纳附近的山上就已经出现了贫民窟。这就是如今里约南区“山上山下,两个世界”布局的雏形。今天的科帕卡巴纳有40万居民，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崛起过程中，海滩不仅代表新兴的旅游业、精英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现代化，也迅速成为里约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1960年，巴西利亚取代里约成为国家首都。同时，圣保罗的经济地位也早已超越了里约。出身于里约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布鲁诺·卡瓦洛指出，在城市身份的重新定位过程中，“海滩城市”的概念填补了里约人巨大的心理失落。1957年，迁都已成定局。当时里约流行的一首桑巴歌曲的名字是“我不会去巴西利亚”。歌里唱道：“我不会去巴西利亚，我不去，我的家庭也不去。即使那里到处是金钱，但生活却不一样。我甘受贫穷，只要能不离开科帕卡巴纳。”

那么海滩城市的身份认同又是如何与里约人的生活紧密挂钩在一起的呢？

华盛顿·费加尔多在和我谈到里约的文化时说：“1807年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这是全世界殖民地中绝无仅有的现象。里约长期以来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使得里约人自然形成了公共讨论和公共生活的习惯。”

巴西人总给人以健谈的印象，里约人尤其如此。在超市结账，收银机出了问题，收银员和顾客不但都不着急，还可以愉快地扯上半天闲篇。我在公寓楼里乘电梯，总是遇到邻居们眉飞色舞地交谈。如果中途有人下了电梯，剩下的那个里约人势必继续对着我滔滔不绝，尽管我脸上的拘谨尴尬已经清楚地表明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在里约，我住在一户当地人家里，惊奇地发现主人家竟然认识我的两个采访对象。我把这事当作稀奇的巧合说给土生土长的里约男孩艾德·斯特拉达听。“我觉得并不奇怪。”



北京别墅销售冠军
CATHAY COURTYARD
朝阳·500㎡院落别墅
[650万起 墅境精装平墅加推在即]

北京院子
CATHAY COURTYARD
8417 6688
地址：朝阳区京密路与顺黄路交叉口向西



伊帕内玛海滩上的 8 号救生站

艾德给出解释，“里约人天生爱社交，人们总是认识很多人，我也是如此。为此，我的前女友曾戏谑我是‘市长’。”

里约人爱社交的性格在城市空间中得到了印证。在城里走走，很容易发现一个特点。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公共空间。许多地铁站的出口都设在一个小广场上。到周末时，附近社区的居民就到广场上来练摊。城市的街角有大量卖饮品和点心的小店。任何时候都能看到里约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柜台边，喝着饮料吃着点心侃大山。饮品店的前身是一种现在依然常见的小酒馆。华盛顿·费加尔多告诉我，这种小酒馆因为代表里约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已经被市政府列入文化遗产加以推广和保护。

很显然，海滩为里约人提供的公共生活空间更为广阔和深入。这里是政治家竞选的拉票场所。在过去几十年里，里约、甚至巴西社会变迁的各种试验都在海滩被公开和认可，或者至少得以尝试。20 世纪 70 年代初，女演员莱拉·迪尼斯在怀孕表征已经极其明显的情况下，穿着最暴露的比基尼出现在伊帕内玛海滩上，她的行为被引为巴西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1980 年，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费尔南多·加贝拉从瑞典流亡归来，穿着一条淡紫色的钩编丁字裤去了海滩，这被认为宣告了巴西新左派的诞生。这些人在社会问题上不再那么教条，而是更务实和宽容。

社会校平器

游客们一般难以察觉，作为公共空间的海滩充满了人际关系和不成文的公共法则。这才是里约海滩的内在生命力。

在早晨的伊帕内玛和莱布隆，我看到市政府在好几处地方划出一片区域，里面坐满了由保姆和母亲带着的婴幼儿。成人们在聊天，孩子们也在这里开始人生最初的社交。“里约人在年幼时就被父母带到海滩上来和各种人打交道。从童年开始，你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子，因为大家总是一起去海滩玩耍。我小的时候，父母总是带我去同一个摊贩那里买东西。后来，我从他儿子那里买东西，现在我的女儿则从他的孙子那里买东西。”路易斯·达林说。中学地理老师法伯·帕格诺托告诉我：“里约人和朋友聚会只要说一句‘去海滩吧’就可以了。因为你们对在何时去哪一个海滩都心知肚明。”

莱布隆、伊帕内玛、科帕卡巴纳

到莱米的海滩一共约8.5公里，由12个救生站把守。每个救生站所属的海滩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经济“部落”。里约人都知道，位于伊帕内玛的10号救生站是给百万富翁们准备的，而位于莱布隆的11号救生站则是给亿万富翁准备的。莱布隆街区能看到海景的住宅售价每平方米要2万美元以上。

去伊帕内玛海滩8号和9号救生站活动的有几类人。在军事独裁时期，这是少数几个允许嬉皮士聚会的地方之一。距离海滩一个街区的街角上有家名叫“Veloso”的酒吧。1962年，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和巴西诗人费尼希斯·迪·摩赖斯在这儿聊天。窗外一个美丽的女孩路过去海边，两人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混合桑巴和爵士风格的歌曲《伊帕内玛的女孩》。这首歌红遍南美，在1965年夺得格莱美奖，是巴西音乐史上的大事。现在，这片海滩仍旧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和中产阶级的聚集地。

在9号救生站的旁边，彩虹旗和万国旗插了一片，标志着这儿欢迎男女同性恋者。8号救生站离阿博阿多角近，青少年们喜欢它。我走过这里，闻到空气中飘着陌生的淡淡烟草味。经人指点才知道，那是大麻的味道。

“部落”划分靠的是习惯和约定俗成。“部落”之间的摩擦、碰撞和融合使海滩在里约社会充当了社会校平器。巴西人类学家兼作家罗贝托·达玛塔说，海滩上，“将军、教师、政治家、百万富翁和穷学生都是平等的，大家相处一处，其乐融融”。“那里，身体都是一样卑下，一个身体几近赤裸裸地贴近另一个身体，大家都没有防备或伪饰。”我问里约人为什么爱海滩，他们大多也会给出类似的完美答案。但事实上，海滩的平等性并非天然。

路易斯·达林带我走过伊帕内玛第7号救生站时特意告诉我，这儿是461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汽车从里约北部工业区开来。“周末的时候，你能看到许多人拖家带口地从汽车上下来，占据这片海滩。他们会带上大包小包的东西：毯子、盒装的午饭、饮料，也许还有一只鸡。里约人看不起这种行为，我们觉得来海滩就应该在海滩上消费。可是这些人消费不起。他们拿着725雷亚尔的最低工资，而在里约市内，一张单程公共汽车票就要花费3.2雷亚尔。全家一起来趟海滩是件大事。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会和他们坐在一起。这很正常，如果你是他们，你也不会乐意坐在一个有钱给孩子随时买小吃的人旁边。”

这条461路公交车线路是时任里约州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在1984年提出建立的。布里佐拉是因军事政变下台的左翼总统古拉特的亲戚。1982年，巴西举行了1964年军事政变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布里佐拉赢得了州长的位置。作为州长，他一直想要对将军和权贵们发起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而海滩是一个准确的目标。461路的建立是历史上北区人第一次能以较快的方式到达南部海岸。这个决定使布里佐拉一辈子受穷人拥戴。直到今天，里约穷人还会把自己称作“布里佐拉分子”。

当时，这个决定直接激起海滩上的阶级政治对抗。一张报纸评论说，伊帕内玛是被玷污的丰腴女士，生出了皱纹和烂牙，这全都是因为461路巴士。1992年10月18日是个星期日，60万人挤在8.5公里长的海滩上。就在7号救生站附近，北区来的青少年和中产阶级的沙滩客发生了直接冲突，在整条海滩上造成了恐慌，骚乱一直蔓延到了海滩南面的社区里。“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两个群体彼此之间都将对方视作入侵者。”路易斯·达林说，“不过后来人们慢慢也就习惯了。现在，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一块领地。”这正如历史数次上演的一样，巴西人总能为对抗和冲突找到握手言和的出路。


中国院落别墅开创者
2014年，泰禾集团再度获评中国房地产企业50强
融汇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结合时代开创“院子系”
［深耕北京，布局全国，“五城六院”齐绽放］
泰禾集团
（股票代码：000732）
| 文化筑居中国 |


圣保罗市鸟瞰图

圣保罗，另种巴西

根据2010年的统计，圣保罗州贡献了巴西全国GDP的三分之一，而圣保罗市便占到了全国的11.8%。

记者 ✎ **徐菁菁**

保利斯塔

从里约热内卢坐飞机去圣保罗最快只需要50分钟。一上飞机，里约湿热空气里弥漫的闲散氛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西装、皮鞋和公文包取代了体恤、花短裤和人字拖。机舱里没了从巴黎到里约时的高声谈笑，静悄悄的。

降落前，航线从北至南贯穿圣保罗。舷窗外，城市显现出清晰的层次：先是一片漫无边际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那是市郊的贫民区；而后出现一丛丛的高楼，仿佛稀树草原，那是市中心一带；再往南，更新更高的楼房组成了水泥森林，栖居着新兴的经济中心和富人区。很显然，圣保罗是由公寓和写字楼组成的汪洋大海。

正如两座城市的形态千差万别，卡里奥卡们（Carioca，指里约本地人）和保利斯塔们（Paulista，指圣保罗本地人）似乎永远不能彼此认同。

在里约时，当人们听说我要去圣保罗，反应几乎一致。他们五味杂陈地感叹道："啊，那儿可大不一样。"在卡里奥卡看来，保利斯塔不懂生活，"只知道工作和赚钱"。他们对人可不够热情：在巴西，即使是陌生人初次见面，大家也会互相亲吻面颊。在里约，人们会亲吻两次，在圣保罗，人们只亲吻一次。保利斯塔喜欢炫耀，"同样是去酒吧，我们穿着便服就去了，而他们则要打扮得金光闪闪"。更重要的是，保利斯塔还骄傲自大："他们总说我们里约人不干活，仿佛只有他们在为国家做贡献。"

而在圣保罗人看来，里约人的牢骚根本不值一提。"里约人总是说，要是没了里约，巴西什么都不是。"29岁的保利斯塔青年达尼洛·费里奥对我说，"里约是个不错的城市，我是说我很乐意去那儿度度假，但生活还是算了。里约的基础设施太差了。公路都那么狭小，只有两条地铁线路，你觉得他们真的做好准备举办两年后的奥运会了吗？"

保利斯塔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圣保罗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包括郊区在内的大圣保罗面积达8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0万。2005年，圣保罗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24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经济实力较弱的22个州的财富总和。如果圣保罗市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总量可以进入全球经济50强，超过埃及和科威特，与新西兰和匈牙利的经济总量相当。

建于19世纪末的保利斯塔大街一直是圣保罗的门面。目前大街左右的高楼大厦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谈不上有多时髦。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巴西最大的金融街，南美的金融中心的身份。

在圣保罗，有超过1500家本国和外国银行。巴西20家最大商业金融机构中的16家、10家最大股票经纪公司中的8家、10家最大保险公司中的5家都将总部设在了圣保罗市。以市值论，圣保罗股票交易所已经名列全球第四。圣保罗有多富有、多繁忙？在保利斯塔大街上走走，随时可能听到直升机的轰鸣。街道两边的许多大楼顶层都设有直升机停机坪。据说，圣保罗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直升机编队之一，其数量仅次于纽约。

圣保罗的街道上行使着500万辆私家用车、4万多辆公交车、160万辆卡车以及近90万辆摩托车。在它的天空中，每天有大约500架注册直升机和700次航班起降。

达尼洛·费里奥曾在里约工作过两年，在纽约工作过一年。在他看来，正是保利斯塔决定了圣保罗能够成为今天的圣保罗。"在里约，人们总是很热情。他们常常说：'到我家去吃饭！'可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从不告诉你究竟什么时候请客、他们家的地址是什么。而保利斯塔看似冷漠，实则不会轻易许下承诺。在巴西各地，人们总是喜欢保持一团和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你送给巴西人一样礼物，即使他心里厌恶到极点，也会表现得欢欣鼓舞。和一个典型的巴西人做生意，如果他不满意你的服务和产品，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他会告诉他的秘书。他的秘书再告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最后终于传到了你秘书耳朵里，这时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巴西人还喜欢把私人关系放在第一位。与一个巴西人谈生意，在进入正题之前，他势必要先聊上半天的家庭和兴趣爱好。但圣保罗，我们不那么随意，我们遵守规范，坦率直白。换句话说，我们很'职业'，我们按照世界通行惯例做生意，这就是圣保罗为什么能这么繁荣的原因。"

黑金之城

1870年，里约已经是国际大都市，而圣保罗只有3万人。根据圣保罗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说法，在过去140年里，这座城市经历了"人类经验中大城市最快的长期增长率"。事实上，今天圣保罗和保利斯塔都是由一种东西创造的，那就是"咖啡"。

1727年，咖啡的种子从法属圭亚那地区被引入巴西。最开始被种植在亚马孙，然后向南蔓延，在1770年左右到达里约和米纳斯吉拉斯。1779年，从里约港出发，咖啡第一次出口到里斯本，大约有1.25吨。到君主政治结束的1889年，咖啡出口已经占巴西全部出口产品的2/3。在那些年里，咖啡销售的价值和整个殖民时代所有出口品的价值相等。

在历史上，圣保罗几乎从没能从殖民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在圣保罗市中心，有一间白色的被称作"庭院学院"（Patio do Colegio）的教会学校遗址。门外的广场上就是建市纪念碑。1532年，葡萄牙人来到距离圣保罗70



2011年4月15日，几名打击乐鼓手在莫西达德桑巴学校为圣保罗第七届“文化急转弯”盛会排练

公里外的海岛圣文森特，在那里建立桑托斯。只有传教士们愿意向内陆推进，1554年，他们在桑托斯70公里外修建了这个教会学校。但是在定居点建立后的200多年里，圣保罗一直保持着面积一两平方公里、人口1000的规模，城市从未扩张。

与里约这座海滨城市相比，处于内陆的圣保罗更具开拓的动力。在圣保罗伊比拉普埃拉公园里，有一座宏大的先锋旗手纪念碑（Monumento às Bandeiras）：走在最前面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人数众多的随从与奴隶。从17世纪开始，一群自称为“先锋旗手”的圣保罗人开始穿越城市西面的大陆。他们的探索与发现极大地扩展了领土范围，直到今天巴西的疆界。也正是圣保罗人最先深入到米纳斯吉拉斯无人居住的峡谷中，在维利亚斯河里发现了第一批金子。但是金矿的开采并没能给圣保罗带来巨大的繁荣：米纳斯吉拉斯距离里约更近，金矿的出口大多走的是里约港；而金矿的利润几乎都被葡萄牙人拿走了，一度引发了圣保罗人的暴力反抗。传统从这时形成——与里约后来的依附皇权不同，圣保罗更愿意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旧体系决裂。

咖啡贸易的兴起给了圣保罗千载难逢的机遇。圣保罗州拥有与里约同样丰富的光照条件，但由于地处800米的高原，它气候却更加温和。它还拥有独特的红紫色土，土层深而且多气孔、富含腐殖质，非常适合咖啡树的茁壮成长。

在“庭院学院”的工作人员奥古斯都告诉我，教士当年选择圣保罗作为定居点，除了考虑到附近有印第安村落外，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沿海的群山将圣保罗州分成了两个部分：广阔的内陆和以桑托斯港为代表的狭长沿海。圣保罗正好位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同时，圣保罗也是河流的交汇处，能够连通巴拉那河与拉普拉塔河两条大河。它们的流域覆盖了巴西整个东南部地区。而与桑托斯相比，圣保罗的优势是它有足够的土地容纳城市的发展。

于是，圣保罗成了广大内陆种植园与桑托斯港口之间的枢纽。这成为巴西咖啡生产和出口的主要线路。

19世纪末，圣保罗州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种植园——杜蒙特种植园。在距离圣保罗300英里的内陆：庄园包括数千英亩的土地，其中有超过1.3万英亩的咖啡田和2500英亩的牧场。环这个庄园一圈有40英里，人们为此

修建了40多英里的铁轨。庄园供养着5000人，包括23个定居点，规模最大的由70户家庭组成。这里有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大商店，还有面包店、药店、锯木厂，甚至还有酿酒厂。

从表面看，咖啡种植的兴起，不过是巴西单一农作物经济的又一轮简单循环，只不过主角从糖和烟草变成了咖啡而已。咖啡和糖具有许多相近的经济特征：大种植园、单一农作物、依赖国外市场。咖啡庄园的规模和经营模式也和糖料种植园相似。但相似之中蕴含着改变巴西历史的巨大不同：咖啡的种植和加工都需要更大的投资，这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并使种植园和国外资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咖啡种植者更支持自由化、乐意用新技术、机器进行试验。大部分咖啡产业兴起时，奴隶贸易已经停止。咖啡种植园广泛地使用领薪雇用人员。相比而言，糖料生产者更为保守，他们和依赖保护关税的帝国政府联系密切，坚决不肯取消奴隶制。

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社会的上层发生了分化。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大地主与地方、州和国家政治家的友谊或家庭纽带是基本的权力结构。而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咖啡种植者日益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巴西史》中说：“新兴城市中心联合有资本的咖啡种植者，挑战农村新资本主义和垂死的大地产阶级的权力，这是当时巴西斗争的基调。”圣保罗孕育的，并不只是咖啡，还有巴西共和国的诞生。

从咖啡到齿轮

咖啡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成为1894到1930年巴西共和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征。人们调侃说，共和国在巴西建立了20个州，但实际只有两个：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国家最早的三位文官总统都来自圣保罗。1930年之前，除一位总统来自里约，其他总统均来自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通过控制总统大选，开启了经济立法和赞助的大门。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保证咖啡价格的稳定，由于美国成为咖啡的消费大国，国家的外交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

1870年，圣保罗州有7000万棵咖啡树，到1930年，已经达到惊人的1.5亿株。1908年，咖啡已经占巴西总出口的53%。其产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77%。在最佳年份里，圣保罗一州的咖啡总量就能占咖啡收成的65%～70%，为国库上缴30%～40%的税收。

从圣保罗坐大巴到桑托斯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如今，50万人口的桑托斯市是巴西乃至南美最大的海港。这里的港口条件优良。圣文森特岛与大陆之间有一道天然深水通航水道，港内拥有全长13公里的码头，可以停泊当今世界吨位最大的现代化集装箱船舶，同时又可以停靠散货船、滚装船、油轮、液化气船、远洋游船和其他超大型船舶。每年，巴西超过1/4的进口装箱货物，和近1/3的出口集装箱货物都是从桑托斯港进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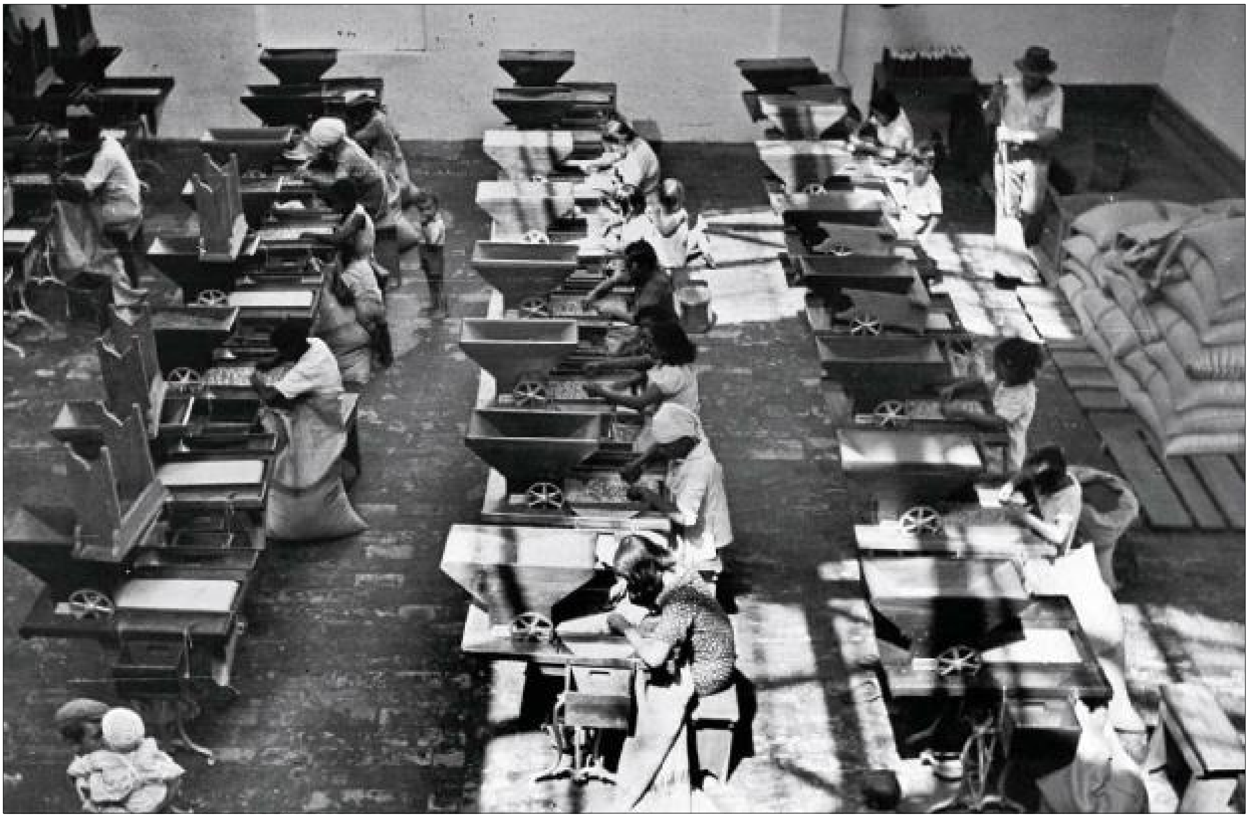
1922年，为了方便咖啡的出口贸易，圣保罗州在桑托斯建立了咖啡交易所，现在它已经被改成了一个博物馆。桑托斯的长途车站就在老城区里。城里空空荡荡，除了街角的小餐馆里有几个中年男子在看球赛，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老城狭窄的石头路两边遍布着新古典主义建筑，还保持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模样。在阴沉沉的天幕下，这座老城显得有些诡异，仿佛笼罩着当年那个桑托斯的游魂，一旦我拐过街角，就会和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咖啡经纪人撞个满怀。

要找到咖啡博物馆很简单，那是城里唯一有些人气的地方，也是最气派的建筑。博物馆的泰伊斯·菲娜达告诉我，这座交易所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欧洲进口的，铺就地板的彩色大理石来自意大利，水泥来自英国。当年，二层天花板装饰的电灯如同繁星，天花板四周的装饰花边都镀着真金。楼里还有巴西最早的两部升降电梯，现在依然在使用。交易所一层就是交易大厅，围着几百把巴伊亚最名贵木材制作的座椅。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是，1822年，巴西刚刚独立时，整个桑托斯城最宏伟的建筑是一座教堂。1867年，为了建立联结圣保罗市的铁路，人们毫不犹豫地推倒了它。独立100年后，桑托斯出台硬性规定，城里的任何建筑都不得高过咖啡交易所。在咖啡的香气中，商业原则取代了传统的宗法，拉着圣保罗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路狂奔。

咖啡交易大厅的顶上有两幅精美的彩色玻璃画，一幅是甘蔗、大米和咖啡等农作物，代表帝国时代，另一幅是桑托斯港、轮船和齿轮，象征共和国时代的财富来源是工业。

近百年的咖啡经济为圣保罗的工业化创造了一切条件。它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出口港。1875年以后，铁路在巴西迅速扩张，绝大部分线路集中在东南地区，其特征就是将遍布内陆的种植园与圣保罗和港口连接。圣保罗城里到处是金融机构，随时准备向利润丰厚的新领域注入资金。19世纪初，为了方便圣保罗的咖啡贸易，王室在圣保罗建立了第一所法学院，也就是今天圣保罗法学院的前身。此外，在废除奴隶制后，为了保证种植园的劳动力供给，巴西从欧洲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往往都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一旦离开种植园，就是巴西本土稀缺的高素质劳动力。

追逐利润的咖啡种植园主们开始向实业家转变。20世纪后，咖啡种植已经不再是第一和唯一选择。它始终面临着劳动力缺乏、土地价格上涨、价格下滑和极端气候等问题的制



妇女们在工厂里分拣咖啡豆（摄于 1939 年）

约。再加上“一战”的影响，实际上，从 1897 到 1922 年期间，只有 1910 到 1914 年，1919 到 1920 年是咖啡生意的好年份。相应的，1907 到 1910 年期间，圣保罗的年工业增长率达到 8.5%，远远高于巴西全国 3.5% 的水平。1943 年，圣保罗的工业产品就占到国家的 54%。其雇用工人人数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41%。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补过程导致的变化威胁了寡头政治和精英政治，1930 年，酝酿了旧共和国的圣保罗以一场新革命推翻了它。

圣保罗的魅力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咖啡经济已经失去了魅力。泰伊斯・菲娜达告诉我，由于现代化通讯方式的广泛使用，咖啡经纪人聚集在交易所大厅里讨价还价的老办法过时了。1957 年，交易中心转移到圣保罗市。咖啡交易所被流浪汉和毒贩们占据，桑托斯的老城一度成一座鬼城。

今天，巴西依然生产着世界一半以上的咖啡。但圣保罗人的生活早已不再围着它转。当他们在遍布全城的 2 万多家咖啡店里啜饮时，讨论的是另一种新发现的黑金——石油。

种植园主的独栋别墅曾经遍布保利斯塔大街。现在只留下了孤零零的一座。不远处就是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 1956 年设计建立的高档商场“联合国家广场”（Conjunto Nacional）。在老城区，我还能看到 30 层的艾迪费希奥・马蒂内利大楼。1929 年时，它是纽约以外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农产品船运大亨吉塞佩・马蒂内利当年把自己的家设在大楼顶层。他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在 1895 年的咖啡潮中移民圣保罗。1929 年咖啡价格暴跌，他就不得不搬离了大楼。

1928 年建立的市政市场今天依然在使用。它已经成为圣保罗旅游的必到景点。游客们和保利斯塔们一道在这儿购买水果、奶酪、香料、坚果和干质鱼货。逛累了就尝尝这里的代表性特色食物——夹着厚达 8 厘米的千层火腿片的巨大三明治。这座 2.2 万平方米的市场豪华得如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火车站。门拱上有巨幅的彩色玻璃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正是咖啡种植园。1932 年，巴西的农业寡头集团组成制宪派发起了一场不成功的革命，反对总统瓦加斯。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市场里。

咖啡杯里孕育了这个城市的灵魂。今天，保利斯塔人总是夸口说，圣保

罗的意大利后裔多于意大利以外的任何城市，日本后裔多于日本本土以外的任何城市，叙利亚－黎巴嫩后裔多于中东以外的任何城市。从1880到1930年，共有4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等地的贫困工农业人口从桑托斯港登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圣保罗市出发奔赴内陆各大种植园。

1901年，圣保罗修建了路易斯火车站。这栋有着高高钟楼的巨大建筑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设计建造完成，然后拆成零件运往圣保罗的。现在这里仍然用于短途客运。我站在火车站的回廊里，看着下层宽大月台上的人流。100年前，移民们漂洋过海 ，一路艰辛，卫生条件恶劣。当他们从被称作死亡港的桑托斯到达豪华的路易斯火车站时，是否会充满九死一生的庆幸呢？

圣保罗有一条充满和风的日本街，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和韩国移民越来越多，这条街已经改名为东方街了。我在保利斯塔大街附近的小街区转悠，会突然遇上许多意大利小餐厅，估计那曾经是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区。我也曾路过一栋有着伊斯兰风格的小楼，那是叙利亚移民协会。透过敞开的大门看到，墙上还挂着阿萨德总统的照片。今天的保利斯塔人以国际化的美食之都自居。这座城市有号称最好的寿司店，有超过6000家比萨店，每天卖出大约100万张。保利斯塔人的俚语里有这样一句话：“以比萨告终。”大约等于中文里的“额手相庆”。

刚从里约到达圣保罗时，我觉得这座水泥构成的灰色城市索然无味。它看上去一本正经，像穿着保守、不拘言笑的办公室职员，但那只是因为我尚未看到它的本色罢了。它就像我在圣保罗的房东：白天是西装笔挺的职场精英，晚上就是穿着时髦的夜场青年。

我在圣保罗遇到了一场盛事。圣保罗每年有一场“文化急转弯”(Virada Cultural）盛会，为观众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文化演出，内容包括音乐、舞蹈、烹饪、戏剧、艺术展、历史展等。十分特别的是，恰如其名，这场盛会就在遍布中心城区各个街区的数个会场举行。

夜里22点多，房东马里奥带着我去凑热闹。整个市中心都像是嗑了药，到处可以看到10层高的大楼，墙壁上从上到下都是涂鸦。街上挤满了雀跃的时髦年轻人。空气中弥漫着啤酒、大麻和荷尔蒙的疯狂味道。鸣着笛的警车在街道上穿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在一个教堂门口的小广场，一群人突然向我们狂奔过来。我正在发蒙，只听马里奥斯文地说：“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跑。”说罢立刻被他拽着跑出了十几米远。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马里奥经验十足地说:“反正，遇到这种情况，跑就对了。”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围观了数场音乐会：摇滚、轻音乐、民谣、流行古典……凌晨3点，气氛依然爆棚。

达尼洛·费里奥说得对：“有些人觉得圣保罗是个无聊的城市，但那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即使是在严肃的保利斯塔大街上，你也能发现绚丽的色彩。原本普普通通的公用电话亭被绘制了风格各异的图案。圣保罗市内的100多个公用电话亭都被艺术家和涂鸦爱好者改造，变成了城市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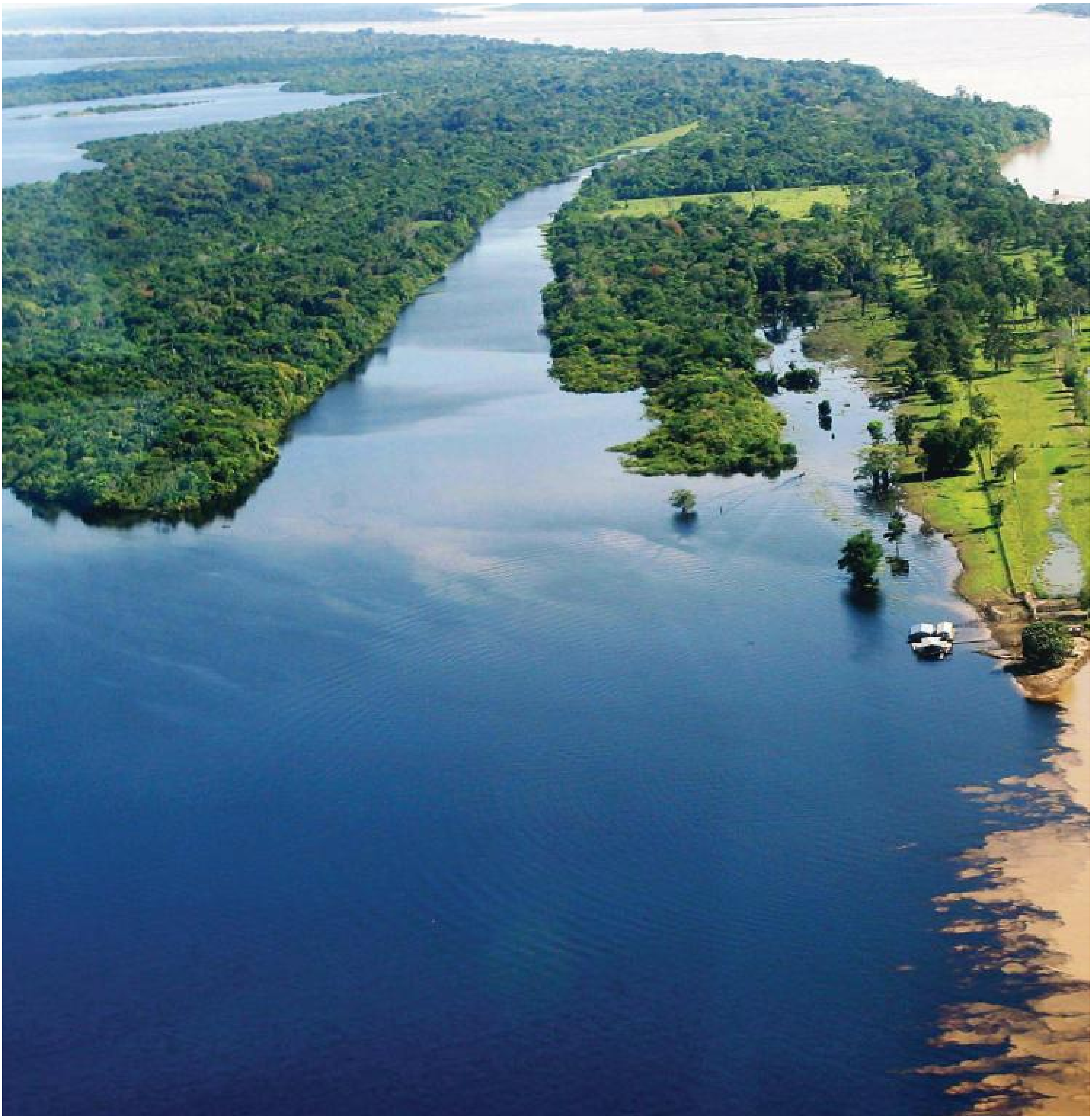


圣保罗州于1922年在桑托斯建立的咖啡交易所

在保利斯塔大街的中段，波·巴尔迪最著名的建筑——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卓尔不群。一块混凝土和玻璃制成的支板在空中架起一对巨大的红色拱廊，房盒子一样的博物馆就悬在半空中。我去的时候，里面正在展出印象派绘画，一举囊括了凡·高、德加、透纳、雷诺阿、塞尚和莫奈的作品。

在圣保罗的水泥森林中，有70多座博物馆与文化艺术机构。1951年建立的圣保罗艺术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在三大展览中资历排行第二，仅次于威尼斯。每年，与艺术相关的产业是一笔29亿雷亚尔的巨大生意。巴西当代建筑界泰斗奥斯卡·尼迈耶在伊比拉普埃拉公园为双年展设计了礼堂。白色的礼堂外观简约，一片波浪形、漆成深红色的金属，像一条燃烧的舌头向外吐出，遮蔽着主要入口。礼堂内部，门厅的墙壁上和天花板上旋绕着一片气势宏伟的雕塑，由日裔巴西艺术家大竹富江创作。事实上，对于现代建筑的爱好者来说，整个圣保罗就是一座博物馆。

圣保罗大学哲学系教授玛利亚·阿鲁达告诉我，圣保罗丰富的艺术形态和庞大的艺术产业，是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直接产物。一方面，圣保罗有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和开放多元的社会，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泉，移民们是圣保罗建筑艺术、视觉艺术和电影艺术创造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外国移民逐渐成为有经济实力的实业阶层，出生在巴西的新一代甚至进入社会阶级的最高层，他们对文化更加敏感，注重在文化艺术领域发出声音，成为艺术产业的重要资助者。今天蜚声世界的圣保罗艺术双年展就是意大利裔实业家马塔拉佐建立的。



我的亚马孙之旅，一次轻轻的触碰

因为凶险，亚马孙成为开启许多人童年想象的一根引线，它是神秘、混杂、原始、危险的多味果，又是承载人类野心和自由精神的一个载体。亚马孙无言，数百年来欲将之征服者，如流星般划过；数千年来欲求生存者，最终得到了它的庇护。

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真正的丛林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取用有度”。

主笔 ✎ 吴琪



亚马孙河上游的黑河与索利芒斯河的交汇处。这里是巴西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的经典景观之一


亚马孙盆地坦博帕塔河流域
丛林中巨大的绞杀无花果树

携想象出发

想象是旅行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带着他或她的经历上路。宽广静谧的大河、盘根错节密不透风的树林，每当我看亚马孙的纪录片，好似有人在旁边以越来越急促的节奏敲着大鼓，预示着雨林里的片刻宁静全是假象。一只潜伏在河流里的凯门鳄、密林里虎视眈眈的美洲豹、大可噬人的森蚺巨蟒、传说中可怖的食人族，随时都可能跃出宁静，夺走性命。

关于亚马孙的想象，在我的脑海里也与南美作家的小说缠绕在一起。不论是马尔克斯还是略萨，他们那种澎湃甚至毫无节制的想象力，就像雨林一样庞杂，多种线索仿佛各自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小说里兀自生长。我十分好奇，到底是怎样的自然，孕育出如此繁盛的想象力？待到我真有机会去亚马孙探索一番时，摊开地图，发现亚马孙地区像个大树叶趴在南美洲的西部，霸气地横越 8 个国家，河流仿佛细细的树叶脉络。

从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行程分为两段，可以选择在欧洲、中东或美国转机，路上耗费近 30 个小时。从里约到达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还需 4 个小时的飞行。对于亚马孙来说，中国人可真是跨越了半个地球、漂洋过海去看它。

不过与早年的探险者相比，今天多数人的旅程，已大大折损了探险的含义。在漫长的历史里，河流是进入亚马孙森林深处的唯一通道。奥雷利亚纳是远涉亚马孙河的第一个欧洲人，由于受到 16 世纪初令人着迷的新大陆传说的影响，他像许多地位卑微又心有不甘的西班牙人一样，决定到海外新世界去冒险，以此改变命运。1541 年奥雷利亚纳从秘鲁安第斯山的主河道顺流而下，第二年才到达大西洋。奥雷利亚纳报告说他在与土著人的斗争中，看见一些肤色很浅、身材高大、手拿强弓硬弩的骁勇女战士。这让奥雷利亚纳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亚马孙族人，于是将这块广袤土地命名为“亚马孙”。

亚马孙河全长 6000 多公里，关于它的确切长度说法不一。它曾被认为是世界第二长河流，但科学家越来越倾向认为，应该将秘鲁的乌卡亚利河当作亚马孙河的源头，这样它就成为超过尼罗河的世界第一长河。亚马孙河的流量则无可争辩地位列世界第一，它占世界河流流量的 20%，比尼罗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流量的总和还要多几倍。

按理说，世界上宽广漫长的大河流域，多是人类向前演进的发源地，滋养出显赫的古代文明。可是巨大的热带雨林被视为文明的吞噬者，亚马孙河像一只被丛林缠绕的巨蟒。很长时间内，人们认为亚马孙河流域与美洲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恶劣的环境无法维持大型的定居社会，只有弱小部落勉强在蛮荒劣境中挣扎求生。

5 月底的亚马孙仍处在雨季，河水中偶尔露出花椰菜般的树顶。当飞机进入巴西亚马孙州的时候，地面上的丛林像南美人头上密匝匝的蜗牛般卷发。河水是泼墨画上的肆意几笔，



巴西玛瑙斯市的水上村庄



一名向导用刀砍断亚马孙河上拦路的树枝

粗放、大胆，树木则是这幅画上永恒不变的背景。亚马孙流域在不同区域差异很大，处在秘鲁境内的上游地区山高谷深，坡陡流急，可是当河流来到巴西玛瑙斯，早已进入宽广平缓的亚马孙平原，这里处在南纬3度，是典型的热带地区。玛瑙斯的旅游设施比较完善，成为进出亚马孙的旅行者的大本营。

歪打正着

我想在玛瑙斯市中心找找旅行社，被一家名为“Amazon Backpackers”（亚马孙背包客）的光头胖子经理拉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名片上的照片穿着巴西足球队队服，露出罗纳尔多般的笑容。胖子先用日语跟我打招呼，见我没有反应，冒出了一句中文“你好”，然后开始用英语介绍行程。

办公室里不断有人进出，很快我就陷入了辨识困难——谁是巴西人，谁是游客？因为如果单单从相貌上，你可不知道眼前的高个子白人是欧洲人还是巴西人，也说不准那个身材凹凸有致的黑人姑娘是非洲人还是巴西人，甚至我这样的亚洲面孔，弄不好也是个巴西人。



只有了解巴西这块土地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等世代通婚，才能理解在这个国家不要以肤色相貌来识别人。这里，相貌迥异的人，说着相同的语言、吃着同样的食物、有着类似的思维、在世界杯赛场上为同一支队伍欢呼流泪。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在玛瑙斯采访的作家马西奥·索萨，他告诉我说："巴西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美洲文化。请注意，我说的America不是指美国，而是美洲。美洲融合了各色人种与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也正如亚马孙，土著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和世界各地的探险者，组成了这里独特的生态。

在南美进行自由行的中国人很少，胖子经理有点摸不准我的想法。之前收集的信息告诉我，我这次不可能进行亚马孙的深度探险，真正称得上探险的活动，至少要接受两周的严格野外生存训练，也要有足够的时间"泡"在从林里。

如果雇用私人向导在丛林进行一周左右的徒步，也面临着时间上很大的不确定性。从驴友的经验看，虽然在丛林里你只能相信向导，可是也不要过于依赖他们的能力。可能你跟着向导徒步几天之后，才会从逐渐怀疑到确认——向导其实并不认路！因为所谓的精确的"认路"，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中的概念。植物生长得太快了，即使向导几天前用大砍刀砍出过一条小道，不到一周时间，所谓的"路"就很可能被雨水冲刷或是植物覆盖了。亚马孙雨林每天都以不一样的面貌，考验着人们的生存智慧。

从玛瑙斯出发了解亚马孙的方式，大致来说分为两种：丛林活动或是水上活动。从林徒步可以认识亚马孙独特的动植物（虽然后来我发现认识植物是能够有保证的，能看到怎样的野生动物就不一定了。动物们观看我们的可能性，比我们看清它们的可能性要大）。如果想沿着亚马孙河漂流，可以坐船从玛瑙斯到达亚马孙沿岸的另一个历史名城贝伦，也可以去巴西北部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我向胖子经理提出要求："我希望既能在雨林里徒步，又能在亚马孙河面上漂流。对了，我还想探访一下丛林里的人家。"胖子连连点头："没有问题，我们的日程基本包括了这些，如果天气允许，你还可以在丛林里露营呢。"

他拿起地图向我确认玛瑙斯的位置，作为亚马孙河流域内最大的城市，玛瑙斯位于尼格罗河（也称黑河）与索利芒斯河（也被称为亚马孙河上游）交汇处的北岸。这是殖民者在此建立聚居点时的一个战略选择。两大河流分别连接秘鲁和哥伦比亚，涨水的时候河道直通安第斯山脉。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玛瑙斯成为整个南美洲重要的水运枢纽，一度的丛林开发也使玛瑙斯有两条穿越亚马孙的公路。

我的行程既要穿过黑河与索利芒斯河交汇的地方，又会走一段穿越亚马孙的BR-319公路，然后坐快艇沿着黑河流域走向丛林深处。

听上去还不错。

"合流处"与BR-319

第二天清晨，在头一天各种不同时段被胖子经理拉进那间办公室的游人，临时凑成散客团队，从玛瑙斯南部的渡口出发了。

我和巴西小伙塞萨一起，他是玛瑙斯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同时作为我的葡文-英文翻译，同行的还有两个美国小伙、一个德国小伙和两个玛瑙斯本地女子。古龙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与谁同行，比去哪里更重要。"旅行的一部分惊喜，便是来自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游伴，他们人生中的某一刻与你重合，而你也不知不觉成为他们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德国小伙叫沃纳，26岁，他说自己已经有两年半在路上了，钱用尽了便去澳大利亚当几个月的卡车司机，挣几个月的钱再出来玩。"你出来这么久，一个人旅行不孤独吗？"我问他。沃纳说："可是我从来不会真正一个人啊，你看，我们这段路不就成同伴了吗？"两个美国小伙大卫和比尔才21岁，他俩计划用118天游览南美和欧洲，这天正是他们上路的第48天。为了来巴西旅行，大卫和比尔用了10个


（塞萨 摄）

丛林向导马塞洛

月学习葡萄牙语，和当地人聊得热火朝天。

快艇出发了，亚马孙河流的雄壮自不必说。它的流量达每秒21.9万立方米，而巴西又占据了绝大部分流域面积。几天前，当我向巴西亚马孙国立研究所河流专家多米迪拉感慨“上帝真是厚爱巴西”时，她俏皮地回答说：“据说上帝就是巴西人。”

观看黑河与索利芒斯河的交汇处，是游览玛瑙斯的经典景观之一。这是亚马孙河上游与支流的交汇处，由于两条河水的流速、温度、矿物质含量及酸碱度等不同，河水呈现出一黑一白两种色彩，即使交汇也不会混淆到一起。黑白两股水互不相干地在河面上延展，它完美地展现了我们熟悉的一个成语：泾渭分明。

快艇半小时后把我们送到玛瑙斯的南岸，这个小码头上村民们摆着鱼摊和水果摊。传说中的食人鱼在这里是日常食品，向导随手抓起一条巴掌大小的鱼，扒开鱼嘴，让我们看它满口锋利的牙齿。单条食人鱼并不可怕，不过如果你不小心掉进了亚马孙河里，身上还有伤口的话，那就十分危险了。一群食人鱼可以几分钟就把一头牛分解得干干净净。

接着我们挤进一辆有些破旧的中巴，司机加大油门一路向前。我忽然反应过来，“这是著名的BR-319公路！”关于这条公路，塞萨有一肚子的牢骚要发：“是啊，这可是一条充满故事的路。”嗯，我了解到，它号称全南美最烂最寂寞的一条公路，在全世界最烂的路里边也能排上号。还好，我们走的这30多公里才刚刚离开玛瑙斯，我估计算是BR-319路况最好的一段了。

全长800公里的BR-319连接玛瑙斯和朗多尼亚州首府韦柳港，它是玛瑙斯与外部世界仅有的两条高速公路之一。上世纪70年代，巴西军政府修建了它，丛林中的工程总是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据说BR-319以上万工人的性命为代价。可是BR-319在雨季道路泥泞，很多桥梁被冲垮，热带的植物又不停疯涨。这条路大部分路段并没有铺好，政府也没有资金和人力去维护。1988年BR-319就被废弃，公路几乎随时都消失在泥泞、河流、深沟、雨林里。不过这条旱季才能勉强通过的公路，反而成为全球冒险家们的最爱。

家庭旅馆是小小联合国

一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要坐快艇沿着黑河往深处走了。比起宽阔的索利芒斯河，黑河支流显得更为小巧可人，不过湖面也有百来米宽。纷乱的长廊林从河岸上垂下来，周围镶饰

着一圈藤蔓和凤梨科植物。黑河每公里落差只有2厘米，因而水面非常平静，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流动。我们坐上了动力船，河水翻着浪花，看上去很像煮沸的咖啡，也像沸腾的中药汤。

河边很多树木只露出几米高的丰盈的枝杈，姿态优美的白色大鸟栖息树上。当地人说，这些看上去只有几米高的树木，实际上扎根在水下十几米深的土壤里，等到了旱季，我们坐船的湖面水就会退去，现在看上去一些互相隔绝的"小岛"，到时候就连接成一片广大的陆地。

快艇开了大半个小时，突然转向一条狭窄的水路，感觉伸手就能摸到两旁的绿叶。水路对我们来说就是迷宫，不经意间又一个转弯，眼前的水面又豁然开朗，眼睛所及全是树林，只有天上的云彩作为参照物，反而显得远处的树林像整齐的灌木丛，无边无际，感觉我们被聚拢在巨大的绿色屏障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掉进了小人国，在一个电影布景里游曳。当阳光照下来，湖水平静透亮如镜面，云朵在天上，也在水里，缓缓飘过。

很快，快艇到达了一个"小岛"，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这是一家当地村长开的家庭旅馆，按照丛林中的传统样式建造——全木结构，而且一字排开的5个房间共用一个大屋顶。棕榈叶覆盖的大屋顶被木头梁子高高举起，所以房间完全不隔音，声音气息相通。我敢说，我睡觉的时候，连旁边第三间屋子里的聊天都听得一清二楚，好在他们说的是葡萄牙语，我的大脑对此没有本能反应。丛林中的人家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共享精神，我后来探访了一户保护区里的人家，房间也是这样完全不隔音的。

这家旅馆相当于我们在丛林中的大本营，吃住在这儿，向导会带着大家做不同的探索，游客可以选择露营、丛林徒步、水上泛舟、野外生存等各种活动。

在随后的几天，我在这儿见识了亚马孙的各色游客，他们一点也不比这里雄奇的大自然逊色。这些背包客们真有些武林里的游侠精神，孤身一剑，天涯为家。有的寻求征服自然一剑封喉般的快感，有些像温习课文一样边旅行边学习，有些人有明确的目的地，有些人只是在旅途中寻找与自己内心和解的那个临界点。有些人漫不经心，有些人孜孜以求，他们看风景，风景也浏览着他们各色的人生态度。

大卫和比尔这两个美国小伙有着严格的时间计划，他们只准备在旅馆待一夜。时间紧张，两人就像被旅游杂志约来拍照的，到了旅馆脱下衣服就跳进湖里，互相用手机拍。"伙计们，水里有凯门鳄。"旅馆里一位当地人不紧不慢地说道。比尔说："我不信这些。"然后爬上泡在水里的一棵树，以各种姿势跳水。

夜里向导马塞洛划船出去捉了一条小凯门鳄，一尺来长，美国小伙子兴奋地握着鳄鱼合照，又是好一顿自拍。他们一定很遗憾丛林里没有网络，不能实时上传。第二天吃过早饭俩人就告别了，甚至来不及踏进丛林一步。

23岁的阿根廷女孩安娜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周。安娜皮肤白皙，鼻梁高挺，头发和眉毛是浓密的黑色，像主人一样招呼着大家，有着一种舒坦和热烈的自信。"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路玩过来，这个地方就把我给迷住了，待到现在也不觉得烦。"

听说我从中国来，午饭时她一定要我讲讲"八卦"和"易经"。我告诉她："安娜，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懂这些。即使对我来说，这些东西也非常深奥。"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随便给我说说，比如你们的道家思想？"安娜非常执著。旁边一个独自游世界的比利时中年女子也坐了过来："是啊，你是中国人，怎么样也懂一些的。"

我也只能瞎说了："我了解一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平衡和转换，而不是对立和冲突。比如，我们一般人认为牙齿比舌头坚硬，可是当我们年老时，牙齿会脱落，舌头却一直存在；水看似柔弱，山看似坚硬，可是流水能够达到它想去的地方，可以将高山环绕，山却可能崩塌。西方探险家满脑子都是征服世界，人定胜天；中国古人却从大自然里感悟到了平衡的奥妙，顺应比征服更为恒久。"

安娜和比利时女子频频点头。"真是很奇妙的解释啊。"安娜说，"听说中文里有个词，它的意思是危险，可是也同时代表希望。"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是'危机'吧，对，它表示当你感觉事情非常糟糕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新机会的开始，好的与坏的，并不绝对。"这其实也像雨林中探险者的处境，绝境激发出他们过人的胆识和生存本领，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去寻求生机。

俩人十分满足："中国文化多精深！"

我自己也有些吃惊，平日里没当回事的老祖宗智慧，在我身后这深不可测的密林里，好像别有深意。

探险家的坟墓

徒步之前要说不害怕，那我肯定是在骗自己。正如作家坎迪斯·米勒德在《疑惑之河》中描述的："热带雨林不单是一个物产丰富的花园。"它安静、枝叶繁茂、绿树成荫，却不是圣地。"这是行星上最好的战场，为生存进行的不停歇的无情战争，每分钟都在侵扰着这里的每位居民。"换言之，这里集中了各种可能的死法。我想，丛林中印第安人处在食物链的中高端，而我这样一个城市中长大的人，应该认清自己作为食物链下端的处境。

亚马孙的凶险，绝大部分就在这热带丛林中。且不说能爬树会游泳的美洲豹、缺乏理智容易发起攻击的野猪、随时有可能踩到的毒蛇，单是在常识里无害的蝙蝠、蚂蚁、蜜蜂都能够致命。比如亚马孙雨林里的一种吸血蝙蝠，它们的门牙像锋利的刀片，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进入亚马孙盆地坦博帕塔河流域雨林前，当地导游为游客讲解注意事项

能迅速精准地刺破沉睡中受害者的皮肤。它们能分泌一种物质来防止伤口处的血液凝结，然后用槽状舌头舔食血液长达 40 分钟，有可能让受害者在沉睡中直接死亡。在亚马孙过夜，蚊帐是很必需的。

这里还有一种微小的蜜蜂，能够使人视力模糊、疲惫盗汗，甚至还能入侵人的眼球，巴西人称它们为“眼睛舔舐者”。树林里有毒的蚂蚁能引起高烧和严重呕吐。还有一种马蝇会使人的皮肤下长蛆，马蝇在蚊子身上排卵，蚊子再将卵存放在人的身体上。蛆会从人体内开始吃掉肌肉组织，以螺旋状穿过身体。

探险者深知雨林的残酷。这是荣誉的价码。如果说冒险是一剂毒药，亚马孙可算最大的剂量。它越是桀骜不驯，就越是激起征服者的欲望。

20 世纪初，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个人探险家”的珀西·哈里森·福塞特，5 次深入亚马孙。刚开始他是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聘为观测员，绘制玻利维亚和巴西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随着对亚马孙了解增多，福塞特开始相信之前被认为是幻想的“黄金国”(El Dorado)传说。16 世纪初期，西班牙征服者已经在议论着“黄金国”，据说有一名坐拥万金的土著国王，会在一年一度的仪式上用金粉涂遍全身，再到一座特殊的湖泊里把这些金光灿灿的涂料冲洗掉。数百年来的黄金浴，使金粉覆盖了湖底。

“黄金国”的传说未免太梦幻，但是在 1910 年的探险之后，福塞特更加确信亚马孙河的印第安人藏有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长期忽略的秘密，这里很可能有过灿烂的文明。于是无论那些土著人听起来多么凶猛，他尽可能地走访各种部落。福塞特推断出黄金城遗址以及居民后代，应该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欣古河周边的热带丛林。

几次的亚马孙探险，福塞特目睹了饥饿、热带疾病、猛兽毒虫攻击、印第安人毒箭的可怕，同伴和牲畜接连死去。在饥饿、疼痛、恐慌和心理崩溃的处境中，“他们看待其他人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同伴，而是肉类”，“人在残酷环境下将无耻的一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福塞特说同类相食，是“饥饿钝化了一个人的美好情感”。

可是福塞特完全不惧雨林中死的可能与生的痛苦，他体壮如骏马，性烈如芥末。初进丛林时，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他把印第安人看作进化不全的只有孩童般心智的族群。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他发现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大多数非常友善，有着神奇的古朴智慧。他不像早期的探险者那般屠杀虐待印第安人，而是尝试与部落交朋

友，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使用武器。

同样是试图征服亚马孙，16世纪初那位给“亚马孙”命名的奥雷利亚纳的做派可完全不一样。他和同伴除带着全副武装的西班牙人外，还有4000多名印第安人，赶着将近4000头猪准备在途中食用，还用一群美洲驼用来驮运物资，浩浩荡荡地朝丛林开进。当奥雷利亚纳听说黄金城传闻后，向碰到的印第安人进行打听。对方不知所以，便被烧死或直接喂狗。丛林也不放过任何藐视危险的人，最后探险队失散成两队，一队乘船漂流到了大西洋，一队徒步走回基多的圣弗朗西斯科城，总共只有瘦若尸骨的100多人活着离开亚马孙。

福塞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地精简人员和装备，他认为人员越多死亡的风险就越大，给同伴的拖累和心理压力也增加。如果真的碰到残暴的土著部落，他也认为没有武器更容易获得对方谅解，而不是激化冲突。这位对探险同伴极为苛刻的英国人，对待印第安文明反而体现出一种当时罕见的尊重和包容之心。

凶险一直是亚马孙的招牌。它到底有多险，以至于几百年来鲜有人妄言征服？它到底有多么不适合人类居住，而那些土著印第安人又是怎样获得了丛林的接纳，密林深处真的藏着“黄金国”这样的文明吗？

徒步体验

怀着疑问，我迎来了第二天清晨的丛林徒步。

不过疑问好像不止来自丛林。和我一起徒步的，有前一天一起进入亚马孙的德国小伙子沃纳和两个玛瑙斯女子。年轻女孩不到20岁，五官标致，浅棕色的肌肤、曲线优美。另一女子年龄也不过40多岁，她有着神奇的像未发育过的男孩般的干枯身体，却顶着一张写满沧桑的苦涩脸庞。看着她，我脑子里马上蹦出一个词——“天山童姥”，可惜只有童姥的身材，而无童姥的相貌。沃纳的这个排场让人十分费解，他不能说葡语，年轻女孩也不会英语或德语，所以两人一路上肌肤交流多过语言交流。我看出这是一段旅途中短暂欢愉的露水情缘，只是不知道这种情缘还需要带着个干枯多言的大妈。

这个排场倒是也多少化解了一些我对雨林的恐惧。在向导马塞洛的带领下，我们坐上安装了马达的独木舟。船儿灵巧地在河面行驶，经常从看似没有路的地方直接撞过去。然后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一样，带着我们进入到更深一层的风景里。待到马塞洛关掉马达，拿出木浆向一片水草和树林划去，我们便是要靠近一片丛林上岸了。

“杂乱”这样的词就是用来形容亚马孙雨林的吧。与我曾经徒步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相比，亚马孙的树木要更为高大密集，还有各种藤蔓、古怪的树根穿插其间，因而更显拥挤杂乱。从观光者角度来说，雨林里物种的杂乱，让人感受到的是丰富。可是这种所谓的“多样性”，却也代表着一个看似完全相反的特点——单调。这就如19世纪博物学家托马斯·贝尔特的描述，热带雨林是一片巨大而多产的区域，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极具多样性，但在其余层面并无特别之处。那就是：“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的生命律动，将热带地区的森林景致织成了一块单调的整体。”



英国探险家珀西·哈里森·福塞特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马塞洛随便一指，一种叫“斗牛士”的藤蔓植物包在树的周围，看似温柔地杀死了大树。“来看这个，这是会走路的树。”有一种树每年都会在地上长出一些新的不定根，把整个树的支撑点逐渐平移，这是它们为吸收土壤营养而进化出来的方式，看起来好像树在走路。

有些树上会出现丑陋的大鼓包，看上去像树长出的瘤子，有一米来高，居然是蚁穴。马塞洛把手搭在大鼓包上，马上就有几十只蚂蚁爬上了他的手臂。他快速地将蚂蚁搓碎，在手臂上涂抹着说：“这可是驱蚊良药，印第安人没有你们那样的驱蚊液，他们就用这种土法子。”

雨林中的植物也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所依。马塞洛从地上捡起一枚比核桃略大的坚硬果子，用砍刀砸碎，让我们看它白色的果仁。“这是虫子，很好吃的。”啊，虫子？马塞洛已经开始用嘴嘬“果仁”，劝我们也尝尝：“很脆的，有点甜，这可是高蛋白啊。”我想起读过的一本探险书里，提到亚马孙特有的这种可可果。对于丛林里饥饿的人来说，果实里的肉虫可是难得的美味，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不过话虽这么说，当马塞洛把肉虫递给我们尝时，我们几个还是支吾着走开了。

我们看到一种有着板状根的几十米高的粗大乔木，马塞洛说这是“丛林中的电话机”，是印第安人的通信方式。他举起大砍刀用力敲树根，一股打雷般“轰轰”的声音传向远处。“响声能传到2公里外，如果迷路或是遇险了，印第安人就用这种办法求救。”

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发现来到丛林中并不是在体验什么叫作恐惧，而是在向导的带领下，认知什么是自然。



在亚马孙河支流索利芒斯河流域的一处湖泊上捕鱼的渔民

马塞洛带着我们左旋右转，在他眼里丛林就是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就有话说。一开始我们好像丛林里的盲人，除了能在外观上看出树木的不同，其他一片茫然。好在随着马塞洛的讲述，树木在我们眼里有了不同的个性，踏进林子之前笼统的恐惧心，此刻也慢慢被消解。

而这种对自然的认识，借用了印第安人千百年来一代代积累下来的智慧。探险家福塞特记录了一些印第安人的生存技巧，他发现有些印第安部落砸碎一种果子，用它白色的汁液将鱼吸引过来。鱼儿喝了汁液后马上就不再动弹，印第安人捡出几条大鱼作为食物，将其他的鱼儿放进河里，鱼马上就活蹦乱跳了。这种植物具有麻醉功能，印第安人也用它来治疗牙痛。印第安人对待鱼儿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猎物从不肆意屠杀的态度。

福塞特还注意到，印第安人用大批草药和非正统疗法保护自己免受丛林中的日常袭击。他们能够取出折磨探险者的蛆。比如阿克贾斯人会用舌头吹出奇妙的哨声，幼虫的头立即从呼吸孔中探出。之后印第安人迅速挤压痛处，体内的蛆就会喷射而出。

在徒步中，我们也见到了著名的巴西木，巴西木的原意是“火炭般的木头”，它的切面呈现红色，可以用来制作颜料。16 世纪初期还没有其他红色颜料问世，市场上对这种异域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它成为殖民者眼里亚马孙最大的价值。

还有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野生橡胶树，橡胶球曾经是印第安孩子古老的玩具，野生橡胶被印第安人做成防水用具、装饰品和祭祀用品。但是汽车工业和橡胶加工工艺等改写了历史，19 世纪末的橡胶开发热潮，使得树林里进驻了大批的割胶工人。野生的橡胶树非常分散，割胶工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在雨林里寻找橡胶树，几周时间才能凑够制作一只橡皮球的橡胶。他们不仅被橡胶大亨残酷压榨，还要忍受天气、热带病、致命动植物的折磨，多数工人死在了丛林里。印第安人把橡胶叫作“树的眼泪”。

丛林里的每一种资源，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只是维持生活所需；但是这种资源一旦成为工业社会的需求品，对雨林和印第安人都是一场灾难。

怎样理解凶险

丛林之旅没有我想象中惊险刺激，好像又有些让人失望。回到旅馆吃过

午饭后，马塞洛有些神秘地凑过来说道："下午我们就出发去露营，我们能连续在丛林里住两晚，你运气不错。"

看到马塞洛，总是让我联想到登珠峰时的夏尔巴人，他们身怀绝技，却埋首帮助别人成就梦想。向导被毒日与风雨侵蚀的深色皮肤下藏着矮小的身躯，经常胡子拉碴、衣衫不整，如果把他们放在城市背景里，他们可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人群。但是当马塞洛操起一把一尺多长的大砍刀，像一只优美的蛇一样娴熟地穿梭在丛林里，他一米六几的身材开始伟岸。我感觉他立即变成了长着菱形长耳的精灵，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气息里，眼神坚定而专注，说话的语气也有些不容置疑，这种"霸道"反而让我感到安全。在这里，他是绝对的权威。

在亚马孙，一个专业的向导几乎等同于一个雨林专家。他能根据河水的浑浊程度，判断水下是否有食人鱼；他们能敏锐地通过叫声来判断鸟的种类；他们通过查看脚印，知道什么大型动物可能在附近；他们能够辨识哪种虫子有毒、哪种蚂蚁有害；他们知道怎样根据地势和土壤潮湿程度寻找水源；在我们看来平淡无奇的叶子，在他们手里却成了有医用价值的"仙草"。

当马塞洛告诉我他今年42岁时，我心里一惊，我还以为他至少50岁了呢。他有着一双溜圆的眼睛，圆圆的脸庞和鼻头，头发花白，留着稀疏的黑色络腮胡。不过从身体素质来看，他不像城里的玛瑙斯人那样松松垮垮，虽然个头不高，但肌肉结实，瘦而精干。他的父亲是欧洲人后裔，母亲来自印第安部落。父母在他10岁时离婚了，他随母亲回到了亚马孙。马塞洛说，他的三个哥哥长得与高大的白人无异，他却像个部落人，注定属于丛林。马塞洛做了20年的向导，他的哥哥们却几乎没来过亚马孙。

"我们这儿有一句话，亚马孙人梦想着去圣保罗，圣保罗人梦想着去纽约，纽约人却梦想着来亚马孙。"巴西本国的旅行者，反而成为亚马孙里的极少数派。

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倒是对丛林充满期待。我一直有些纠结，我到底是希望看见大型动物呢，还是不希望看到它们？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大型动物不会攻击我们吗？"这是露营中最让我不安的了。

马塞洛乐悠悠地说："我会整晚点蜡烛的，示意一下有人在这里就可以了。放心吧，你不在动物的食物清单上。"

"啊，点蜡烛？我一直以为原始森林中的露营需要整夜生火。"

马塞洛却说："不用了，我们生火做饭会有好多烟，动物们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这让我想到了我出发前看的一本书《征服亚马孙》。2008年4月，一个名叫埃德·斯塔福德的英国人开始了他的旅程，试图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徒步穿越亚马孙流域的人。在他出发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一路上凶险不断，安第斯的高山地带、雨季洪水的泛滥、雨林里的凶险、哥伦比亚贩毒区的毒枭、一些对西方充满报复心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些都成为阻止埃德走下去的障碍。但是这个32岁的倔强小伙，为了体现探险的真正意义，迫不得已才在高山地带借助牲口等外力，他像印第安人那样几乎不采用现代防备工具，如果他偶尔因为食物匮乏或是体力耗尽而坐了一段船，他会在乘船的地方做上标记，第二天返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徒步前一天的路程。靠着顽强毅力和他做过探险向导的经验，埃德用了860天，走了900多万步，徒步8000公里穿越了亚马孙，硬生生地从亚马孙河的发源地走到了亚马孙在大西洋的入海口，创造了历史。比起历史上的探险者，埃德这一代探险者已经有了强烈的保护自然、保护印第安文明的意识。

读这本书时，我一方面对埃德能否完成探险感到好奇，一方面想通过他的自传，了解亚马孙到底有多凶险。可是埃德并没有在雨林里走得步步惊心，里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除了最大的黑鳄，还有陆地上的美洲豹，我们对其他动物来说都太大了，它们吃不了我们。当我们走得多了，就越来越不觉得野生动物的威胁。"埃德没有花费太多笔墨描写动植物的威胁，对他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在两年多的旅途中如何与孤寂和艰险相处，如何保证自己的内心不会坍塌。

看来马塞洛跟他一个态度，并没有把雨林视为敌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里可以致命的东西太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凶险只威胁那些视它们为凶险的人。

有意思的是，埃德原本与一个叫卢克的朋友共同策划了徒步计划，卢克在翻越三座大山后觉得自己受够了，返回了英国。埃德在远征的第五个月，碰到了秘鲁的一名伐木工人加迪尔·丘·桑切斯·里瓦拉（大家叫他"丘"）。起初丘答应陪同埃德5天，没想到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丘陪着埃德一直走到了最后一步。丘的顽强使他的命运获得改变，在徒步成功后，这位之前从未见过大海、从未坐过飞机、不会一句英语的小伙子，加入了一支英国橄榄球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亚马孙的魅力，它夺取人的性命，也可能给予人额外的命运馈赠。

不过对今天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来说，有向导又有足够的食物，说不上有多少危险了。

丛林露营

在被两场短时暴雨推延了时间之后，我们露营小组在下午16点多终于出发了。"咱们是个小团队，不错！"



2009 年 2 月 10 日，34 岁的英国前陆军上尉埃德·斯塔福德在亚马孙雨林中探险

马塞洛总是乐滋滋的。旅馆里大约聚集了 20 位游客，今晚决定露营的只有 4 个——我、塞萨、安娜，还有刚到的研究欧洲河流与环境变异的英国科学家马丁。马塞洛捣鼓了一阵，备好了我们两天的口粮。“今天吃牛肉，明儿吃鸡。”

天色渐黑，我们激动地乘上独木舟出发了。营地选在离水源很近的丛林里，所谓营地，就是在森林中清理出的小块空地，一圈木头柱子支撑着一个大的木头屋顶。安娜对于露营已经很有经验，她帮助我们绑好吊床，再套上蚊帐。在丛林可绝不能睡地面，亚马孙人所有的屋子都用半米至一米的柱子支起来，防止毒蛇和各种奇怪爬虫。他们一辈子只睡吊床，估计与丛林经验有关。

安娜要生火做饭了，她吩咐我们捡一些细小的干树枝。“我只要小的，比手指还细的那种，树枝粗了一开始燃不了。”可是两场暴雨刚过，要找一根干树枝多么难啊。我蹲在地面，仔细辨清杂乱横陈的是树枝，而不是掩藏得很好的蛇之后，才敢伸手去抓。塞萨、马丁和我像小学生一样，担心捡到的树枝不合格，小心翼翼地放到安娜面前。她不知从哪儿掏出几把小刀扔过来：“你们把树皮给刮掉，表面还是太湿了。”



安娜自己拿一把小刀快速地刮一块点火石一样的东西，又在干树枝堆里放了几团棉花，终于见到火苗了。她让我们拿来两根蜡烛，放进树枝里帮助燃烧。然后再将粗一点的树枝松松地垒在外层。可是火苗烧了半天，始终摇摇晃晃的样子，轮到我拿大树叶扇了一会儿之后，发现它几乎熄灭了！这可是大家折腾了半个小时的成果啊。

一直没怎么理我们的马塞洛终于上场了。他用纸盘当扇子，快速扇风，重新排列着那堆柴火，火苗又重新旺起来了。“今天生火比较困难，我们不煮米饭了，就把牛肉当晚餐吧。”我们都没意见，肚子有些饿，能吃到牛肉该满足了。马塞洛的砍刀在丛林里简直就是万能用具，他一会儿就能削好木头当烤架，一会儿又变戏法似的做出木勺。

牛肉的吃法很简单，分割成块后抹上盐巴，在树枝上烤着吃。要说起来，这也是亚马孙原生态有机牛肉了。当然，牧场对热带雨林的侵害就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话题了。

这时天完全黑了，我们只有微弱的烛光。英国人马丁打开头灯，开始写日记。他说从9年前他老婆怀上第一个孩子开始，他就坚持每天写日记，希望今后孩子们愿意读。我觉得他很理性，对于日记的用途都有了明确设想。我问他：“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日记是给人看的，内心一些隐秘的情感会不会就不写了呢？”马丁理性地说：“我只记下了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感受。”

丛林的夜晚比白天活跃很多，像场不会停歇的多乐器组成的音乐会。火光使我们暴露在明处，暗夜里远近交替的鸟叫蛙鸣以及不可预期的悉悉索索的动静，好似丛林动物反而成为观摩我们的看客。马塞洛慢悠悠地说，丛林自有它的节奏，我们才是闯入者。消除恐惧心，消除高于自然的身为人类的骄傲感，静静地去感受它，你就和它融为一体。

是啊，我们才是闯入者。亚马孙不是惊悚小说，不会将所有的凶险一次出演。那些长时间住在丛林里的研究者、那些真正以丛林为家的印第安人，好像很少用“凶险”来形容这里。反而是可能没踏足过亚马孙的人，将这里描述得片刻不宁。我没有想到，深入密林之中，我们需要接受的，反而是它的平静。

正当我放松了神经，钻进蚊帐里的吊床准备入睡，马塞洛又慢悠悠地掉出一句话：“我不怕丛林，什么都不怕。不过，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害怕的话，就是蛇。夜里蛇从树上爬到地面，你们要尿尿的话，一定打开手电，一步一步看仔细了再走。”

他这句话，吓得我忍了又忍，一夜不敢下地。

多情人儿马塞洛

露营的第二天下午，塞萨突然对我说：“其实昨晚我们露营的那个地方，美洲豹是经常出现的。”

“啊？你怎么知道？”塞萨的信息从何而来？

“昨夜我和马塞洛喝啤酒的时候他说的。他让我别翻译给你听，等今天再说。”

我突然有些明白，向导们在第一天传递出的各种信息，其实是在润物细无声地做着一项工作：让游客消除对大自然的恐惧心，彻底放松下来。他的工作看来是见效了，当我们早上在丛林中醒来时，感觉异常美妙。这时气温不高，空气清爽，四周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对我来说，这是一天中最让人着迷的时刻。马塞洛煮的咖啡香气四溢。

“马塞洛，我们好像没看到什么动物啊。”我的要求多了起来。

“你们不是看见河边好几种鸟类了吗？我夜里还抓了凯门鳄给你们看呢。”马塞洛的圆眼睛瞥了我一下，“要想看见更多的动物，除了运气，还要经过训练。”

“训练？”这点我没有想到。

“蝙蝠藏在树叶搭成的帐篷里，犰狳钻进地洞，蛾子长得与树皮一样，我如果不告诉你，在你眼里鳄鱼就是一截木头。野生动物非常敏感，等你发现它们时，它们早就注意到你们，避开了。”

“那你见过美洲豹吗？”我想听听

让人肾上腺素上升的故事。

“见过三次吧，最近的一次只有几十米，我和它都吓了一跳。我像大鸟一样张开了双臂，它没有表现出敌意，走开了。一般来说，动物不会随便攻击人类的。”他顺便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就去著名的‘美洲豹营地’露营。”

看来，猛的东西在后头。不过，我们的胆量已经比第一天大了。

昨夜塞萨和马塞洛酒后对谈，书呆子气的塞萨自认为得到了爆炸性新闻。塞萨压低嗓门告诉我：“马塞洛说，那个跟德国人在一起的年轻女孩，是个妓女。老一点的是老鸨，自己也接活儿。她们不止一次陪客人进来。”

我既吃惊，也不太吃惊，塞萨的感受跟我差不多。“我知道那个女孩是欢场女子，可是没想到她卖淫，也太直接了。”接下来是更直接的信息，“马塞洛已经约了那个年轻女孩，下周三他回到玛瑙斯和她过夜，价钱不贵。”

我努努嘴，心想：这丛林规则哪是“弱肉强食”，明明就是“美肉共食”。

“美洲豹营地”就是一片更大的空地，木头和棕榈叶搭成简单的露营地和做饭的营地。长条形的木头屋顶能容下大约20个吊床，给我们5个人用，显得有些空旷。马塞洛把我们往营地深处带了一段，指着一处树林说：“这里的几棵大树适合搭吊床，每年10月到第二年初的旱季，洪水退去，大型动物的活动范围大了许多。这时我让胆大的小伙子们爬上大树三四米高的地方搭吊床，地上洒一圈烤香了的鸡肉牛肉，静静守候。看到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大。”

“会看到什么动物呢？”此时尚有天光，丛林显得不那么可怕。

“美洲豹、野猪、犰狳都有可能。”马塞洛说，他让小伙子备好相机，“我告诉他们：只有10秒，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当相机的闪光灯一亮，动物们马上就跑掉了。”

“那夜里要尿尿怎么办？”英国人马丁发挥了科学家的严谨精神。

“是啊，我对小伙子们说，少喝酒。”喝醉的人还面临着另一个风险，搞不好夜里翻身掉下来给摔残了。

除了有意“下圈套”，有时候露营还会与动物不期而遇。马塞洛说他有一次带着一个美国小伙子在丛林里生活了一周。就在我们此刻露营的地方，“夜里我们突然听到轰轰的脚步声，非常沉又非常快，朝我们这边跑过来”。马塞洛估计是貘，貘虽是食草动物，但个头比猪大，与马和犀牛是近亲。“它们个头有2米多长，体重在350斤以上，要是被它们撞到了，估计我俩要散架了。”急中生智的马塞洛打开了手电，“那家伙愣了一下，马上改变了方向，从我们旁边绕了过去”。现在是雨季，我们碰到大型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小。野生动物对我们的恐惧，或许比我们对它们的恐惧更深吧。

我们煮好了意大利面，做了5个水煮蛋，调好了酒。马丁白天在水上商店买了两瓶巴西国酒“卡沙萨”。这种酒是甘蔗酒，有一红一白两种，一个38度，一个39度。白色的酒适合直接喝，红色的则要加入很多切碎的柠檬和糖，调成著名的鸡尾酒。

这时候突然由远而近传来马达声，接着是人的喧嚣。马塞洛打开头灯，朝着水边走去。另一个矮个向导路易斯带着八九个游客，打着手电走了过来。原来他们从下午15点就开始找营地，第一个营地的木头屋顶倒塌了，第二个营地被水淹了。这时已经过了夜里20点，一队人又饿又累，希望我们的营地能收留他们。

我们一致表示欢迎，拿出食物来分享。三个高大的捷克小伙子和路易斯砍树生火，将肉和米饭焖在一起。原本有些空旷的雨林，一下子变成了火光闪闪的大派对。向导路易斯松了口气，我问他：“你们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营地，这么黑的夜里回旅店去，是不是比较危险啊？”路易斯说：“回去还得乘两个小时的船，最主要的是，这些客人只准备在丛林露营一晚，如果今晚不成，对他们是多大的遗憾啊！”我注意到路易斯像个管家一样，招呼所有人吃完饭，他自己却一口也没吃。他看大家吃好了，喊了一嗓子：“你们谁想看星星？想看的和我一起上船去！”虽然没有明说，我觉得他是为了补偿他的团队。没有人要求他多做什么，但是路易斯一脸严肃，责任感写在脸上，让人生起几分敬重。

人声嘈杂中，喝着鸡尾酒的马塞洛有些醉了，我刚好坐在他身边，他看着热心的安娜帮大家绑吊床，脸上露出一种满足感。在丛林里待了两周的安娜俨然成了半个向导，分担了马塞洛很多工作。她非常好学，喜欢思考，有时候还拿出小本边问边记。最重要的是，安娜那种热情洋溢的天性，有一种动物般的淳朴。马塞洛忽然对我说：“我爱安娜，她真像15年前的我，那时候我饱含热情，深爱丛林。当然，现在也一样。”

我认为他说的“爱”，是人们之间不分性别的广泛情谊。

“我爱她，真的爱她。”马塞洛一再重复。

我转过脸去，惊愕地看着塞萨：“他是认真的吗？”

塞萨点点头：“是认真的，他白天已经跟我说了三次。”可是我知道他下周三的约会，心想：马塞洛，马塞洛，你可真是身体交给妓女、心灵交给少女啊。

马塞洛讲起了他的故事：“20年前我开始当向导，迷上了这行。两年后我老婆提出，要么我放弃做向导，要么离婚。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想了很久，还是卷起铺盖来到了丛林。从此这里是我的家，玛瑙斯只是我的旅馆。”他接着开始感慨：“我爱我的前妻。她让我负担孩子们的学费，我照办了；她让我付她家的网络费，我给了；她让我付她的手机话费……”马塞洛酒量真是不行，加了这么多柠檬和糖的酒，他居然醉得这么快，倒头就睡。看来今夜连蜡烛都没人点了。

哎，我的马塞洛，你才是丛林里最奇葩的那朵花。

丛林人家

雨林中有两种印第安人：生存的专家和生活的专家。

前者是严肃而谨慎的，步步小心，视雨林为大敌。他们有一种潜伏在强悍的体能和高超的生存技能之下的紧张与压抑：为了躲避美洲豹，他们习惯于将吊床绑在树顶的细枝上；他们可以随时用林子里的材料制造出强大的武器，用来战斗和狩猎。面对视雨林为敌人的人，雨林隐藏了所有的情绪，带着阴险的面具，连带着美感都悄悄地褪色了。另一种把雨林当作生活的乐园，带着美好的情绪。虽然没人能百分百保证自己在雨林中活着走出来，但是热爱雨林的印第安人是快乐的。他们喜爱雨林——这让我们也很快乐。

一位名叫“月亮”的网友曾和丈夫雇用了两个印第安向导，在亚马孙丛林里徒步了10天后，她发此感慨。他们的向导非常爱惜雨林，除了寻找维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水，绝不多砍一棵树、多捕一条鱼。

马塞洛也有着爱护丛林的天性。他虽然熟知丛林，但几乎不会表现出征服者的姿态，而是像一个乐手去试图理解他的乐器一样，最大限度地去感悟和顺应自然。

当我们坐船沿着亚马孙河漂流，两边偶见人家。女人在河里洗着衣服，孩子们在河边玩耍。马塞洛带我们去拜访了一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架在水边，马塞洛向身后随手一划，“这些地都是他家的，有菠萝园、木薯园，还有一些野生的果树，还有牧场”。我们张大了嘴，“那他们很富裕吧”。这家人哈哈笑了起来：“我们又不会卖掉这些，这些够我们过日子。”我感觉他们与普通农民差别不大，只不过家在亚马孙丛林里。

这家人头天刚好捕了一只巨骨舌鱼，这种鱼体长一般3到4米，重量超过200斤，也被称为海象。60岁的女主人长着接近东南亚人的面孔，安静而客气，用一点咖喱炖出的鱼非常美味。有意思的是，马塞洛把带在身边的那只鸡给了他们，以物易物换来了我们5人的一顿午餐。

后来马塞洛告诉我：“他们用鸡当诱饵捉鳄鱼吃。他们也吃蛇，这家人是保护区内的土著，吃什么都可以，当然美洲豹这样的珍稀动物就不行了。一般动物都可以吃，只要他们不拿去贩卖就行。旅店餐馆可就不让吃鳄鱼，也不让吃蛇。”在听说了他们的日常食物后，温和好客的一家人瞬间在我眼里“凶猛”了起来。

亚马孙人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城市里不是一个概念。我问我住的丛林旅店老板，他也是随手一划，“我家有96英亩的地，如果除去河流，大约是75英亩吧。我们村子里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啊”。

我本来以为，所有生活在亚马孙里边的人都是印第安人。当我随口问到巴西到底有多少印第安人的时候，发现这真不是简单的问题。这两家人都摇头：“我们有一点印第安人的血统，但也算不上印第安人。”

塞萨这时也挤到我面前，“我也有印第安人血统啊”。他明明是一个高大的白人小伙，怎么也和印第安人扯上关系？塞萨说，他爷爷是来到亚马孙开钻石矿的白人后代，奶奶就是来自“丛林里的部落”。这两家人也是一样，既有移民血统，也有印第安部落的血统。传统的部落也生活在这片巨大的雨林中，只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游人看见。

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协会（IBGE）2010年的人口普查，81.7万名巴西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土著人。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有共同的美洲印第安人祖先，在巴西的白色人种、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中，都有许多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

亚马孙丛林既容纳了土著印第安人，也庇护着一代代移居而来的人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妄言“征服”，却长久地与雨林共存。亚马孙对冒险家而言是战场，对丛林人来说，是家。

试图从亚马孙获得额外收获的探险者，总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边缘；丛林人家只获取生活所需，反而轻松自在。

这让我想到了那位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个人探险家”的福塞特的命运。1925年他带着21岁的儿子杰克，以及杰克的好友罗利·莱姆尔向亚马孙进发。当年57岁的福塞特相信，仅仅靠着砍刀和指南针，心怀神圣使命就能找到地图上未标注的神秘王国——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黄金城”。他通过研究确信，巴西亚马孙河流域掩藏的文明如此远古和高雅，足以永远改变西方对南美洲的看法。

这是一次在当时受到西方媒体热切关注的远征，文明世界等待着他们载誉归来。虽然此前一支由140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险队就在这个地区消失了。这年5月，福塞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成功。”之后，三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一开始，人们认为失去联系只是暂时的，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福塞特生前生活窘迫，他的失踪反而成了一座金矿，给小说家、电影导演无尽的想象。从1925年至今，不断有探险者去重走福塞特的路线，试图破解他们的失踪之谜，却并未如愿，一些追随者也将自己的生命葬送在了丛林里。

福塞特的信仰在当时看来是天方夜谭，遭到广泛质疑。一直到50多年之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有了重大发现。福塞特只是太超前于他的时代了——在亚马孙的茫茫丛林中，确实曾闪烁过不俗的文明。

亚马孙无言，它掩藏秘密，吐纳生命。没人敢说真正了解它，我的旅行只是轻轻触碰到了它。



库斯科（Cusco）

安第斯高原上的库斯科，不仅仅是印加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因其美洲“考古之都”的头衔而闻名，它对于亚马孙河同样重要。从南部安第斯山而来的阿普里马克河在这里与乌鲁班巴河交汇，变成了乌卡亚里河——亚马孙河上游最重要的一条支流。

这两条河都可以进行漂流活动。乌鲁班巴河漂流并不刺激，沿途有机会参观印加废墟。阿普里马克河流经峡谷和雨林，河水湍急，富于挑战。

探寻亚马孙河之余，库斯科城内的武器广场、太阳神殿等印加遗址值得一看。从这里也可以前往坐落在高山之巅的印加帝国“迷失之城”——马丘比丘（Machu Picchu）。

库斯科机场每天都有往返于首都利马的航班。







贝伦（Belem）

贝伦是亚马孙河下游最大的港口，与大西洋直线距离100余公里，常常被作为亚马孙之旅的终点。从玛瑙斯乘船到贝伦可以饱览亚马孙河风光。搭乘普通客船需要5天时间，如果购买最便宜的船票，那么只能在毫无遮拦的大厅里支起自己的吊床。从贝伦到玛瑙斯是逆流，因而需要6天时间，但因行船时更靠近岸边，而有更美丽的风景。渡船会在沿途数个码头停靠，中途可以在河滨小城圣塔伦（Santarem）下船，去河畔沙滩静静观赏眼前宽阔如海的河流。



莱蒂西亚（Leticia）

哥伦比亚的亚马孙雨林是片不为人知的地域，茂密的森林中河流纵横，人口极少，只有一些零散的土著部落。许多地方被游击队控制着，游客基本无法进入。只有南部边境的小城莱蒂西亚有着规模不大却十分兴旺的旅游业。莱蒂西亚位于亚马孙河北岸，与巴西和秘鲁隔河相望，有船开往伊基托斯和玛瑙斯。与伊基托斯一样，这里的亚马孙旅行也以丛林之旅为主，从莱蒂西亚出发，可以到达巴西和秘鲁的自然保护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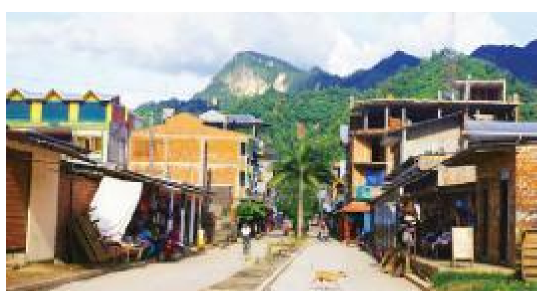
鲁雷纳瓦克（Rurrenabaque）

亚马孙河主干未流经玻利维亚，因此这里并不是探访亚马孙的惯常选择，但异于平原腹地的地貌亦有其吸引人之处。

马代腊河是亚马孙河南岸最长的一条支流，它以贝尼河之名穿过玻利维亚北部，流向巴西境内的干流。贝尼河流域的亚马孙平原占据玻利维亚一半以上的国土，在大片的热带雨林之外，还有热带草原，形成了与巴西不同的景观。

鲁雷纳瓦克是贝尼河畔的低地城市，相比于亚马孙平原地区常见的丛林游，得见更多野生动物的草原游是这里的特色。从鲁雷纳瓦克可以前往马迪迪国家公园。位于亚马孙平原边缘的马迪迪河流域，因其倚靠着安第斯山的地理位置，而具有垂直分布的生物群落，是全球生物种类最多的区域之一。

鲁雷纳瓦克每天都有航班和汽车通往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亚马孙河

亚马孙河由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区的米斯米雪山发源，向东至大西洋入海，干流和支流共流经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圭亚那、苏里南八国。

河流上游位于秘鲁境内，以安第斯山为源头，流域内以山地地形为主，落差最大处达5000米，山高谷深、坡陡流急。河流中游从乌卡亚利河与马腊尼翁河两大支流汇成干流开始，穿越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玻利维亚四国，冲击形成广袤的平原地形，衍生了丰富的雨林生物群落。至巴西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进入河流下游，地势低平，水流加快，最终在巴西东北部汇入大西洋。

漫长的河流和广阔的流域面积包容了多样的地形地貌、水文、植被和物种形态，也使得人们进入和探索亚马孙地区的方式有了多种可能性。



伊基托斯（Iquitos）

伊基托斯是乌卡亚利河与马腊尼翁河汇流处，这里距离亚马孙河口3700余公里，但小型海轮却可以溯宽阔河面而上，到达伊基托斯港。亚马孙河在此进入平坦的平原区，热带雨林的面貌完整地展现出来。最热门的旅游项目是丛林露营旅行。伊基托斯地区的数十个丛林旅馆多位于雨林深处。典型的旅游项目包括一段河流旅程、丛林远足和划独木舟、参观土著村落。伊基托斯城没有公路和铁路，到达和离开只能依靠航空和水路。从这里坐船可以到达秘鲁、巴西、哥伦比亚三国边境，向北乘船进入哥伦比亚境内的亚马孙平原或是向东入境巴西皆可选择。



奇瓦伊（Chivay）

寻找亚马孙河源头的旅程可以从秘鲁小城奇瓦伊开始。海拔3800米的奇瓦伊十分热闹，这里距离世界第二深的科尔卡峡谷仅有1.5小时车程，城中大多数游客为峡谷徒步而来。米斯米雪山作为亚马孙源头成为主流观点后，这里也吸引了一批寻找大河发源的登山者。

秘鲁首都利马每日有飞往南部重镇阿雷基帕的航班，从阿雷基帕向北，在安第斯山高原上行驶170余公里可以到达奇瓦伊。奇瓦伊城中心距离米斯米雪山河源地仍有数十公里的山路，道路两旁可以看到成群的羊驼（Alpaca）和美洲驼（Llama）。在阿雷基帕和奇瓦伊可以寻找到专业的登山向导同行。

玛瑙斯（Manaus）

作为巴西亚马孙州的首府，玛瑙斯被绝大多数旅行者选作亚马孙之行的起点。这里是亚马孙河中游和下游的交汇点，有着便捷的水路，逆流而上可以到达巴西、秘鲁、哥伦比亚三国交界处，顺流而下可以到达下游的古老城市贝伦，或是直抵通向大西洋的河口。

玛瑙斯是亚马孙丛林旅行的中心。典型的丛林旅行为期2至4天，项目一般包括钓水虎鱼、夜观鳄鱼、划独木舟、穿越丛林的徒步游、造访本地居民的家和丛林露营等。幸运的话，在行程过程中可以看见亚马孙河豚、鳄鱼、猴子及各种鸟类，比如金刚鹦鹉和巨嘴鸟。

与雨林更为亲近的体验方式是爬树之旅。在绳索等工具的帮助下，爬上五六十米高的参天大树，并在树顶待上一个多小时，眼前的景观将与在遮天蔽日的森林之下时大不相同。

与亚马孙河沿岸的众多城市一样，被密林包围的玛瑙斯不通公路和铁路，这里的航班不仅飞往里约、圣保罗等巴西城市，也到达美国、拉美的其他地方。（文／王玄）





金刚鹦鹉（Mac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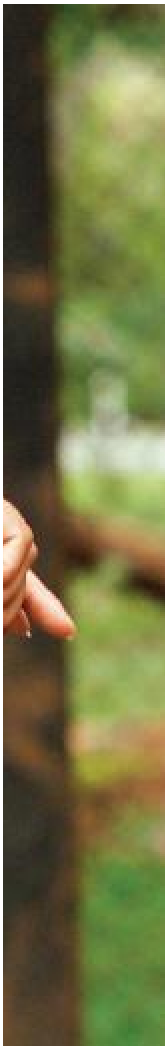
金刚鹦鹉是原生于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的美洲鹦鹉。它是鹦鹉科中体型及翼展最大的一种，羽毛色彩斑斓，极具观赏性。大部分的野生金刚鹦鹉正濒临绝种，加速的森林砍伐及非法捕捉正在危害它们的数目。

亚马孙河豚（Inia Geoffrensis）

亚马孙河豚是亚马孙河流域特有的物种，在河水和雨林中游走，善于丛林滑行和捕捉猎物。热带雨林和河豚栖息地环境恶化正影响着它们的繁衍，亚马孙河豚已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附录中。



亚马孙流域的动物







树懒（Sloth）

树懒是中、南美特有物种，广泛生活在亚马孙雨林中。它常年居住在树上，移动速度非常慢，约为每分钟4米（0.24公里/小时），在地面上则最多只有每分钟2米左右（0.12公里/小时），因此得名“树懒”。

美洲豹（Panthera Onca）

美洲豹是西半球最大型和最强健的猫科动物，美洲地区唯一的豹属动物。美洲豹广泛分布于美洲不同地区，尤其喜欢栖于树木茂密而又多水的热带雨林中，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掠食能力。美洲豹是近危物种，目前已在美国地区性灭绝，在南美洲的分布也在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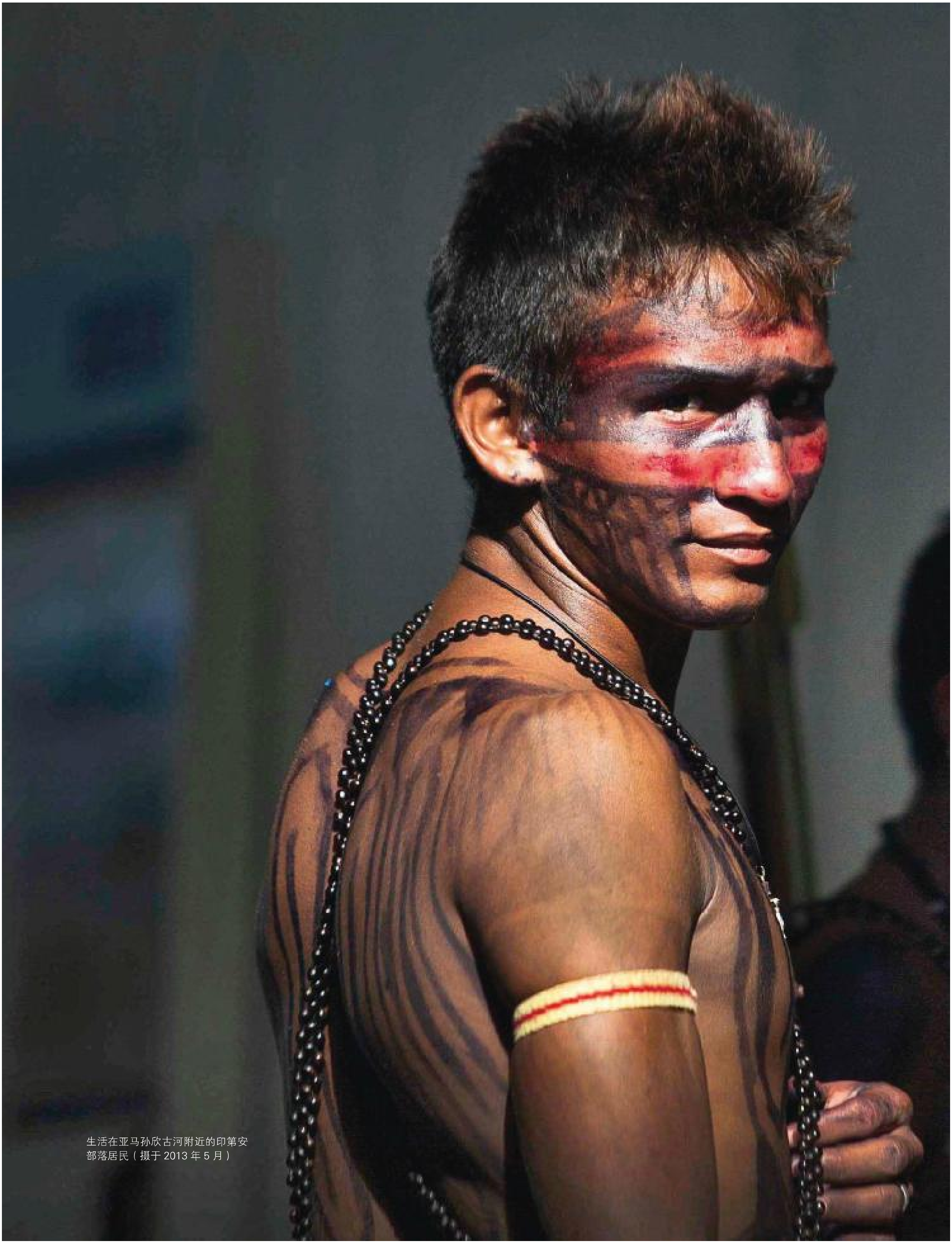
吼猴（Alouatta）

吼猴是南美猴类中强壮、体型巨大的一属，包含14种猴。它们舌骨发达，在晨昏活动、遇到敌害或争夺领地时，可发出巨大吼声，数千米外都能听见，“吼猴”之名由此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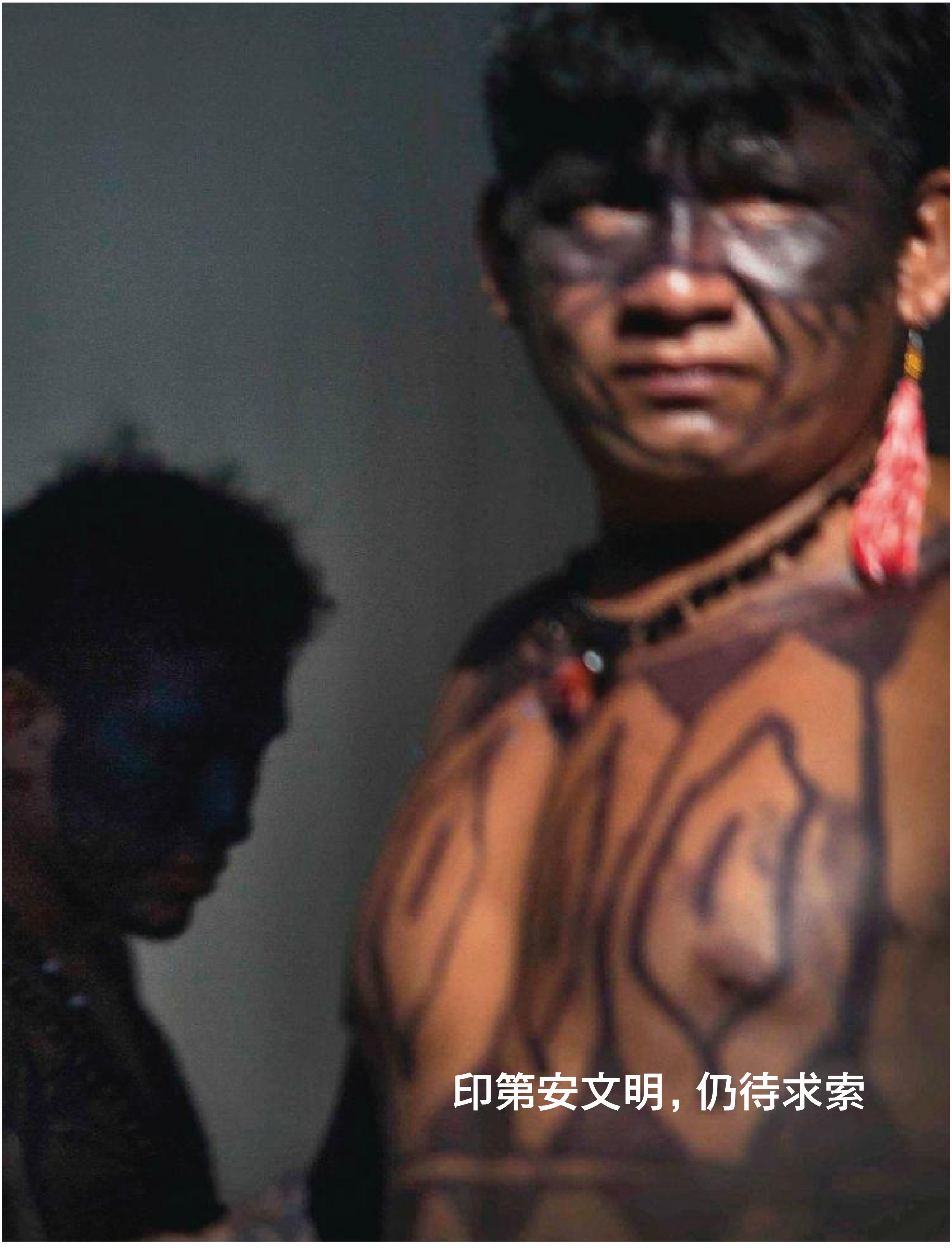


亚马孙海牛（Amazonian Manatee）

亚马孙海牛分布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主要河道、支流与湖泊中，它是现存三种海牛中体型最小的一种。涨水期，亚马孙海牛会进入淹水的森林，干燥的季节，它们则会退回深潭或大湖中。它们天性害羞，喜欢昏暗的栖息水域，因此常常不为人所见。（文/王玄）



生活在亚马孙欣古河附近的印第安
部落居民（摄于 2013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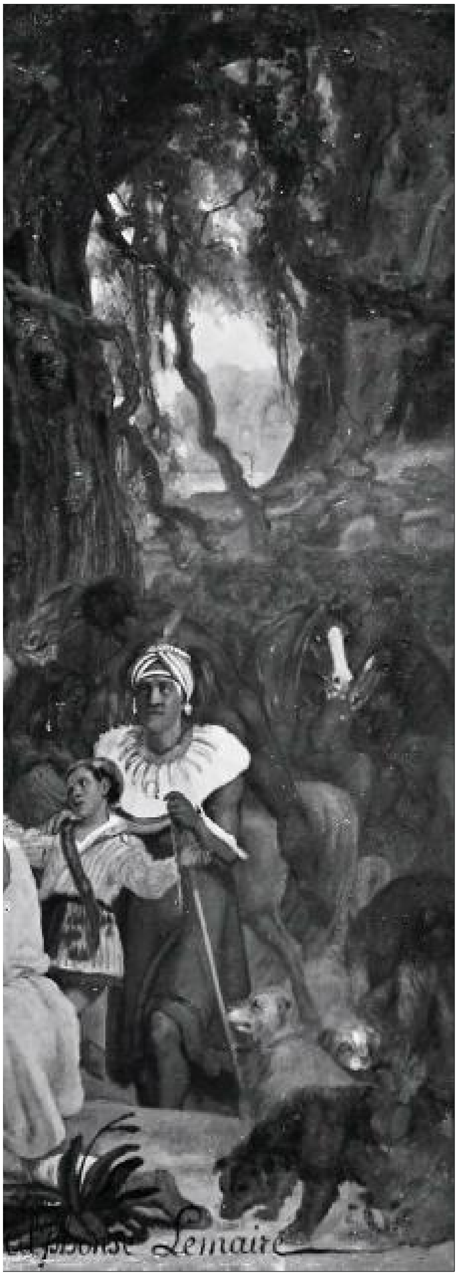
印第安文明，仍待求索



画中描绘的是大约 1800 年，传教士在巴西为土著人做弥撒

玛雅文明、阿兹特克帝国及印加帝国被并称为美洲三大文明。前两者位于中美洲，印加帝国位于南美洲安第斯山一带。而在南美广袤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因为没有石头遗落下的文明古迹，几百年内被视为文明的荒漠。热带雨林将一切生物迅速分解，到底是它贫瘠的土壤阻止了文明的演进，还是它的茫茫密林覆盖了曾经的文明？

主笔 吴琪



差异巨大的部落

在旅行前我对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猎奇性的图片和纪录片上。他们的标志性打扮就是裸露着身体，也许会有几片树叶遮点儿部位，有些脸上涂着油彩似的图案，有些下巴里插着长长的木头条。也有可能是传播者人为强化了这种印象：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人显得越原始，就越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好奇心。

这种印象倒也没错，亚马孙密林中仍然生活着状态原始的部落人。正是由于隐居，原始部落的情况很难统计。2007年1月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报告表明，巴西取代新几内亚，成为拥有原始部落最多的国家。

2013年一支探险队在飞机上拍摄下了巴西与秘鲁边界处的一个隐居部落，这些赤身的印第安人身上涂着大红颜料、搭起一人来长的弓箭，向可能的进犯者示威。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鼓励人们在不侵犯的前提下用影像记录隐居部落，这样能让外界确认密林深处生活着土著人，提醒人们不应该肆意侵犯这些土地。

几乎所有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都是游牧者。他们随着季节变更在雨林中迁徙，家庭规模较小。雨季水位较高时，这些通常不使用独木舟的部族会居住在雨林深处远离河流的地方。在水位较低的旱季，河边形成沙滩，他们就会在沙滩上安营扎寨，在此捕鱼。这个时候的部落相对容易被外界发现，他们是在沙滩上寻找和挖掘河龟蛋的行家，也以肉、鱼、车前草、坚果、浆果、根茎类植物和一些幼虫为食，还捕猎南美貘、野猪、猴子和鹿。

隐居部落的生存样式，容易让外界对“印第安人”的概念有一种错觉，似乎游牧的小规模群体，代表着所有亚马孙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

“我们亚马孙雨林里的印第安人也是差别巨大啊。就好比中国和德国的区别。”马克斯对我说。他留着黑色的短平头，棕色皮肤，身材不高却结实有力。穿着蓝色T恤和牛仔裤，马克斯显得非常精神，细长的双眼神采飞扬，又有股谦虚的气质。他目前生活在玛瑙斯，是一个为亚马孙黑河盆地上游地区印第安人权利而斗争的组织代表。在他租住的办公室院子里，白色墙壁上满是印第安人的手工绘画，有男女服饰、劳动工具、奇异的花朵、图腾性质的图案，色彩艳丽。马克斯说，每一种图案都来自黑河盆地上游的一个部落。

“我的部落叫作图卡龙（Tukano），我们生活在亚马孙州的圣加百列（Sao Gabriel da Cachoeir）。我的部落从300年前开始与非印第安人接触，现在过着比较西式的生活。”根据马克斯的估计，整个亚马孙地区目前有240多个印第安人聚落，其中有180多个在巴西。马克斯说：“秘鲁安第斯山那边的高山地区印第安人，与我们黑河盆地地区的聚落就有非常大的不同，聚落之间语言、文化、习俗差别很大，有些接触外部世界几百年了，有些可能才从10年前接触外界，有些至今隐居。”

300年前，未接触外界的图卡龙部落住在一种叫作“马洛卡”（Maloca）的屋子里，这种所谓的屋子其实就是用柱子撑起来的大顶棚，四周没有围挡，也没有任何隔断，全村所有人都住在一起。随着与外界接触，慢慢大家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房子。“现在村里人沿河建了自己的房屋，与西方人的小别墅差不多。”同为图卡龙部落，里边又分为不同的社区，大型的社区有几百人，小的甚至只有两三个家庭。1961年马克斯出生时，他的社区有着27个家庭、120口人。

西方宗教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改变印第安人的力量。对于16世纪的征服者而言，耶稣会士算是所谓的“在那个时代，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比起早期粗鲁的抢掠性殖民者，他们希望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耶稣会士的一种理念是，用西方的文明之手引度落后的印第安人，以免他们因落后而堕落成牲畜或者奴隶。马克斯所在的图卡龙部落也受到传教士影响，1923年传教士在那儿建立了学校，用以教化当地人。马克斯的父母分别在学校念过4年和2年的



巴西印第安部落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摄于 2008 年）

书，能说一点葡语。当马克斯长到 10 岁，也与他的另外 9 个兄弟姐妹一样，到教会学校进行住读。

牧师们劝说印第安人将孩子送进学校，说孩子们可以学习制作手工艺品，再把这些卖给从林外的人，今后不用发愁生计。对于散居在广阔森林的部落来说，学校非常遥远，马克斯的社区离学校有 200 公里，住读意味着与部落的疏离。图卡龙部落里的 120 个孩子和他一起住读。“那些牧师不让我们说部落语言，不希望我们与自己的文化亲近。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说葡语，背地里说部落语。”在牧师看来，教化印第安人就是使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

“你长期没有生活在部落里，那你觉得自己还是印第安人吗？”我问马克斯。马克斯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情感有些复杂：“如果没有传教士，我连葡语都不会，没法与外部世界交流。现在我至少与政府说同一种语言，可以为印第安人争取权利。可是传教士并不尊重我们的文化，我的一些同伴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了，他们不会捕鱼、不会狩猎，人们病了也懒得去森林里采草药，更愿意去诊所拿点西药。”

当马克斯 9 年后从学校毕业，他学会的木匠和小手工艺品的活计，并没有市场。过了两年，马克斯加入军队，又过了一年，他和朋友成为矿工，直到 1989 年他回到社区，给孩子们当老师。这时已经 28 岁的马克斯，才开始以一种略带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群体。他和三个兄弟也开始了为部落争取权利的道路。

2004 年，马克斯的社区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决定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点就是要改变印第安人的教育状况，“我们不再需要牧师来决定，我们应该学什么。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公立学校”。在争取了几年之后，他们赶走了牧师，自己接管了学校。“我们走了很漫长的道路，才认识到应该有印第安人自己的教育。牧师们说我们管理不了学校，我们不会与外界打交道，可是我们做得很好。”部落会议的第二个决定就是建立他们的维权组织，保证他们的土地不会被各种借口抢占。

“你们社区现在有多少人？”我想知道，这些年外部社会的发展，到底给传统印第安部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克斯说，现在他的社区里只有 6 个家庭，一共 40 口人，这比马克斯小时候少了三分之一的居民。不少家庭为了孩子接受教育，搬到了大一些的城市。离开的家庭对土地仍然有着权利，马克斯所做的，便是保证这种权利不



为了迎接 2014 年世界杯，这个生活在里约旧印第安人博物馆附近的部落不得不搬离

受侵犯。因为开矿、砍伐、开辟牧场等行为，仍然是雨林里村庄的直接威胁。印第安人一般以河流来划分领地，他们的领土观念一直很明确，马克斯告诉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们，踏进一片陌生领域前，要征得主人的同意。"

让我吃惊的是，图卡龙 3 万族人，拥有着 800 万公顷的土地，这对我来说已经大得没有了概念。"你们人均土地面积可真大啊。"马克斯不完全赞同我的说法，他告诉我："欧洲人入侵之前，我们的人口数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外界对印第安人的保护政策更好了，我们的人口会迅速增长，我们必须保护好土地，来支撑更多的人口。"

隐居者的权利

部落人就是亚马孙的天然守护神，保留印第安人的传统，就是在保护大自然。在经过上百年的血泪教训之后，巴西政府最终发现：不去打扰印第安部落，才是最好的管理政策。特别是对于与世隔绝的部落，除非他们的生存面临极大的威胁，不然政府不会主动联系他们。

这种看似"不作为"的政策，却是以一系列外部力量试图"教化"印第安人的血泪历史为惨痛教训的。巴西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第一代政策是由坎迪多·罗德元帅制定的，他以成功穿越马托格罗索州闻名，在土著人生活的地区修建电报线缆。罗德元帅尊重印第安人，他坚信少数族裔只有和当地人同化才是唯一出路，所以他努力帮助印第安人受教育以融入当代社会。1910 年，罗德元帅被任命为印第安保护组织（SPI）总指挥，SPI 的宗旨是通过将印第安人引领回社会"主流"来保护他们，从而消除文化差异，"解放"他们的土地。

这种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最终变成了一项法规。SPI 逐步破除了过去教会在"帮助"土著人上的垄断，但是随后 SPI 自己陷入了官僚化和腐败的泥沼，变得不受监督，甚至成为迫害印第安人的帮凶。巴西土著族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以至于 1967 年内政部组成了一个最高委员会着手调查此事。7000 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印第安人经历的噩梦：杀戮、虐待、性侵害和土地掠夺，这些残酷的罪行导致"共有 80 个土著部族已完全消失"。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派了记者诺曼·路易斯去调查，他的文章《种族灭绝》震惊了公众，直接促成了 1969 年国际生存权利组织的成立。



巴西帕拉州的 Serra Pelada 地区在 1980 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黄金矿藏，由此引发了亚马孙地区的采矿热潮

压力之下，SPI 也由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代替。和前任罗德元帅一样，第二任负责人瓦立萨·鲍斯兄弟对印第安人非常同情。但是，这时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一心想开发亚马孙，他们的名言是，“让无地之人，去进驻（亚马孙）的无主之地”。雨林中的印第安人被视若无物。1970年，巴西开始修建整合亚马孙流域及周边地区经济的跨亚马孙高速公路网。从标注的工程路线图可以看到，高速公路线路要穿越一片长长的未知地带。这片区域是无数土著部族居民的家园，很多与世隔绝的土著人就生活在这里，还有很多族群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些土著居民与勘测及建筑人员发生冲突。与1492年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一样，西方社会的流行疾病，如麻疹、流感、痢疾和疟疾等疾病随着工程在土著人族群内部传播。

为了躲避灾祸，印第安人的不少族群都迁移到欣古河（Xingu River）附近的大片保留地。这些印第安人不仅要背井离乡，还要忍受失去亲人的



痛苦。对所谓安抚政策的不满和跨亚马孙高速公路工程的完工，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第三种保护土著居民的政策。如果不希望印第安人死亡或失去生活的信心，他们就不能被外界染指，也不能轻易迁移到其他区域生活。

这些痛苦的“同化”经历，使得一些部落更加倾向于与外界隔绝。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认为：“以我们对这些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的了解来看，可以确定，他们一直寻求维持他们的孤立。在极少数他们被外界看见的情形下，他们都明确地表示希望隐居。”第三代政策的争取者坡索依罗终于说动政府划归出新的预留地，即“禁区”（Exclusion Zones），让与世隔绝的部族居住，以保持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受枪支和疾病的侵扰。

近年来，随着许多土著民族开始确立自己的行政组织，巴西政府已经停止试图使他们“现代化”的种种行为，并且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保护他们。现在，一些亚马孙地区的部落，特别是欣古河附近的马托格罗索地区的土著人得以繁衍生息。在大屠杀以后，他们的人口又开始增长，语言和习俗也得以保存下来。

印第安人的斗争

了解亚马孙流域里印第安人的历史，就是在看一部由殖民时代到商业时代的残酷剥夺史。白种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像一部加长的墓志铭。许多部落被疾病和大屠杀灭绝了，他们的语言和歌曲也随之消亡。

20世纪初，橡胶贵族们为了补充劳动力，派出武装部队闯入森林劫持印第安人为奴，对他们进行惨绝人寰的虐待。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为了收集橡胶，至少导致了3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他们往印第安人身上泼汽油并点燃，溺死或饿死他们，或直接喂狗等。这让印第安人产生了“致命的复仇心理”。

一些小部落目前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FUNAI发现，巴西亚马孙丛林中一个2008年才被发现的原始土著部落，2011年神秘失踪。基金会担心他们可能已经被秘鲁毒贩屠杀，因为警方在部落基地附近发现疑似毒贩使用的帆布背包，里面有20多公斤毒品和断掉的箭头。基金会的卡洛斯•特拉瓦索斯说：“我们非常担心，这些箭头就像土著人的身份证。这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对我们保护土著部落工作最大的一次重创。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灾难，又发生了一次种族灭绝。”

非法盗猎、砍伐珍稀木材、开矿、贩毒等活动，仍然是雨林中印第安人的生存威胁。印第安人对付得了凶险的自然环境，却一次次遭受人为的杀戮。如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亚马孙地区南部的一些印第安人将大片土地卖给开发者，用来种植大豆或是养牛。获得一点经济利益的印第安人开始无所事事，喝酒打架以打发时间，永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雨林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大规模开发，不管是种植还是开辟成牧场，经营不到10年土地便完全失去肥力。开发者会很快将伤痕累累的土地抛荒，再以低廉的价格去“啃”掉另一片土地。

一些印第安人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开始领导大家进行抗争。巴西的奇科•曼德兹就是其中的领袖人物。

奇科•曼德兹1944年出生在亚马孙丛林部落里，这时候由于“二战”而产生的新一轮橡胶热开始衰退，北美人陆续离开丛林里的码头和机场。需求一旦减弱，割胶工人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据巴西的媒体估计，在5万名登记的割胶工人中，有2.3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奇科•曼德兹本来只是一个忍受着穷困的普通男孩，但是他幸运地遇到了政治避难者欧儿里德，便从14岁开始跟着欧儿里德学会了读写，开始收听短波电台，知晓外部世界。随着1970年巴西政府开始修建穿越亚马孙的公路，再加上非法砍伐森林、开发牧场等行为，奇科号召印第安人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他的斗争获得了北美生态学者和人权组织的帮助，奇科质疑世界银行支持开发亚马孙工程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就在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时，1988年



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母亲和孩子们（摄于 1967 年）

12 月 22 日，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奇科死在了自家门口。

丛林中血腥的杀戮并未停止。2005 年 2 月，持枪者来到一位 74 岁名叫多罗西的美国修女面前。多罗西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在亚马孙雨林边缘的阿纳普镇生活了 30 多年。多罗西对着凶手读了《圣经》中的段落，他们站着听了片刻，然后近距离对着多罗西开了 6 枪。

跟我讲起这些历史时，同样来自部落的玛瑙斯记者伊丽莎白非常无奈：“一些人认为印第安人有这么多土地，却不工作，应该从他们手中把土地拿过来，变成经济利益。可是有印第安人的存在，才保护了这些雨林和土地。亚马孙太独特了，所有试图开发它的行为，最后都变成一场灾难。”

如今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大卫·科伯纳瓦是巴西北部亚诺玛米人的代言人。亚诺玛米是亚马孙里非常古老的部落，人口一度非常兴盛，但是接连的侵犯使他们人口衰减，仅是近年来的金矿开发，就使得部落人口减少 20%。

马克斯说，在维护部落权益方面，他们希望更多部落建立政治组织，而不只是像过去那样，由头领说了算。因为单个头领可能会向威胁屈服，或者因为目光短浅把族人的利益拿去交换，而政治组织则要安全得多。

初来者的疑惑

印第安人被侵犯的历史，也让我这个初来者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从 500 年前遭受欧洲人入侵开始，为什么印第安人永远处于弱势地位？真的是因为自然环境所限，他们没法演进出更高的文明，所以永远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吗？

带着疑问，我见到了今年 74 岁的马西奥·索萨。他是亚马孙地区的代表性作家，因为两部小说《亚马孙帝王》和《疯狂玛利亚》而享有世界声誉。《亚马孙帝王》讲述 19 世纪晚期带着血腥的橡胶财富，一个记者如何成就了他的橡胶王国。《疯狂玛利亚》则是以著名的“魔鬼铁路”（Madeira-Mamore Railroad）为背景，讲述了 20 世纪初为了运输橡胶而修建穿越世界上最密热带雨林的铁路，带来了上万工人的死亡，被称为“每一根枕木下边都垫着一具尸体”。

我眼前的索萨有着突兀的高鼻子，头发花白、眼神睿智。索萨深知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认为印第安人需要融入所谓的主流世界。他告诉我：“印第安人和外部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他们几乎

不能融入外部世界。他们的肤色长相、说葡语时浓重的口音，使他们在城市像个异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待在他们热爱的丛林里，政府和一些组织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

索萨说他认识一个从印第安部落出来的年轻人，在玛瑙斯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法航的一名机械维修师，算是印第安人融入外界的最好例子了。可是因为一次诬告，他官司缠身，失去了工作。“等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自杀身亡了。一个部落人想成为所谓的摩登人，有多么艰难。”

“为什么会有诬告？”我问道。

索萨双手一摊，觉得答案显而易见：“很多人认为印第安人低人一等，他凭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工作？”

“索萨，那你认为政府给印第安人提供教育，如果不是为了让他们融入外部世界，是为了教他们什么呢？”

索萨不假思索：“教育给予他们与外界对话的工具。他们应该用这个工具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再遭受伤害！”

我抛出了自己的疑问：“从500年前欧洲人入侵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印第安人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血泪史，他们为何还处在社会的最下层呢？我想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知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索萨想了想，说：“我们或许真该换种想法：他们是多么先进。印第安人不需要国家机器，他们维持着平等的社会关系，他们自给自足，对大自然取用有度，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亚马孙可以没有我们，可是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印第安人的亚马孙吗？”索萨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印第安人的文明。

我仍旧有疑惑：“我这么说可能不太礼貌，可是如果印第安人连自己的生存都很难保证，一种文明的延续只能依靠入侵文明自己的觉醒，那么这种文明是不是太孱弱了呢？”

索萨摇着头说：“印第安人的社会本身没有问题，500年前他们开始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为什么人类社会只能按照更加职业化、更加科技主义的线性方式前进？印第安人提供了文明演进的另一种样式，可是我们总是只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索萨其实给了我喜欢的答案。复杂文明不可能有两种主流种族范式共存，这个观点曾盛行了几个世纪，大大矮化了印第安人的文明能力。长久以来，人们认定印第安人不可能衍生出自己的文明。在20世纪初期，当时流行的人类学传播学派主张，如果南美洲存在复杂的古代文化，它的起源要么是西方人，要么是近东方人（例如以色列人），或者生活在水上的腓尼基人。索萨虽然不是人类学家或考古学家，但他谙熟亚马孙的历史，他代表新一代对印第安文明有着悲悯情怀和敬重心的知识分子。

只是，我内心的困惑并未完全消失。为什么在欧洲的远洋航海和火器面前，印第安人的文明这样不堪一击。一种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战斗力，它怎么去保存自己的果实呢？（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讨论：文明的价值等同于文明的战斗力吗？）

热带雨林到底是阻碍了印第安人的演进，还是保护了他们，至少使得一些部落至今仍然保留原始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客观环境所限使他们难以“进步”，还是真如外界一些学者试图告诉我们的——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拒绝所谓的现代生活？

热带的狂热幻想？

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巴西：未来之国》里对印第安人的描述，代表了蒙蔽“文明世界”几百年的传统观点：“（巴西）土著人除了皮肤和头发外一无所有，只会惊奇地望着穿了



描绘19世纪初巴西印第安部落的绘画

衣服的白种人。巴西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那两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明形式，而圣十字地赤裸的食人部落连文明的初级阶段也算不上……巴西的土著人却连耕种土地畜养牲畜都不会，更不会建造房子……那些没用的人们，如果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在皮鞭下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倒地身亡。”“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兹特克或秘鲁人那样拥有文明……”

茨威格的看法代表当时的主流观点，玛雅文明与印加帝国及阿兹特克帝国并列为美洲三大文明，这些文明留下了残破但是显赫的城市建筑、神庙、宫殿。比较起来，巴西热带雨林中只有接近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没人相信他们曾经与文明有过机缘。



2010年9月，美国考古学家安娜·罗斯福（前左）和同事在亚马孙州伊兰杜巴地区考察

热带雨林土壤的贫瘠，给这一观点做了最有力的注解。保罗·理查兹在1952年的经典著作《热带雨林》里写道，无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密集的降水与森林的热浪都会侵蚀地表，将矿物质冲刷出来，继而把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分解干净。因此，亚马孙河流域的很大部分红土都深受风化影响，酸性极强，而且几乎丧失了全部养分。这也是生态学家将这片热带森林视为“湿润的沙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我到了亚马孙之后最为吃惊的，不知为什么，之前我一直认为雨林能养育这么多的植物和动物，一定像个生育过若干个孩子的俄罗斯大妈，丰硕肥沃。事实完全相反。因为土地贫瘠，进行轮歇耕种的农民从一片田地转到另一片田地，与热带雨林处在一种灵活而平衡的和谐状态。“刀耕火种规避了风险，这种风险也包括发展本身蕴含的风险，这是明智之举。”科学家们认为，轮歇耕作存在着一个主要缺陷，即其产量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生态局限说的倡导者把亚马孙地区的初始居民，视为“和琥珀里的苍蝇一样”，是被困在自己环境之中的人。

但是这些观点，无法解释部分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见闻。

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一律报告说亚马孙主要河流附近人口稠密，居住在广阔的地域中。殖民队伍里一个叫作卡瓦加尔的人曾记录说，有一些地方人口太过稠密，在陆地上睡觉都很困难。“整晚我们继续穿过无数的大村庄，直到天亮。当我们旅行时，为了绕开人口密集的部落，我们都是排队前进。我们走得越远，见到的人就越多，我们就越了解这里。”卡瓦加尔说。西班牙人在入侵的村庄里发现了许多玉米和燕麦，印第安人用它们制作面包以及与啤酒非常类似的美酒，并大量囤积。其中有一个村子有专门调配酒的地方，还有质量上乘的棉纺织品。村庄中木薯、山药、黄豆和鱼到处都是，而且还圈养着数千只用来食用的海龟。亚马孙河似乎承载着极其复杂的伟大文明。“农庄中有许多……盘子、碗，还有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烛台。这些器物全部上有釉色并配有装饰，亮度让人惊讶。而且，不仅仅是这些，瓷器上的图画和喷漆色彩如此逼真，我想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利用天然技巧制造和装饰这些器物，并使它们看起来更像罗马的商品。”

类似的记述不止一处。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寻找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使他们认为征服者的报道尽是谎言。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亚马孙存在黄金城以及大规模村庄和交通网络的描述，是狂热想象的产物，没有一点事实依据。

掩藏的世界

殖民初期的白人，就发现了印第安人价值观与西方世界迥异。印第安人“有着极强的自由的绝对概念，不容许人与人之间存在任何的高下之分，还在其辖区内消灭了苦役”。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末表达了自己极为不满的情绪：“所有这些蛮人都有着野驴一样的法律：他们生而自由，死而自由，无拘无束；他们压根儿不知道马笼头和马嚼子为何物。”

印第安人对个人自由的坚持，也伴随着同样程度的对社会平等的坚持。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3年感慨道：“当一名印第安儿童被带到我们中间，学会了我们的语言，

又习惯了我们的风俗的时候，只要他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和一个印第安人漫谈起来，就再也没有可能回到我们之中了。但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如果是白人在年纪幼小时就被印第安人劫掠走，跟着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其友人赎回，给予他们所有可以想象的关怀照顾，以使其与英国人为伍，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厌恶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有机会，就会逃入林中，再也寻他不见。”

印第安人所表现出来的平等精神，到底是文明不能进步所处的原始状态，还是一种完全不低于工业社会、依据人与自然和谐与共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呢？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越来越相信，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利用和驾驭热带雨林的能力，远超传统定论。从传统来说，考古学家一直把潮湿热带区域视为贫瘠地带。由于亚马孙河流域鲜见石头或金属，99%的物质文化都是易于毁灭的——藤条、棕榈木、骨头、编织物和木头。亚马孙地区的考古学家被迫采用其他方法，比如土壤化学、网络理论等开展工作。

美国考古学家安娜·罗斯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重孙女）在改变人们对亚马孙文明的认识方面，是个卓越的推动者。她于20世纪80年代在亚马孙河河口的马拉若岛，发现房基、精致的陶器以及很先进的农耕证据，使得她深信这个社会可能有10万多人居住。

为安娜带来最大声望，并从而震撼了考古界以往“定论”的，是她在1996年发表的关于巴西潘卓品塔达岩洞（Caverna da Pedra Pintada）出土文物的报告。安娜断定，人类在1.09万年前到1.12万年前就在这处洞穴中栖居，而这与北美猎捕猛玛为生的原始人群所生存的年代同属一个时期。

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也在不断改写着外界对亚马孙文明历史的认知。他们发现大约4000年前，亚马孙下游地区的印第安人就开始耕种庄稼。甚至近期有研究者说，他们至少耕种了138种作物。当时的主要作物和现在一样，都是木薯。作为年产量居全球第六位的农作物，这种大型块茎植物在7000多年里对亚马孙河流域的饮食至关重要。在138个驯化植物种类中，超过一半的物种都是木本植物。从人心果、葫芦、刚毛棕榈、巴西棕榈树、巴西莓、野生菠萝，再到椰子树、美洲油棕和巴拿马帽棕等。在欧洲人入侵前，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很可能食物丰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而种植作物必须要解决土壤的营养问题。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让他们非常吃惊的“印第安黑土”，这些黑土与雨林里裸露的黄红色的土壤完全不同，它们能将养分保存达千年之久，从而支撑大型社区的聚集。

亚马孙印第安人制作黑土的方式非常独特，他们并不把有机物完全烧成灰烬，而是使其不完全燃烧，由此生成木炭，随后再把木炭搅入土中。有机物与木炭产生“黏着”关系，它既不会被冲走，也不会依附到其他看不见的复合物上。久而久之，它会部分氧化，这将持续为养分提供附着物。印第安人还可能把诸如龟骨、鱼骨和动物排泄物和废料放入土壤中，形成养分。

由于人类从未对亚马孙地区的土壤环境进行仔细勘察，还没有人了解印第安黑土的储量和分布。有科学家推测，印第安黑土面积可能达到了亚马孙盆地土壤面积的10%，等同于整个法国的大小。一个与之相比保守得多的近期估算是，印第安黑土面积是亚马孙盆地总面积的0.1%～0.3%。但是哪怕就算仅仅是保守估计的几千平方英里，在玛雅中心地区就足以养活数百万人口。

圣保罗大学与缅因大学的几位研究者合作，还在亚马孙河与黑河的交汇处发现了30多处印第安人聚落的遗址。在木瓜园的边缘，有考察队鉴定为人工修建的10座低矮土墩。根据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修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研究者相信整座土墩可能充满了数百座墓葬。土墩墙体充斥着大量的碎陶片，紧紧一座不大的土墩，就可能有4000多万块碎陶片。圣保罗大学教授埃德华多·戈奥斯·内维斯认为，“你看他们为了修建墓穴土墩而把这么多上好土壤堆积起来，这是很浪费的行为，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短缺现象。”

迈克尔·黑肯伯格是美国弗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十几年来断断续续地居住在欣古河流域的部落里，与部落领袖成为好哥们儿，共同追寻他们祖先留下的遗迹。这位人类学家在亚马孙雨林里得过疟疾、感染过致命细菌，还被从林里的蛆入侵身体。但是他的研究成果使这些苦难看起来不值一提：“如果我们看看一般的中世纪城镇或希腊城邦，大多数都与我们在亚马孙地区发现的聚落规模差不多——而在规划方面，我们发现亚马孙的那些更为复杂得多。”

迈克尔·黑肯伯格发现欣古河附近最大的聚落可以追溯到大约1250到1650年，这些聚落由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和较小的村庄网络构成，每一个都被设计成围绕着一个中心广场。村庄按照几何图形排列，也融合了印第安人的天文知识，每到冬至和夏至，太阳便会照向村庄最末端的房屋。

欧洲人的入侵带来外部世界的疾病，天花、疟疾、黄热病等夺取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性命。即使那些没有直接与外部接触的部落，也瘟疫横行。为了躲避疾病和猎杀，很多印第安人被迫抛弃村庄，逃向更深处的密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抛弃的遗址在从林里迅速腐烂。除了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外部世界看到的印第安人没有定居文明、没有大规模农业耕种，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文明世界”的人们便认为，他们看到的是印第安人的全部。


玛瑙斯歌剧院内景

密林中的玛瑙斯

一度因橡胶业而兴盛的玛瑙斯，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依靠贩卖四周雨林中的利益换来繁华。为了在保护自然和发展经济中寻求平衡，巴西政府制定了特殊政策，支撑起它的再度崛起。

主笔 ✎ 吴琪

橡胶财富

飞机快要到达玛瑙斯的时候，我马上理解了为何这个城市称自己为“Isolated”（与世隔绝）。亚马孙雨林和河流是它的庞大背景，无边的树木像若干花椰菜头挨头在秘密开会。雨季中高涨的河水往往吞噬掉参天大树，人类以及人类建筑，在这里显然就是配角。

但是当你置身玛瑙斯的时候，这个有着200万人口的热带城市相当嘈杂热闹，感觉不到丝毫的雨林气息。轰鸣的摩托或是飞驰而过的汽车，好像轧到了人的心窝里。我如果闭上眼睛，以为自己睡到了东莞的马路边。可当地人看上去毫不在意，让我怀疑他们守着四周庞大的寂静的雨林，认





巴西作家马西奥·索萨



2014 年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的玛瑙斯，这里曾经是葡萄牙人的重要港口

为嘈杂才是城市文明的象征。

玛瑙斯的财富，像办展览一样集中在城市的中心。淡粉色墙体白色镶边的欧式歌剧院，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座仿造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建于 1896 年，4 层共有 685 个座位，在那个年代惊人地耗费了纳税人 1000 万美元。现在只用花费 5 雷亚尔就可以进去参观，还有热心的英文导游进行讲解。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歌剧院的金碧辉煌也显得很奢华。这座剧院最奢侈的地方在于，除了地板之外，所有材料全部从欧洲运来。吊灯、石柱、栏杆、座椅、幕布，一砖一瓦，全部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地。即使歌剧院的地板以亚马孙森林里的硬木为原材料，也是送到欧洲切割抛光后，再运回玛瑙斯。

这是玛瑙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暴富的故事在哪儿都有类似的桥段。历史学家罗宾在《亚马孙故事》中写道：“（在玛瑙斯）如果一个橡胶巨头买了一艘大游艇，另一个巨头就会买一只温顺的狮子放在别墅里，第三个巨头就会给他的马喂香槟喝。”

历史学家伊特维纳·加西亚告诉我，除了 19 世纪末西方对橡胶的需求外，蒸汽轮船在亚马孙河的航行也为这段繁华提供了基础。在此之前，从玛瑙斯到亚马孙另一个中心城市贝伦，坐船需要航行 60 ～ 90 天，而蒸汽船 10 天便能完成。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大剧院前的广场和雕塑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心广场的雕塑四面有着向前突出的代表各大洲的船头，地面用砖块铺成了海水样的波浪纹，象征满载橡胶的船只正从玛瑙斯出发驶向全球各地。

从伊特维纳·加西亚给我的图片来看，1850 年时玛瑙斯还只是一个小村庄，10 年之后便有了欧洲城市的模样。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巴西东北部大旱，大批人口涌入亚马孙地区。加西亚说：“当航行技术与廉价劳力都具备之后，看到了橡胶价值的政治家给政府施压，使得巴西对外国人放开了境内亚马孙河流的航行权。”玛瑙斯在 1880 年还实现了与美国的直接通航。

一个从林中的城市，居然垄断了全世界 40% 的橡胶。于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的银行家、艺术家、商人纷纷涌入玛瑙斯。玛瑙斯歌剧院的海报内容十分丰富，观众来自摩纳哥、希腊、法国、英国、美国等地，西班牙人甚至在玛瑙斯办了自己的报纸。从林中的玛瑙斯居然成为巴西第一个通电、第一个建立大学的城市。1884 年玛瑙斯建立的植物园是巴西第一个科研基地，城市有了饮水系统，人们开始建立跨河大桥。

巴西对野生橡胶的垄断总有一天会改变，但是一个叫作魏克汉的英国人加速改变了这段历史。他通过行贿巴西官员，1876 年偷偷将 7 万粒橡胶种子带回英国邱园，育苗后送到印尼种植。东南亚人工栽培的橡胶树最终大获成功，产量和采集效率大大高于巴西野生橡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玛瑙斯的橡胶需求被延长，但

它仍然无法挽回衰败的必然局面。玛瑙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橡胶的迅速衰落变得在世界舞台上静寂无声。

亚马孙的文化特质

亚马孙因为与巴西东南沿海迥异的地理生态环境，滋养出不一样的文化特点。来到玛瑙斯或贝伦旅游，需要理解这里独特的气质。索萨告诉我说，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亚马孙流域地区并不属于巴西。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建立了两个殖民地，一个是潘多·阿尔瓦斯·卡布瑞在1500年发现的地区，被称为“巴西”，由里约热内卢的将军和总督来管理。另一个殖民地是古拉－帕拉（Grao-Pará），1499年由西班牙人文森特·平松发现，这里的领土主要由广大的亚马孙流域土地组成，1630年被葡萄牙人占领。古拉－帕拉的首府是贝伦，由军队和文官政府来管理，并向里斯本报告。两个殖民地并无关联，南部殖民地居民自称“巴西人”，北部殖民地居民则自称“葡萄牙美洲人”。

在葡萄牙的众多殖民地当中，古拉－帕拉是唯一一个能够输出加工品而非原材料的殖民地。在18世纪晚期，“古拉－帕拉”和“巴西”两个殖民地都有着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强大的商业阶层，他们多为从里斯本来的绅士，有着可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巴西”吸纳了一批从事制糖、养殖和掘金行业、依靠奴隶劳动的大地主。“古拉－帕拉”官方则与一批拥有小农场的移民者合作，使用雇佣工，加强在海军工业、农产品二次加工领域的投入。这里也有奴隶，但与“巴西”几乎完全依靠奴隶的种植业和加工业不同，帕拉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劳动，“因为热带雨林中无法展开大规模生产”。橡胶的出口和本地消费促进了一些工业领域的发展，如橡胶鞋、防水布、外科手术工具等商品的制造业。



亚马孙丛林里的割胶工人（摄于1925年）

古拉－帕拉拥有发达的城市文化，这点19世纪末期的玛瑙斯完全移植了过去。曾经是亚马孙首都的贝伦有着宽阔的街道，精心设计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贝伦的社会生活十分前卫，私人住宅与公共广场传来的歌声和乐声，将炎热潮湿的热带夜晚点亮。剧场是贝伦民众的热爱之所，那里上演了许多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的大胆的剧作。马拉格里达是耶稣会的神父，一个自然主义者和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他也是最后一个被当地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异教徒。

1823年之前，两个殖民地均独立发展，但是随着巴西帝国宣布独立，脱离葡萄牙统治，它希望吞并北部的殖民地古拉－帕拉。古拉－帕拉的殖民领袖曾在这里倡导欧洲人与印第安人通婚，帮助亚马孙黑河盆地发展棉花等种植业，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具平等精神的共和国。“巴西”与“古拉－帕拉”的对立换来了18世纪下半叶的残酷战争，经此一役，古拉－帕拉40%的居民死亡或者失踪。索萨说：“这是一场长达17年残酷的杀戮，一个地区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这种伤痛换来了亚马孙半个世纪的沉默，直到橡胶带来繁华。”

古拉－帕拉虽然由独立发展的地区，成为巴西帝国的经济边缘地带，但葡萄牙殖民主义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新的文明，这是一种有着葡萄牙印记

的文化。索萨说：“这块次大陆上已经有了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荷兰语及各种美洲本土方言……巴西当然可以为征服古拉—帕拉感到骄傲，但是本土的亚马孙人依然保留着他们的文化、唯美的治理方式和现代性经验。这世上仍然存在着亚马孙式的烹饪、文学、建筑，还有剧场、艺术和音乐。”

索萨提到亚马孙的独特性，对于我这个只能待十来天的外国人来说，食物是理解亚马孙特色的一个好方式。因为当我逛完玛瑙斯码头边的巨大生鲜市场后，异域感前所未有，这里有一种欢天喜地的世俗气息。我好似一个文盲掉进了书堆里，看着满眼几十斤重的鱼，没有一种叫得出名字。看着一堆堆的蔬菜，一大半不认识。水果就更奇特了。一种类似大土豆的果子，榨出来的汁有着榴莲和甘蔗的混合味道。一种像手臂一样长的豆角，剥开后取出果子直接吃，有股香草冰淇淋的味道。亚马孙人还喜欢将一种坚硬如树皮的黄色果实，和奶酪一起咀嚼。更别说颜色艳丽的各种果汁了，很多水果连英文名字也没有，所以翻译塞萨不知道怎样让我去理解这些完全超出我品尝经验的食物。

工业崛起

对于玛瑙斯重新变得贫穷，1940年出生的作家马西奥·索萨言谈间并没有多少惋惜。“我的童年时期挺美好的，玛瑙斯在富裕年代形成的文化氛围还在。”索萨说，那时候玛瑙斯有书店专门卖世界各地的杂志，“现在的玛瑙斯人难以想象，日本最新的杂志、英国最新的杂志、西班牙最新的杂志我们这儿都有，今天这样的书店可是没法存活的。”

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是痛苦的时光。橡胶业萧条后，整个亚马孙州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产业。玛瑙斯有了巴西第一批大学，可是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壮年期，就变得无活可干。亚马孙雨林看上去是巨大的资源地，但是开发野生雨林并不容易。巴西亚马孙国立研究所的教授马里奥告诉我说，热带雨林的植物品种虽然非常丰富，但是非常分散。打个比方，如果是中国的一块普通树林，某个面积内可能有100种植物，每种植物有3000株。可是在亚马孙，同样一块面积的树林，可能有3000个品种，每个品种只有100株。所以要想开发某种资源，成本非常高昂，更何况雨林本身也非常危险。失去橡胶产业后，亚马孙看上去像一个经济上荒芜贫瘠的大包袱。

1967年，巴西军事政府在玛瑙斯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希望用全国独一无二的优惠政策，来带动玛瑙斯的工业发展。“自由贸易区”内的企业税费非常优惠，这在重税的巴西是个绝对的优势。亚马孙河的黄金水道被利用了起来，万吨远洋巨轮可以从马瑙斯进出，三星、本田、雅马哈、格力等都在这里设有工厂。

玛瑙斯的重新崛起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边疆移民潮”，亚马孙农村地区的人口大量涌入玛瑙斯。热带国家城市移民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移民可以在城市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一些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可以让森林修复再生。但另一些人则认为，移民会加重森林退化。因为移民之后，牧场主更容易获取曾经由小规模耕作者拥有的土地，牧场已经造成了大片的森林消失。

> “如果没有自贸区，人们会想着法子从雨林里变卖利益，自贸区保护了亚马孙的丛林少受伤害。”

索萨并不喜欢工业带来的移民，他认为玛瑙斯的城市气质被半文盲的移民们稀释了。但是对于官员来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经济上拯救了亚马孙。亚马孙州的文化厅厅长罗伯利·布拉格告诉我说，现在亚马孙州98%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业，“如果没有自贸区，人们会想着法子从雨林里变卖利益，自贸区保护了亚马孙的丛林少受伤害”。

稳定的工业收入倒也确实反哺着玛瑙斯丢失的文化。布拉格说，现在玛瑙斯的GDP占到巴西的5%，在整个南美排名前20。当1994年亚马孙州州长给他打电话，希望重拾歌剧院的辉煌时，布拉格感到新的文化时期要来临了。他们从世界各地招募来优秀的交响乐团，其中一大部分来自独联体国家，歌剧院开始重现辉煌。布拉格正忙于6月初到7月中旬的艺术节，亚马孙会在45天内上演1200个文化活动。

今天的玛瑙斯比起一个世纪前的橡胶年代，显得更为多元化。这里的巴西亚马孙国立研究所（INPA）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它是热爱亚马孙的科学家的天堂。研究所自己设有小型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对参观者进行亚马孙的科普介绍。玛瑙斯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型动物园，由军方管理。当你看到穿着迷彩服、挎着枪支的士兵守着入口时，千万别吃惊。军方管理的这家动物园收容受伤的野生动物，一旦它们身体恢复到足以适应野外生存，就会被放归自然。所以当你来到这里参观时，每次碰到的动物可能不一样。当你在亚马孙丛林里过上一段“原始人”生活后，回到玛瑙斯这个“文明世界”，更会倍感亲切。

（记者王玄对本文亦有贡献）



征服恶魔岛：首创铁人勇闯美国

——“首创铁人俱乐部”系列报道之一

出征：首创铁人的豪情

6月1日，第34届美国旧金山“逃离恶魔岛”铁人三项比赛揭开大幕。不同以往的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这项赛事中迎风飘扬。本次比赛有30余位中国选手参赛，其中11名来自首创置业的“首创铁人俱乐部”。

“首创铁人俱乐部”成立于去年6月28日。通过这一平台，首创置业一方面向社会各界传达了健康、向上、拼搏、进取的正能量，一方面培养了无止创新、坚毅闯关的企业文化。自2012年起，首创置业连续成为“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的首席合作伙伴。这让普通的铁人三项运动爱好者有机会实现通向国际顶级赛事的梦想。谈起结缘这项运动，首创置业副总裁、北京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胡卫民说：“客户价值是首创的最大价值，为客户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心之所系，挑战极限、挑战自我的铁人三项契合这样的理念。”

“逃离恶魔岛”是世界公认的最艰难的铁人三项比赛之一。赛程包括2.4公里游泳、29公里自行车和将近13公里的跑步，综合难度远超奥运会标准。恶魔岛是一个遍布岩石的小岛，曾是关押囚犯的地方，如今则成为旧金山湾的著名景点。岛周围的海水冰冷刺骨，还有嗜血鲨鱼出没。好莱坞大片《勇闯夺命岛》即以此地为原型。每年6月，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欢聚至此。胡卫民说：“作为香港上市公司，我们以国际化视野选择赛事，‘逃离恶魔岛’知名度高，趣味性强，希望借此吸引越来越多的国人加入铁人三项的群体。”

挑战：首创铁人的勇气

中国“铁人三项第一人”党琦是俱





乐部的总教练，也是首位征服这项赛事的中国选手："这项比赛最大的挑战在游泳，海水温度低、风浪大，能见度也差，如果游泳能够上岸，赛事也完成一半了。"为此，"首创铁人俱乐部"为选手配备了防寒泳衣等专业装备。

17 岁的王鑫雨是所有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小的。她自幼学习游泳，水性娴熟，曾在成都铁人三项赛上获得体验组冠军。比赛前一晚，小姑娘酣然入睡，为女儿揪心的妈妈却一夜没合眼。

6 月 1 日凌晨 3 点半，选手们就起床了。"首创铁人俱乐部"的后勤人员携带着能量胶、轮胎打气筒、药品等，一起出发。6 点 20 分，大家来到码头，登船前往恶魔岛。这周边水温常年在 10 摄氏度左右，去年更是低至摄氏 6 度。幸运的是，当天水温却达到了 14 摄氏度。

渡轮行驶到紧邻恶魔岛的海面，这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作为特邀选手参赛的党琦第一拨出发。他们在船舷处站成一排，抓着护栏，预备鱼跃入海。7 点 30 分，准时发枪。入水声、呐喊声、闪光灯声瞬间一同迸发。党琦说："我没有半秒思考，直接跳，反正知道水凉，想什么在接触水面的一刹那也会清零。"

大约 2000 名参赛选手在 4 分钟之内纷纷入水，游向金门大桥。浪花四溅，极其壮观。第一集团的选手奋力划水，游成圆圈阵形，以互相借力，减少水阻。后续队员则相对分散。王鑫雨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辨别方向，因为我第一次游海，没有经验，我就跟着离我近的人。"如果选手实力不够或者中途减速，容易被强大洋流裹挟，逐渐远离目的地。

接下来的自行车赛段陡上陡下，极其危险，选手几乎无暇顾及沿途迷人风光。跑步赛段路面复杂，选手需要穿越沙梯、隧洞、海滩、丛林等。在到达终点玛丽格林公园之前，党琦放慢脚步，与观众们击掌庆祝，享受英雄般的欢呼礼遇。他今年再次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2 小时 29 分 53 秒。

持恒：首创铁人的精神

比赛之中也有插曲。选手陈冠军在自行车赛段勇于争先，不慎摔倒。他双肩、双肘都受了皮外伤，仍然坚持完赛，挥舞起"首创会"的旗帜向观众致意。首创业主金友勤来自天津，今年 62 岁。他眼睛受海水刺激，第二天流了一天的眼泪。尽管如此，他与几位老先生全部完赛，并十分享受这次征程。"氛围特别好，就像一个大聚会，每个参与者都很开心。"

这是党琦第三年"逃离恶魔岛"。从 2012 年的只身一人，到去年的八人团队，再到今年的庞大集体，这就像我国铁人三项运动发展的缩影。这背后，有首创铁人团队的全力支持。目前，俱乐部有注册运动员 100 多人，已经在北京、天津、重庆、西安、青岛、昆山等地开展了铁人训练营。本次前往旧金山的 11 人经历了层层选拔，既有七旬老者，也有巾帼英雄，代表了国人爱运动、爱生活的健康形象。

首创置业与中国地产同行 20 年，历经风云变化。首创人在不止探索的道路上，一直如铁人般永恒拼搏、永远向上，这个征程闪耀着铁人精神的无上荣光。首创置业总裁唐军担任着首创铁人队的队长："我们推动和支持铁人比赛同样经历了从零起步，到今天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企业缔造一种铁人精神，如同铁人竞赛一样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持之以恒才能赢得胜利。"

首创名盘链接——首创·天禧



首创·天禧位于京广桥东北角，CCTV 正北 50 米。在 CBD 核心区，以 400 平方米均质精装平层大宅雄踞国贸、CCTV 新央视、中国尊三大地标围合处，是与纽约 ONE 57、伦敦海德公园一号、上海汤臣一品等齐名的四大世界地标名宅。坐拥一公里黄金生活圈，国贸、银泰、新光天地等多个高端商业体环峙；香格里拉、柏悦、文华东方、康奈德等超五星级酒店及顶级会所等高端业态会聚，方寸间执掌时代顶级资源。整体建筑取中国红为基调，以中国结式的金属立面作为建筑基点，应用现代手法建造出中国中心独有的红色建筑，温暖着 CBD 冷灰基调的底色，与国贸、CCTV 新央视、中国尊一道印证中国盛世崛起。



阿丘（右）和表哥梁业秀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中看到了祖屋的照片


阿丘与妈妈


南洋华人劳工

客从何处来：非虚构的张力

我是谁？这是天问。去寻找它的答案，有一条道路，是我们去发现："我从何处来。"

记者 ✎ **邱杨　周翔**

未知的冒险

马来西亚彭亨州吉道村，一片距离中国大陆2500多公里之外的南洋偏僻胶林深处，阿丘和表哥背对着镜头，控制不住地涕泪横流。在这片茂密的原始橡胶林边缘是一条通往新加坡圣约翰岛码头的铁轨，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华工就是从那里登上这片土地下南洋讨生活，阿丘的外公外婆就是这茫茫人潮中没有留下任何影像的模糊面孔。

时隔60多年，阿丘和表哥才真正站在外公外婆遇难前最后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与祖辈的命运相遇于此，阿丘挡不住自己中年人的泪水。

这是央视综合频道制作的一档"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里的一幕。

"阿丘是最早敲定的嘉宾。"制片人李伦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这档节目还在酝酿之中，他和执行总导演郑波跑去找阿丘，希望老同事能帮着出点主意，谁知道阿丘就聊起了自己的家事——一个困扰他多年的关于外公、外婆的谜团。

"阿丘在念中学的时候得知自己的外婆并不是亲外婆，而是母亲的姑姑。至于亲外婆是谁，遭遇了什么，家人一直讳莫如深。他隐隐听说外公、外婆在马来西亚死于非命，却没有人告诉他真实情况。"郑波告诉本刊，"当时这个节目能不能成，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但是我一听他的故事，我就感觉人身上的真实故事远比虚构的要精彩得多。"

"我们跟阿丘聊完之后，让他去做家里的工作。"郑波给阿丘打过好几次电话催促，"他一直拖了好几天，这肯定是怵头的事儿。"阿丘更是直言："这种探访是一种冒险，五六十年了，没人能揭开这个谜底，我把所有人不愿谈的事情、不愿正面面对的问题重新挑出来，如果做得不好，我将面对整个家庭对我的责难。"几经纠结，在解答心中深埋心结的诱惑面前，阿丘最终"妥协"了。李伦说："这个事情已经压在他身上好多年了，如果不借着这次做节目的契机去寻找的话，可能就更没有机会了。"

简单地讲，李伦想要做的是一档"寻根"的非虚构的纪录片，可真要把它说清楚，三言两语还真不行。第一关寻找嘉宾就不容易。

"一开始拉出来的名单有四五十人，但后来真正去落实联系的只有二三十人。"除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较好的社会口碑外，李伦最看重的是嘉宾本身的特质。"首先要有勇气，没有勇气的人没法儿玩这个事儿，尤其是做一个面对历史的节目。要有智慧，他有勇气去面对还不够，怎么去面对是需要智慧的。我们还希望他对人性、对历史有一定的理解力，这样的回望才会更有质量。"

按这样的标准，这几乎不是找嘉宾，而是寻找参加竞技的智慧选手了。幸运的是，除了阿丘，他们还说服了另外四位嘉宾：易中天、陈冲、马未都和曾宝仪。

如今的陈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渐渐到了父辈当年的年龄，面对节目组家族寻根的邀约，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一切充满了兴趣："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自己的前程，总是看着前面，总是想明天的事情，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也是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就突然想知道他们的事情，



陈冲来到爷爷陈文镜当年求学的湘雅医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办医学院之一



陈冲的大爷爷陈文贵（后排中）也曾在湘雅医学院求学，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湘雅是他革命的起点

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因为祖父母一辈已经去世，再没有机会亲口将自己心中的好奇一一询问。

其实对于家族往事，陈冲并不是没有疑问。从小一起生活的外公在她6岁的时候自杀，此后很多年，外公不仅从家里消失，也从大人们的嘴里消失，这让她本能地觉得外公是忌讳的话题。直到长大后，她才在百度百科上读到外公张昌绍的履历。“原来外公14岁就当学徒，自学成才考进了上海医学院，1937年到伦敦大学读哲学博士，毕业后被吸收为皇家学会会员。1940到1941年，外公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进修，抗战期间回国，在战时重庆从事研究工作。”但在陈冲心里，自己却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这位叫张昌绍的外公。“好多事情在我脑子里是有问号的，但跟老人之间的表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继续不下去这个对话。”

“几位嘉宾都有过类似的表述。”节目的另一位执行总导演金辉在寻找嘉宾的过程中发现，“这种节目很需要嘉宾自己的原始动力，他自己越迫切节目才越好看。而上岁数的人可能会更愿意也更能体会到寻根对自己的意义。这种心态在易中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位嘉宾，跟随节目组踏上未知旅程，开始寻找并展示自己这个“客”从何处来。



易中天来到越南谅山的古城墙遗址寻访祖先500多年前的足迹

现场的冲突

“客从何处来”的复杂设计是：节目组通过亲属访谈、搜寻史料和实地查找逐渐为嘉宾厘清了部分家史的脉络后，并不会告诉嘉宾，而是为嘉宾精心设计出一条寻根之旅，节目最终呈现的内容便是这部分。拍摄期间，为了保持行程的连续，嘉宾要把所有的时间都交付给节目组，不能跟外界联系。而为了拍到嘉宾在面对真相那一瞬间最真实的状态，台本设计的行程和路线则是最高的机密。

“整个拍摄过程就是斗智斗勇，所有的东西都要瞒着嘉宾，要是提前漏了底，这节目就没法玩了。”郑波说，拍摄台本只掌握在自己和分集导演手中。“阿丘的第一站是去广西南宁父母家，之前我故意放话给他，接下来会从南宁直接飞马来西亚。他临行前特意收拾好大行囊，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安排妥当。”郑波狡黠一笑道，“结果拍完南宁的段落之后，我跟他说下一站咱回北京，把他给气得不行。”

“而易中天一路下来一直在跟我们‘搏斗’，他每天都在探听下一站的行程，我们总是用各种手段把他支开，往偏道上引。我们之前跟他说要出国，他一直以为是去他二爷爷易甲鹇留学的日本，结果当我们最后告诉他是去越南时，他一下子就蒙掉了。”金辉说，节目组这样费尽心思，为的就是尽量保持未知的感觉，尽量把嘉宾看到历史真相的兴奋度维持在高点。

编导控制并制造出不可知，以保证当事人的兴奋，这当然是为着传播的戏剧性而设计的结构。只是，进入真正的“真人秀”时间——现场，不可控才是常态。

郑波很纠结：“不设计台本不做准备肯定不行，但一到现场，如果我们设计的表现方法打动不了他，可能嘉宾的一个眼神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郑波负责曾宝仪这一集寻根故事，他告诉我们：“在拍摄现场她对我们设计的台本完全无感……”

曾宝仪的寻根集中在她外公的故事上。曾宝仪的外公原来在国民党铸币局工作，1949年去了台湾，此后与家人两岸分隔了几十年。在那个大时代中，这是一个伤感而又普遍的故事。“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但是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他怎么走的这条路，我们可能不知道细节。那么就重新走一遍，看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郑波说，这是节目组最初的构想。

于是节目组根据掌握的材料，为曾宝仪设计好了寻根路线。这还不够，郑波还准备了催泪弹——一段龙应台的文字。“那真是很打动人的文字啊！”郑波很为自己的“台本”得意，还准备自己亲自上场，用“小清新”去打动曾宝仪。结果有点残酷。“结果我一讲出来，宝仪就笑场了。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她了！”

“我们主要的设计是让她的某一个亲属承担一些功能，你来着重说这件



在江苏淮安施河镇朱尖村，曾宝仪第一次见到她的四外婆

事，他来说那件事，但这是非自然态的。宝仪是一个特别有礼貌的人，她觉得我是一个晚辈，第一次来到那儿，她得去拜望老人家，她想跟他们聊天，而不是按照我们最开始的安排，由一个半专家式的亲戚跟她讲特定的话。”在郑波眼里，曾宝仪虽然是一个演员，却同样是一个有思考力的嘉宾，能颠覆你的设计，“好在我们之前调查了很长时间，赢得了她的信任。”

“节目撒出去之后你要跟着嘉宾的兴趣和感觉走。”于是索性放开了手脚。郑波跟曾宝仪说，节目组只有一个要求，请她自己真正投入进去。“你有感觉就告诉我，没感觉也直说。”拍摄过程中，郑波一直在和曾宝仪沟通。“她觉得这几天的行程中她一直在扮演两种角色，第一个是演员，第二个是自己。她得配合我们的拍摄，但是又想做她自己。”在郑波看来，曾宝仪真正做她自己的时候也是她最有感觉的时候。

“我编了半天，但我想象不出她遇到哪一个场景会泪流满面。比如她外公给家里写了很多封信，我们都拿到了，想通过这些信让她体会到一个被两岸阻隔这么多年的老人的心情。但是当她回到家乡，碰到一个老人，老人的一句话却要远胜过我编织的一切东西。”郑波感慨现场永远比编剧要精彩得多，这恰恰是真人秀节目的张力所在。“她在现场三次泪流满面，我心里知道这片子成了。”

面对的勇气

当历史中曾经湮没的真相一点一滴慢慢展开还原，在探明它的过程中，没有人能预料遭遇到的将是什么。“这也是整个寻根之旅中最考验人的时刻，嘉宾任何一个即时反应都会被真实地记录在镜头里。它真正反映出来的是人如何面对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李伦有时候也会担心：嘉宾会不会中途就不玩了？

五位嘉宾中，阿丘的心理压力可能是最大的。为了让阿丘带着两个极端的猜想，一步步接近事实最可能的面目，在片子中有一个戏剧冲突化的呈现。“第一站是在阿丘家里，他听他母亲说外公是被英军所杀，不是汉奸，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瞬间就落了地。”这个回答却在郑波心里炸开了锅，“如果第一站就排除了汉奸的猜想，阿丘可能就没有动力继续接下来的探访，这就没法玩了。我立刻让分集导演跟阿丘远在马来西亚的表哥确认，他们一家是否坚定地认为外公被杀的原因是当了汉奸。”得到表哥的肯定，郑波才踏实了。“我知道这事在表哥那里又能翻回来。”

在下一站国家图书馆里，当“叛徒”与“英雄”两份截然不同的材料摆在阿丘面前的时候，阿丘之前放下的心果然又开始提了起来。而当阿丘见到远在马来西亚的姨妈和表哥，姨妈亲口对他说出当年外公被杀的罪名是汉奸时，郑波能明显感受到阿丘的心理压力：“这完全是两个极端，他太有顾虑了。当然他是个成年人，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继续下去。”

此时，阿丘的表哥梁业秀也主动要求加入了接下来的寻访之旅。“我们最早联系表哥的时候，表哥说这段历史一直也是他希望了解的，虽然他也知道可能会是负面的。他在给节目组的信中说，这对于我和阿丘的家庭都是极其敏感的，但如果这是通往真相的唯一道路，我愿意继续。只要是事实，我就希望努力，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怎么去面对未来。”郑波对表哥表现出来的勇气印象深刻。

不安一直延续到兄弟俩来到马来西亚的橡胶林里，当阿丘和表哥得知自己的外公、外婆可能是遭遇横祸的底层华人时，泪水伴着压力一同释放了出来。在专家陈剑的帮助和地毯式的搜索之后，关于阿丘外公是“叛徒”和“英雄”的两种猜想最终都被否定了。在阿丘的外公、外婆被杀前后6个月的时间里，当地报纸报道了他们所生活的彭亨州发生了11起华人遇害事件，和他们的遇难情况非常相似——都是在村子里、在橡胶园里被杀害。“当时英政府和游击队对峙，从事割胶等工作的底层华人处在中间，就是夹心层。专家分析说，阿丘的外公、外婆也有可能就是其中被滥杀的华人。”郑波说，这个大致的推断已经是调查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

“但我们没有给阿丘太多喘息的时

间，回宾馆的路上，表哥就给了他一封信。”那是阿丘要遭遇的另一个故事，关于留在马来西亚的姨妈的故事。“阿丘姨妈陈珠英是他母亲的亲姐姐，当年阿丘母亲和两个弟弟由阿丘姑婆带回了中国，而回国的路费，却是卖掉陈珠英换来的。陈珠英留在马来西亚，经历非常坎坷。”让表哥以写信的方式告诉阿丘，是节目组的安排，然而那封信的雏形，却是梁业秀早前写给节目组的一封长信。“信中讲了表哥母亲的故事，这其实是表哥一直很想表达的，他非常心疼他的母亲。”

为了不让故事提前被泄露，郑波和节目组煞费苦心。在录制节目期间，他们要时时警惕着不让阿丘与姨妈一家单独见面、吃饭。“他姨妈的故事，问一个问题就全勾出来了——‘表哥，我姨妈当年怎么没一起回国呢？’所以，我们必须想尽办法不让他们在一块儿。从吉隆坡开车去新加坡要5个小时，兄弟俩坐一块儿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就没让表哥跟我们一块儿走，他第二天一早坐飞机去的，又一个人坐飞机回来。”

事前丝毫没有走漏风声的故事在信中一一道来，对阿丘而言，这让他到马来西亚的寻根之旅转换了一个方向，从对外公外婆故事的困惑和伤感里，来到了近在迟尺的亲情面前。“卸掉了一个家族包袱，阿丘妈妈和姨妈姐俩这么多年既想走近又害怕给对方惹来麻烦，这种关系很微妙。”李伦说阿丘的心态变化是最明显的，“录完节目以后他又自己专门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带着他母亲，去见了姨妈一家人”。这一次的相见，是真正的亲人重逢，正如表哥在信中所说的：“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也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是一家人。”

可触摸的历史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是这个节目最根本的追问。”在五个形态各异的个体故事里，或许没有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有的只是一种理解的路径，具体的解读则交给嘉宾本身。了解到外公青年时代的经历后，陈冲对外公的自杀有了更多的理解：“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人，我觉得世界上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不能理想地去生活，如果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是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他们会选择走。外公就属于这一类人。”

看完外公的全部资料，陈冲在拍摄间隙对身边的编导说，这几天在她的脑海中一直回响着那首名为“Vincent”的歌。“那首歌的歌词里说，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像你这样美丽的灵魂所存在的，人们不能爱你，但是你的爱始终是真挚的。你觉得无望的时候，就在繁星点点的夜晚带走了自己的生命。我突然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为外公唱的。”

在金辉看来，这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情节。“说实话，我之前一直有点担心这集片子拍得有点平淡，但是有了这首歌，一下子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焦点了。陈冲一直说她希望了解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外公，还希望把他作为一个人来了解，站在一个平等的、人文的角度去打量他。我想如果不是作为一个人去了解他，也很难让她联想到这首歌，生发出一个美丽灵魂的感触。”

完成寻根回到现实生活后，陈冲会更多地和父母聊起这些话题。过去的照片、资料、老家的祖屋，都会勾起她更多的兴趣和情感，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物质的载体，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理解和联系。“我从哪儿来？我觉得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怎么样从农村出来，慢慢地变成今天的我。我是谁？其实就是两点：我爱的人是谁，我就是谁；我影响了别人什么，我就是什么。”

如果说个人史是深埋在地下的细小根须，那大历史就像是生长在地面上的参天大树。当小人物的命运在某个时空节点上与大历史的纹理交汇碰撞时，激发出来的张力往往最让人喟叹动容。

“马未都的父亲出生在山东荣成的镆铘岛，一个世代以捕鱼为生的小岛。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孙，马未都的父亲从小就被寄予厚望，每天都由他的祖父亲自背着出岛读书。而长大后的马未都父亲也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金辉说，抗日战争期间岛上发生的一场惨剧，却永远地改变了马未都父亲的人生轨迹。“1944年，海上漂来一个大铁疙瘩，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一个铁匠拿锤子一砸，却引爆了铁疙瘩，一下子炸死了70多人，马未都的叔叔也被炸死了。惨剧发生一个月后，马未都的父亲便独自一人出岛当兵。”

当马未都知道父亲当初离岛当兵的缘由时，他来到了老家边上的那片海滩。这片海滩跟他父亲的出走息息相关，正是在这里爆炸的那颗水雷，把他三叔炸死了，也炸出了父亲的别样人生。金辉记得当天的海风很大，“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来过这里，虽然现在变化很大，但依然能找到自己当年看到的那些石头。他一个人在沙滩上走着，随手捡起了三块石头把玩着，说这一块是我父亲，一块是我，还有一块是我儿子，这就叫一脉传承”。

节目发布会那天，曾宝仪在现场开起了玩笑，说自己的家族历史“平凡到无足挂齿”：“如果我们几个嘉宾的祖先要一起拍一部叫作《建国大业》的戏，可能他们的祖先都是有台词有特写的人，而我的祖先就是这戏里的临时演员。”在她为录完节目所写的文字里，这种对平凡的体验成了她对历史更深刻的一种理解：“不就是这一个一个在主流史料中没有脸孔、没有名字、甚至连最亲的家人都未必知道的他们，经历过什么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又切切实实地活过的人们，加总在一起，才能成为历史的洪流吗？”

承大师，启大道

——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落成

5 月 28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举行了落成仪式。作为中国师资和国际影响力一流的商学院，北大光华落地西安，入驻临潼国家度假区，不仅将为临潼国家度假区的跨越式发展带来全新的理念，而且其强大的智库支撑也将对西安甚至陕西的未来发展战略产生有力的影响，更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记得，两年前他来到临潼这片土地，参加北大光华西安分院的奠基仪式时，这里还是一片黄土，周边也是一派荒凉。如今，坐落于临潼国家度假区骊山国际温泉社区中，占地 60 亩的校园显得格外雄伟：建筑的主立面全部使用浅黄色石材，强调学院教学的朴实、踏实之意，又有少量的玻璃幕墙表达学院生活的生动、活泼之感；建筑的格局吸收了关中地区“八大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的设计概念，单坡屋顶形成“四水归堂”的寓意。北大学术传统与陕西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建筑外表下则是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两年的时间成就这片壮观的景象，让我们对西安发展有信心，对西部发展有信心，更对中国发展有信心。”蔡洪滨说。


坐落于西安临潼国家度假区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

西安分院的落成是北大光华与西安曲江新区强强携手的成果。创办于 1898 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光华管理学院依托北大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以“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在科研水平、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位居国内经济管理学院前列，成为亚太地区最为优秀的商学院之一，多年来培养出一批批杰出青年，优秀精英，用知识用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商业管理教育的探索者和播撒者，光华管理学院根据地区实际发展需求，近些年分别在深圳和上海建立分院，辐射华南和华东等沿海地区，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先进管理知识、开拓了商业视野，提高了管理水平。

西安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是国家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区域性商贸、物流、会展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安曲江新区是中国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一，也是国家 5A 级景区，近年来在公共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繁荣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则是西安曲江新区重点发展板块之一，是西安市打造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撑。西安分院位于临潼国家度假区芷阳三路与凤凰大道交汇处，由西安曲江新区开发建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投入师资力量和教学管理，双方将在决策咨询、科研合作、人才培训、互访交流、教学基地、招商引资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落成后对于壮大西安科教实力、提升西安城市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北大光华选择西安、选择曲江，选择临潼国家度假区，也就填补了西北地区尚无顶级商学院入驻的空白，发挥了北大光华对西北五省、西南地区以及河南等中原地区的辐射作用。

去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考察期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然而，缺乏具有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西安分院发表主题演讲

国际视野和创新思路的高端人才来满足本地未来转型的需要，一直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这正是具有雄厚师资力量的北大光华学院以西安为基地、扎根西部后所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北大光华学院拥有中国一流的经济和管理学教师队伍。以厉以宁、张维迎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他们是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造、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光华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位居全国首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国外的顶级商学院、顶级大学有长期的教学研究的经验，和本土培养的老师结合起来师资队伍，无论是从国际学术研究能力，还是对中国经济、对中国管理这种深入的理解和结合上，都有自己优势。除了全职教师外，光华管理学院还经常邀请其他国内和国外学术机构的学者、政府机构决策者和产业界的行业领袖来学院讲学，使学院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管理经验紧密结合。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致辞中说，北大光华学院西安分院的成立，标志着双方合作迈上了新台阶。北大将继续发挥自身学科、人才优势，集聚多方力量开展深入合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发源地。与这样的校史传统一脉相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们也始终位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最前沿。“我们再提丝绸之路，是要强调这条‘新丝路’需要‘新思路’。”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学在圆桌论坛中这样说道。“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最流行的东西出现在我们教师的讲义里。在光华，学者们研究它们，不是因为赶时髦，而是因为它们确实从根本上重构了我们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企业战略思考方式。”这些研究最终就反映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各项课程和培训项目中。“北大光华能够提供人才和智慧方面的支持，就与陕西以及西部地区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补关系。”

西安分院落成之后，中西部的企业家要想继续深造，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光华管理学院本部与各个分院采用师资和课程共享的模式，西安分院也不例外。目前，西安分院2015年度在职MBA、EMBA、ExEd高层管理教育项目及中国经理人项目正在进行招生。此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筹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西部人才发展奖学金”，资助西北地区优秀学员。西部地区商业管理教育相比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及地理的差别，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缺乏具有本地特色的课程教材，缺乏高质量的案例，特别是缺乏本土案例，难以形成有特色的商业管理课程品牌。为促进西部地区商业管理教育的发展，西安分院在办学方式上，在提高师资队伍素质的同时，更多地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完善教育课程体系，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也加大了本土化案例教材建设力度。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在致辞中说，西安是华夏文明之源、丝绸之路起点，崇学、尚贤、爱才是西安珍贵的文化传统。相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定能为西安带来全新发展理念、强大智库支撑，输送更多具有国际视野、时代担当、学养深厚、时务练达的人才和精英，推动千年古都走向新的辉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里的辟雍文化景观（辟雍是西周天子为教育专门设立的大学，四周有水，形如璧环）

北大光华西安分院的建成开放，不仅是临潼国家度假区的又一力作，还标志着临潼国家度假区骊山国际温泉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经过4年来的开发建设，临潼国家度假区以创建全国“绿色城乡统筹”重大示范工程为目标，充分新型城镇化发展先行区的引领作用，以文化旅游产业为带动，最大程度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增加居民人均收入，最大程度地促进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骊山国际温泉社区以临潼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为依托，以国际品牌引进和重大项目带动为发展战略，先后启动建设了大唐华清城、北大光华西安分院、悦椿温泉酒店、贾平凹文化艺术馆、温泉奥特莱斯、凤凰池生态谷等重大项目，是涵盖娱乐购物、休闲度假、文化教育、绿色生态、温泉疗养等为主题的项目集群，也是西安世界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建设的重大支撑。随着北大光华西安分院分院及其周边文化、旅游等项目的陆续开放，骊山国际温泉社区已初具规模，正在上升成为一座现代国际化社区。未来几年，临潼国家度假区将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国际化新社区。

“43年前，我来到临潼，就在一线之遥的临潼铁路工作了8年。当时我举目四顾，没有一位北大毕业生。43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这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的建筑。在我眼中，建筑固然震撼，但是更了不起的是人。”在落成仪式最后的主题演讲中，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明教授面对着台下近百位的陕西籍北大校友，深情地说。随着北大光华西安分院的开放招生，在未来将有更多的北大人从这里走出，投身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当中。



“西部发展——新丝路 新起点”主题论坛在西安分院召开



平安校园足球：绿茵场上少年梦

25 年来，中国平安一直积极承担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持续支持包括足球在内的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少年足球强，则中国足球强。这是所有足球人的共识，也是中国平安如此关注希望小学校园足球的原因。

半决赛中，陕西省双河乡平安希望小学的球队输给了宁夏队，大部分队员都哭了鼻子，刘建强也不例外。他是四年级的学生，长得黑瘦，脑袋却挺大，哭起来眼泪和鼻涕擦得满脸都是。在学校里，他学习刻苦，也很热爱踢球，因此是这次瑞典公司赞助的“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运动员宣誓代表。“这孩子踢球水平在队里属于中等，在后卫上漏人比较厉害。我就老训他，你一通胡踢怎么行！他平时不怎么说话，可是性子倔，荣誉感强。”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罗政这样说，“他们这些孩子天天跟我嘀咕，就想踢进前两名，这样就有机会代表中国去瑞典参加世界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进不了决赛，一下子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从北体球场走向食堂的路上，刘建强看着走过身边青春阳光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心情好了不少。“听说这所学校里有足球专业，每年招 40 个学生，我以后也要争取来这里读书呢。”他说。想到第二天回陕西之前，还能去天安门观光，他又兴奋起来。“我还从没去过。以前都是从电视里看的。”

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去到双河乡平安希望小学所在的陕西省志丹县也要费些周折。从延安乘车过去，要经过几处狭长的隧道，在过去则只能靠毛驴顺着羊肠小道艰难地翻越。偏远和山川险阻毫无疑问，否则当年刘志丹将军便无法在此坚守一方。这所希望小学 1998 年由中国平安捐资修建，是中国平安在全国范围内修建的第 14 所完全小学。“在中国平安接手之前，学校的主体建筑就是几间窑洞和破瓦房。当年平安捐资 20 万元，修起了二层教学楼，包括 8 间教室。”校长曹志文介绍说。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善，学校拥有了图书室、阅览室、自然科学实验室、多媒体室、计算机房、音乐室、美术室和心理咨询室，也配备了远程教育网。在操场中央，更有一块 1276 平方米的草坪，来供孩子们练习足球。“现在我们从硬件上讲，当之无愧是志丹县最好的小学。”

足球运动在志丹县的中小学里十分流行，这最早是由于志丹足协的推动。“当年北京知青把足球带到了志丹县，当地人便开始踢起足球来。2002 年世界杯中国队惨败而归，我们想着能做点什么为中国足球做贡献，于是就成立了志丹足协。2007 年，我们提出了‘少儿足球’的想法，在中小学中组建球队，校际之间来搞联赛。这比全国启动‘少儿足球’项目早了整整两年。”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说，“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培养足球苗子，到中学阶段优秀的孩子就吸纳进志丹县少年足球队。直到 2010 年，我们的球队终于得了陕西省中学生足球联赛的季军。志丹足协的徽章上有个 100 的数字，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二是我们要用 100 年的时间打造出像西班牙皇马那样的足球俱乐部。”

如今，志丹县少年足球队已经声名远播。就在今年 3 月，作为中国对外友协民间外交公益项目“彩虹桥工程”的一部分，志丹县少年足球队赴德国接受德甲联赛俱乐部沃尔夫斯堡队教练的指导和培训。在训练期间，正在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来到球场上亲切接见了孩子们。

“我们问习主席，最看好哪一支球队？他说，最看好我们，最看好我们这一代。”志丹少年足球队队员张剑清楚地记得习主席那天说的每一句话。她今年 15 岁，去年刚刚从双河乡平安希望小学毕业，现在在志丹县城的保安中学上初一。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短跑速度快，她被选进了小学的足球女队，后来又入编志丹县少年足球队。她的家住在学校大门外 50 米的地方。那里仅有十几平方米的面积，住着爷爷奶奶，还有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父母则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始终没有间断自己的足球梦想。农忙时节，爷爷奶奶回家后，她们兄弟姊妹四人，就在学校玩起了“家庭足球赛”，有时竟忘了吃饭，或者干脆人手一袋方便面，为此常被老师戏称为“兄弟姊妹小球队”。

“大家都认为女孩子应该文文静静的，我从小就好动，是‘假小子’的性格，所以觉得这项运动特别适合我。”张剑说。谈起德国之行，除了球技上有所提高外，她最开心的一段行程是去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城参观，“看到了很多奇怪造型的汽车”。她最自豪的事情则是第一次给姐姐和弟弟买了礼物，“两支很小的不算贵的香水，还有一辆玩具汽车”。除了踢足球外，张剑特别喜欢学英语。“在德国培训的时候有翻译，但还是有机会和外籍教练说了两句。”

踢足球为孩子们带来了改变，还有增长见识的机会。校长曹志文说，本来还有家长反对孩子踢球，怕耽误了学习。“我们其实就是利用体育课、早晨课间操还有下午的‘阳光体育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来进行训练，基本不占用课余休息。家长看到孩子学习成绩没有受影响，性格还变得开朗了，又有了集体意识，慢慢也都表示支持。并且孩子们除了学习之外，就是踢球。不爱玩手机，也没有沉迷网络。”就在“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进行到一半时，瑞典驻华大使罗瑞德还亲自来到球场和孩子们踢球。“大使一脚射门，让我们的守门员一下子给接住了。山沟沟里的孩子能有机会出国，能在北京见到驻华大使，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啊！”曹校长说。

虽然受到志丹县大环境的感染，在双河乡平安希望小学，每个孩子都会踢一两脚球，但在这个有 408 个学生的小学里，却只有一位体育老师。“整个志丹县差不多缺 600 位教师，大部分是音乐、体育、美术这些‘术课’的老师。由于老教师没有到退休年龄，占用了编制，所以新的老师很难进来。体育课不够老师的时候，只好由其他擅长体育的老师来代课。”曹志文说。

这也成为中国平安在援助这所平安希望小学时特别注意到的问题。每年，平安都会捐助给学校 2 万到 3 万元不等的教学经费，用于改善教学设施，也设立了人均 500 元到 5000 元不等的希望奖学金，鼓励那些考取初中、高中或者大学的希望小学学生。但这些都是硬件上的投入。在全国援建了超过 100 所平安希望小学之后，平安对学校的资助从单纯的硬件维护转向软实力的提升。软件建设包括了两部分：平安的员工以及社会上招募的志愿者每年会到学校来进行三个月左右的支教活动，支教的内容都集中在音、体、美这些学校教学力量和教学能力相对缺乏的课程上；平安每年还开设“希望小学校长培训班”，将希望小学的校长教师们召集在一起，请教育部的官员、基础教育方面的专家、具备丰富教学管理及实践经验的老师来和希望小学的老师们分享素质教育的经验和内容。6 月中旬，中国平安将为平安希望小学的校长们以及即将去到小学支教的志愿者们组织户外拓展及足球比赛，通过实战演练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足球运动中的团队协作精神。

少年足球强，则中国足球强。中国平安如此关注希望小学校园足球正基于这样的认识。事实上，平安对于中国足球事业的支持还不止于此。早在 1997 年 1 月，中国平安就全资收购了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并更名为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这也是全国首家由金融机构经营的足球俱乐部。俱乐部参加了 1997 年甲 B 联赛，并在当年成功冲上甲 A 联赛。2002 年平安足球队开始在甲 A 联赛中崭露头角，获得了联赛半程冠军，并最终获得联赛亚军。在今年 2 月，中国平安又与中超联赛有限公司签约，获得了从 2014 到 2017 年中超联赛四年的独家冠名权。

作为一家金融服务企业，中国平安在未来将从三个层面助力中超及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一是通过金融创新方式，为中超联赛的赛事、运动员和球迷提供金融、保险等全方位的服务。二是平安正在进行互联网金融战略转型，未来将设计贴合赛事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提升球迷观赛的便捷性和社会对赛事的关注度。三是平安拥有 80 万名员工和超过 8000 万的客户，有 5000 多家分支机构网络遍布全国。可以动员更多的员工和客户参与，为中超贡献更加丰富的人气和氛围。为中国足球的不断进步贡献绵薄之力——这是绿茵场上飞驰少年的愿望，更是中国平安的心愿。



6 月 7 日，比利时队在对阵突尼斯队的世界杯热身赛上攻入一球，队友们拥抱庆祝

红魔复苏

巴西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总身价排名第四，比利时人希望他们的球队至少能打到四分之一决赛。

文 苗炜

米尼奥莱，效力于英超利物浦队；蒂博·库尔图瓦，效力于马德里竞技队。这两个比利时人都是世界一流的门将。米尼奥莱迅捷而稳定，库尔图瓦身高 1.94 米，年仅 22 岁，他也许会在巴西成为比利时队的首发门将。在他前面，是丹尼尔·范比腾，效力于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的后卫；是孔帕尼，英超冠军曼城的后防中坚。比利时，并不像荷兰或者德国那样是一流的足球强国，他们在这项运动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 1920 年奥运会金牌，捷克斯洛伐克在决赛中抗议裁判而罢赛，比利时人获得了冠军。所以，比利时人自己也花了点儿时间才习惯，他们现在拥有一支身价高昂的球队，队中的大部分球员都效力于豪门。

比利时 23 岁以下国家队打进了北京奥运会的足球半决赛，但他们没能取得 2010 年南非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也没能晋级 2012 年欧洲杯决赛圈。在对土耳其的一场预选赛中，身价 4000 万欧元的中场球员阿扎尔被替换下场后直接去了停车场吃汉堡包。报纸说，比利时球员缺乏责任心，他们是奢侈的一代。

但这支球队渐渐成熟了，队员们有了一个信服的教练。2012 年 5 月，威尔莫茨成为国家队主教练，他曾经代表比利时国家队出场 70 次，并 4

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威尔莫茨上任之后，比利时在一场友谊赛中4 ：2 击败荷兰，球迷们为之兴奋，此时的比利时队不再是原来那种防守反击的机会主义踢法，他们表现得更有攻击性。一位球迷领袖说：“我们从来都是小比利时人，每次的表现都很疲软，现在我们也可以变得强大。”2013年 10 月，比利时以不败战绩获得世界杯出线权，世界排名上升到第 5 位，在 3 年间，排名跃升了 59 位。这一切如何而来？

萨隆（Michel Sablon）是比利时足球生产线上最重要的人物。他 67岁，担任比利时足协技术总监，他多次受邀前往保加利亚、阿塞拜疆、罗马尼亚等国，到那里去讲述足球人才培养，每个足球弱国都希望获得一本秘籍，能快速提升足球实力。萨隆是 1986 年比利时队的助理教练，他说，比利时足球的复兴是知耻而后勇。2000 年比利时与荷兰共同举办欧洲杯，但他们小组未能出线，萨隆上任技术总监职位，他认为，当时的训练体系要推倒重来。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考察比利时青训体系，研究荷兰和法国的训练，在分析了 1600 个小时的比赛录像后，研究人员得出数据，比利时的青少年球员，比赛中触球次数太少，对球的控制太少。2004 年，萨隆推出 Global-Analytique-Global 训练计划，这是个标准化的训练，每个学校，每个青训营，不论男足女足，都要踢经典的 433 阵型，7 岁以下孩子进行 2对 2 对抗，9 岁以下是 5 对 5，11 岁以下是 8 对 8，这些训练比赛都在小场地进行。12 岁以上才开始接触大场地和长传。如此坚持五六年后，比利时青少年队的比赛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队员控制球的时间增加，踢得也更加开放。

根克是比利时的一个煤矿城市，根克俱乐部的模本是荷兰阿贾克斯俱乐部，他们的经营方式也和阿贾克斯相仿——在全欧洲寻找可造就的足球苗子，再把年轻队员卖出去。凯文·德布鲁因和目前效力于英超阿斯顿维拉的本特克就出自根克，根克青年队的教练罗兰·布鲁格曼斯（Roland Breugelmans）说，这个经营方式是弱小球队在足球资本主义的潮流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出售德布鲁因的收入，让球会能有钱扩建训练中心。他认为，比利时足球联赛缺乏号召力，他们的收视对象是 600 万佛兰芒人和 450 万说法语的居民，最成功的球会每赛季会得到 680 万美元的转播收入，而英超垫底的球队在 2013 ～ 2014 赛季的转播收入是 1.28 亿美元，比利时俱乐部的预算不到那些欧洲大牌俱乐部的10%。标准列日队的技术总监让 - 弗朗索瓦·德萨特（Jean-Francois de Sart）说：“我们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努力提高俱乐部的预算，但首先要生存下去。对比利时球星们来说，国内的俱乐部太小太穷了。在荷兰和法国也是如此，他们的顶级球员也长期在国外效力。”

与法国相似，比利时也将触角伸到海外，他们的教练会从摩洛哥和刚果寻找足球苗子。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比利时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有一股移民潮，如今，约有 20% 的国民是外来人口。来到比利时的土耳其人和非洲人难以找到工作，足球给那些移民家庭提供了某种梦想。比利时人类学家约翰·莱曼（Johan Leman）说，有一段历史在比利时讳莫如深，那就是对刚果的殖民统治，在处理非洲移民问题时，这位学者给出的办法之一就是足球：“并不是每个移民都能很快找到工作，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成为工程师，但你能创立一种希望，建立一个模范角色，足球只需要一块空地。”莱曼建议比利时兴建更多的球场，让孩子们有地方踢球。这个策略未必是造就今日比利时队的法宝，但其间确实有联系，目前效力于曼联的费莱尼、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的登贝莱、曼城的孔帕尼都是非洲移民的孩子。2013 年，孔帕尼购买了布鲁塞尔的一家社区足球俱乐部，命名为 Brussels BX，提供资助让俱乐部的孩子能一边踢球一边上学。

比利时前锋卢卡库，切尔西球员，他的父亲罗杰·卢卡库 1994 年曾为扎伊尔队征战世界杯。本特克的父亲曾是刚果武装部队的一名司令官。孔帕尼的父亲，曾经在刚果领导学生运动，1968 年逃亡至比利时，“孔帕尼”这个家族名字就起源于当年在殖民地银矿中工作的苦役。孔帕尼的经纪人说，刚果对比利时足球的兴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在人类学家莱曼的观察中，移民给比利时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布鲁塞尔人的平均年龄是比利时这个国家最低的，一半以上的居民来自海外，年轻黑人孔帕尼和流行歌手司徒迈（Stromae）都是全国的名流，后者的父亲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丧命。随着新移民的到来，比利时不再只是佛莱芒人与法语居民及德语居民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色彩更为丰富。比利时曾有一段时间是无政府状态，来自各地区的政党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无法组成内阁，而足球有望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一种新的认同感，“我们的足球队要是能进入世界杯的八强，甚至半决赛，想一想这里会发生什么吧”。

比利时曾有一段时间是无政府状态，而足球有望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一种新的认同感。

谁都想要神一样的队友

文 ✎ 张斌



6 月 4 日，在阿根廷队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的世界杯热身赛中，梅西（左）对战乔文·琼斯

世界杯的舞台，属于 32 强 736 名球员。有人看着名单，就能心潮澎湃；有人跑跑数据，就能洞悉乾坤。巴西，夺冠是使命，内马尔两肩之上是一国之重。小组赛最后一战与尼日利亚前一天，不知梅西心境如何，又长一岁，27 岁可时不我待，再过四年可就没有这样的好年华了。有人嘲笑葡萄牙踢得最好的比赛往往是预选赛附加赛，C 罗一定不悦，可是要想主宰这舞台，一要问自己脆弱的膝盖，再就要问问一干队友兄弟了。

好像巴西夺冠最合常理，足球王国在自己的后院加冕，也可以让因为公共交通票价上涨而愤然上街示威的贫苦百姓暂时忘记日子好难。可这个年份的巴西队略显单薄了些，没有强者的醇厚之感。据说，巴西是全世界职业球员最大的出口国，大约超过 2 万名球员四散在全球各级别联赛中讨生活。有心人盘算过，巴西队最近几届成绩好时，近一半的国脚可都是在巴西国内踢球的。比如，1994 和 2002 年捧杯时，这个数字分别是 11 和 13。1998 年，屈居亚军时，也能有 10 人来自于本土联赛。在德国、在南非，巴西队都没能过四分之一决赛这道坎，队内的本土联赛国脚数量是多少呢？都是 3 个。这一次本土世界杯赛，是 4 个。

以此为依据，巴西前景不妙吗？其实未必，本土国脚的数量锐减只能说明 10 年来，职业足球全球化趋势完全不可逆转，巴西暂时还不具备成就全球影响力联赛的能力，有英超、西甲和德甲好像足够了。但本土国脚的缺失悄然让巴西国家队实在折损则是事实，巴西联赛赛制与欧洲并非同步，赛季开始时间略晚些日子，当众多巨星从残酷联赛的搅拌机中带着伤病与疲惫脱身之时，正是巴西本土国脚们在自己联赛中生龙活虎之时，这个小小的时间差，巴西曾经受用了多届。如今，这份红利没了，巴西队俨然就是一支生命周期与欧洲诸强无异的准巴西队。以上观点其实较为小众，也许一位巨星的绽放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但在几届日子好过的世界杯赛中，本土效力国脚可真真切切是神一样的队友。

职业足球全球化不是新鲜的命题，此番 736 名国脚中有接近 13% 的是在英国联赛中踢球，除了可以得出结论说英超是贡献世界杯国脚最多的联赛之外，人们还惊喜发现英伦三岛上的没落球会也有了历史性突破，有球员可以征战大舞台。斯文登、查尔顿和诺丁汉森林，分别为澳大利亚、伊朗和智利有所贡献，英国人为此很得意。

有英超，英格兰国脚不必远游，只有个把在海外风光着。西班牙 4 年前夺冠，20 位国脚是在国内发展，这一次减少到 14 位。这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有夺冠经历的前辈说，世界杯年里国家队中冠军气质的球员越多越好，他们是标准的神一般的球员。难怪英国名宿会强烈建议，请三狮军团像本赛季的利物浦一样去战斗。以此为理论，2010 年应该像托特纳姆一样战斗，2006 年像曼联一样去战斗，可也未见神奇效果。

如果谁拥有冠军气质的神一样的队友越多，谁就有可能走得更远的话，德国和西班牙好像最有戏：前者帐中 17 位德甲明星，11 位联赛冠军成员；西班牙嘛，不用多说，欧冠冠军与西甲冠军中精英尽在队中，除了冠军就是冠军。可是，冠军付出巨大，漫长赛季的磨损可以吞噬一切。世界杯每 4 年才一次，就看谁的生命周期恰巧在此年份，全队上下基本一致，那就无敌了。









斯柯达新一代 MQB 平台 Octavia 全新明锐

——巅峰之作 震撼来袭

5 月 18 日，上海大众斯柯达新一代 MQB 平台 Octavia 全新明锐在珠海正式上市。结合不同的配置，共推出 10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1.99 万 ~ 17.99 万元。

从 A 到 A+，是一段不断突破、超越巅峰的过程；Octavia 全新明锐作为一部全新巅峰座驾，正是 A+ 精神的最佳诠释。

A 这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优越、一流、领先的评价。对许多人来说，做到“A”表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有些人，却期待更好，追求更加卓越与精进。他们突破沉稳内敛的低调，展现前所未有的风采；他们跳脱安于现状的平淡，表露头角峥嵘的自我。

对他们而言——

全力以赴，不惧失败的是实力；

坚持执著，孜孜以求的是梦想；

真实勇敢，直面挑战的是胆识；

不断超越，追求突破的是热情；

勇于付出，中意分享的是真爱。

这是一种生活理念，更是他们的人生信念，这样的精神，我们叫他 A+。

*** A+ 突破 简约时尚的设计**

传承德系汽车一贯的造型美学，Octavia 全新明锐将百年经典设计与当代艺术元素完美融合。

从整体视觉效果来看，锋锐、流畅、动感的线条勾勒出简约、大气的外观造型；从细节之处来看，Octavia 全新明锐搭配灵巧动感的光导式 LED 日间行车灯，延展式设计的一体式琉黑全景天窗，以及尽显家族风范的前脸造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风格，更具时尚、动感气质。

*** A+ 突破 不同凡响的享受**

Octavia 全新明锐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优势，长 4659 毫米、宽 1814 毫米、高 1460 毫米的车身尺寸，配以超越同级的 2686 毫米超长轴距，再加上经典的掀背式设计，将车内空间扩展到极致。置身其中，不再只是驾驭，更是驾享之旅。

*** A+ 突破 完美高效的动力**

Octavia 全新明锐动力系统是超强动力的先驱，更是超低油耗的先锋。1.4TSI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 7 挡 DSG 双离合手自一体变速箱的绝妙搭配，使澎湃动力一触即发，同时仅为 5.9L 百公里的综合油耗表现，也全面领先于同级别车型。

*** A+ 突破 接触未来的科技**

Octavia 全新明锐搭载领先同级的 5.8 寸接近感应屏、PLA2.0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GRA 定速巡航系统、MIB 多媒体娱乐系统、智能 Kessy 免钥匙进入、一键启动、智能倒车影像系统、PDC 数字式倒车雷达等极为丰富的智能配置，让您零距离触碰未来科技，从容悦享前路。

*** A+ 突破 无可匹敌的安全**

从整车安全到点滴之处，Octavia 全新明锐对您和家人可谓呵护备至。TPMS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疲劳驾驶提醒系统、带 MCB 多重碰撞预防系统的 ESP 电子稳定系统，以及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前排三点式燃爆预紧式安全带、第三代 WOKS 安全头枕，每一个设计都经严苛测试，为您带来环绕式巅峰安全护佑。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品牌的首款战略车型，Octavia 明锐上市 7 年来赢得广泛好评，拥有超过 70 万车主，是国内高端中级车市场口碑最好的车型之一。新一代 MQB 平台 Octavia 全新明锐，秉持着“更年轻、更有活力、更具挑战并能带来更多的愉悦”的产品研发和品牌定位发展方向，必将成为高端 A 级车市场中一颗实力新星，引领品质新风潮，成就 A+ 新巅峰。

中俄海军："1 ＋ 1 ＞ 2"？

文 宋晓军

6月5日，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前来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的普京之前，美国六名参议员写信给奥朗德，要求法国终止向俄罗斯出售四艘"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的合同。随后，前来参加活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了希望法国冻结此项交易的态度。这个消息一出，论坛上的军事迷们马上就展开了一个话题的讨论：中俄海军是否会1＋1＞2？

首先要说明，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法国真的接受了美国总统和议员的建议终止了与俄罗斯的合同。如果这个假设前提成立，那么俄罗斯海军会不会加强与中国海军——这个昔日的学生进行深度合作呢？一些军事迷认为是可能的。原因是，俄罗斯作为一个"陆权大国"其海军仍是"短板"。比如，按照德国1964年出版的《苏联海军装备》一书的介绍〔作者为"二战"时参战的资深德国海军军官齐格弗里德·布雷耶（Siegfried Breyer）〕，苏联海军的舰艇一直到"二战"前，还是利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图纸、技术和设备在进行建设。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舰艇设计和发展上才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赫鲁晓夫过于重视导弹武器和潜艇，因此海军的发展不仅不均衡，也不成体系。尽管上世纪80年代开始，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开始重视打造成体系的远洋海军，但为时已晚。到苏联解体后，不仅失去了大量的船厂和配套企业，甚至在乌克兰建造了一半的"瓦良格号"航母，都卖给了中国。

接着再说普京为什么要买法国军舰。普京上任后，开始利用石油利润试图重建俄罗斯海军。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舰艇的现代化综合设计和信息化作战能力。法国虽然是北约国家，但出于种种原因，在军事技术上却一直保持着对美、英等北约海军强国的独立性。这一点，恰恰与普京重建俄罗斯海军的"切入点"相吻合。那么一旦法国"变卦"，俄罗斯会不会与中国合作呢？有军事迷认为，中国拥有发展自主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力，加之近来高层成立了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对将来使用国产的服务器、芯片和操作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而俄罗斯海军历来坚守信息安全的原则，比如俄罗斯出口中国的常规潜艇上的计算机，虽然落后西方不止一代，且重达1吨多，但也绝不购买西方的产品和使用西方的操作系统。同时，最近俄罗斯还准备在国内限制使用美国的GPS定位导航系统，转而推广本国的格罗纳兹系统。从中俄的这些需求和变化上看，中俄海军是有很大互补性的。

说到这儿，有军事迷说，6月5日美国国防部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有一张示意图显示，中国从中东、非洲和美洲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有85%要走海路途经马六甲海峡。如果俄罗斯将自己的海军技术都拿出来与中国分享，助力中国海军做大，那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利润吗？再说了，一旦俄罗斯在海军建设上与中国分享了信息关键技术，那还怎么向印度和越南出售海军装备呢？所以中俄海军携手形成"1＋1＞2"的效果这个命题，至少在短期内是不成立的。也许目前中俄海军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基础上，达到有限的信息共享。至于"有限的"是什么程度，按照官方不久前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时的解释是：不针对第三方。这表明，中俄海军都还在探索各自的以"网络中心战"取代"平台（舰艇）中心战"的海战场建设和作战样式。而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很难完全分享关键技术和研究成果。



6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

科勒携“至尚系列”亮相上海厨卫展——科勒至尚·奢华之上

“美式产品融合了全球的优势，科勒这次从概念到实体再创新高”

2014年5月28日~31日，中国业界最具影响力、最大的厨卫展——第十九届上海厨卫展在上海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新的产品理念、设计潮流与国际趋势都会在这里得到精彩呈现。作为享有141年盛誉的厨卫领导品牌，科勒集团领衔科勒厨卫、KALLISTA、卡丽、佳德等旗下品牌，为业界展现出一个无限可能的至尚人生。

此次，科勒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卫浴新概念”。展会期间，科勒亚太区总裁阮家明先生也亲临现场，为众多媒体和到访嘉宾阐述科勒的新品理念以及卫浴潮流。对于卫浴潮流，此次科勒提出“奢华之上”的概念，把奢华演变为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传承，对大自然纯朴的情怀，对未来的探索之心。

借助此次上海厨卫展，科勒将发布“科勒·至尚系列”，并带来2014年度新品Veil维亚一体·超感座便器、Rose Gold玫瑰金奢华系列等至尚新品全球首发。此次，科勒宣扬注重的并不仅仅是外表的绚烂，还包括艺术质感、返璞归真、科技体验等，这些都是在奢华之上的非凡体验。

经典永恒璀璨，科勒演绎美式新古典

在卫浴行业的潮流中，“美式设计”始终经久不衰，而科勒无疑是最好的诠释者。此次厨卫展，科勒对于美式经典又带来不一样的诠释：寻回经典的设计内涵与精湛的手做工艺，又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审美，尝试新的角色，让美变通，让自身更全面。

让经典玩转时尚，Rose Gold系列诠释卫浴的“玫瑰金时代”。科勒玫瑰金系列将金属的奢华质感融入靓丽的玫瑰色，既有古典元素又具现代审美，缔造出气质不凡的空间艺术。该色彩被应用至飘瑞诗、凯尔登以及梅玛系列的龙头中，流溢着时尚浪漫的气息，透露出奢华优雅的非凡品位。靓丽时尚的18K玫瑰金，再加上立体凹凸的叶形图案，让罗雅丽系列蕴含着温暖隽永的情愫，缔造出一种毫无修饰的浪漫和高雅。温润华丽的色彩点亮视觉的愉悦享受，和梅玛系列低调奢华形成了完美搭配，科勒梅玛玫瑰金套间带给消费者的是彰显个人品位和低调尊贵的气质。

除了令人一见倾心的玫瑰金系列，科勒此次还推出了采用各种天然材质打造的自然原质系列，让奢华进入“返璞归真”的新境界。自然原质系列，精选意大利天然卡拉拉大理石、艺术玻璃、绮美石及铸铁等高档材质，打造独特艺术空间；花形，叶形，贝壳形，多样化的艺术风格，营造华丽而独特的视觉体验，彰显非凡气质。

数码、人性、体验，科勒卷起美式现代风

作为2014年科勒最重磅推出的新品，科勒维亚一体·超感座便器的设计延续了绿点球场的流线型设计，并将美式现代的设计风格（联邦式）融入其中，使之更能适配当今主流的建筑业态。坚持美式人本化的科技体验，维亚更是将消费者关怀做到了极致。全新水流体验，先进的微波感应，紫外线喷管+除菌水双重除菌系统，此类种种设计无不体现了科勒的人性化设计，很好地诠释了“未来卫浴”。

科技能改变人的生活，但注入了人性体验的技术则能改变生活观念——这才是卫浴应该“进化”的方向。例如把音乐带入卫浴间，让洗浴变成一件非常惬意放松的事；将复杂的功能简化，让多功能变得“少操控”——新品科勒PAD Control系列就是这样一个“化繁为简”的典范。全触屏电子控制，让科勒将传统豪华卫浴的复杂精细的操作和控制全部融合成一个无线触摸遥控器来调节，所有功能都能随心一手掌控。目前PAD Control已经添加应用到水·乐浴缸、DTV+智能淋浴系统和NUMI+新纽密一体·超感座便器三款科勒产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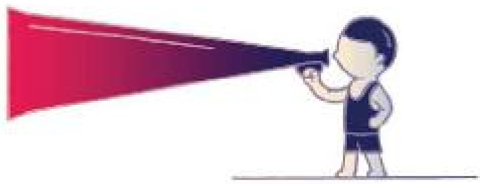
而本次厨卫展上展出的新品Steam Generator斯帝蒸汽淋浴设备是科勒卫浴在智能化方向的再进化，其自动感应系统能随时感知和调节至蒸汽房最佳温度和湿度，20分钟蒸汽自动关闭保护设置，安全无忧。而这些皆由全数字控制器调节，有着清晰的温度与时钟显示。随心调节温度、湿度或香薰、药薰，让SPA能够自由掌控。这些技术的运用，使得科勒卫浴俨然根据人的感受，将技术融入了生活。



科勒厨卫集团亚太区总裁阮家明在厨卫展现场介绍“科勒·至尚系列”及2014年度新品

儿子的“诚实”

文 百里西　图 陈曦



“妈妈，我今天又喝甜水了，甜水真好喝！”

我和妈妈一下班回家，儿子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向我们报告他今天所做的“错事”，似乎是在故意挑衅。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轻者是马上补喝一杯他不爱喝的白开水，重者连晚上睡前半小时的动画片也免了。为此，儿子会噘嘴不高兴半天，甚至会伏在床上哭一鼻子，到吃饭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红的。

过了3岁，儿子会说的话明显多了不少，也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最明显的进步莫过于“越来越会气人”了。

有一次姥爷带他到院门口的小卖部喝酸奶，姥爷要他叫卖酸奶的奶奶“奶奶”，他偏偏不，越说越不。当时把姥爷气得没辙，立马又是训导又是立规矩。最后儿子当街哭成了泪人，也还是没叫一声奶奶。过了些日子，姥爷又来家，一进门，儿子得意地对姥爷说：“姥爷，我又去喝酸奶了，还是没叫奶奶。”把姥爷弄得哭笑不得。

儿子说的都是实话，没喝白水就是没喝白水，没叫奶奶就是没叫奶奶，从不掩饰也不编造。有时候诚实得可气，有时候又诚实得可乐。有一次中午从公园回家，看到一辆公交车坏在了路边，儿子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要等公交救援车来。看护他的奶奶只好和他一起等，等了20多分钟也还是没等来。儿子在图片上早就认识了公交救援车，苦于一直没见过真家伙，这次说什么也不愿意错过。公交车司机阿姨估摸也纳闷，这祖孙俩这是干吗呢？一问情况，觉得这小人儿实在太逗了，就邀请他们上车一起等，可还是久等不来。奶奶急着回家做饭，儿子丝毫不松动，阿姨也劝说：“你还是回家吧，车队里就两辆救援车，不定现在在哪忙呢。”

儿子认真地说：“我不走，我要等它来救你。”

阿姨更乐了，只好骗他：“你先回家，等救援车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再来。”

儿子肯定不甘心。以后再路过那，还说“上次有个车在这坏了，没有公交救援车来救它”。

儿子喜欢车，在路边看到了一辆停着的“甲壳虫”，他喜欢。

“爸爸，这是什么车呀？”他问我。

“甲壳虫，是大众的车。我们家的车也是大众的呀。”

以后，他好几次说：“等我长大挣钱了，就买甲壳虫。”姥爷送给他一个存钱罐，他到处向人索要硬币。他对看护他的奶奶说：“白奶奶，你给我几个硬币吧，等我有了好多好多的钱，我给你买辆甲壳虫。”他已经许了好几个人给人家买甲壳虫了。

过了3岁生日，没几个月，儿子说话越来越有模有样了。他把小凉席一卷，往肩上一扛，把小书包一背：“爸爸妈妈，我要离家出走了。”我们乐他，他的举动确实是离家出走的样子。可他又问我们：“离家出走是什么意思？”

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有些陌生的语言世界，在这里他不再局限于看到的、做过的事了。

“爸爸，你看我都长多长了！”他站在床上，把我的头压低，和我比个儿。“我都比你高了，等我到10岁，我都要把房顶撑破了。”

有时候他还显得情绪特别低落地不停地说：“没意思，真没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快就有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意思”，这时，不妨也夸张地配合他，惊奇地说：“是吗？哎呀，真的呀！”

他问妈妈，什么是“环境”，什么是“伤害”，什么是“和谐”。我们给他搜肠刮肚地解释了半天，又引来他更多的不解。

有一次晚上我在刷牙，儿子走过来问我：“爸爸，我可以换个爸爸妈妈吗？”

我很吃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忙把牙膏沫清理干净，蹲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换爸爸妈妈？”

“没有什么。”

“你觉得爸爸妈妈不好吗？”

儿子没再说什么，跑回卧室了。躺下后，我和他妈妈分析，可能是刚才我给他刷牙时的循循善诱影响了他。为了让他更好地适应以后幼儿园的生活，我们没少这么教育他，看来这样是适得其反了，儿子不仅对幼儿园心存恐惧，甚至连爸爸妈妈也不想要了。儿子理解不了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只好诚实地抗议了。

本栏目投稿信箱：FRANKMW@VIP.SINA.COM

没有一种传统茶敢说自己

100%安全！

3~4克茶叶

环境污染
化肥耕种
农药防虫

农　残
有害菌
杂质残留
氟含量超标

20%~35%茶多酚含量

内含茶多酚、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等多种有益物质，但农残、污染事故频发，饮用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传统茶】

有益物质水溶浸出率仅12%~41%

吸收利用率仅12%



茶味+杂味

万亩茶园、有机耕种

有机生产

100克有机原茶，仅得5克茶膏

独家发明专利确保安全

剔出可能存在的农残、有害菌杂质及多余氟含量

茶多酚含量最高达64.5%

富含茶多酚、茶褐素、茶黄素、儿茶素、茶多糖、寡糖、氨基酸、L-丙氨酸等多种有益物质
平衡养生功效是原茶的十数倍
安全养生更安心

【贡润祥普洱茶膏】

有益物质100%溶于水

小分子结构　吸收利用率　极高



醇正茶味

茶多酚

抗氧化、清除有害自由基，减低胆固醇、甘油三脂和脂蛋白固醇指标，促进脂肪代谢、分解，减少脂肪堆积。

茶黄素

与肠道里的胆固醇结合减少食物里胆固醇的吸收，抑制人体自身的胆固醇合成。

茶多糖

增强胆固醇通过肝脏的排泄，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以及抗放射性伤害、保护造血功能。

L-丙氨酸

加速代谢同时吸收一定量的酒精，提高人体承受量；辅以牛磺酸能修复损伤的肝脏细胞和胃黏膜组织，醒酒护肝。

寡糖

促进肠道有益微生物的繁殖和抑制有害微生物，使肠道微生物系统调整至正常状态，保证肠道微生物体系的平衡状态；调整机体微生物有益菌群优势发展，改善人体免疫系统，达到抗病强身的作用。



原茶有机认证　博鳌亚洲论坛唯一指定茶礼　全国食品安全百家示范单位　常温仿生浸提发明专利　茶膏留香工艺发明专利



安全好茶饮　咨询及购买平台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天猫旗舰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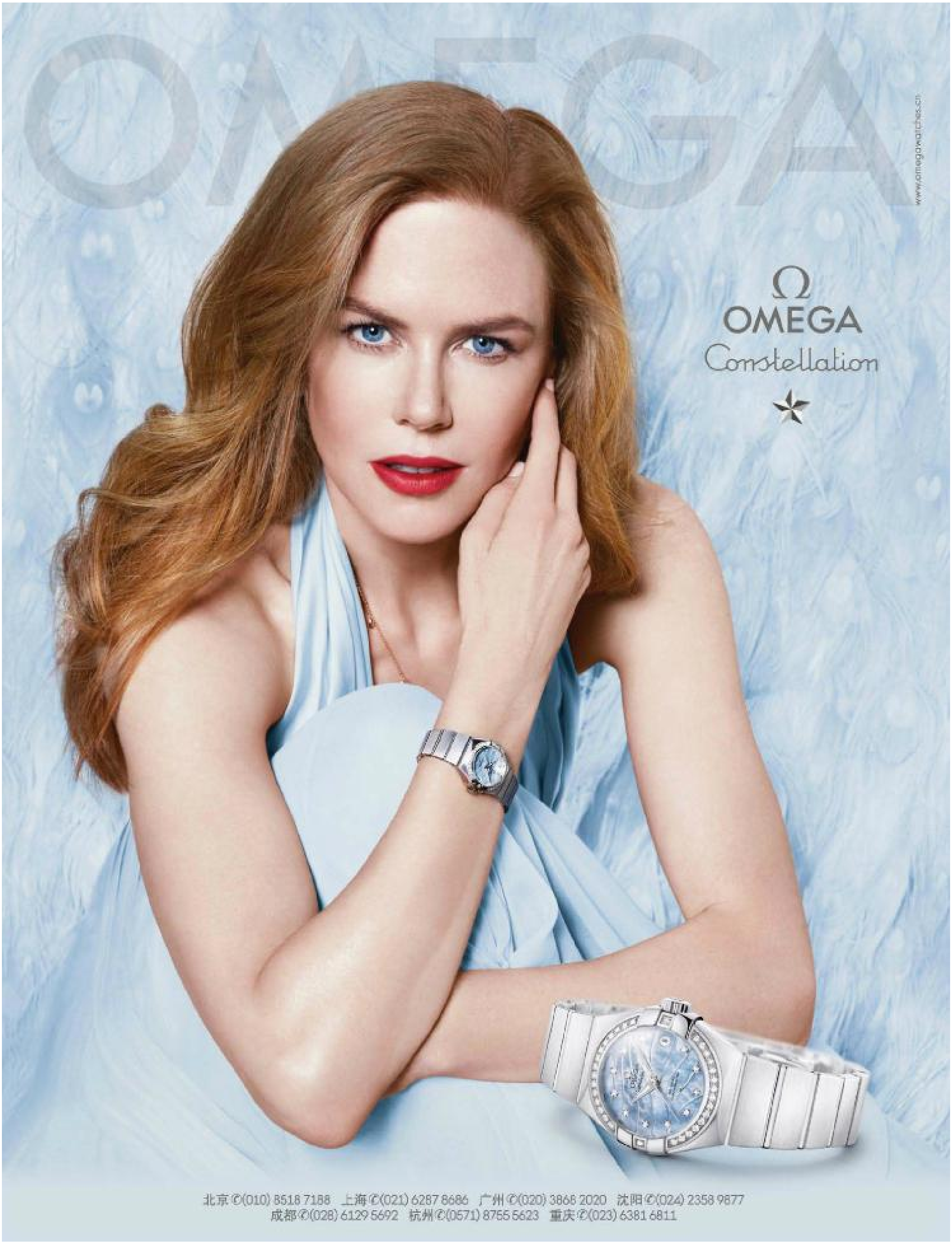
贡润祥｜普洱茶膏　ASIA 博鳌亚洲论坛唯一指定茶礼

北京金源燕莎购物中心	北京蓝色港湾购物中心	北京北辰购物中心	上海浦东八佰伴
深圳金光华购物中心	深圳京基百纳购物中心	昆明金格百货汇都店	济南贵和购物中心
南京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西安世纪金花珠宝生活	武汉中商广场	太原王府井商场

尊客热线：**400-1008-999**

www.gongrunxiang.com

高　茶　一　等　　一　等　茶　膏


OMEGA
www.omegawatches.cn
OMEGA
Constellation
北京 ✆(010) 8518 7188　上海 ✆(021) 6287 8686　广州 ✆(020) 3868 2020　沈阳 ✆(024) 2358 9877
成都 ✆(028) 6129 5692　杭州 ✆(0571) 8755 5623　重庆 ✆(023) 6381 6811